武俠世界



$2.00

691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長壽鑰匙** 馬雲·著



人類的生命是短暫的，數十年時光轉眼就過去了。有一位精壯的老人突然成為衆矢之的，根據紀錄他已年逾三百歲。當有人知道他長生不老原來是為了擁有〔長壽鑰匙〕之後，他頓然變成衆人爭取的對象，於是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便由此展開。到底〔長壽鑰匙〕是什麼？請閱讀是期本刊鐵拐俠盜另一個新故事自有交代。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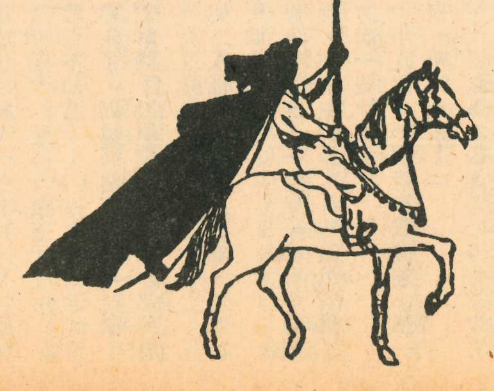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9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長壽鑰匙

買兇殺人 自尋絕路

「飛鏢俱樂部」裏有時很靜，但每逢周末必然是十分熱鬧。

這又是一個周末的晚上，「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在一間射擊室裏面，正與友人參加一組射擊遊戲。

在一間射擊室裏面，有好幾條射擊通道，可以同時容納幾組人展開射擊比賽，情形一如今日風行一時的保齡球場。

呂偉良等人租用的是第三號通道，但師徒二人一直非常注意第四號通道上的一組人，那隣近的一組人只有兩個人。

呂偉良和阿生所以這樣注意他們，是因爲一名青年射擊手的槍法如神，百發百中，而陪伴着他的一名中年男子却遠遠比不上他。

他們不像比賽，因爲他們沒有記分，但却不斷在低聲說話。

中年人主要在觀察那青年的準確性，似乎在存心考驗他的目力。因此，每次按掣將自動靶升起時，都由中年人移動和選擇，那青年則出手迅速，準確無比。

「飛鏢俱樂部」裏面的設備，是全動化的，甚至每條射擊通道之間，都用防彈玻璃隔開，以防隔隣的子彈或弓箭，錯射目標。

一條條通道的盡頭處，都有各種各式的靶子，例如飛禽，走獸，人物以及可以計分的圓環紅心等等，完全是用電動控制的，可以按掣選擇。除了圓環紅心靶子之外，其他各類均可按掣令到目標活動起來，而且活動的程度可以加速。

通常一名射擊手能够在射活靶百發百中，水準已經極高。假如活靶走動的速度快捷，仍能擊中的話，就非常了不起！

而眼前這位年青的槍手就是水準極高的一個，所以他才會引起呂偉良和阿生的注意。

阿生對呂偉良說：「這有什麼意思？他們之間年紀不相稱，水準相差也太遠，這樣的比賽簡直連『讓分』也談不上！」

呂偉良道：「他們的目的未必就是比賽，也不是讓分賽，可能另有目的。」

阿生心裏一怔：「另有目的？」他又低聲問：「師父，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就頓住了，因爲那兩個人不再射擊！他們離開了射擊室，轉進酒水部那邊去了！

師徒二人也向同行友人告辭，若無其事地跑到酒水部去！

呂偉良故意揀了一張桌子靠近那兩個可疑人物，和阿生對坐，目的當然是爲了偷聽對方說一些什麼。

那中年人說：「價錢不成問題，但一定要準確，非常準確！」

年青男子驕傲地說道：「剛才你也看見了，隨便你說那個部位，我都可以命中的。」

「是的，看過你剛才的神槍絕技，我對你十分有信心。但是，我必須再三聲明，你一定要射中他的心臟部位，讓他立即死去！」

「你放心好了，在這方面的學問，你比不上我，無論頭部和心臟，都是令人立即致死的要命部位！」

「我不要你射擊他的頭部。」

「你担心我會浪費子彈嗎？」年青男子輕佻地一笑，又呷了一口酒，道：「我每取去一個人的性命，習慣上只用一顆子彈，所以，閣下的担心，可以說是十分多餘的。」

中年人非常審愼地解釋：「請小心聽我說一次，我所要求的就是他在中槍後不及一秒鐘之內身亡，所以我要你擊中他的心臟，而不希望你射擊他身體上的其他部份，你明白嗎？」

青年男子放下酒杯，盯着中年人道：「腦和心臟有什麼分別？」

「腦部中彈後，仍有呼吸，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外國人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腦部被插了一刀，仍然可以走上好幾丈路才栽下來？」

「你眞仁慈！」青年人苦笑一下，說：「你既然如此憎恨你的仇人，又要他毫無痛苦地死去，看來，你的心情一定非常矛盾！」

「我不能作太多的解釋！」中年人輕輕地嘆息着，也呷了一口酒！

青年男子把杯中餘下的酒一呷而盡：「我也不會追問你的，這是我的習慣！」

中年人把一張支票遞過去，道：「這是定金，另一半在事成後付給你。」

「時間，地點以及那個人的容貌等等，又怎麼樣？」青年男子接過支票後瞥了一眼！

「他每天早上七時至八時之間，必到植物公園散步。」中年人說着，又摸出一幀照片，交到青年男子的手上，說道：「

他姓譚，這就是他的照片。」

青年男子接過了，納入口袋，然後一言不發地，走向電話間。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這是你大献身手的機會，何不試一試？」

「你要我怎麼樣？師父。」

「給他收藏起來的照片最重要，我們要知道，他們到底想殺誰人？」

阿生會意地點點頭。回頭望向電話間那邊，看見那人仍在電話間裏面打電話，而那個中年男子則獨自在隣桌喝酒！

不久，阿生看見那青年男子由電話間出來了，連忙離座。

阿生也好像要去打電話，匆匆忙忙的把那青年男子撞了一下。阿生說了一聲：「對不起！」那人不以爲意，阿生則轉進電話間去。

這俱樂部之內爲了方便會員，裝有許多電話，單是電話小房亦有好幾間，此外柜枱那邊也有一具。但是，人客們多數喜歡用電話房裏的電話，因爲在玻璃小房裏說什麼也沒有人聽到。

一名相熟侍應生忽然走到呂偉良身邊來，叫他去聽電話。

呂偉良走到櫃圍面前的電話機旁，剛拿起電話聽筒，就認得對方是阿生。

阿生在電話裏低聲說：「師父，我已扒到那張照片了，怎麼辦？」

呂偉良這才知道阿生是由那個電話房間內打來的。他說：「把照片中人的樣子記起——記在腦海中，然後扔回地上，等他以爲是自己大意掉下來的。然後回到汽車裏去等我！」

阿生答應了一聲，立即掛綫。

由於彼此距離不遠，呂偉良担心給人家看出破綻，所以沒有立即把聽筒放下來，他仍舊在喃喃自語的，直至看見阿生離去，他才放下電話聽筒，在枱櫃前面叫一名侍應生讓他簽單。

侍應生把賬單拿來，呂偉良就從櫃圍後面的鏡屏中看見剛才那年青槍手再次走回電話間那邊去，沿途垂頭注意着地面，似乎在找尋一些什麼。

呂偉良在賬單上簽了一個字之後，拄杖離去。離去時他橫眼看過電話間那邊，看見那年青槍手已從電話間門口附近拾回那張照片。

回到汽車裏，阿生已候在那裏。

呂偉良問：「認得他的樣兒嗎？」

「你說照片中人？」阿生反問道。

呂偉良說：「是的，就是他們要殺死的人。」

阿生道：「我已記得他的樣子，這男子看來也有五六十歲了，看來十分慈祥，眞奇怪！他們爲什麼要殺他？那買兇殺人的中年男子又是誰？」

「他起碼一定很有錢，而且是很有計劃的人，剛才我聽完你那個電話之後，曾問侍應生，他們都不認識這兩個人，顯然不是會員。」

「即使不是會員，也是會員介紹來的，否則他們無法租用塲子。」

「這已無關重要。那人的槍法如此厲害，看來，失手的機會微乎其微，我們應該如何制止他？」呂偉良束着眉梢，沉思着。

阿生說：「何不報警？」

呂偉良道：「沒有用的，警察不會相信這回事。即使憑我們過去的記錄，能令警察採取行動，也徒然打草驚蛇而已，到頭來亦會因爲沒有證據，而惹來更大的麻煩。」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明天早上七時到植物公園去一次，只要你認得那個人，希望總有個妥善的辦法。」

× ×

太陽還是剛剛升起，這個都市裏的人們已經活躍起來，幹早活的，參加晨運的，到處都是人羣。

這些年來，人們似乎漸漸學會了養生之道，因此參加晨運的人越來越多。事實上早睡早起的確是保健的妙法之一，倘若能在晨早到公園去走動一下，那就更加得益不淺。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很少這麼早就起床，今天却例外了。

他們跑到植物公園來的時候，還未够七點。但是，公園裏面已經人頭湧湧！

這個都市裏面的人口實在太多了，幾乎碰着鼻子都是人。儘管人們明知這裏不是他們的故鄉，儘管不少人臭罵這兒的政府糊塗渾蛋，但是，人潮仍然不斷地湧到這彈丸之地來。爲什麼？唯一的解釋只能說：這裏還有一口自由空氣可以呼吸！

是的，早晨的空氣是清新可喜的，於是早起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幹早活的人之外，他們似乎都了解到生命之可貴。

植物公園裏有人在體操，有人在打拳，有人在散步。

呂偉良和阿生早已了解這種形勢，由於公園太過範圍廣大，所以他們不得不提早到達這裏來。師徒二人守在大門口處，留意着每一個進入公園裏面的人。

表面上他們在入口處附近練着太極拳，實則每一個進入公園裏去的人，都逃不過阿生雙眼。

將近七點正，阿生便看見一名健步如飛的老年人走進公園裏來。他，正是照片中人！

阿生向呂偉良遞了一個眼色，呂偉良會意，朝那老年人瞧了一眼，發覺他頭髮與鬚眉均白如霜雪，面色紅潤，挺胸直腰，精神奕奕！

呂偉良迎上前去，向他招呼！

那老年人一怔：「閣下是誰？我似乎並不認識你。」

呂偉良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反正我認識你就行，老伯，你可是姓譚呢？」

「對了！閣下貴姓大名？」

「小姓呂，呂偉良。請到這邊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說。」

呂偉良所以把他拉過一旁，是担心那個職業兇手跟住就會出現，故此阿生一邊留心附近的人是否有那個青年人在着。

呂偉良把老人引領到一處不爲人注意的樹蔭底下，又說：「老伯，你可知你將會遭人謀殺？」

老人一點也不驚奇，他笑道：「閣下可就是那位兇手先生？」

呂偉良道：「這是認眞的，請不要以爲我開玩笑。」

老人仍然不以爲意，道：「我向來與人無怨，沒有人謀害我的。」

「你沒有聽過嗎？曹操亦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你雖則與世無爭，可能有人爲了別的原因來殺你。」呂偉良又說：「老伯，我勸你還是聽我忠告，以後別到這兒來！」

老人又是一陣格格大笑，道：「這裏是公園，你有什麼權阻止我？」

呂偉良道：「我當然沒有權力阻止你，但這是爲了你的安全着想。」

「告訴你吧！年青人，我在這裏已超過二十年了，從未與人吵過一句嘴。」老人往四周的樹木環顧一周，無限感慨地回憶着說：「記得二十年前，這裏還是一塊空地，一棵樹木也沒有，那時我已經常常到這裏來散步，後來當局把它闢爲公園，我更常常到這兒來。這裏早上不少人見到我，都會向我招呼，剛才你那一番說話，眞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担心他誤會自己別有用心，所以索性把昨夜所偸聽到的一切過程，向他說了一遍。

老人開始在眉宇間出現了一些愁容，他沒有剛才那麼樂觀。

呂偉良道：「我徒弟阿生看過你的近照，照道理他不會認錯人的。」

「是的，我確實是姓譚。不過，即使你剛才所說屬實，我也不怕！」老人嘆了一口氣！說：「其實，死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問道：「你有家人嗎？」

老人說：「當然有啊！」

「那麼，你最好把這件事告訴你的家人。說不定可以查出這個企圖謀殺你的人是誰。」呂偉良說。

「算了！反正這些事我不會放在心裏的，謝謝你兩位！」老人說完就走。

呂偉良和阿生目送他穿出樹林，跑到小山崗上面去了，沿途中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跟他打招呼，他一邊走一邊深呼吸，做着一些四肢運動。

阿生發牢騷道：「眞是好心得不到好報！」

呂偉良不以爲然，他一直拄杖跟在老人後面，保持着一定的距離，監視着他！

阿生又說：「你以爲那個兇手今天會來嗎？」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總之，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呂偉良又沉吟道：「那個中年人是誰？他爲什麼要買兇殺死一個年紀這麼老的人？」

「會不會是他的親人？」

「親人？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爲他可能很有錢，但太健康，太長命了，他的繼承人等得太不耐煩！」

呂偉良想了想，道：「這種推測當然也有理由，但是，他的樣子又不像個有錢的人。」

阿生道：「我這推測還有一點論據支持，就是那中年人曾叫青年職業兇手不要令他死得太過辛苦，最好一槍了結他！這正好說明不是仇殺，目的只在乎承受他的財產而已！」

呂偉良覺得阿生所說的這一點頗近情理。

這時候，老人已登上山崗之頂，站在那裏，做着柔軟體操！

呂偉良和阿生放眼四望，希望可以發現昨夜見過的青年槍手，但是，公園內的人雖則不少，但走上山崗這裏來的，却不多！

呂偉良站在高處往下望，在他的預算中，預料槍手用的必是附有瞄準器的長程來福槍，否則，將難以保證可以命中。然則，對方可能躲在較遠地方，隱藏起來。

最接近老人的一叢樹林可以確定沒有人，但是，較遠處則叢林處處，人影幢幢，他們未必就是那槍手，可能是經常到公園裏來晨運的人。不過，這種情形的確是防不勝防的。

呂偉良偶然抬頭仰望，却在無意中，發現隣近一幢大廈的天台上面有人影閃動着！

那大廈建築在公園旁邊，雖則樓高十數層，但由於山崗地勢高的緣故，由天台到山頂這一段距離實在也不算得太遠。

就當呂偉良發現天台欄杆邊緣出現一個人影之際，同時也發現了一些閃閃生光的東西，那是一支槍管！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撲向那老人，摟抱着他，直滾下山坡去！

幾乎是同一時間，「砰」然一聲槍响！子彈自天台上面射了過來，差點擊中了呂偉良，但對老人未構成威脅，因爲呂偉良的身體做了老人的擋箭牌。

阿生非常有默契，他的矯捷動作快得有如閃電，急縱狂跳，沿住另一邊山坡躍下，再急奔一程，越過欄杆，搶登那幢大廈上面去！

阿生這一舉動令到天台上面的槍手不敢發射第二顆子彈，匆匆收拾一切，回頭就走！

但是，呂偉良並不因此而鬆懈，他担心那佔盡優勢的槍手會發射連環槍，所以滾下山坡之後，隨即將老人扶到一棵大樹後面！

老人似乎並不感激呂偉良救了他一命，反而生氣地推開了呂偉良的手，這時已引起公園內的人注意，紛紛圍攏過來！

阿生非常聰明，他衝到大廈門口時，並沒有按電梯登樓。

看更人看見他神色張惶，便起了戒心，阿生告訴他樓上天台有槍手，叫他快些報警！

看更人正在猶疑，阿生已看見電梯錶板上的數目字迅速下移。

阿生立即閃到電梯門旁邊去！

看更人這時才心感不妙，急忙跑回管理處去打電話報警！

電梯很快到了樓下，活門打開，裏面有人衝出，那人顯然不會料到外面有人「恭候」，匆匆衝出時却被一條腿絆倒！

「喲」的一聲，那青年人手中的提琴盒子被摔出丈外，連翻帶滾的，盒子打開，一支已被拆開的來福槍立即倒了出來！

那看更人這時才知道阿生的話是眞的，驚惶之餘，立刻持木棒衝過去協助阿生捉賊！

但是，阿生這時正與那青年人糾纏在一起，令到那看更人不知從何下手！

阿生拳脚功夫到家，可惜對方亦非弱者，因此，纏打之下，雙方均並未佔到便宜！

「鐵拐俠盜」呂偉良聽到警車聲不斷地傳來，於是把老人扶下山坡，但老人却撥開了他的手。

有人目擊剛才一切過程，忍不住說道：「你這老傢伙眞不知好歹，剛才要不是這位先生手急眼快，只怕你已經到閻王那兒去報到了！」

老人瞪了呂偉良一眼：「誰要他這麼好心，我根本沒有事！說不定人家要殺的是他呢！」

呂偉良眞的有點啼笑皆非。但他沒有生氣，因爲他明白到凡是上了年紀的人，性情都難免有些固執的。

幸好就在這時候，一隊警員和探員已聞訊趕至，原來公園裏的管理員也因爲聽到槍聲而報了警。

警隊聽了呂偉良的陳述後，立即在現場戒備，一邊把閒人驅散，一邊在現場找尋子彈頭，警探亦陪同呂偉良到大廈那邊去。

公園有數個橫門，其中一個是通到大廈那方面的，但管理員往往到早上八九點之後才把橫門打開。現在警探來了，管理員當然不敢怠慢！

阿生與那青年槍手雖則打到勝負難分，甚至在糾纏中受了傷，但是，他在心理上却勝了一籌，因爲時間拖得越久，對他越有利！只要他不讓這青年槍手逃掉，就等於勝利了！

青年槍手顯然也明白到自己的處境，因此稍爲佔了上風，就企圖反身逃去！

那幢大廈的看更員算得老準，迎頭一棒，那傢伙也不知道門角裏躲着這一名手持木棒的看更人，登時感到天旋地轉，瞬即昏倒地上！

阿生衝了過來，門外也傳來警車的號角聲，一隊武裝警員跳下車來，慢條斯理地走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看更員把剛才的情形向一位警長陳述，大隊警員則將現場加以封鎖。

那個提琴盒子空了下來，一支跌得七零八落的來福槍，則連同瞄準器散跌在門前一帶。

阿生看見那年青槍手還未醒來，但至今總也可以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這時也帶着數名警探過來，事情至此亦總算告一段落了！

公園裏已有一名警員把彈頭找到，由於居高臨下的射擊，彈頭嵌進山坡上一處堅實的坭土裏。

那名年青槍手已被救醒，他承認受人所聘，要將老人殺死。事實上也不到他否認的，因爲由他手上跌出的來福槍已被驗出剛剛發射了一顆子彈。

此外，年青槍手的身上還搜出老人的一幀近照——這照片正是阿生在「飛鏢俱樂部」裏見過的。一切人證物證俱令到那年青槍手無法再抵賴。

年青槍手認名朱喜，有過犯罪的記錄，但老人譚伯仲表示並不認識他。

一干人等最後被帶返警局裏去，同時這件事亦傳到警探部去。夏維探長剛好在着，聽說呂偉良來了，便跑到報案室來。

警員問那老人：「你貴姓？叫什麼名字？」

「姓譚，譚伯仲。」老人很不高興的說。

「幾多歲？」

「三百零二。」

警官以爲他人老耳聾，聽覺可能出毛病，說道：「我不是問你門牌號碼，只是問你今年貴庚？」

譚伯仲顯得更加不高興地說：「你以爲我聾了麼？我當然聽到你問什麼。」

這時候報案室內各人無不感到詫異，當值警官非常有耐性地問：「你今年多少歲？」

譚伯仲道：「三百零二歲。」

無數奇異的目光望了譚伯仲這老人一眼之後，也都互相瞪住了！大家似乎都不敢相信，又好像在互相問對方：「你相信他超過了三百歲嗎？」

經過片刻的沉寂之後，有不少人恍然大悟：這老傢伙，十九是個神經有毛病的人！

呂偉良頭腦冷靜，他問：「譚老伯，你府上有些什麼人？」

「沒有，都死清光了！」譚伯仲又狠狠地盯了呂偉良一眼，道：「你眞愛管別人的閒事！」

夏維探長揷嘴道：「你眞不知好歹，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多謝一句，反而埋怨人家！」

其他在場的警官也說這傢伙老得糊塗了！

譚伯仲「哼」的一聲，一股兒坐了下來！

一名警官說：「別坐得那麼舒服，我們還要帶你去驗傷呢！」

「驗什麼屁！老子沒有傷！」譚伯仲不高興地鼓起了腮！

呂偉良悄悄對夏維探長說：「應該迅速對那買兇的人採取行動！」

這時候，一名探目由一間房內出來，呂偉良剛才就是看見數名警探把年青槍手朱喜押進那間房裏面去問話的。

呂偉良當時已深信這裏的警探有辦法可以問個水落石出，現在那探目果然對夏維探長報告說：「那名職業兇手已經承認被一個不知名的男子收買，殺死這老人的代價是五千元，他已收了訂金一半。」

夏維探長想了想，問道：「另一半如何收法？」

探目道：「事成後，今晚在飛鏢俱樂部內再交二千五百元。」

剛才夏維已從呂偉良口中知道這件事起源於「飛鏢俱樂部」，所以對這口供也不生疑。

夏維又問那探目：有辦法查出買兇的人是誰嗎？」

「有的，因爲那張二千五百元面額的支票還未到銀行去提欵。」探目說道：「只要到銀行裏一查就可以查出是誰。」

夏維探長接過支票瞥了一眼，看看腕表，已是九點二十分，他對那探目說：「立即派人趕緊去這家銀行查問一下，迅速逮捕這個戶口的主人！」

探目把探長手中的支票取回，領命而去！

譚伯仲這時又在大發牢騷，他叫嚷着說：「你們到底想怎麼樣的？我又沒有犯法，爲什麼還不可以走？」

夏維探長過去向他解釋：「老伯，你雖則沒有犯法，但是，你是人家行刺的對象，我們站在警方的立場，必須查個水落石出，請你合作一些好嗎？」

當值警官也實在沒有他辦法，忍氣吞聲道：「對了，請說出你的住址，讓我們把你的家人找來，我們一切不過是爲了你好！」

譚伯仲橫瞅一眼：「誰要你這麼好心？我根本就沒有家人！」

當值警官聳聳肩，朝着夏維探長苦笑一下，表示一副無何奈何的神態。

夏維探長想了想，終於對那位當值警官吩咐道：「選派幾個有修養的陪他到醫院去驗傷，千萬別觸怒他，這老頭兒很頑固！」

警官點點頭，表示明白了夏維探長的意思。

呂偉良看得出譚伯仲的意思不想追究責任，更担心他乘機逃脫，所以對夏維說：「探長，讓我陪陪這位老伯好嗎？坦白說，我担心他吃軟不吃硬。萬一他有什麼不測，幕後人就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夏維探長沒有反對他這樣做，他知道這位俠盜的個性，他要干涉的事，任何人也阻不了。

於是，三名老成的警探，加上呂偉良，總共是四個人，一起陪伴着譚伯仲這老人到醫院裏去。阿生則留在警局裏，因爲他們師徒二人都是本案的重要證人。

沿途上，老人譚伯仲一言不發，他由生氣而變得滿懷心事似的。

一輛警探專用的大房車，由一名探員任司機，前排座位除了這名探員之外，中央坐着老人譚伯仲，呂偉良則坐在他身旁，其餘二名探員則坐在後面，虎視眈眈地監視着。

呂偉良無意間瞧了老人一眼，發覺他在暗自流淚。

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老伯，你不舒服嗎？」

老人痛苦地搖搖頭，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眞的無法了解他的心情。

車子將近抵達公共醫院時，老人終於對呂偉良說道：「毫無疑問，你是一等好人，但是，這次你却做錯了！」

呂偉良苦笑道：「也許是的。你埋怨我的原因，是因爲我救你時弄傷了你呢？還是可憐那名年青的槍手？」

老人說：「如果不是你，我已經登上了天堂！」

呂偉良又是一怔，道：「難道你眞的想死？」

老人一片認眞地點點頭：「是的，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我去留戀！」

呂偉良愕住了一會兒，說道：「老伯，我們本來就是爲了求生而來，你爲什麼這樣消極？是不是你有什麼心事？」

老人感慨地說：「如果你活到我這把年紀，你也會像我一樣的心境！」

呂偉良道：「其實你不算老，我覺得你很壯健！」

「別拍馬屁了，你可知道我多大年紀嗎？」

「頂多是七八十歲吧！」

老人說道：「你用乘數四字訣去乘一乘也差不多了。」

呂偉良正想再說下去，車子已經停下來。

老人下了車，大踏步走進醫院裏去！

三名探員步步爲營，跟在後面。

呂偉良一邊回憶着老人剛才的說話，一邊拄杖跟了入內。

如果照老人剛才的說話去推算下，他是眞的超過了三百歲。但是，一個人的壽命能超過一百歲已屬罕見，有可能超過三百歲嗎？

呂偉良拄杖急走幾步，追上一名探員，對他說：「你有沒有聽到老人剛才在車中的說話？」

那探目笑道：「當然聽到了，你猜他只有七八十歲，他却叫你用四去乘，如此一來，豈不是二百多三百歲麼？我才不相信！」

「是的，我也不相信。」呂偉良說：「所以，等會兒你最好請醫生檢驗一下他的神經系統是否有毛病，如果能檢驗一下他的牙齒和骨骼，那就最好不過！」

呂偉良這番說話又令到那探員目呆了一陣：「爲什麼要醫生檢驗他的牙齒和骨骼？」

呂偉良說道：「醫生會從這方面查出他的確實年齡。」

二名探員已經陪伴着老人譚伯仲走到柜枱前面去，向當值護士出示他們的證件，護士指示他們，進入一間房間裏去見醫生。

呂偉良獨自候在走廊上，三名同行探員都進入醫生房裏去。

呂偉良正感到枯躁乏味之際，突然有人向他招呼。他回頭一看，是一名中年男子，樣子很慈祥，似曾相識，可是一時之間却無法想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呂偉良正呆想間，那人已走過來跟他握手，同時問道：「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帮你嗎？」

呂偉良頓然想起了，有一次在狂風暴雨中，他們師徒二人曾將一名寡婦和一名孤兒送到這公立醫院來急救……

對了，眼前這位就是曾經給呂偉良留下絕佳印象的駐院醫生。（按：詳情見「無名怪風」一文。）

呂偉良總算及時想起了，他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問候道：「醫生，很久不見了，你好嗎？」

醫生微笑說道：「你好！有什麼麻煩嗎？」

「今天早上有一位老人幾乎被人槍殺，剛才送到這兒來驗傷。」

「這世界的人越來越瘋狂了！」醫生感嘆地說，「我剛剛下班，相信我的同事會做得令你滿意的！」

呂偉良忽然又說：「醫生，我有幾個常識問題想請教你。」

「不要客氣，有什麼問題儘管提出吧！我們不妨互相研究一下。」

「一個人的壽命，最多可以活到多少歲？」

醫生畧爲沉思片刻，道：「這難有一個標準，例如在蘇聯，有好些山區的居民壽命往往超過一百歲，但住在都市裏的人，由於生活緊張，能活到七十歲已經相當難得了。」

「是的，我國古語亦有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人能够活到七十歲已經很不錯。」呂偉良又問：「醫生，如果有個人說他超過了三百歲，你會相信嗎？」

「當然不信！」醫生毫不考慮地說道：「據我所知，世界上當今最老的，是某國一個農夫，他也只不過是一百五十多歲而已。」

呂偉良道：「如果那位老先生不是神經有毛病，他可能會令到你們醫學界大爲震驚！」

「你在說誰？」

呂偉良指指走廊上一間房門口，道：「我說的人就在裏面，他說他已超過了三百歲，你相信嗎？」

「不可能的，這簡直是開玩笑！」

醫生說這話的時候，裏面有一名探員走出來，呂偉良向他招呼。

呂偉良問那探員道：「檢驗有了結果嗎？」

「檢驗正在進行中。」探員說道：「看來，他不會受到任何創傷，但醫生依了你剛才所說，希望可以查出他的眞實年齡來。」

剛才與呂偉良閒談的醫生說道：「呂先生，請你候在這裏一會兒，讓我入去看看！」

那位醫生走進去了。呂偉良覺得他留給自己的印象非常良好，同時也令呂偉良想到另一個問題上面去，那就是醫生缺乏的問題。

醫生是一種收入豐富的行業，所以稍爲有經驗的醫生都不會留在公立醫院裏受那固定的薪酬，而跑出來掛牌行醫。

這個都市人多地方少，環境衞生不佳，所以病人份外多，一位私家醫生最保守的估計亦有數以萬計的收入。如果不顧醫德，把賺錢放在第一位的所謂專家，當然更爲可觀。

像剛才那位醫生一樣，他這年紀看來一定經驗不淺，如果出來做私家醫生相信一定賺得更多錢，然而他却留在這種公立免費醫院裏服務，而且態度和藹可親，這點也難怪呂偉良由衷地敬佩。

不久，那間房門打開了，一陣劇烈的吵鬧聲音，老人譚伯仲在醫生護士的半扶半擁之下，再加上探員的虎視眈眈。由裏面出來，然後透過走廊，進入另外一間房子裏面去。

剛才那位呂偉良爲之肅然起敬的中年醫生，並沒有跟進去，他走過來對呂偉良說：「你看見嗎？那位老先生有如小孩子一樣。不過，劉醫生說，他的健康正常，而且從齒齡推測，他可能已超過一百歲以上！」

呂偉良呆了一呆！

他首先問眼前這位醫生道：「請問貴姓？」

那位中年醫生道：「小姓廖。」

呂偉良道：「廖醫生，照你剛才所說，超過一百歲不足爲奇，如果超過二百歲或者三百歲，有此可能嗎？」

廖醫生束着眉梢，沉思片刻才說道：「本來一個人的身體有如一副機器，機器壽命的長與短，往往與它的構造和質地材料等等各方面有關，這正如一個人的體質是否壯健，這也是先天性問題，至於後天的保養，當然也十分重要。但話得說回來，一個人任他體質更好，也會由於他身體各部份的細胞新陳代謝，而逐漸會變成衰老，最後就會歸於死亡。」

廖醫生說了這麼一大堆，似乎還沒有正式答覆呂偉良提出的問題。但從他剛才這番說話中，與第一次回答呂偉良時的肯定，可能猜測得到：他對這個問題也有了懷疑，也就是說，他可能推翻第一次的答案。

呂偉良又問道：「如果依照你剛才一番理論，假定有人能够研究出一種阻止衰老的方法或者藥物，會不會達到這個目的呢？」

「你這個問題很有趣，而且遠在秦始皇時代已經考慮到了！」廖醫生說：「當年秦始皇爲了長生不老之藥，曾遣韓衆、徐福和盧生等人遠赴海外。可見自古以來，人們就在這方面動腦筋。直至到一九五〇年時，羅馬尼亞有一位女醫生用新科卡因藥物提煉成一種特效藥，命名爲『H3』，這大概可以稱得上是返老還童藥物的始祖，因爲當時凡是注射了『H3』的老人，都有回復青春的功效，不過，仍未能達到長生不老的目的。」

呂偉良本來對於醫藥是門外漢，但是，他無可否認是個民族自尊心極强的人，所以他聽了廖醫生這番說話之後，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位李博士來。

呂偉良說：「相信閣下也聽過李卓皓博士的大名吧？」

廖醫生道：「是的，李博士是我國旅美科學家，自一九五零年以來，一直担任加州大學荷爾蒙實驗室的主持人。你提醒了我，大約在一九七一年初左右，李博士就宣佈發明了人工合成生長荷爾蒙，這是科學界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時刻，因爲這項發展將首次揭開人類生命的奧秘！」

呂偉良對於一切醫藥消息向不關心，但關於這件事他最清楚，因爲一九七一年初，當李卓皓博士在他三藩市實驗室宣佈發明人造人類生長荷爾蒙時，曾經轟動了全世界。

李博士研究腦下垂體重達三十二年之久，他發現人體生長荷爾蒙刺激分泌乳汁，促進男女體內某些性荷爾蒙的活動，並增加身體所生抗病的抗生素。

因此，當他用動物作試驗時，注射生長荷爾蒙會令到破裂的骨骼加速復合，也可以令到血液中的胆固醇降低。

胆固醇也就是造成心臟病的重要因素，往往令到血管栓塞，牛油和鯉魚等食物之中，所含的胆固醇最高。

李博士早在二十餘年開始，即任三藩市加州大學荷爾蒙實驗室主任，一直以來領導他的助手們在這方面苦心研究。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宣佈，可以用人工製成生長荷爾蒙。

這種荷爾蒙的發展，將可以控制人體

的生長，進而控制疾病，侏儒症，巨人症以及過胖過瘦等等，均將受到控制。

當然，這是一門專門性的學問，我們要澈底了解它是不可能的事，即如腦下垂腺荷爾蒙，在李博士未發表他的研究結果之前，就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結合而成的。直至李博士宣佈研究成功，醫學界才知道它是由一百八十多個氨基酸組合而成，分子量算出來是二萬一千五百個單位。

如此複雜的東西，即使用最精密的儀器，也難以看得清楚，專家們也費去了這麼長的時間才初步找出一些端倪來，也不要說我們這些門外漢了！

總之，由「H3」以至到李卓皓博士宣佈研究成功的「人工合成生長荷爾蒙」，都對我們人類生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但是，正如剛才廖醫生所說，長生不老雖然一直以來便是人類夢寐以求的事，但是，至今仍未眞眞正正有人發明一種可以延長人類壽命的靈藥。

老人譚伯仲說他超過了三百歲，到底是眞是假？呂偉良也感到半信半疑。不過，他的精力充沛却是眞的。

他又在吵吵嚷嚷中由愛克斯光室被帶出來。

廖醫生走過去，跟那位負責替老人檢驗的劉醫生交談。

三位便衣警探非常有耐性地，勸諭老人譚伯仲不要吵鬧。他眞的像個淘氣的孩子，頓足哇叫，令到許多房間裏的人都探首走廊外窺望。

劉醫生說：「這件事有點奇怪，我剛才檢驗過他的骨骼，他不像個患有神經病的人，可能是我眼花吧？愛克斯光透視的結果，表示他的年齡超過了三百歲。這証明他沒有說謊。」

廖醫生問：「牙齒方面呢？」

「非常健康，而且齒齡檢驗方面也顯示出他已超過三百歲了。」劉醫生說着一邊往他的辦公室走：「我要替警方擬一份報告，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廖醫生，請你過去跟他談一談吧！」

劉醫生進房間裏去了。

廖醫生過來對呂偉良說：「果然是一位罕見的人瑞！他絕對不是瘋子！」

呂偉良剛才已隱約聽到了二位醫生的交談，他知道一件奇事已經發生了，一位奇人就在眼前。他瞪住正受警探監視的譚伯仲，怔怔地對廖醫生說道：「醫生，有此可能嗎？」

廖醫生當然知道呂偉良的用意，他回答道：「他應該接受更進一步的詳細檢驗，可惜他太頑固。」

譚伯仲仍在吵吵鬧鬧的，令到三名受過特別囑咐的警探爲之啼笑皆非。

廖醫生跑過去做好做歹的說：「譚老伯，請不要生氣，我是廖醫生，我眞担心你這樣子會影响你的血壓和心臟呢！」

「什麼？」譚伯仲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你靠嚇嗎？我一切都健康正常，你們這裏的醫生眞是不知所謂！」

廖醫生順水推舟地說道：「你說你一切都正常，你有勇氣讓我作進一步的檢驗嗎？」

豈料譚伯仲却說：「誰有空跟你胡鬧？總之，我知道自己健康正常就是！」

廖醫生又說：「我敢跟你打賭，你身體裏面，必有一些不大正常，這是憑我多年經驗觀察的結果，所以，我勸你還是接受我的詳細檢驗吧！」

「放你的屁！」譚伯仲生氣地說：「誰有這麼空閒陪你胡混！」

廖醫生還是沉住氣說：「我只是一片好意，同時有些問題想問你。」

「我又不是犯人，有什麼好問？」

「我只想知道你兒女和家人的情形，以及你日常起居的情況。」

譚伯仲臉色一沉：「爲什麼我要告訴你？」

「因爲我覺得有些事情很有趣，你肯合作的話，只花你極少時間。」

「別嚕嗦了，老子才沒有這份耐性！」譚伯仲回頭又瞪着那三名警探問：「我可以走了嗎？」

警探正感無可奈何，幸好就在這時候，劉醫生由房間裏出來了。

劉醫生把一份檢驗報告，交到其中一名探員的手中，說道：「回去對你的上司說，盡可能把這位老先生交給我們重覆檢驗！」

探員答應一句，其他二名探員則將譚伯仲帶走。呂偉良也跟廖醫生告辭。

乘車回到警局裏，呂偉良剛下車，阿生就急不及待地走過來，呂偉良從他的面色中已經察覺出有些不尋常事情發生。

三名探員小心翼翼地押住譚伯仲進警局裏去。

阿生却緊張地對呂偉良說：「師父，你猜那支票是誰人開的？」

「當然是要殺譚伯仲的幕後主腦！」呂偉良毫不考慮地說。

阿生道：「如果我說出來你一定不會相信，這傢伙一定瘋了！」

「他是誰？」

「他就是譚伯仲！」

「什麼？」呂偉良眞的是呆了一陣，「阿生，你再說一遍！」

阿生道：「當那探目回報探長時，我聽了也不敢相信，但支票確是譚伯仲開出的。」

「會不會他的支票簿給人家偷了？」

「但警方已核對過支票上留下的指紋，確是譚伯仲本人的。」

呂偉良道：「支票是他的，當然有他的指紋。再說，我們昨夜在『飛鏢俱樂部』見到的中年人，並非這白髮老人啊！然則，他又怎麼會買兇殺死自己？」

「……」阿生陷於苦苦沉思之中，說不出話來。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讓我們進去看看。」

阿生與呂偉良併肩走着。他又問：「檢驗結果怎麼樣？」

「檢驗結果才是眞的令我們大出意外呢！這位白髮老人果然是超過三百歲。」

阿生呆得把口張大，好一會兒也闔攏不來。

師徒二人進了警局，夏維探長正在盤問老人譚伯仲，一班探員和警方的人正注視着他們。

夏維探長這時正問道：「爲什麼你要謀殺自己？」

譚伯仲神態悠閒地說：「你們怎麼知道出錢買兇的是我？」

「支票是你開出的。」

「我的支票可以被人偷掉嗎？」

夏維說：「但是，你的簽字已由銀行所存的底稿中核對過了，証明確是你的手筆。」

譚伯仲苦笑一下，道：「如果有人說我買兇殺我自己，相信沒有人會相信吧！事實正是如此，算你贏了！」

夏維無限驚奇地睜大了雙眼，事實上包括呂偉良師徒二人亦大感詫異，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在心裏問。

夏維回頭問呂偉良：「你們在俱樂部見到與兇手接觸的人，可是他？」

呂偉良毫不考慮地搖搖頭：「不！絕對不是他！」

阿生也自頂至踵地打量譚伯仲一遍：「高度身形差不多，但年紀和面貌就相差得太遠了。」

譚伯仲一陣呵呵大笑，捧腹說道：「各位要聽一個神奇的故事麼？在下肚子餓了，如果不讓我先吃個飽，我才不會告訴你！」

在場的人無不爲之啼笑皆非！

夏維叫人爲他準備吃的喝的。這時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多鐘。

夏維拿着探員交回來的報告，束着眉梢說：「這件事可眞把我弄得糊塗了，三百歲的人瑞已是令人驚奇不已，爲什麼他還要買兇殺死自己？難道眞的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麼？」

呂偉良道：「要是找到他的家人，也許會有多少帮助。」

夏維說道：「銀行裏存有他的住址，我已派人按址找到他的家中去。如果他眞的是三百歲，那麼，他的兒子也有二百多歲了吧？」

呂偉良又問：「那兇手呢？」

「那傢伙有案底，被我們查出出獄未及半年，這一次大概可以把他送上絞刑台了。」夏維剛說到這裏，外面又有二名探員回來，其中一個向探長報告說：「我們到過譚伯仲的家裏去查過了，他的家裏什麼人也沒有。」

夏維剛想了想，問道：「他住的環境怎麼樣？」

「還算過得去，是一幢舊樓。」

「獨自居住一個單位嗎？」

「是的，但地方不大，只有五百多呎，根據他的隣居說，他什麼事都親力親爲，從來沒有請過工人，身體也十分健康，從來也沒有病倒過。」

夏維探長摸摸後腦，喃喃地說：「三百多歲的老人，從未病倒，也沒有親人，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不會是來自外太空的怪物吧？」

阿生大感興趣，這小子向來最多狂想，夏維剛才的一番說話正中了他的下懷。他大叫起來，拍腿頓足道：「對了，爲什麼你們早沒有想到這點？這是極有可能的事啊！」

「一名探員由食堂那邊走過來，對探長說：「譚伯仲請你過去聽他講故事。」

夏維問道：「他吃完了沒有？」

「沒有，還沒有。」探員說，「不過，他說，靈感一到就要說，否則過後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

夏維有點啼笑皆非地苦笑搖頭：「他眞的比孩子更爲淘氣！」

各人於是又湧到食堂部去。

譚伯仲正據案大嚼，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完全不似一個上了年紀的人。

他拍拍身旁一張椅子，示意夏維在那兒坐下來。

夏維看看他面前的碟子，除了幾個蛋黃之外，差不多全都吃光了。

夏維回頭問一名食堂侍應生：「他叫了一些什麼東西吃？」

侍應生回答道：「火腿蛋，但聲明不吃肥的火腿，必須全瘦的。蛋則只吃蛋白，不要蛋黃，可惜厨房沒有辦法分開來煎，只有讓他自己去弄了。」

夏維道：「你眞懂得吃。」

譚伯仲一邊吃一邊說：「我年紀太大，蛋黃含有胆固醇太多，不適宜於我，希望別怪我太浪費。」

「好了，現在該說說你的故事了。」夏維說。

譚伯仲夾指一彈，示意侍者道：「給我一杯奶茶，糖讓我自己來加。」

夏維打趣地問：「奶茶不怕太刺激嗎？奶是脂肪，茶精會刺激你的胃。」

「錯了。」譚伯仲道，「每樣東西單獨地喝得太多都不好，奶水可以令人增肥，單是濃茶亦可以把人削瘦，但奶茶却是中和性的飲品，每日一杯，格外提神。」

在場的人聽了他這番似是而非的論調，都有些啼笑皆非。

不過，無論如何，他能活到這把年紀，相信一定有着另創一格的養生之道，所以在旁圍觀的人，都想聽聽他的食經。

但是，他却示意夏維說：「這麼多人圍住我，叫我如何吃得下咽？」

夏維於是揮揮手，摒退各人。

老人忽然又把呂偉良叫住：「喂！你不要走！」

呂偉良回頭問：「什麼事？」

老人道：「你像個人，就請在這裏坐下來，聽聽關於人的故事吧！」

阿生和其他在場的人無不愕然，難道他們就不算是人麼？眞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拄杖回到桌旁，老人指指左旁椅子，示意呂偉良和探長面對面坐着，而他自己則居於中央，看來眞有點像是父親向二個兒子訓話一樣，呂偉良和夏維都爲之苦笑不已！

侍者把一杯奶茶奉上，一個精緻的瓦皿，裏面載着的是咖啡糖——比一般沙糖較粗的粒狀食糖。豈料老人看了一眼之後，大表不滿地說：「你們警局裏的人眞會享受，可惜這些糖又貴又不合乎衞生，快給我找些方糖來！」

侍者又是一陣愕然！

夏維示意他依了老人的話去做。

呂偉良忍不住說：「你剛才說我像個人，使我受寵若驚！」

「我這樣說，並非存心侮辱其他人，只是有感而發！」譚伯仲輕輕嘆一口氣！

呂偉良心裏道：你這麼講生理衞生，却在進食時唉聲嘆氣，不怕胃裏會出毛病

麼？

但是，難得老人把話匣子打開，呂偉良又把要說的話吞了下去！

譚伯仲說道：「人，是有人性的，對嗎？」

夏維不知他問誰，但却點了點頭。

老人又說：「我所以發這種牢騷，是因爲我經歷了幾個朝代，我的兒孫越來越不像話。」

夏維問：「你有兒孫？」

「當然有，我第五代玄孫還是本市的名流紳士呢！」

「第五代玄孫？」夏維算着手指！

老人說道：「不必算了，讓我計給你看，我兒子下一代當然是孫兒，再下一代便是曾孫，再下一代就是第一代玄孫，以此類推，第五代玄孫，若由我脚下計起，便是我的第八代了。」

夏維半信半疑地瞪住這老人，竟然呆得不知怎樣說才好！

呂偉良問道：「你的第五代玄孫可是本市名流譚洋仁？」

「是的，你怎麼知道？」老人問。

呂偉良道：「因爲本市的紳士名流之中，就只有一個姓譚的。」

方糖送來了，夏維要替他加糖在奶茶裏，却給老人拒絕了，他自己放了三粒，然後慢慢地攪拌着！

夏維說道：「譚洋仁先生可知道你是他的祖公？」

「他應該知道的，但現在這世界的人很少會回顧到上一代。」譚伯仲呷了一口氣：「所以我覺得一個人要求長命百歲眞的是愚不可及的事！」

「這就是你所以要買兇殺死自己的原因嗎？」夏維問道。

譚伯仲說：「是的，我是清朝初期出生的人，經歷了幾個朝代，看過無數世態，由三歲時聽父親說吳三桂在雲南作反，以至六歲時又聽母親說尙之信在廣東造反，其間經歷的事，眞的是不可勝數。」

夏維數數手指，道：「然則，你出生時，該是一千六百幾年吧？」

譚伯仲道：「應該是公元一千六百七十年，亦即淸聖祖在位年間，即所謂康熙年代是也。」

呂偉良望住夏維苦笑道：「希望你也是個歷史迷。」

夏維說道：「我不熟讀歷史，但這種事似乎不可能。」

譚伯仲睜大了雙眼，不高興地說：「你們以爲我在說歷史故事嗎？」

夏維說道：「事實上一個人不可能活到三百歲。」

呂偉良担心他們吵嘴之後，譚伯仲又借故不肯說下去，所以對夏維說：「探長，醫院裏的醫生已經檢驗過他，他的確是康熙年間的人。」

夏維嘆了一口氣，說道：「然則，你的兒子呢？」

譚伯仲道：「我兒子身體不好，只活到二百歲便告死去！」

「二百歲？」夏維苦笑，道：「那麼，你的孫兒呢？」

「看見我兒子的遭遇之後，我不想我的子子孫孫再像我一樣長壽，以免他們多在這世界上受苦。所以，由我孫兒一代開始，他們都像常人一樣死去！」譚伯仲又說：「他們有些七十歲未到就死，有些活到八九十歲才離開這個世界。」

呂偉良道：「聽你這麼說，你兒子的長壽，也是得自你的秘訣呢！」

譚伯仲毫不考慮地說：「當然，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夠這樣長壽的。」

夏維問：「你有什麼秘訣？」

「我不會告訴你！」譚伯仲瞪他一眼：「我知道你會懷疑我這番說話的眞實性，但我却不希罕你會相信我的說話。」

呂偉良道：「即使懷疑你的說話，但醫生的說話，以及愛克斯光的檢驗，也值得信賴吧！所以，不管探長怎樣想，我絕對信你的話是眞的。老伯。」

「那就好極了！」譚伯仲把面部向過呂偉良這一邊，「我當初不知道你的來頭，還怪你多事，因爲你破壞了我的計劃。但是，後來有一名探員對我說，你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我當然無話可說了。」

呂偉良問：「你是眞的自己花錢買兇殺死自己嗎？」

「當然是眞的！」譚伯仲說，「你們在飛鏢俱樂部裏面見到的那個中年人，也是我扮演的。我要求職業兇手朱喜瞄準我的心臟部位，無非也是想死得舒服一些，但是……」

夏維截斷了他的話柄問：「你怎可以化裝成一個中年人？」

譚伯仲道：「我雖則是個老頑固，但我一樣追得上潮流的，例如戴假髮，是不是可以顯得年青一點？再加上化裝術，晚上在燈光的帮助下，根本找不出理由會有人來懷疑我的。」

呂偉良道：「好了，現在我相信你用金錢收買職業兇手謀殺你自己，但是，爲什麼？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我活得不耐煩了！」譚伯仲道：「如果你是我，你也會有同樣的想法：世界在不停地變，我就有如看西洋鏡一樣，看得眼花繚亂，同樣的也看得厭悶非常。你也許有一句話說對了，人是爲求生而來的，不是爲了求死。但是你疏忽了一個人必須活得有意義，當你發覺自己活得毫無意義的時候，你就會自然而然的想到死！」

說到這裏，譚伯仲又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呷了一口奶茶，才往下說！

他說：「我一直想死，但却想不出一個死得舒舒服服的辦法，難得今時今日本市出現了一輩殺人不眨眼的阿飛。我前後花去了不少時間，跟踪，監視，觀察和考驗，然後才挑選到朱喜這個人。憑他百發百中的槍法，我相信他是唯一可以令我死得舒舒服服的人。可惜他要求的價錢太貴，我銀行裏只有二千五百多元，因此，我決心騙他到底，聲明先交訂金一半，事成後再交其餘一半。」

呂偉良苦笑道：「還好他也未完成任務，否則他一定後悔上了你的當！」

夏維正想說些什麼，突然外面有個探目入來，附耳跟他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夏維站了起來，對呂偉良道：「你陪譚老伯坐一會兒，我很快就回來！」

夏維說完就跟那探目離開了食堂。

呂偉良回頭又問：「老伯，你的長壽



呂偉良正在反駁譚洋仁，突然鎂光燈閃閃而動，來了一批記者。

秘訣是什麼？」

譚伯仲苦笑一下，說道：「你想長壽嗎？」

「不！但我相信許多人對這件事一定很有興趣。」呂偉良說。

譚伯仲道：「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這等於做了一件好事，因爲我這壽星公活上三百歲，够長命了吧？到頭來又怎麼樣？孤單，寂寞與徬徨，這只不過是個人的感受而已，再加上環境的變遷，一個人的個性未必能够適應幾個不同的朝代的，於是思想上就更加痛苦。我經歷過極權時代，也經歷過民主時代，到頭來目前這自由環境似乎較爲適合我，但是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叫我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

呂偉良道：「剛才你不是說過，譚洋仁先生是你的第五代玄孫麼？」

「是的，當我第四代玄孫在內地去世時，曾留下一封書信和一本族譜交我帶到本市來，交給他的兒子——那就是洋仁了。洋仁一直在本市經商，很少返鄉間去。我二十多年前到這裏時，他還未發達，當時他反而對我不錯。可是，近年來他發了達之後，情形完全改觀了。」

「許多做兒孫的都是這樣，但是，當初他肯供養你，證明他已知道你是他的祖公了。」

「知道又怎麼樣？我太老了！」

「但我看你仍然非常壯健！」

譚伯仲搖頭苦笑道：「他的想法不像你一樣，他覺得有我這老鬼在着，對他的體面有影响，所以，十多年前開始，我就離開了他！」

「然則，以後這段悠長的歲月，你又靠什麼生活？」呂偉良問道。

「說出來你不會相信，你聽過關於乞丐的故事嗎？」譚伯仲淚盈於眶，喉嚨也開始顯得有點沙啞了。

呂偉良道：「難道十多年以來，你就靠行乞？」

「……」譚伯仲什麼都沒有說，他只是含着眼淚點點頭。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但事實上此時此地乞丐却是賺錢的行業之一，一角一角的不會覺得什麼，但他們節衣縮食，甚至連租金也省下來，這一角一角的數目積聚起來便非常可觀。

因此，呂偉良對他剛才所說的一番說話，亦無懷疑之處。

譚伯仲把最後一口奶茶呷光，同時也把幾乎奪眶而出的眼淚吞了回去，定一定神，這才說道：「後來有一個身世與我同樣可憐的老婦，她是我的行家，我們同病相憐，於是把歷年來的積蓄揍在一起，購下了一層舊樓，此後我們便相依爲命。那段日子，我是畢生難忘的，但她從來不會相信我那時已有二百多歲。我們把大部份地方租給別人，靠收租渡日，生活也過得不錯。可惜好景不常，她到頭來終於又離開了我。」

「你既有長壽秘訣，怎麼不令她長命一些，多活上幾年？」呂偉良問道。

譚伯仲嘆氣道：「如果眞有辦法，還用得着你教麼？問題却是她認識我時，已經七十歲了，這種年紀，任何東西也不能接受！」

呂偉良一怔：「你的意思可是：你手上的長壽秘訣是一種藥物，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接受麼？」

「……」譚伯仲默默無言地瞪住了呂偉良半晌，忽然又苦笑搖頭，「你想知道這秘密可不容易呢。」

呂偉良道：「當然，我並不希望長壽，像我這種人，即使服下了長生不老藥，也有可能在旦夕之間死得不明不白。不過，我不妨對你提出忠告，如果有人知道你擁有長壽秘訣的話，你的處境將會非常之危險！」

「不要嚇我吧！我不是那麼容易給人嚇倒的。」譚伯仲說。

呂偉良還未再說話，夏維探長又回來了。

夏維探長走到桌旁，對譚伯仲道：「這回你因禍得福了。」

譚伯仲呆了一陣，反問道：「有什麼事？」

「我們局長要你到他的辦公室裏去。」夏維說道：「聽說那裏有一位名流在等着你，那大概就是你的第五代玄孫吧！」

譚伯仲面色一沉：「是他？哼！我才不會領這畜牲的盛情！」

夏維說道：「老伯，你年紀老邁，落葉歸根，總須要一個人照顧的。這裏的名流都是我們局長的好朋友，你不去見他，我們便有麻煩。」

譚伯仲回頭對呂偉良說：「你說有沒有這種道理？他既然要見我，就該跑到這裏來才對啊，爲什麼要我到局長室去？」

呂偉良道：「你說得對了，如果他是孝子賢孫，把你接返他的家裏去奉養，這才對！……」

呂偉良話猶未完，那邊突然有人喝過來：「你是什麼人？」

一名中年男子在局長的陪同下，正由那邊走了過來，他就是本市名流譚洋仁。

譚洋仁不可一世地仰高了鼻子，走過來對呂偉良說：「我不管你是什麼人，我保留控告你譭謗的權利！」

呂偉良笑道：「好極了！如果你有勇氣的話，我贊成你來一次記者招待會。但一定要讓你這位祖公發言，談談他多年來行乞的經過……」

話猶未完，突然鎂光燈閃閃而動，不知什麼時候，竟然來了一批記者。

這一回可眞的弄得譚洋仁手忙脚亂，他一方面要强作歡笑，另一方面却悄悄對譚伯仲說：「祖公，請你無論如何也得替你的孫兒着想，演戲也要演得像樣一些，相信你也不想你的孫兒這麼尷尬吧？」

局長已看出了譚洋仁的神態不安，忙令下屬把記者羣遠遠隔開。

譚伯仲對譚洋仁說：「誰叫你跑到這裏來的？」

「有人通知我，說你出了事，被扣在警局裏，我怎麼可以不理？」譚洋仁說話的時候還兼顧面部的表情和笑容，因爲攝影記者們仍在那邊影個不停！

譚伯仲道：「是你良心發現吧？」

「祖公，別說這話好嗎？多少年來，我一直四處找尋你的下落，但老是找不到，這一次總算皇天不負好心人，以後你可以安安樂樂過日子了。」譚洋仁說得聲淚俱下的。

譚伯仲似乎也給他感動了，眼眶裏飽含淚水，嘴唇微微地抖動着，想哭又哭不出來。

局長在旁勸他，譚洋仁突然「哇」的一聲痛哭起來，跪倒地上，登時令到譚伯仲爲之手足無措。

記者們紛紛爭取這一個「感人肺腑」的鏡頭。

譚伯仲流着眼淚，拍拍譚洋仁的肩膊道：「好了，起來吧！」

譚洋仁並未站起來，他帶淚哽咽道：「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可以贖罪，多少日子以來，一直讓你獨自在外流浪，難得這次找到了你，如果你不答應跟我回去，我這一輩子也不會站起來了！」

看見這情形的人，無不以爲譚洋仁這位名流是孝感動天。

但是，呂偉良回心想想剛才譚伯仲那一番說話，此中似乎又有點矛盾了。

呂偉良眞不知道應該相信誰的說話，如果譚伯仲剛才那一番說話是眞的，那麼，譚洋仁便只是「演戲」。他爲什麼要把這位「祖公」接回去？最明顯的理由當然是担心他對外間發表一些對譚洋仁不利的說話，以至影响他的社會地位。

譚伯仲可能也眞的是爲了替兒孫着想，含淚將譚洋仁扶起。

一幕活劇至此亦總算告一段落了。

長壽秘訣 衆矢之的

譚伯仲終於被他的第五代玄孫接返家中去，這件事立即成爲許多報章的捧場話題，自然有人大事渲染，認爲名流譚洋仁做得令人感動之至！

同時亦有些消息特別靈通的記者，報導譚伯仲已超過了三百歲高齡，自然而然有人希望知道這位壽星公的長壽秘訣。

但是，當記者踵門拜訪時，却遭譚洋仁拒於門外，他的理由就是他的祖公年事已高，加上連日來精神受到過度刺激，須要靜靜地休養。

事實上譚伯仲從未試過像今天這樣舒適，婢僕自頂至踵的服侍他，簡直有如帝王一般。他甚至以爲自己在發夢。

譚洋仁叫人騰出一間套房給他，同時他的妻子還親自把燉品捧了入去。

譚伯仲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譚洋仁的妻子說道：「這是洋參燉鷄，提神補氣的。公公，你吃這些吧！」

譚伯仲道：「我可受不了，你拿去吃吧，如果你們要我留在這裏，食譜必須由我訂出來。否則，我只有離開這裏。」

譚洋仁太太道：「公公，你何必這樣？這是補品，又不是毒藥。」

譚伯仲道：「我可吃不慣，萬一吃錯了，一下子死不了，而弄出周身病痛，那才受苦啊！」

譚洋仁太太道：「補品最適合老年人補身的，怎麼會錯？」

「你活了多少歲數？我吃鹽還多過你吃米，還用得着你來教我嗎？」

「……」譚洋仁太太登時啞口無言。

她從來未被人這樣對口對面的斥責過，現在却在衆下人面前被人如此無禮的責

備，心裏自然不好過。但是想起丈夫親口吩咐過她，叫她切不可開罪這位祖公，任何情形底下都要容忍他，她又把心胸中的火氣降低了。

譚伯仲曾經接觸過這對第五代玄孫夫婦，如果他記憶不錯的話，譚洋仁夫婦二人的態度，十多年前後，竟然判若兩人。

也許是時代變了，也許是應了古人所講「發財立品」，更可能是人的年紀大了，修養也有所不同吧！總之，十多年前的譚洋仁夫婦就不是這種人。

譚伯仲猜不透這對玄孫夫婦的用心，但憑他這麼多年來的做人經驗，事情決不會這樣簡單的。

譚洋仁太太對一名管家說：「看公公喜歡吃什麼喝什麼，無論多貴，都叫人設法弄回來。」

管家唯唯諾諾。

譚伯仲卻說：「你放心好了，我要吃的全是便宜東西，絕不會是價錢太貴的。別以爲太貴的食物就有益身心，問題是各人的身體受不受用！」

「是的，總之，你想到什麼就告訴女管家，她自然會吩咐下人去照辦的。」譚洋仁太太說。

她說完就走，就在這時，她丈夫譚洋仁卻帶同一位私家醫生回來。

醫生是他們的家庭醫生兼好友。每一個有錢人幾乎都有他們的家庭醫生，而且十九必成好友。道理之一便是基於「利益」二字。

有錢人是醫生的好對象，無論是否有病，有錢人家因爲條命值錢，往往打補針啦，請教醫生吃什麼補藥啦，甚至無中生有的「心理病」等等，都往往帶給私家醫生許多生意。

雙方接近得多了，自然而然會成爲好朋友。再加上在有錢人這方面來說，他們大多了解本地私家醫生的醫德，要不是好朋友，三更半夜萬一有什麼意外，休想他們接聽你的電話。

因此，在有錢人這方面，也樂得結交一位有點經驗的私家醫生。

現在給譚洋仁帶返家的，就是譚氏夫婦光顧了多年的白醫生。

白醫生奉命替譚伯仲作全身檢驗，因此，有二名女護士同行。

譚洋仁卻給他的妻子拉到房門外。婦人埋怨着，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

譚洋仁低聲說道：「我的眞正用心不是早已告訴過你了嗎？這不過是一項重要的投資，你又何必太過認眞？聽我說，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我們發大財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他妻子嘴一歪，哼哼地說：「我担心你這如意算盤打不响呢！只怕你會到頭來賠了夫人又折兵，那才叫人氣結！」

「不會的，使軟不行便使硬，一定要達到目的爲止。」譚洋仁四顧無人，又低聲對他的妻子說：「對你才不怕坦白說句，我如今是眞正的外强中乾。如果這計劃失敗了，別說我想買個汽水蓋勳章回來戴戴，相信要繼續支撐這個場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妻子輕輕嘆了一口氣，跑開了。

譚洋仁跑回房間裏去，親自監視白醫生爲譚伯仲檢驗身體。

譚洋仁看見譚伯仲極不高興，又吵又嚷，像個大孩子一樣。

譚洋仁一片好心地說：「祖公，我不過爲你健康設想，忍耐一下吧！白醫生是我好朋友，而且醫術高明，我們全家都信任他。」

譚伯仲盯他一眼：「我什麼事都沒有，我已經在公共醫院裏檢驗過一次了，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告訴我吧，別讓我瞎猜了。」

譚洋仁道：「祖公，別這樣，過去我環境不好，才迫不得已，現在稍爲有辦法，當然要盡一切能力，照顧得你好好的生活。」

白醫生回頭對譚洋仁道：「眞奇怪！一切心臟的跳動以及血壓等等，完全不似個老年人，他不但看來十分的健康，而且絕無衰老現象。」

譚洋仁道：「須要照肺或作進一步的檢驗嗎？」

白醫生道：「我看不必了，他既然在公共醫院做過詳細的全身檢驗，我可以向公共醫院方面索取詳細報告，我跟那兒的醫生相熟。」

「我須要的，正是最詳細的報告，那一切只有拜託你了。白醫生。」

白醫生留下一些鎭靜劑，安眠藥之類的藥物之後，便帶着他的護士走了。

譚洋仁把下人們摒退，關上了房門，正想坐下來跟譚伯仲說話，想不到門未關好，譚伯仲已經忍不住首先說話了。

譚伯仲道：「如果我猜測不錯，這次你可能利用我再向上流社會爬高一級，是不？」

譚洋仁苦笑道：「祖公，別把你的兒孫看得這麼卑鄙好不好？我過去對你怎樣，且不去說它，因爲當時我環境太差，根本無能爲力，但是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我當然要盡一點做人子孫的責任啊！」

「算你說得動聽！」譚伯仲又說：「我得先此聲明，如果你不答允我以下幾個條件，你也休想我會留在這裏。」

「什麼條件？」

「我不是犯人，過不慣這種生活，所以，我必須有出入自由的權利。」

譚洋仁笑道：「我不過叫人服侍你，並沒有叫人監視你啊！」

「我不會給你利用。」

「這是什麼意思？」譚洋仁面色一沉，「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利用你。」

「那就好極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會出席什麼記者招待會之類，也不會讓你替我拜什麼大壽。我不喜歡出風頭，也不喜歡挖親友們的荷包，讓你袋袋平安。」

「那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你深曉養生之道，當然不會拜大壽，把你弄得緊張起來，至於招待記者，更不用你吩咐，我一直在拒絕他們向你訪問，我覺得這是一種騷擾行爲。」

譚伯仲想想又說：「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須依循我舊日的生活習慣，每天保持六時起床，早睡早起。同時我外面還有一些事務，必須出去把它辦妥。」

譚洋仁問道：「是不是關於那間屋的事？」

「是的，你怎麼知道？」譚伯仲出奇地瞪住譚洋仁，忽然恍然地說：「我明白了，你想我一定還有一些物業之類，還未指定遺下給誰，所以才會對得我這麼好，是不是？」

譚洋仁苦笑道：「祖公，爲什麼你越想越遠呢？莫說我今日已不同往時，對於金錢我已經不稀罕，即使過往那一段貧窮的日子，我也不是那麼卑鄙的人。何況，我就從來不知道你在外面置了業，我還道你的生活十分困苦呢。直至發現了你之後，我曾派人到你居住的地方去，目的是替你取回一些日常用品之類，想不到同時也知道你把屋子押給一間銀行。」

「你知得眞够多！」譚伯仲道，「我毫無入息，有得住沒有得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不把屋契押給銀行。」

「但是，由今天開始，一切衣食住行，你也不必担心了。只要有我一天，你就可以安安定定地生活，什麼都無須牽掛。」譚洋仁又說：「至於那間屋，如果押的欵項不太大，我可以替你贖回來，否則，就讓它落入銀行手中吧，反而，以後你一直可以住在這裏，無須再爲居住問題而担心。」

譚伯仲默默沉思着，好一會兒沒有作聲！

他是估計着目前的形勢，又似乎在猜測這位第五代玄孫的眞正企圖是什麼。

這件事當然還沒有了結，雖則他未被殺，但在法律上他已被証明買兇，殺人即使是爲了殺死自己，他還是有罪的。

不過，法律亦不外乎人情，只要請個善辯的律師代爲求情，大問題是不會有的，小麻煩則在所難免了。

最倒霉的就是那個職業兇手朱喜，他因爲這件案而落網，同時亦被揭發以前的罪行。

公共醫院方面已向警局交出一份報告，証實譚伯仲正確的年齡應該是三百零二歲，他的健康十分正常，尤其難得的就是沒有衰老現象。

由於這一次令人驚奇的發現，醫院當局要求警方合作，把譚伯仲再次送往醫院裏去加以研究。但是，局長與譚洋仁是好朋友，在徵求過他的意見之後，已嚴加拒絕。

這是一個民主世界，沒有人可以在正常情況底下要求一個人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何況譚洋仁還是當地名流，更沒有人敢勉强他。

不少紳士名流是憑他一片熱心，對社會作出貢獻，至獲得這榮銜，但也有若干掛羊頭賣狗肉之流，表面一套背後又是另一套，目的是爭取到某種榮銜之後，利便自己。這些情形在某些地方根本就見怪不怪。

譚洋仁拒絕醫院方面的要求，同時亦從私家醫生方面，獲得一份詳細的檢驗報告，裏面有若干地方是令他感到無限驚奇的。

例如牙齒方面的健全，甚至連爛牙也沒有一隻，血液方面的天然抗病素特別令人難以解釋，視覺的靈敏度，有若年青人……等等，一切都看不出他是個衰老的超齡老人。

譚洋仁也跟他的私家醫生討論過，會不會眞的有這麼一回事？

根據白醫生的意見，如果公共醫院的儀器沒有出錯，這份報告當然不可能是揑造的。

譚伯仲開始感到不慣，過去他什麼事都靠自己去動手做，現在反而太空閑了。於是他要回到舊居獨自生活。

但是，譚洋仁說：「職業槍手一般都有所謂拜把兄弟，現在朱喜雖則落網，但是，難保他的弟兄不想找你報仇。所以，無論如何你不能回到舊居去，說不定那兒現在已有人等着你。」

「我反正就想死，就讓他們殺了我吧！」譚伯仲固執地說。

譚洋仁抓住他的弱點說：「未必每一個職業槍手都有百發百中的本領，只怕到頭來把你弄得殘廢，叫我良心上豈不更加難過麼？」

「難道叫我困在這兒一輩子麼？」

「不！我既然答允你，你可以有行動上的自由，我身爲兒孫，當然爲你設想得十分周到。我知道你每天早上有晨運的習慣，那麼，以後每天早上你可以到我後花園去散步……」

「不！」譚伯仲不等他說完，已提出反對說，「你的花園有多大？况且，我也不喜歡一個人孤零零的，我要到外面去晨運。」

「那麼，你不能再到以前到過的地方去。」

「爲什麼？」

「因爲你現在不同往時，你已經成爲新聞人物，記者先生們會候在你往日到過的公園，也可能候在你舊居那裏，等你回去。」

「嗯……」

「所以，你如果有關於屋契方面的事要辦，我勸你還是交給我的律師代你辦妥，如果你担心我存心不軌，我可以把律師召來，讓你們獨自交談。總之，一切我不過爲你設想。」

譚伯仲覺得譚洋仁似乎言之有理，但他的個性卻又不能永遠局限在這所花園洋房之內。

故此，他表面毫無意見，裝作一切依了孫兒的說話去做，其實內心裏卻是另有一套。

譚洋仁至今未到六十歲，五十多歲的年紀，正是男人事業巔峯時期。他不敢期望自己有他祖公那麼長壽，但卻希望知道他長壽的秘訣。

那一晚，譚伯仲幾乎睡不闔眼，他一則不習慣這種環境，二則無法了解譚洋仁的眞正目的何在。當然，他絕難相信這位第五代玄孫的孝心是出於眞誠的。

翌日，天還未亮，他已經起床。

花園洋房裏，甚至連下人也未有一個醒來。

譚伯仲靜悄悄地由花園後門溜了出去。這時候街上也不見一個人影，整個世界好像是屬於他一個人的。

他轉入一條較爲繁盛的大街，截了一輛街車，回到他的舊居去。

街車經過之處，街上許多商店還未開門。

譚伯仲看見車子將近抵達目的地時，才發覺自己一時匆忙，沒有帶錢。

不過他相當冷靜，他叫司機等他片刻，下車之後就登樓返回他的故居去。

他剛把大門推開，就發覺情形有點不對，室內一片凌亂，顯然有人來過了。

譚伯仲看見這情形非常生氣，他正要跑進自己的臥中去，裏面却有一個人走了出來！

譚伯仲呆了一呆，大聲喝問道：「你是誰？」

對方是一個三十餘歲的陌生男子，他態度冷靜得令人驚奇！

那人反問道：「你大概就是那壽星公吧？」

譚伯仲想起譚洋仁的說話，職業槍手都有結拜兄弟，他就不免暗暗吃驚起來！

他回頭想走，但是，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他的背後也有一個彪形大漢站在那裏。這傢伙年紀較大，看來總有四五十歲了，面肉橫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中年男子冷冷地說：「你逃不了的，譚伯仲，我們正在等你啊，想不到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一股強烈的求生慾望，把譚伯仲過去那種心灰意冷的心情衝走了。

這大概就是人類天性的一種奇異現象：當一個人在極度絕望中想死，一下子情緒的激烈衝擊，可能令到他眞的會去死。但是，高潮過去之後，他又未必會有此種勇氣。

尤其是像譚伯仲現在一樣，他被人威脅着的時候，內心就會產生一種天然的反抗，更加不想死了！

譚伯仲本能地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一直在等你，至於我們的眞正身份，回頭再告訴你好不好？」中年大漢又說：「現在請你坐下來談談，切不可逃走或驚叫，否則，吃虧的當然是你自己，明白嗎？」

「我根本不認識你，有什麼好談？」譚伯仲說。

「聽說你已經超過了三百歲，是不？」大漢又問。

譚伯仲似乎猜到了一些端倪：「你們可能想知道我的長壽秘訣吧？」

「對了，你眞聰明！」大漢說道：「如果你能在這方面提供一下，我們將會給你極豐厚的利益。」

「這是什麼意思？」譚伯仲道：「難道你想替我寫自傳麼？」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中年男子又點點頭，說：「是的，大致情形是這樣。」

「對不起，我不想賺這些錢。」譚伯仲說，「我覺得自己是個極端平凡的人，要寫根本也沒有什麼好寫！」

中年大漢面色一沉：「那麼，你就只把你的長壽秘訣告訴我們好了。」

「嗯……」譚伯仲沉吟道：「那我明白了，你們不是想寫什麼自傳，只是爲了找尋我本人的長壽秘訣，所以才把我這裏搜得天翻地覆。」

中年大漢坦然說道：「就算你猜對了，你還是要告訴我們的。」

「如果我不說呢？」

「那我們就不再對你客氣了！」

「你們眞是渾蛋！」譚伯仲生氣地說：「難道你們不怕我報警嗎？」

「你根本沒有這種機會，我們又何必怕？」

說着，二名男子衝了過來，分左右將他挾持。譚伯仲雖則反抗，但也沒有用，因爲那兩個人孔武有力，再加上一條染有哥羅芳的迷魂手帕，譚伯仲只掙扎幾下，便動也不動，任由他們擺佈。

二名大漢將譚伯仲扶下樓，正想把他扶到他們的汽車裏去，突然有人叫了過來！登時把二名大漢嚇得呆了一陣！

原來那是一名街車司機，他正等得有點不耐煩，要不是客人還未付車資，他才沒有這股耐性繼續等下去，想不到他正要響號催促之際，就看見二名大漢扶住剛才那位老年人客下來。

他有點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沒有立即開聲，獃在一旁！

後來想想覺得白白要自己賠本，那的確犯不着，所以便忍不住叫了過來！目的只是要收回那數元車費。

二名大漢非常冷靜，其中一個說道：「怎麼辦？他看見了我們。」

另一個說：「要騙過他倒也容易，過去付給他應付的車費，說個謊就行，問題却是：他不但認得我們兩個的樣貌，而且，還看見我們把這老傢伙抬到這輛汽車裏來。」

「那麼，你過去把他殺了吧！這倒是唯一不留痕跡的做法。」

於是，那年青的大漢便跑到街車停放的路邊去，對那街車司機說：「我祖父剛返到上面去就暈倒了，剛才是不是你把他由外面載回來的。」

「是的。」街車司機道：「他還沒有付車資呢！」

「那是小意思，車資由我來付好了，但你必須告訴我，剛才你由什麼地方把他載回來？」

「十字大道。」司機說，「十字大道與楓子道交界處上車的。」

年青大漢摸出一張五十元紙幣交到司機手上，道：「請你找回來！」

司機轉身去取錢箱——這也是一般街車司機的習慣，所有硬幣都喜歡用一個鐵盒子或塑膠籃盛載，所以那司機現在把就盛載輔幣的錢箱取來，準備先找尾數，再補上十元紙幣。

想不到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柄尖刀自背後狠狠地揷來！

司機痛苦地叫了一聲，隨即彎着腰倒了下去！

青年大漢得手後，迅速回到他們的汽車裏。這時他的同伴——那中年大漢已準備好開車，所以車門一關好，汽車便迅速開去！

譚伯仲被安放在後面的座位上，雙手綁上了繩子，一件外衣罩在身體上，如果偶然有人在車外看見了這情形，頂多以爲他在車內睡着了。

那名負責駕駛的中年大漢顯然比青年大漢勝了一籌。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用什麼把他弄死的？」

「刀子。」青年大漢道。

「那麼，刀子呢？」

「留在他的背上。」

「這可能就是警方破案的綫索，將來你被送上絞刑台，這就是關鍵！」

「不！我已將指紋用手帕抹去了。」

中年大漢道：「如果我是你，我會順手牽羊，把他的錢也一併帶走！」

「那豈不浪費時間？」

「如果像我剛才所說，警方會以爲又是阿飛匪徒的所爲。但現在，他們決不會認爲這是一宗刧案，查下去我們便可能有麻煩。」

「那怎麼辦？」

中年男子問道：「你肯定他已經死了嗎？」

「應該沒有生還的希望吧！我看見他倒下去的。」

「如果你能肯定他的確已經死去，大概還不致有什麼麻煩，否則，就不堪想像了！」

車子直駛郊外！

天色漸漸大亮，街道上的行人和車輛也越來越多了。

那輛房車開入一條分岔小路去，然後又在一幢別墅門外停了下來。

附近很荒僻，似乎就只有這麼一間別墅，所以守在門外的大漢毫無忌憚地高聲問了過來道：「沈勝，找到一些什麼？」

中年男子推開車門下車，說道：「別嚕嗦了，快過來幫手，把這老傢伙抬進去吧！」

幾名大漢顯然不會想到他們有此收穫，都用驚奇的目光注視着他們！

別墅裏面有個中年男子闊聲走出來，他身披睡袍，蓄有小鬍子，個子不高，畧帶胖，看上去眞的有點像個日本人。

數名大漢合力把仍在昏迷中的譚伯仲抬入屋內，中年大漢則向小鬍子交代。

小鬍子束着眉心，顯得很不高興，他向那個叫沈勝的中年大漢低聲吩咐了幾句之後，便轉進別墅裏面去了。那年青大漢立即走過來問：「沈勝，你跟老闆講了些什麼？」

沈勝拍拍他的肩膊，道：「小張，你該請我喝一杯才是。」

「你把剛才的事告訴了老闆吧？」

「當然，這些事，他遲早總會知道的。不過，你放心吧，我已替你說了好些好話。」

「老闆生氣嗎？」

沈勝道：「當然不會，因爲我替你撒了謊，所以，我說你必須請我喝一杯，報答，報答！」

小張想了想，道：「好吧！今晚我做東道，請你出城去喝一杯！」

「不！現在就去！」

「什麼？現在就去？」小張怔了一怔說！

沈勝道：「是的，老闆剛才對我說，我你二人昨晚深夜至今未睡過一覺，可以去找個地方休息休息，還答應把車子借給我們用。」

沈勝說着已走向那輛黑色的中型房車，小張也只好跟了過去。

沈勝只坐在司機位旁邊，疲態畢呈地說：「小張，你來駕駛，我十分疲憊。」

小張只好坐到司機座位去。他似乎還有些問題想不通，所以獃在那裏！

沈勝催促他開車：「難道你不倦麼？快找到地方吃些東西之後，租間房睡一覺再說。」

小張只好把車子開走。

他一邊開車一邊說：「你猜那老傢伙肯不肯說出長壽秘方？」

沈勝懶洋洋地說道：「你不必担心，老闆自然會有辦法令他說出來的。」

車子轉眼到了路口，沈勝指指右邊說：「把車子開往胭脂鎭吧！」

小張一怔，道：「怎麼？不是入城去麼？」

「不！胭脂鎭比較不受人注意，城裏可能已經到處佈滿警察呢。」沈勝說道。

小張於是把車子往右轉，駛往胭脂鎭去。

但是走了一段路之後，沈勝又叫小張停車。

小張把車子停在路旁，問道：「怎麼啦？」

沈勝說道：「我想順道經過梅邨去探望一位朋友，你把車子由那小路口拐進去吧！」

小張怔了一怔，他覺得沈勝的神色不大對勁，無奈又不敢反抗。只有依照沈勝的說話，把車子開進一條通往梅邨的小路去。

小張忽然又對沈勝說：「我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我剛才在大路上似乎看見一輛電單車一直跟踪着我們，你猜，會不會是警探！」

「他媽的！好端端的，怎麼會有警探啦？」沈勝橫瞪他一眼。

小張望向望後鏡，發覺那輛電單車又跟進小路裏來了。

沈勝却若無其事的。

小張忍不住又對他說：「勝哥，你瞧！他……他眞的又來了！」

「誰？你說誰啊？」

「就是那輛電單車。」

「電單車？」沈勝神態悠閒地回頭瞥了一眼，「管他幹什麼？」

小張却着慌地說：「你也許沒有留意，但我早已經留意他了。」

「是嗎？」沈勝這時才伸手至腰間，拔出了一支手槍來。

沈勝這舉動令到小張悄悄鬆一口氣！可是，沈勝不知怎的，面色突然一沉，冷冷地說道：「小張，把車子開到前面路旁去，靠右邊懸崖停下來吧！」

小張仍然以爲沈勝爲了對付後面那個駕駛電單車跟踪他們的人。因此，小張也依了沈勝的話去做了。

沈勝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對小張道：「小張，你繼續開車吧！」

小張弄得莫名其妙，反問道：「勝哥，你……你說甚麼？」

「把車子往前開，開到懸崖下面去！」沈勝突然掉轉了槍嘴，指住小張，命令他說：「開車吧！否則我用槍殺你！」

小張現在開始明白了，沈勝是奉了老闆的命令幹掉他的。

後面一輛電單車停了下來，那個男子

下車，除下眼鏡，原來又是他們自己人。

小張抖聲問道：「你們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

沈勝冷笑道：「這是你做事不够乾淨，學學我現在一樣吧——我迫你把車開到懸崖去，人家頂多以爲汽車失事，絕不會懷疑你是被我迫的！」

小張突然一聲不响，一踏油門，汽車如箭衝前，沈勝也身不由主地由車門掉落車外路上！

沈勝是太過自信，他以爲小張怕他開槍，所以才這麼鎭定，現在既然跌落地上，眼看小張迅速把車子開走，情急之下，立刻臥地瞄準車胎，「砰」然一聲槍响之後，輪胎也同時發出了一聲爆破聲，急馳中的車子一下子失去了重心，立卽衝出了路旁，直衝入懸崖下面去！

車子衝斷路旁欄杆，「嘩啦」連聲，凌空飛墮崖下，又是一聲爆炸，一團火球升起，沈勝自地上爬起來也不敢多看一眼，匆匆登上電單車尾部，由那名大漢將他載走！

× × ×

別墅裏面，小鬍子正在審問超齡老人譚伯仲。

譚伯仲直截了當地說：「我勸你們不要發夢了，我不會告訴你們甚麼長壽秘訣的。」

小鬍子道：「如果我告訴你，你跟我們合作之後的利益，相信一定可以引起你的興趣。」

「你簡直把我弄得糊塗起來了。」

「別裝蒜了，我們知道你有一條中藥配方，命名爲『長壽鑰匙』，如果你能把它交出來，你可以獲得一筆令你滿意的金錢。」

譚伯仲試探地問道：「滿意到什麼程度？」

「兩種方式，一種分賬式，一種是一次過付欵。」

「什麼分賬式？」

「由我們依你的處方把中藥提煉，製成一種現代化的新藥，這是保証我們賺大錢的生意，你是大股東，可分紅百份之三十。」

譚伯仲苦笑道：「這豈不是未及三份之一麼？而且，我也沒有資本。」

小鬍子道：「所以呢，你必須讓我們佔多一些，因爲我們要出資本，還有廠房，伙計薪金，以及原料等等，再加上將來推銷時的宣傳費，這些數字非常之鉅大，但你這百份之三十却是穩賺的。」

譚伯仲畧作沉思之後又問：「然則後一種『一次過付欵』這辦法又如何？」

「我們可以一次過付你一百萬元，不過，這辦法必須你留下來半年以上。」

「爲什麼？」

「因爲我們必須証明你的處方不是假的。製煉出來的藥物，必須有效。」

譚伯仲忍不住笑道：「如果我眞的存心騙騙你，相信你亦未必會知道。」

小鬍子道：「那又未必，雖然說是中藥，但經提煉之後，它的化學成份一定不會離題萬丈的。舉個例吧，例如止痛藥，它的成份一定不離鎭定劑和痲醉劑，又例如哮喘藥，一定不離痲黃素。如果你胡說八道，又怎可以騙得過我們的化學師？」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們又不自己發明一種長生不老藥？」

「不是不可以，事實上市面上已有這一類藥物出售，問題是有沒有實際效力。例如爲人們所爭辯的H3，專家們認爲它是最普通的痲醉藥新科卡因製成的，能否令人長壽是另一回事，它却能令人回復正常的心搏跳動，止哮喘和痕癢，還可以醫關節炎和風濕病等等，一九五零年至六零年代，就曾經轟動一時，但是，當年在羅馬尼亞的實驗，除了証明試用H3的老人能恢復性能力之外，似乎還未能肯定地証明可以延長人類的生命。」

譚伯仲說道：「然則，我說出來的處方，你們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獲得証明啊！」

小鬍子道：「不！我們的專家有辦法利用電腦計算出來。例如你的處方中的中藥經過提煉後，它的化學成份是由那幾種元素提煉成的？那一種元素對我們人類的細胞新陳代謝會產生作用……等等，完全都有科學上的根據。問題是我們不能憑空構造出這一條方程式來，而你顯然已擁有它。」

「什麼方程式？」

「道理是一樣的，二三百年前當然不可能發明什麼方程式，但你手上的處方，經過用現代的化學名詞或符號代替之後，自然便演變成一條方程式了。」

譚伯仲想了想：「可以讓我考慮一下嗎？」

小鬍子直率地答：「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是說：我非說不可吧？」

「大概是這樣。」

「嗯……你們眞厲害！」

小鬍子道：「這是造福人羣的事，只不過我們希望優先賺它一筆罷了。」

「這的確是很有趣的事。坦白說，如果我早知道這可以賺那麼多的錢的話，我就不會想到自尋短見那方面去了。」譚伯仲道。

「那條處方，你收藏在什麼地方？」

「不妨告訴你，要不是你提起，我也不知道有人希望得到它。所以，我根本就沒有把它加以收藏！」

小鬍子急忙又問：「然則，你把它放在那裏？」

「嗯……好像是一本書裏，又好像是……一本記事簿裏……」

「你別耍花樣！」

譚伯仲道：「我是眞的記得不大清楚啊！」

這時候門外有個人走進來，他說：「別聽他的鬼話，我和小張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搜過了。」

進來的人正是剛剛「完成任務」歸來的沈勝。

譚伯仲不知道他奉命殺了小張，更不知道小張在他故居門前也殺了一名街車司機，但是却知道他們確曾把他的故居搜得十分凌亂！

譚伯仲道：「你是不是揭過我居室內的每一本書？卽使你揭過每一本書，相信亦未必見到一張如此薄的紙張吧？何況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那張紙上面，寫的是什麼東西？」

「……」沈勝登時變得啞口無言。

小鬍子轉頭向他問道：「你把小張如何處置？」

沈勝道：「讓他葬身在梅邨與郊區公路之間的懸崖下面。」

「車子呢？」

「也一併掉了下去。」

「好極了！」

小鬍子揮揮手，示意沈勝退出了房外去。

沈勝被小鬍子一讚，立見喜形於色。滿心歡喜地，退了出去！

譚伯仲不知內裏，但聽了剛才一番說話，也知道有人命鬧了出來。

小鬍子對他說：「小張太不小心，殺了人之後，留下了綫索，甚至可能被隣居抄下那汽車的車牌號碼，所以我們不得不做得更澈底一些，連人帶車讓他永遠葬身在崖下。」

譚伯仲不高興地問：「你們爲什麼要殺人？」

「我們就是爲了你！」小鬍子說：「所以我說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也就是這緣故。」

「你做錯了，你不該這樣迫我！」譚伯仲說：「處方既然不在我身邊，你們應該讓我回去取來，但現在你們殺了人，叫我怎樣可以回去？」

「你放心好了！」小鬍子說，「我們殺的人，並非在你家中殺，如果你想通了之後，我們可以派人陪你潛返家裏去，但必須再三提出警告，你休想出賣我們，必要時，我們寧願犧牲你！」

譚伯仲想了一會，終於說道：「好吧！就請你派人陪我回去一次，希望那張處方還未落入別人的手中。」

小鬍子道：「那就讓我叫沈勝陪你回去一次。」

× × ×

天剛亮，警局裏就忙個不了。

一名巡警發現一名街車司機倒斃在桂子道旁一輛街車裏。

名流譚洋仁親自打電話找局長，說他的祖公譚伯仲失踪了。

於是，記者們都紛紛湧到警局裏來打探消息。

表面上看來，這是兩件沒有關係的案件，但由於譚伯仲的故居也在桂子道，所以，敏感的記者很快就把這兩件事連想在一起。

夏維探長帶人到桂子道七號二樓，這就是譚伯仲已經押給銀行的物業，也就是他的故居。

其實，有兩個人比夏維探長更早到達這裏來調查，他們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兩師徒。這時候他們正在隣居訪問一名婦人。

那婦人說：「今天早上六七點之間，我剛起床，突然聽到有人尖叫一聲，立卽探首窗前窺望，我以爲又是阿飛歹徒打刼，想不到什麼都看不見，只看見一輛黑色的中型房車匆匆開走了。」

呂偉良問道：「看見他們的車牌號碼嗎？」

「讓我想想！」婦人又用詫異的目光瞪住呂偉良：「你可是警探！」

「不！」阿生代呂偉良爭先答道：「我們絕對不是警探，他是我師父鐵枴俠盜呂偉良。」

婦人恍然大悟地，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師徒二人。歎了好一會兒才說道：「原來是你們，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好吧，請二位坐下來，讓我慢慢的告訴你！」

呂偉良心裏奇怪，難道剛才的全是假話麼？還是不够詳細？

婦人年已六十過外，樣子肥肥胖胖，很有福氣。她最初表現出來的是一片敷衍態度，現在却熱情萬分。反而令到呂偉良有點不好意思了。

婦人又說：「不怕坦白講句，我最初担心你們是警探呢。我不是不肯幫警探，只是他們做事太張揚，又沒有實際能力，往往因此而害死提供綫索的人。其實我所知道的，並不止這麼少。」

呂偉良問：「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起碼我還依稀記得那輛車子的號碼，因爲那時候附近的路燈還未熄。那是一輛黑色的舊欵喜路文中型房車，編號是SB1379，車內隱隱約約坐了兩個男子，當時我正在窗前做晨操，醫生說這樣可以減肥！」老婦人又說：「先生，你千萬別向人提及這是我講的，你也知道現在這朝代的賊人很兇，如果他們知道我說了這麼多，只怕他們會來找我呢！」

呂偉良道：「你放心吧，我不會對任人提及的，包括警探在內。」

「那就好極了。」

「關於譚伯仲，你還知道些什麼？」

老婦人搖搖頭：「這個老怪物，自從他妻子死後，便很少與我們交談。不過，據他過往對人說，他有許多兒孫，就是沒有一個盡孝道，所以活到他這把年紀，還是自己養自己，要不是報紙揭發，我也不知道他已經三百歲有多。只道他八九十歲而已。」

呂偉良道：「其實許多八九十歲的老人還沒有他這麼精壯！」

阿生說道：「他的正確年歲是三百零二歲。」

老婦人道：「這眞是不可思議，其實一個人活到那麼老又有什麼用？我六十多歲已經嫌太長命了，現代的青年人與我們格格不相入，自然不輕易與兒孫同居，那麼任何事，只能靠自己去做，偏偏身體不爭氣，風濕痛，腰骨往往挺不起來，你說，是不是多活一年，就等於多受折磨一年啊！」

呂偉良心裏想：你已經算好運氣了，有許多老人還沒有你這樣的身體，起碼你比他們肥胖，而且還有祖屋居住，與一些兒孫滿堂，自己却躺在路旁山腳那些石屋或木屋的人比較起來，實在幸福得多！

呂偉良安慰她幾句，便與阿生離去。

想不到街門推開，門外却有一名警探正在貼耳伏在門板上偷聽，差點兒害得他摔了進去。

呂偉良認得這警探是夏維的人，問道：「探長呢？」

那名探員有點尷尬地指指對面：「探長正在裏面查案。」

呂偉良和阿生剛想進去，夏維就由裏面出來，他對呂偉良說：「你救過的人又失了踪。」

「我已經知道了。」呂偉良說。

夏維一怔：「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今天早上打電話到譚名流的公館，本來想找譚伯仲老先生談談的，想不到他却失了踪，所以我才會趕到這裏來。」

「原來這屋裏給你搜索過了，怪不得一片凌亂。」

呂偉良道：「我沒有進過譚老伯居住的地方，我明知你會這麼說的，我只向他隣居調查。」

「查到了一些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但你要守諾言，否則報紙刋登出來，歹徒會向提供綫索的人尋仇。」

「放心吧！我不會大事宣傳一番。」

呂偉良覺得鄒探員既然已經偸聽到一切，夏維遲早也會知道的，何必隱瞞？再說，如果要查出可疑汽車的車主是誰，也得依賴警方，所以，呂偉良就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

夏維半信半疑地說：「老婦人會不會眼花看差了？」

呂偉良道：「姑勿論如何，必須迅速查出這輛汽車的車主是誰。」

夏維立即吩咐一名探員致電交通部調查「SB1379」這輛汽車的車主到底是誰。

在世界上大部份的地方，警方幾乎掌握每一個市民的大部份生活資料。所以，如果警方要全心全力去破一宗案，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問題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往往把警方弄得團團而轉。

夏維忍不住又問呂偉良：「爲什麼你會這麼關心鄒老人？」

呂偉良道：「我救過他，而且，昨晚我在我的電腦資料中，發現了譚洋仁這傢伙絕不可靠。」

「你有電腦？」夏維又怔了一怔！

呂偉良笑道：「當然不是眞的電腦，只是一具人腦而已。」

「人腦？」夏維更感莫明其妙。

呂偉良道：「他就是我的鬼靈精徒弟，許多時他比電腦更厲害。」

阿生在旁揷嘴道：「我自問不是正派的人，許多時三敎九流裏的人，我經常接近他們，因此，他們講過的或無意中給我聽過的，我全都記在腦子裏，我記得，所謂名流譚洋仁，只不過是個靠走私發達的人。」

夏維說道：「鄒我明白了，你們經常記起這班所謂奸商的資料，目的是爲了方便自己。」

呂偉良瞪他一眼：「你身爲警方首長，我勸你說話，最好小心點！我近年來的記錄非常清白啊！」

夏維會心地笑了笑！

當他們之間沒有厲害衝突時，夏維經常和呂偉良這麼有講有笑，尤其是夏維須要他們師徒二人從中帮助破某一件大案時，對他們更好。

不過，呂偉良的想法往往與別不同，他帮助夏維查案，既非爲了自己本身的利益，亦非爲了所謂道義，而是看看這件案的性質，以及他的興趣。

即使譚伯仲這宗案，當未揭發買兇殺人的幕後人是誰之前，師徒二人根本與譚伯仲絕不相識，犯不着冒了生命危險去理這件事。然而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的個性就是如此，只要他們認爲值得去理的，就會不管一切後果的去理到底！

本來譚洋仁把譚伯仲這位祖公接返家中去「頤養天年」之後，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了。可是，當阿生返家之後忽然記得「譚洋仁」這名字似乎在鄒裏聽過了。

於是呂偉良又放心不下，今天又再打電話到譚家去找鄒位老人談談，看他的兒孫對他如何？想不到鄒時候譚家的人已經發覺譚伯仲失了踪，正在忙個不了。

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才會跑到桂子道譚伯仲原來居住的地方來。想不到，門前不遠處，當時又有一班警員在現場戒備，警探們正在調查街車司機被人刺殺的案件。

呂偉良雖然不曾想到譚伯仲的失踪與街車司機被殺有關，然而呂偉良本身却是個老江湖，他不想犯上太多的嫌疑。當他按過譚宅的門鈴之後，久久未有人出視，他就轉向隣居調查。

夏維的助手已從交通部獲得答覆，根據登記車子是屬於一家藥廠的。

夏維於是又派人去鄒間藥廠調查。負責帶人往ABC藥廠調查的，正是探長的第一號助手辛尼。

辛尼到達現場之後，藥廠正在開工。他出示了身份証明之後便獲得一位廠長的接見。

廠長查明辛尼的來意之後說道：「車子不錯是屬於我們的，通常用來接送一些高級職員以及外賓，但是，不知怎的，司機小張至今未返。」

「貴廠的老闆是誰？」辛尼問道。

「我們的老闆，是田博士。」廠長答道。

辛尼想了想，又問：「司機小張是個什麼人？」

廠長道：「他年紀三十歲左右，個子並不高大，所以我們習慣叫他小張。至於此人的底細，我們不大清楚，因爲這裏大部份職工都是登報招請回來的，我們老闆喜歡量才錄用，不喜歡別人推薦介紹。小張上工不及半年，駕駛技術倒不錯。」

辛尼道：「貴廠的車子習慣讓司機帶返家中去嗎？」

「警探先生，你也知道這兒的停車位不多，鄒輛舊車子不是常用車，所以我才准他駕返家中，每日上班時才駛回來……」廠長看看腕表，「但今天他遲到得很厲害！」

辛尼掏出一本記事簿，道：「請告訴我小張的住址！」

廠長按着桌上一具直綫通話機，對他的女秘書說道：「陳小姐，請到人事部把本廠各車子的司機註册咭拿到我的辦公室來。」

通話機內傳出了應聲。

廠長回頭又問辛尼：「到底車子出了什麼事？」

「有人看見貴廠鄒部舊車曾在桂子道出現過，當時鄒兒剛發生了一宗命案，所以我們要找着司機問他幾句。」辛尼道。

不久之後，一位女秘書帶來好幾份印上表格的咭紙，都是藥廠各車輛駕駛司機的註册咭，上面填上了姓名，年齡以及地址電話等等，還貼有半身照片。

辛尼接過了小張的註册咭，撥了一個電話號碼，豈料對方却說沒有這個人。

辛尼再依照咭上登記的號碼撥了一次，証明剛才沒有撥錯，對方一個女人惡騰騰的，警告辛尼不要再打鄒個號碼，她鄒兒從來沒有一個姓張的。

辛尼說：「廠長先生，地址和電話全是假，你們沒有核對各職工的地址麼？」

廠長道：「我們這裏有幾百員工，要逐一核對當然不可能，除非出了事……」

辛尼不等他說完就說道：「現在就可能出了事，但已經太遲了。」

這時候，一名留守在警車上的探員進來，不知附耳對辛尼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辛尼面色一沉，又問廠長：「貴廠在北郊有物業嗎？」

「沒有。」廠長毫不考慮地說。他顯然也發覺事情有點不對，問道：「是不是小張在北郊失事？」

辛尼道：「是的，他連人帶車，在北郊通往梅邨小路上失事墮崖！」

廠長意外地嚇了一跳，張目結舌，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辛尼又說：「這是剛剛接到的報告，至於實情還待調查。」

「鄒輛車子會不會給人偸去？」廠長推測說，「近來偸車賊十分猖狂，鄒個人未必是小張吧？」

「我也希望你的推測對。」辛尼說，「這份註册咭暫時借給我們，可以嗎？」

「當然可以。」廠長說。

辛尼告辭了。

回到警車上，夏維在無綫電話中與他連絡，叫他趕往北郊去。

呂偉良師徒二人亦與夏維探長等人由桂子道出發，到北郊公路的分支路現場去調查。

呂偉良担心譚伯仲也在失事汽車中一併死去，但到了現場之後才發覺鄒兒崖底只有一名死者，屍體已經燒成焦炭。

警探無法確定死者是誰，雖則辛尼手中有一張註册咭，上面有小張的照片，但屍體既已燒成焦炭，也沒有用了，看來只有等待驗屍官的詳細報告。

不過，夏維探長却作了以下的假定：

譚伯仲由譚洋仁家中偸走出來，召街車到故居來，取回一些物件之後，偸車逃去。

但是，爲什麼他要殺死街車司機？還有，他的目的爲什麼會是梅邨？

夏維探長既然假定死者是譚伯仲，於是下令包圍梅邨。

呂偉良覺得這件事最可疑的地方有兩點：一是譚伯仲不懂開汽車，二是他沒有可能用刀刺殺一名街車的司機。

夏維却認爲：正是由於譚伯仲不懂開汽車，才會失事墮崖。

至於殺人問題，夏維的理論更古怪。

夏維說道：「他本來就是個不大正常的超齡老人，所以心理有變態。」

呂偉良沒有跟他辯駁下去，只是跟隨着警隊在現場四下裏搜索。

警隊曾詢問過一些鄉民，他們大都是在隣近地區耕作，放牛或斬柴的，據說，當時他們只聽到「砰」然一聲，跟住就離遠看見一輛汽車衝落懸崖下面去。

他們無法確定那「砰」然一聲到底是槍聲或是爆車胎的聲音。

警方人員一直在現場搜索，調查。

夏維親自帶人到梅邨搜查，但是，梅邨只有數十戶人家，他們根本無可疑之處。同時梅邨的鄉人也十分合作，他們根本未見過有陌生人入邨。

無論實情如何，警方的猜測又如何，總之，報紙的記者先生們却有他們的一套。於是，譚伯仲這位超齡人瑞的死訊，迅即傳開！

譚洋仁聽了這消息之後，非常懊喪。他大事責備家中上下人等，如果不是他們太不小心，決不會有今天這種事發生。

呂偉良師徒二人這時候已駕車返回市區，因爲崖下的調查毫無結果。

呂偉良叫阿生開車到譚宅，求見譚洋仁。但是，看門人却拒絕了。

看門人說：「老爺不在家。」

但是呂偉良看見一輛報社的記者採訪車停在附近，他非常機警地越過去跟車內的記者招呼。他們雖則不認識，但那記者道：「我就是不相信他不在家，所以才候在這裏。」

呂偉良心中有數，他拄杖回到譚家門前，隔住鐵閘對閘內的看門人道：「請通報你家老爺我有譚伯仲的消息帶給他！」

呂偉良這句話有如仙丹，果眞靈驗得很！看門人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問道：「你是什麼人？」

呂偉良把一張名咭遞了入去，看門人接過，立即往裏面走！

那位記者先生看見這情形，心中驚奇。由於他們距離頗遠，他聽不到呂偉良剛才說些什麼，只看見守門的匆匆內進。

於是那記者走過來問：「他肯接見你了？」

呂偉良說道：「還不知道，賭賭運氣吧！」

記者道：「等會兒如果進去，認我是閣下的隨從，把我帶進去，可以嗎？」

呂偉良笑道：「我那有這份福氣？」

記者道：「我只想弄段獨有新聞。」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不論你是否入去，我保證等一會兒供給你一段獨有新聞！」

「眞的？那我先謝謝你！」

呂偉良看見剛才那個看門人又出來，他隔住鐵閘說：「老爺只見一個人！」

「好吧！」記者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就在這兒等你！」

呂偉良進了裏面去。阿生也被隔在閘外處，他跟那記者聊天，問這問那的，他似乎對任何事物都充滿了興趣。

懸出巨賞　訪尋人瑞

呂偉良被引見譚洋仁。

他入到大客廳，有如劉姥姥初遊大觀園，四處張望了一番。

其實，更豪華的住宅，呂偉良也見過

了，他故意作成大鄉里出城狀，目的是要看清楚這名流家中的環境而已。

呂偉良正在四處張望之際，譚洋仁已由裏面出來，他很快就認得呂偉良是他在警局裏見過的人。但是，他還擺架子問：「請坐！你可就是姓呂的？」

呂偉良心裏有些生氣，他不知道這傢伙憑什麼登上紳商名流之列，一點兒禮貌也沒有。

他瞪了譚洋仁一眼，問道：「請問閣下貴姓？」

「什麼？」譚洋仁呆了一呆，「你是來找誰的？」

「譚洋仁，譚是言西早的譚，洋是洋鬼子的洋，仁是仁義道德的仁。」

「難道你瞎了眼睛的麼？本人的照片，經常在報紙上刋登，怎麼你連我也不認識？」

「我是瞎子你又是什麼？在警局食堂你見過我一次，現在又有一張名咭在你手上。」呂偉良又「啊」了一聲：「我明白了，聽說本市有許多紳士名流根本連字也不識多一個，相信閣下必然也是這一類人吧？」

譚洋仁面色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他突然扳起了面孔，拍枱喝道：「滾！你快給我滾！」

呂偉良道：「好啊！我走！你千萬別求我留步好了！」

「我爲什麼要求你？混賬！」

「爲了譚伯仲，只怕你求我時，已經太遲了！」

「什麼？」譚洋仁呆了一呆，忙又說道：「請你聽我說，我們現在不是鬥嘴的時候，呂先生，請……請你原諒我剛才無禮對你，事實上是鄙人今天心情太過惡劣了。」

呂偉良心裏好笑！這傢伙如果不做名流，也可以成爲一流名演員，試看他嘴臉上的功夫吧，瞬息萬變，如果讓他有機會登上銀幕，勢必可以獲得演技最佳的金像獎！

忽兒聲色俱厲，轉眼又是奴顏婢膝，這種人本來就生就了一副奴才相。尤其是此時此地這一類「人材」也正好用得着！

呂偉良笑了笑！

譚洋仁一邊攤手，一邊鞠躬如也地說：「請坐請坐，呂先生，抽烟嗎？」

呂偉良故意說道：「我不吸烟，但我喜歡海洛英，你有嗎？」

譚洋仁一怔：「你……你說什麼？」

呂偉良故作神秘在東張西望，然後才低聲說：「海洛英，也就是俗稱白粉的寶貝東西。」

「你……你喜歡這些？」

呂偉良點點頭。

「別開玩笑了，那是犯法的。」譚洋仁道：「你說有我祖公的消息？他怎麼樣了？」

呂偉良道：「不！我只是向你提供一個有效辦法，只要你依計行事，可能把他找回來的。」

「什麼辦法？」

「你可以懸出巨賞，徵求四方仁人君子提供消息，這辦法雖則古老，却十分有效。」

「嗯……」譚洋仁沉吟道：「你救過他一次，可能知得他比我更多，巨賞我一定懸出，但如果閣下能把他交回到我手上，我可以打賞一筆花紅給你。」

呂偉良道：「那我先多謝你了。」

譚洋仁又說：「聽說閣下認識許多下層社會裏的人，希望你可以找出一些綫索吧！」

呂偉良道：「我這個人很講現實的，我首先想知道，如果我爲你把令祖公找回來，大概可以獲得多少錢的酬勞呢？」

呂偉良當然不是那種爲錢而奔命的人，他所以這樣說，無非要試探一下。

譚洋仁想了想，道：「假如你眞的能將他找回來，而絕不傷害他的話，我可以給你一萬元。」

呂偉良笑道：「你這一萬元太少了！現在百物漲價，政府也在嚷着要暴加地稅，假如你懸賞的數目就只有這麼一萬元，相信不但我沒有胃口，任何有辦法的人也沒有胃口。」

譚洋仁的面紅了一陣。

呂偉良又說：「如果我是你，除非不希望找到他，否則一定要加多十倍。」

「你的意思是十萬元？」

「是的，十萬元，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你眞的希望找回他，這是值得的。」

譚洋仁非常愼重地考慮了一番。終於說道：「好吧！我就懸賞十萬元，這數目雖然多一點，但我希望可以收到實效。」

呂偉良又是輕輕一笑，道：「你眞的是個孝子賢孫，希望你不是另有企圖就好了。」

「你這樣說，對我是一種侮辱。」譚洋仁說：「但是我不會怪你，只希望你能替我找回我的祖公。」

呂偉良想起他在三敎九流社會中聽到關於譚洋仁的事，仍然心有不甘，說道：「關於海洛英的事，你似乎還沒有給我答覆呢！」

「什麼海洛英？」

「這是發達捷徑，希望你指點一下，我是個喜歡冒險的人，有大錢可賺，什麼

呂偉良和阿生到市立醫院，找到廖醫生詢問關於槍擊譚伯仲的結果。

事情我都肯去爲你做！」

譚洋仁面色一沉，道：「你說話最好小心點，我對什麼海洛英的事一無所知，如果你再談這些，我只有召警察了。」

「不談就不談，何必這麼兇？」呂偉良聳聳肩，又問：「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焦急要把你祖公找回來？」

「你這個人眞古怪，到底你想怎的？祖公是我的親人，這有什麼理由可言？」

「我才不相信這純粹爲了孝道！」

「信不信由你！總之，你能替我把他找回來，我就給你十萬元。」

「好吧！我們就一言爲定！」

呂偉良說完，拄杖就走！

到了大門口，阿生和那名記者仍然在着。

呂偉良對那記者說道：「剛才我答應給你獨有新聞，現在你可以立即回去發號外了，名流譚洋仁先生爲了找尋他的祖公，不惜懸出巨賞，數目是十萬元，倘若有人能安然將譚伯仲帶回來交給他的話，就可以獲得這十萬元。」

那位記者半信半疑地問：「譚洋仁先生眞的懸出這麼巨大的一筆獎金？」

「是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話，就應該立即回去發號外，否則，你們只有刋登舊聞。」

呂偉良說完就登上他的汽車，與阿生離開那條街道。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譚洋仁爲什麼會這般濶綽，出到這麼多花紅？」

呂偉良道：「當然不可能是爲了孝道那麼簡單。」

阿生道：「是有利用的價值，什麼利用價值？」

「譚伯仲的業權已經押給銀行，照道理不會是爲了那層舊樓。」呂偉良說：「我提議他出花紅十萬元，是試一試他的眞正用心，想不到他眞的肯出到這麼高。這到底表示什麼？」

阿生也覺得這件事太古怪，十萬元的確不是個小數目，爲什麼譚洋仁會這麼濶綽？這可能內裏大有文章。由於譚伯仲是個高齡的人瑞，所以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然亦會想到長壽秘訣那方面去。

不過，爲了探討長壽秘訣而花十萬元，值得嗎？

阿生又說：「我們何不到公共醫院去一次？」

「到公共醫院去幹什麼？」

「找那位仁慈的廖醫生，希望他能够告訴我們一些關於譚伯仲的全身檢驗的結果。」

「這主意倒不錯。」呂偉良說，「也許這位人瑞有什麼令人驚奇的發現，但身體健康與別不同却是絕對肯定的。」

車子開到公共醫院門外，師徒二人找着那位一見如故的廖醫生。其實他們這一次只不過是第三次見面，而知道他姓廖，還不過是上次的事。

廖醫生很樂意把檢驗結果告訴呂偉良，他說：「本來這是犯規的，但如所周知，譚伯仲是個特殊的超齡人瑞，加上我又了解你們的身份，知道你們不會別有用心，所以我不怕對你直說，譚老先生是人類歷史中罕見的奇蹟之一！如果不是他的兒

孫極力反對，我們實在也希望對他作進一步的檢驗。」

呂偉良疑惑地問：「三百零二歲，有此可能嗎？廖醫生。」

「按一般原理，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往往都會變成可能。所謂不可能，只因爲太罕見，也許在第一次發現之後，大家都認爲絕對可能。那不過是理論上的事。但無論如何，一件事實已擺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在世界上確已發現了一位超過三百歲的人瑞。因爲我們的檢驗是絕對正確的。」

呂偉良沉思着。

阿生在旁問道：「醫生，你認爲譚老先生之長壽，是靠某種藥物呢，還是憑住他的養生之道？」

「因爲我們未能對他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所以很難確定，但憑現代的科學觀點，兩者皆有可能。」廖醫生說道。

「如果是藥物，會不會是H3之類？」阿生又問。

廖醫生笑道：「H3只不過是近二十餘年間的事，而譚老先生已經超過三百餘歲了。」

呂偉良道：「二三百年前，會不會有可能有人發明長壽秘方？」

廖醫生道：「假如有的話，地球上面現在可能住滿了人類。」

呂偉良道：「如果長壽秘方公開，當然不可能稱爲秘方。」

「你的意思可是：譚家的家傳秘方之類？」

「也不是，如果是家傳秘方，譚家每一代每一個兒孫都應該長壽才對，但我查過了，譚洋仁的父親，只活到七十歲而已。我的意思是：譚伯仲自己可能擁有甚麼長壽秘訣。」

「那麼，他爲什麼不傳授給他的兒孫呢？」

「兒孫可能會令到老人家傷心，也有可能是譚伯仲有點自私或者偏見。」

「嗯……」廖醫生沉吟道：「本來我說過，不可能的事，往往變成可能，但是，我却懷疑二三百年前的醫學，是否進步到這個地步！」

「但事實上中醫藥方面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例如古代相傳下來的針灸，現在西方醫學界也一致公認是值得研究的治病方法之一。」

「我不否認我國古代的醫學成就，坦白說句，我本人也常常研究中醫和漢藥。但是，遠在三百年前，如果有人發明了用中藥製煉成長壽藥的話，相信到了今日，起碼不止一個超齡人瑞。」

呂偉良想想也覺得有道理，因爲如果眞的有發明了長生藥的話，必須試驗，假定譚伯仲是唯一的「試驗品」，那麼，發明人又是誰？處方又落在誰的手中？如果處方落入譚伯仲手中的話，他應該再繼續試驗，而事隔二三百年這麼久，他不可能不再作嘗試的。呂偉良因此亦覺得這件事更加充滿了神秘感。

失事墮崖汽車已被證明是「SB一三七九」編號的汽車。但是，死者却無法證實到底是譚伯仲或者司機小張。

輪胎上的槍擊痕跡早已燒去，因此警方更加想不到這是一宗「殺人滅口」的慘劇，以爲眞的是一宗交通失事案。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離開公共醫院之後，又回到桂子道。

現場上留下少數警方人員在辦案，呂偉良師徒二人則從收音機中知道警探們仍在北郊調查汽車失事墮崖案。夏維探長可能因此而未有趕回桂子道譚伯仲的住所偵查。

呂偉良沒有離開他的汽車，他一直在默默沉思。阿生却在這時發覺一些奇事！

阿生看見那邊也停了一輛紅色跑車，車上坐了一名青年。

青年人很時髦，看來只有二十餘歲。戴了黑色太陽眼鏡，很像明星。

那青年人顯然在注視着桂子道七號二樓的窗口，那兒正是譚伯仲的居處，而那輛紅色跑車就停在對面路旁。

阿生把他的發現，告訴了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因爲那件事有太多不合邏輯的地方，令到他傷透了腦筋，所以這時正想得出神。他並未留心到四下裏的情形。現在聽阿生這麼一說，他也覺得事有蹊蹺。

呂偉良說：「他不似警探，更不似記者。」

阿生說道：「會不會是譚洋仁派來的人？」

「很有可能。」

「讓我過去試探一下好嗎？」

「好是好的，不過，他似乎要走——。」呂偉良道。

紅色跑車果然開走了，阿生問呂偉良：「要不要跟踪他？」

「當然要。」

阿生於是把車子跟在後面。紅色跑車雖則開得很快，却無法擺得脫阿生他們。

紅色跑車終於停了下來，那青年跳下車來，登上一幢樓宇。

阿生也把車子停在路旁，迅速下車追上去！

豈料就在梯間轉角處，阿生匆忙間突然被人在後面一聲喝住：「不要動！」

阿生只覺得有些硬物抵住他的背部，却不知道那人是否就是剛才開着紅色車的青年。

阿生只好把雙手舉起，不敢動！

背後那人又說：「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阿生聳聳肩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你爲什麼要跟蹤我？」

「原來你就是剛才開着紅色跑車到桂子道去的人。」阿生說，「你大概想知道譚老先生的一些什麼吧？否則爲什麼要到那兒去？」

「這與你何關？……」青年人忽然又着急起來，「進來進來！我不要別人看見你！」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回轉身來。光綫昏暗中，他看見青年人手中確實握有一支手槍，同時他站在一扇已經打開的門旁，示意阿生快些入屋去。

下面樓梯間的確有人影移動，阿生不知道是這裏的住客還是他的師父呂偉良。呂偉良極有可能跟着阿生之後也下車

走過來的。因此阿生把脚步踏得更响亮，希望呂偉良可以聽得到。

青年人待阿生走入屋裏之後，迅速把門關上。

阿生發覺這是一個中等家庭的佈置，一入門口就是客廳。

客廳裏坐了一個中年男子，他看見青年人押着阿生進來，顯得十分驚奇地問：「阿標，發生了什麼事？」

青年人示意阿生站過一旁，又傾耳細聽着門外的情形。那中年人顯然也給他的舉動弄得驚呆不已。

門外似乎毫無動靜。

青年人把手槍一擺，示意阿生到客廳那邊去。

阿生神態悠閒地四下裏張望，中年人把手一攤：「請坐！」

但青年人却兇狠地喝道：「不准坐！站住！」

中年人說：「阿標，別那麼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青年人說道：「我剛才到桂子道祖公的寓所去看看情形如何，這傢伙竟然跟踪我！」

阿生道：「原來你又是譚老先生的後裔。那麼，你們大概與譚洋仁是兄弟叔伯的關係吧？」

青年人不高與地瞪住阿生：「別把我們跟他扯在一起，我們雖然也姓譚，却絕對不是譚洋仁那種人。」青年人又迫視着阿生，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跟踪我？」

阿生道：「我以爲你是壞人，譚老先生已經失踪了，相信你也知道吧？」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爲什麼要到那兒去？」青年人說，「看你的樣子，又不似是警探……」

話猶未完，青年人突然又神經緊張地閃到門後。

大門突然之間不知怎的自動打開了！屋子裏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感到萬分驚奇，非常緊張地交換着眼色！

青年人行動迅速，順手將門加速拉開，同時舉槍喝道：「誰？不要動！」

可是，話也未有說完，一枝鐵柺杖已經疾如閃電般揮擊入來，打向青年人的手腕，手槍立即跌在地板上，隨即看見一條身形直闖進來！

他！當然就是「鐵柺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緊緊跟隨在阿生之後下了車，但追上樓梯時，却不見了阿生和那青年人的影子。剛才阿生故意弄响了的步聲，果然收了實效，呂偉良就是因爲在下面聽到步聲而推斷他們進了這個單位。

呂偉良進來之後，揮拳痛擊，青年人登時仰倒地上。

阿生眼看形勢扭轉，一點也不敢怠慢，立刻飛撲過去，因爲這時候他已發覺青年趁勢在地上打滾，乘機奪槍！

阿生動作矯捷！一脚踏在手槍上面，目的只不過制止手槍落入青年人手中而造成威脅而已，却想不到這麼一踏，却驀地「卜」的一聲，發出了一下清脆的聲响！不過，這一聲响聲，不但沒有令到在場各人緊張起來，反而令到他們悄悄鬆了一口氣！

原來手槍是假的塑膠玩具槍，但假的程度却可亂眞，要不是它「卜」地一聲發出爆裂聲，誰也想不到它是假的。

中年人担心師徒二人難爲他的兒子，慌忙過來道歉。

青年人狼狽地由地上爬起來，明知不是對手，所以垂頭喪氣，不敢妄動！

走廊上又出現了一名中年婦人，她是青年人的母親，剛才在裏面聽到吵鬧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現在目睹這情形，却以爲又是一宗白晝入屋打刧！所以登時嚇得呆若木鷄！

中年人說道：「如果我不是老眼紛亂，這位大概就是名重一時的鐵柺俠盜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道：「你猜對了，剛才我太魯莽，可能是出於一時誤會。看你們不似壞人，請問閣下貴姓？」

中年人道：「在下譚雄才，那是內子，這是小兒天標。剛才多多開罪了！」

一片緊張氣氛，登時又鬆弛下來。

青年人譚天標摸摸後腦，抱歉地說：「眞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們的眞正用心，所以才會這樣。」

呂偉良道：「你們也是姓譚的？」

阿生說：「是的，他們可能是譚家的另一房人，同樣稱譚伯仲是祖公的。」

中年人譚雄才說：「是的，我同樣是譚伯仲的第五代玄孫。與譚洋仁雖則不同父母，却是堂兄弟。阿標就是我的兒子。剛才是我叫他到桂子道去看看情形如何的，想不到却引起兩位一場誤會！」

「在此之前，你見到譚老先生麼？」呂偉良問道。

中年人譚雄才說：「沒有，我只是看了報紙之後，才知道他尚在人間。」

阿生插嘴問：「你怎麼知道譚伯仲就是你的祖公？」

譚雄才道：「我當然有根據的，我們有族譜可稽。」

呂偉良道：「然則，你能否證實譚老先生達到了三百歲高齡？」

「是的，報紙的報導是正確的。」譚雄才說，「根據我們譚姓族譜的記載，如果我們祖公譚伯仲未死的話，今年應該是三百零二歲高齡了。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見他一面！」

「爲什麼你不到譚洋仁那裏去看看？」呂偉良說，「他一開始被發現，報紙電台已經爭相報導，你應該及時與你的堂兄弟取得連絡才是。」

譚雄才苦笑一下，道：「你一定想像到我們兄弟之間經常有密切的連系，是不？如果你眞的那樣想，你就錯了。」

呂偉良故意又問：「爲什麼？」

「因爲我們之間很少碰頭，尤其是當洋仁發了達之後，他更加不可一世。」

「原來是你們之間的兄弟感情被金錢隔開了。」

譚雄才感慨地說：「金錢未必是萬惡的，問題却在乎每個人的德性與修養，尤其是我這個兄弟，心術壞透了。不怕對你說，洋仁在未發達之前，我鼎力幫過他，但當他發了達之後，這傢伙却判若兩人。對我們一家人竟翻眼不相識了。」

譚天標在旁悻悻然地說：「其實他有

什麼了不起？靠走私販毒才會有今天這日子。不過，天公總算有眼，他最近有一大帮貨失手……」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什麼貨？」

「當然是見不得光的毒品。」譚天標道，「最近有一批價值過千萬的毒品，被警方反毒組緝獲，聽說幕後老闆之一就是他！」

阿生問道：「有證據嗎？」

譚天標道：「如果有證據，我早已向警方告發他，還讓他逍遙自在嗎？」

呂偉良道：「道聽途說未必可靠，他的爲人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如果他眞的是個販毒頭子，相信亦難以爬上今天這社會地位。」

譚天標輕輕冷然一笑，道：「這個世界人們只看表面，政府從來不會仔細地查明每個人金錢的來源，只要你肯拿一些錢出來做點善事，表現出一派熱心公益的模樣，就不難越爬越高。不怕對你再透露一些秘密，最近他曾向我父親借錢。」

譚雄才顯然企圖制止他兒子說得太多，但是譚天標口快心直，始終說了。

呂偉良是故意那麼說，目的正是要知得更多，想不到果然收效。

呂偉良這時又問：「怎麼啦？剛才令尊大人不是說過，你們之間不大友善嗎？爲什麼他還會向你們提借貸的要求？」

譚天標道：「這才令人覺得他更加厚顏，多少年來已經沒有和我們來往了，最近竟然嬉皮笑臉的前來求借。偏偏我們又不理睬他，可能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他沒有把祖公的消息向我們傳達。」

譚雄才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些事無證無據，而且已成過去，請二位不要傳出去，因爲眼前他已是一位名流，萬一有什麼麻煩，就是我們吃虧。」

呂偉良道：「你放心吧，我不會亂說一通的。同樣的理由，無證無據，人家可以指我誹謗的。」

譚雄才又說：「報章曾有報導，二位是我們祖公的救命恩人，如果沒有你們，那個職業兇手已經完成他的殺人任務。」

呂偉良道：「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令祖公是洪福齊天。」

譚雄才道：「我眞希望你的說話靈驗，保庇他仍在人間，讓我們子孫輩能盡一點孝心。」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希望你不要像你的兄弟一樣別具用心就好了。」

譚雄才苦笑道：「我不是那種人，但我亦不會勉强要你相信我是個眞正的孝子賢孫。不過，有件事我不妨向你一提的，就是我手上的族譜只是一份翻印本。」

「翻印本？」呂偉良出奇地束着眉梢，表示不明白他的意思。阿生也顯一片疑惑。

「是這樣的，年前我們尙在外國僑居，未返本市，但我已得到消息，知道祖公由內地輾轉來到本市投靠洋仁，於是我們一羣堂兄弟便分別自各處不同地區，把欵項滙回來，託洋仁轉交祖公，聊盡一點心意。後來不知道他有沒有轉交這筆欵項給祖公，只知道不久之後，我們一班堂兄弟突然接到一個不幸消息，洋仁拍電報給我們，說祖公不幸身亡！」

阿生一怔：「他故意撒謊，當然是爲了騙取你們的金錢。」

「是的，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他這麼壞，一致相信他，紛紛寄錢回來，讓他辦理身後事。」

「難道你們成班堂兄弟之中，沒有一個回來奔喪的麼？」

譚雄才道：「問題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事前又沒有祖公生病的消息，所以，沒法抽空的，當然不能回來，即使能抽空的，也來不及辦手續從老遠的地方趕回來，只能滙一筆殯葬費回來。」

阿生道：「不用說，這筆殯葬費自然也是落入譚洋仁的私囊裏。」

譚雄才道：「這種情形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的，洋仁在存心欺騙我們，直至到年前我由外國回來本市定居，仍未揭發此事眞相，直至到這一兩天才知道我們的祖公仍然健在。」

阿生問道：「那麼你有沒有質問譚洋仁呢？」

「當然有，但他不肯聽電話。」譚雄才道，「不怕對你說，我正打算分別向各地的宗親揭發這件事。」

呂偉良道：「然則，剛才你所講的族譜，又是怎麼一回事？」

譚雄才道：「年前我由外國返回本市定居之後，爲了知道我們祖公名下的後世族人分別定居在什麼地方，以及有多少支流等等，曾要求洋仁讓我抄錄一份族譜，但是，他却給了一份翻印本給我，事後我發覺其中欠缺了一頁。」

呂偉良和阿生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譚雄才說：「聽說兩位歷年來也參加破獲了不少大案，相信你們亦會想到這就是所謂破綻吧！」

「坦白說，眞正的族譜是怎麼樣的，我也從未見過。」呂偉良說。

譚雄才道：「每族與每族的都有不同之處，但大致上內容都是由祖先開族講起，例如我們祖公譚伯仲有多少個兒子，每個兒子又有多少孫子，他們的姓名，以及後來又遷居到什麼地方去，有那個做官的……等等，總之，一切關於我們這族人的詳細動態，以及每一代的發展，均有記載。至於洋仁手上一本族譜，據說是由我祖父一代開始傳落的，由於洋仁的父親是長子，他便首先擁有這一本族譜。歷年來我與父親在外地營商，這些東西早已失傳。我返回本市後，覺得這是愼宗思遠的文件，應該爲以後的兒孫保有一份，所以才會要求洋仁讓我抄一份，但他說只有兩份翻印本，他自已保留一份，另一份就交給我，還聲明以後如果仍有堂兄弟要索取，就叫我讓他們用複印方式翻印好了。」

阿生道：「我明白了，你在懷疑他手上留有一份手抄眞本，是不？」

「正是這樣。」譚雄才一邊示意他兒子將那本族譜找出來，一邊又說：「我懷疑族譜原本裏面可能隱藏有一份秘密，因爲騎縫處的號碼欠缺了一頁。」

「什麼騎縫處？」阿生問。

譚雄才道：「你年紀還輕，可能未讀過綫裝古本書籍。但是，我相信呂先生一定會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吧？」

呂偉良道：「古代因爲紙張太過單薄，不能一張紙兩面寫或印，因此每張紙張必須將它對摺，那對摺的中央地方，便稱爲騎縫，許多古裝綫裝書籍，都有在騎縫處編了號碼。」

阿生「哦」然一聲，點點頭，表示明白了。

不久，譚天標已經由裏面捧出一本彷彿有點像「通勝」一樣的書籍，封面寫住：「譚氏宗親族譜」，左下角則寫住：「譚思遠堂編印」。

翻開內面幾頁，全是用複印機翻印的，紙張當然也是最新式的。

譚雄才說道：「相信兩位也是聰明人，一看就應該看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複印機以及最新式的科學紙張，只不過是近年間才流行的文房用品，別說古代那麼遠，恐怕內地亦並不流行。」

阿生恍然大悟地叫了起來：「我明白了，那失去了的一頁，才是秘密所在，這也是譚洋仁急於要找到譚伯仲的主要原因了。」

「阿生，你以爲譚洋仁爲了那一頁的記錄，而找他祖公嗎？」呂偉良說，「不！主要的還是那一頁裏面，記錄了一些秘密。」

譚雄才說：「對了，我也這麼想，那一頁必然十分重要，所以他才不想讓族人知得太多。」

阿生道：「然則，聽說過去他供養過他祖公一個時期了，爲什麼他一直不追查這秘密呢？」

譚雄才道：「可能他一直沒有留心看過這本族譜，現在才發覺。」

呂偉良道：「不是現在，而是譚老先生離開了他之後，他可能就在那時候發現了這秘密，但他祖公譚老先生已經不知所踪，直到最近才知道他的消息，於是佯作一片孝心，把譚老先生接返家中，目的無非要他說出這一份秘密。」

譚天標在旁拍腿道：「對了，我的想法正與呂先生不謀而合。」

譚雄才也說道：「這種說法十分合情理。」

「然則，那份秘密到底又是關乎什麼的？」阿生說道，「會不會是關於一份重要的寶藏地圖？或者關於祖傳什麼寶物之類？」

呂偉良道：「我想，那是與長壽方面有關的，如果是眞的有什麼寶藏，寶物之類存在，譚老先生又何必再推窮呢？」

阿生想想，亦覺得師父言之成理。但譚雄才却說道：「如果單單就爲了獲得一紙長壽秘方，會不會太過小題大做？」

譚天標說：「這是一個商業社會，說不定有人出高價購買這秘方。」

呂偉良忽然說：「爲什麼你們不從族譜中找尋綫索？」

譚雄才一邊翻開手中的族譜，一邊說道：「這裏面是每頁完的，沒有上文下理可以根查下去。」

呂偉良接過那本族譜再看一遍，正如譚雄才剛才所說一樣，眞的是沒有綫索可以追尋。不過，其中第「七」頁却欠缺了的。

全書的編號皆用大寫數目字，即「一，二，三，……」編成的。

呂偉良把那本族譜還給譚雄才，然後向他們父子二人告辭。

這一次雖然經過一番誤會，結果總算無事，而且還發現了譚雄才這另一族屬於譚伯仲後裔的人，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師徒二人落到街上，返回汽車裏，想想仍覺可笑。尤其是那支玩具塑膠手槍，要不是給阿生用脚一踏之後「卜」一聲粉碎裂開的話，這件事相信還沒有這麼快便結束。

回到汽車裏將收音機扭開，知道警方正向市民發出呼籲，叫他們留心一名超齡老翁的下落，如有任何人士發現這童顏白髮的老人，請立即與警方連絡。

呂偉良把收音機關掉，阿生問：「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說：「回到譚洋仁居住的街道去。」

阿生怔了一怔，道：「怎麼？你要去找他？」

「不！只在他的住所四周兜圈子。」

阿生雖然不大明白呂偉良的意思，結果還是照樣做了。

呂偉良坐在汽車裏，每兜完一圈之後，便按一個顏色按鍵——那是他汽車外殼的變色儀器。他的汽車先後在譚洋仁的住宅四周兜了五次，汽車外殼也先後變換了五種不同的顏色。

最後，他們的汽車才離開那一帶街道，開到譚伯仲以前居住過的桂子道去。

在那兒調查的警方人員已經逐漸撤離現場，只留下一名武裝警員看守。

呂偉良沒有進去，因爲在他的想像中，任何有用的綫索，相信早已被警方取去了。只有一件事情也許他一直未有想到的，那就是在附近的一幢較高樓宇的天台之上，正有着三個人憑欄而立。

而這三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超齡人瑞譚伯仲。另外二名大漢，當然就是奉命監視他的人了。

小鬍子曾吩咐這二名大漢要見機行事，所以他們押着譚伯仲返到附近看見滿街都是警車時，便心感不妙，因此才跑到這對面的天台上面來。

這兒居高臨下，可以看見譚伯仲居住的地方，當然也可以俯視街上的情形。

譚伯仲對那二名大漢道：「我們來遲一步了。」

二名大漢之中，其中一人是沈勝。

沈勝說：「你的東西，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譚伯仲道：「夾在一本殘破的漫畫書裏。」

沈勝面色一沉，道：「你別對住人講鬼話好嗎？我們搜過你居住的地方，全屋也沒有一本漫畫書。你分明在騙我！」

「不是我對住人講鬼話，只是你活見鬼罷了！」譚伯仲道，「我最喜歡看漫畫，爲什麼你竟然會說找遍了全屋也見不到一本漫畫書？」

沈勝不禁問道：「你的漫畫書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一叠舊報紙裏面。」譚伯仲說，「你有沒有搜過那報紙堆？」

沈勝被譚伯仲這麼一駡，連他自己也

弄得糊塗了。

沈勝呆了一呆！是的，偏偏什麼地方都搜過了，就是沒有搜報紙堆。

譚伯仲又說：「警察跑光了，你們爲什麼不進去看看呢？」

沈勝橫瞪他一眼，道：「誰說警察跑光了？起碼還有一個在門前看守着那間屋子。」

譚伯仲道：「你們可以由後面爬窗入內。」

沈勝道：「不！我們不會冒險的，而且，現在還有二名特殊人物在下面。」

「誰啊？」譚伯仲忙問道，「是誰在下面？」

沈勝道：「是呂偉良和他的徒弟。」

譚伯仲俯視之下，果然有一輛銀灰色汽車停在下面路旁。

阿生這時候剛下了車，呂偉良則留在車子裏。譚伯仲不知道他們師徒二人的用意，不過，他眞希望他們留下多一會兒，以便他想出一個方法來，因爲除了師徒二人之外，相信再難找到這麼理想的人來救他脫離險境了。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正如譚伯仲一樣，當他感到心灰意冷時，總覺得這個世界上的人未免太過冷酷無情，他的生命中充滿了寂寞，孤獨，生活是那麼枯燥乏味。既然對什麼事情都是提不起勁兒來，倒不如死了吧！

但是，當他經過了一場風險之後，不但死不掉，還發覺這冷酷無情的世界之中，原來並非一片冷冰冰的，起碼還有像呂偉良和阿生這種人，他們在毫無利益的情形之下，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險來救他，人間既然還有一點溫暖，灰冷的心情也就開始轉變了。

回頭再想想人類的自私，貪婪，正如眼前這一班人一樣，譚伯仲就感到憤慨！他們爲了一點利益，便可置一個人於死地，同樣的理由，在他們達到了目的之後，當然亦會把他殺死！

於是，一種心理上自然反抗的能力，把他的觀念改變過來，眼前一點生命之光，忽然變得多姿多采，不再像從前那麼黑暗。

他決定要鬥爭到底，他要看着這班人一無所得，然後紛紛倒下去！

於是他開始計劃如何才能引起呂偉良和阿生的注意！

是的，這的確是千載一時的大好時機，只要引起這師徒二人的注意，他們一定會來救他的。

怎麼辦？怎樣做才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這機會不容錯過，否則，他逃出魔掌的機會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譚伯仲突然之間出其不意，把天台圍牆上一些廢物往下推！

碎石子，硬果殼等，立即凌空飛下街上！

沈勝當然知道他的用心，不由得大怒不已！回頭一掌，用力摑在譚伯仲的臉頰上，老人的嘴角上流出血來！另一名大漢立即將他押走！

但是，譚伯仲極力反抗！

沈勝望落街上，但見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同時站在街上，這時正抬頭往上望！他們顯然給剛才由這裏掉下的廢物引起注意！

沈勝連忙把頭縮了回來，他不敢肯定師徒二人在仰望之際是否見到他，總之他覺得這時候非走不可！

譚伯仲在氣力上當然鬥不過那彪形大漢，但無論如何他也要極力掙扎，因此當看見沈勝加入對付他的時候，他便高聲呼叫起來！

這時候，正在街上仰望的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隱隱約約已聽到了他的呼叫聲！當初師徒二人還以爲是頑童將天台上的廢物往下抛，現在既然有所懷疑，立即就採取行動！

這師徒二人多年來的合作，已使到他們之間充滿了默契！師父拄杖往行人道那邊衝過去，徒弟已想到他的用意了！

阿生說道：「師父，不如你候在這裏，讓我上天台看看吧！」

呂偉良覺得這辦法也好，總要一個人留下來的，因爲這一帶都是一些四層高的半新舊樓宇，天台上面是可以互通的。

阿生也不待呂偉良答話，已洒開大步，衝上梯間去！他的動作之快，有如一支火箭，一輪急衝，轉眼間已走完了四層樓的樓梯，直達天台！

可是，這時候天台之上，靜悄悄的，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不過，阿生跟了呂偉良這麼多年，他多少總學到了一些。眼前這情形，只要用腦筋一想，就可以發覺到事情有點不大對勁了。

如果天台之上這時有幾個頑童在着，阿生心中的疑團反可盡釋，但現在這情形顯然有些古怪！

他接連跑到幾處梯間觀察，均看不見任何可疑人物出現。

阿生仍未心息，他跑到天台水箱後面去，那裏也沒有人。

呂偉良看見阿生這麼久還沒有下來，心裏奇怪！他担心阿生不知會怎麼樣了，於是拄杖登樓，豈料就在這時候，一處梯間有二個男子正扶住一「老翁急急而下，登上路旁一輛汽車去！

他們當然就是沈勝等人，被挾持着的人當然也就是譚伯仲。

譚伯仲這時已被哥羅芳迷魂帕弄暈了，所以一聲不响，又被對方押上車去！

呂偉良剛走了幾級梯階，就聽到汽車開動聲，心裏一凜，立刻三步併作兩步，連縱帶跳，跑到街上去！

這時候馬路上沒有車輛經過，只有那一輛奶白色的汽車由路旁開出，車內隱隱約約有兩三個人，但呂偉良並沒有注意這些，只記下了汽車的號碼。

如果不是他們那輛銀灰色的汽車停在馬路對面，如果不是他們的汽車車頭朝向西，呂偉良一定會不理阿生，先跑上他們的汽車裏去，追踪這輛可疑汽車。但是，停車的方向既然相反，那就當然來不及。

呂偉良記下車號之後，回頭正擬再登樓去找阿生，阿生却在這個時候由上面落來了。

呂偉良一見了他，立刻就說：「快上車，希望還來得及……」

那句話也未有說完，人已隨着鐵枴杖的擺動，橫過了馬路。

阿生沒有問他爲什麼，只是以最迅速的動作，三縱兩跳，緊緊跟在呂偉良的後面，越過了馬路！

呂偉良沒有再說話，因爲那樣會浪費太多時間。

他迅速拉開車門，以最快的動作，攢進了司機位裏面去。

阿生分別由另一邊車門坐到司機位旁邊去，向來的習慣都是由他負責駕駛的，這次他師父爲什麼會坐到司機位去？

阿生心裏這麼想着，却未有問出口來，汽車已經瞬即開出！

汽車是特製的，許多儀器都配上了自動掣，一切自然是爲了適合呂偉良駕駛。

呂偉良所以要由他自己駕駛，主要還是爲了節省時間。因爲他如果逐一吩咐阿生，會浪費時間之外，還不及自己清楚。

原來呂偉良剛才一方面是由於阿生還未下來，不知他留在天台之上是否已經遇險，另一方面汽車停在對面，方向不同，等到汽車掉頭時，只怕來不及追踪前頭的汽車了。

現在阿生既然已經落來，呂偉良已無後顧之憂，情形自然不同了。

呂偉良迅速的將車子掉頭，直追向街口！

阿生仍然沒有追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最清楚師父的爲人，他不是個神經病患者，當然事出有因，如果他多說話，只怕會分了心。

呂偉良把車子轉出街口，那輛奶白色的車子已經失去了踪跡！

再拐入另一條街道，街上車多人也多，情形十分混亂，要找奶白色的車子多得很，就是不知道那一輛才是剛才匆匆逃跑的！

呂偉良洩氣地把車子停靠路旁，然後下車跑進電話亭去，打完了一個電話之後又回到汽車裏來，再把車子開走！

阿生這時才問他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剛才看見有人急急由一處梯間下來，不！我看不見，只是聽到了急促的步聲，然後是開汽車的聲音，於是我急忙由梯間走回到街上，看見那車子是奶白色的。可以想像得到，那些人必然是由另一度樓梯下來，而我剛想由這邊梯間登上天台看看你怎麼樣了。」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

「你看見車上的人麼？」

「不！我只記起了車牌號碼，所以通知警方代查車主是誰。」

阿生這才明白，原來剛才呂偉良打電話是打到警局裏去。

阿生又問：「我們現在到那裏去？」

「警局。」

呂偉良最會節省時間，這邊打了電話，那邊開車到警局，起碼無須獃在電話亭等待，因爲交通組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車主找出來。

汽車開到警局之後，呂偉良首先找夏探長。剛才在電話裏他知道夏維已經返回總部裏來了，查車牌的電話自然也是打給夏維的，因爲呂偉良不是警方人員，自然不可能叫別人代查。只有夏探長才有辦法迅速查出車主是誰。

夏維見了呂偉良之後問道：「你爲什麼會覺得那輛汽車可疑？」

「當然不是只憑直覺！」呂偉良說道，「剛才我看見車內似乎坐了三個人，中間一個似乎是白頭髮的，當時我們正在桂子道譚伯仲的門前，天台有些碎石墮下，說不定譚伯仲曾被人帶到對面的天台上面去。」

夏維把一張剛剛由交通組交來的字條遞給他，說道：「你所講的號碼，車主是一間藥廠的。」

「藥廠？」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是不是ABC藥廠？」

「是的，你怎麼知道？」

「因爲失事墮崖的汽車，也是屬於ABC藥廠的。」呂偉良恍然大悟地說，「這件事應該有了一個肯定的答案。」

夏維仍然不大明白地瞪住呂偉良，問道：「你在懷疑什麼？」

「我慢慢再向你解釋，如果你相信我的話，快些派人包圍ABC藥廠。」呂偉良說着，也沒有理會到夏維的反應。

他迅速轉身離開了警局，與阿生雙雙奔跑，返回停在門外的汽車。

夏維一連叫了他幾聲，他也充耳不聞，迅速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覺得他的推斷不會錯，他們如果來得及的話，也許可以及時在ABC藥廠門口的停車場上，把那輛奶白色的私家車找到。

墮崖失事的「SB——一三七九」黑色房車，與剛才他抄下的號碼「SB——一三八三」，前後只差四個號碼，而二車的登記車主又同樣是ABC藥廠，這表示了一些什麼？

不問可知，整個事件都可能與這間藥廠有關，所以呂偉良担心阿生不熟路徑，親自駕駛，匆匆將汽車開往ABC藥廠！

到了目的地之後，那兒停車場停了不下十多輛大小汽車。

其中有貨車，客貨二用車，私家車等等，不少車子都漆上ABC藥廠的標記，就是不見有一輛是編號「SB——一三八三」的白色汽車。

就在這時候，阿生突然叫了起來：「師父，你瞧！」

呂偉良循勢望過去，只見一輛奶白色的車子由藥廠旁邊的隱蔽處開了出來，一看車子的編號，赫然就是「SB——一三八三」號。

「正是這一輛！」呂偉良說話的時候，已將他的汽車開動！

「察」的一聲！呂偉良的汽車橫梗路心，差一點兒就與編號「SB——一三八三」的白色汽車撞個正着！

呂偉良當然是故意的，他的駕駛技術決不會低劣到這個程度。

阿生也明白到呂偉良的用意。

呂偉良探首車窗外，破口大罵：「你懂不懂開車的？」

對方的汽車，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對之處。

車內只有一個司機，但呂偉良担心行李箱或後面座位可能躺着人。

阿生既然會意，也迅速下了車。他借故帮着呂偉良指責對方駕車不小心，一邊却走到了白色汽車旁邊，注視後面座位。

但是，後座裏沒有人。

阿生不可能無端白事跑去開了人家汽車的行李箱，不過看情形譚伯仲確有可能被困在後面行李箱之內。

呂偉良在吵嚷中已經跑下車來，白色汽車的司機，被他們師徒二人弄得手足失措！

阿生就趁住呂偉良分散那傢伙注意力之際，竄到車尾去，摸出一條彎曲鋼綫，將行李箱的匙孔撬動。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藥廠之內突然撲出十多名彪形大漢，迅速將師徒二人包圍！

爲首一人喝道：「你們眞好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行刦！」

阿生在手部的感覺中，只覺得行李箱的鎖已被他撬開了，但門却緊合未開！

呂偉良明知處於劣勢，却非常冷靜地說：「你們別恃人多，告訴你，這不是什麼交通失事案，我是故意這樣的。」

奶白色汽車的司機一怔：「什麼？你們原來眞的是存心打刦？」

呂偉良輕輕一笑，道：「打刦？你有什麼值得我們一刦？別裝蒜了，把那白頭老翁交出來吧！」

「白頭老翁？」司機莫明其妙地問：「你到底說什麼？」

十多名大漢交換一個眼色，立卽就要一湧而上！

阿生動作敏捷！首先發難，一名剛剛撲過來的大漢被他輕輕一閃，避過了他的攻勢，順手一抓，人却被阿生擲到了汽車那邊去！

「轟隆」一聲響，汽車凹陷了一大塊了！

呂偉良眼看以寡敵衆，犯了兵家大忌，無奈碍於形勢，只得獨力接戰！

只見一根鐵枴杖，耍出銀光閃閃，穿插在衆大漢之間。

一名大漢手執單車鍊，喝一聲，直取呂偉良面門，呂偉良揚杖一格，單車鍊搭住了鐵枴杖，這一邊，一柄西瓜刀直切下來！

呂偉良臨陣經驗丰富，大陣大仗見得多了，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免暗地吃了一驚！他急忙順勢一扯，幾乎費盡了全身氣力，才將那大漢連人帶鍊，一齊拉過一旁！

「錚」的一聲！僅可及時擋煞了那柄西瓜刀的攻勢！

這一邊，又有人橫腰一棒，呂偉良急急閃過一旁，豈料這邊又有一枝鐵尺襲來了！

呂偉良四面受敵，加上剛才用力過度，一時之間頓失重心，跌倒下去！

這一跌，危險萬分，眼看五六名如狼似虎的大漢排山倒海地湧了上來！

但是，突然之間，彷彿平地一聲雷，地上乍然起了一陣狂風，鐵枴杖帶着一條單車鍊有如風捲殘葉，在地面上團團打轉，數名大漢不會料到呂偉良臨危不亂，在極度危急中有此一着，紛紛傷足倒地！

原來「鐵枴俠盜」呂偉良這一招捨身解危的打法並不常見，但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却因利乘便地施展了。

阿生那邊也受到幾乎同等數目的大漢圍攻，但阿生四肢齊全，自然靈活無比，他的動作有如猴子一般，忽兒紮上車頂，忽兒自高處躍下，弄得數名大漢爲之喘氣流汗。

正當雙方打得難分難解之際，街口那邊却傳來了一陣陣警車號角聲！

各大漢並不因此而罷手，反而加緊進襲師徒二人。

但是，呂偉良這時已自地上翻滾而起，加上剛才那種「捨身救危」的打法，已經傷了數名大漢，因此，形勢上已沒有剛才那樣危險！

警號聲是來自夏維探長座駕車的。他是因爲聽了呂偉良的話之後，隨後帶同助手們乘車趕到ABC藥廠一看究竟，想不到離遠就看見有人打架，所以响號警告！

夏維探長的車子加速開至現場，助手們紛紛拔槍在手中，撲下車來，喝令各人停手！

呂偉良和阿生首先輕巧地躍出重圍。

各大漢心有不憤，但也無可奈何，紛紛已在手槍指嚇下停住了手。

夏維探長跳下車來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大漢爭先說道：「這兩個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攔途截刦。」

阿生却說：「別聽他胡說八道，譚伯仲可能就在行李箱之內。」

夏維令一名探員把奶白色汽車後面的行李箱打開，但當那探員的手部剛觸及箱蓋時，突然之間那箱蓋却自動彈開了。

在場的人無不給這情形嚇得一跳！

箱內有一個大布袋，有條尼龍繩子綁住了袋口，那情形眞像有個人被人用大布袋儎住，蜷曲地躺在那兒。

夏維探長命令着說：「把它打開！」

探員正要動手，突然有人一聲喝住：「不要亂動！」

這個人並非屬於剛才在場的人，而是由藥廠內跑出來的。

這個人個子矮小，唇上有小鬍子，那模樣兒有點像個日本人。

他走過來問：「什麼事？」

探員老大不高興地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男子傲慢地說：「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探員出示他的証件，說道：「你現在大慨沒有任何懷疑了吧？」

豈料那男子看過了証件之後，仍然說道：「警探就可以隨街截搜汽車和行人的麼？」

那探員毫無辦法地獃在一旁，夏維探長走過去，對那男子很有禮貌地說：「你是什麼人？先生。」

那男子說道：「我是田景博士，ABC藥廠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夏維打量了他一遍，說道：「既然我明白了閣下的身份，現在我不妨告訴你一些警例，任何警務人員，在他執行正常職務時，若被人干擾的話，都有被控可能，這點我希望你會明白。」

田景說道：「我只希望你們說明白，

到底你們在懷疑什麼？」

夏維說道：「這兩位先生曾看見這輛汽車之內，儎住一名白髮老翁，但現在又不見了，我們有理由懷疑那老翁就是失踪的譚伯仲。」

夏維說話的時候，曾指住呂偉良師徒二人，因此田景也把視綫移到了他們的身上。

田景態度十分冷靜，他說：「要不是他們眼花，必然是神經有毛病，這車子是我們用來接送職員，有時亦用來送貨。」

呂偉良對夏維說：「偶然的事情只可能發生一次，兩次以上就不是偶然了。墮崖汽車是這家藥廠的，我們發現的可疑汽車也是這家藥廠，問題看來眞不簡單。」

夏維明白呂偉良的意思，當然更明白他的爲人。因此，立卽下令將藥廠包圍。

可是，當警探企圖進入藥廠搜查時，田景博士極力反對。

田景說道：「你們這樣算是什麼？難道這是警察世界嗎？」

夏維探長說道：「這是合法搜索，我們懷疑那位老先生，被你們軟禁在藥廠之內。」

田景冷然一笑道：「沒有入屋搜查令，如何算得是合法？」

夏維夾指一彈，他的一名助手已從他的座駕車內出來。

助手把一紙入屋搜查令遞上，夏維約畧看了一遍，便交給田景。

田景接過來，看看上面的地址，時間，他知道這是臨時塡上的；他也無可奈何，只說道：「難怪人家說官字兩個口，你們隨身携有空白的手令紙，時間地點可以任意塡上去。」

夏維道：「我們並非對每一個守法市民都如此，只因爲你喜歡講正當手續，我們才會如此，現在相信閣下總可滿意。」

田景睜大了眼睛：「你是說我不守法嗎？」

「我沒有這樣說，只是你與警方辦案人員不合作。」夏維說完，也沒有跟他再說下去，便開始指揮下屬，展開搜查的工作。

二輛滿儎警員的警車應召而來，把現場封鎖起來，使到氣氛更爲緊張。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雖則不是警方人員，但是夏維却邀請他們加入搜查行列，希望憑他們的機智可以把譚伯仲找到。

但是，警方的行動顯然失敗了，他們在ABC藥廠各單位搜了大半天，依舊一無所獲。

呂偉良覺得那輛奶白色的房車成了關鍵，它在桂子道譚伯仲門外匆匆開走時，呂偉良看見車內隱約坐了三個人，其中一個白髮老人最有可能就是失踪的譚伯仲。爲什麼車子開來藥廠之後，不久又匆匆開出來？

原因不外兩個：一個是把譚伯仲留下在藥廠之內；二是換了車子再把他運走。

至於那輛奶白色汽車已經由探員澈底檢查過了，其中後面行李箱內的大布袋，証明儎了一些衣物，並不是一個人。

由於ABC藥廠內有十多輛大小汽車停在門前的停車坪上，呂偉良覺得第一個可能性落了空會不會屬於後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就是，對方將譚伯仲轉換到其他車子上面去，正打算運出，却來不及了。

至於爲什麼要轉到其他車輛上面去呢？明顯的理由就是：對方已經知道事情不對勁，担心車牌被人認出，所以便有此一着！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便提議警方搜查所有停放在那兒的大小車輛。

但是，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大爲洩氣，警方也無可奈何，只有收隊離去。

各人在臨行時，却聽到田景博士生氣地說：「我已通知我的律師，必要時我保留要求賠償的一切權利！」

夏維也很不開心，他有點埋怨呂偉良。但是，呂偉良却相信他的推測不會離題萬丈，從桂子道所見的一切情形看來，必然是事出有因；至於那些可疑人物與汽車何故會出現在桂子道譚老住所外面？對面天台上又何故有碎片掉下？事後何故有人開車匆匆逃走？這一切全是疑點。

呂偉良就是憑了這些疑點，更加加强了自己的信心，因此，當他的車子駛離了現場之後，又叫阿生把車子繞圈，迅速回到ABC藥廠附近。

不過，這一次車子已經改變了它的顏色，而呂偉良這一輛特製汽車是可以在瞬息之間轉變爲各種不同色澤的，只須輕輕一按那排按鍵就行了。

呂偉良和阿生躲在汽車裏，目的當然是等候藥廠裏是否有汽車開出。

阿生感到有點不耐煩，坐在這汽車裏委實是太沉悶了。

他說道：「我看，他們可能在我們的車子開往警局的時候，已將譚伯仲收藏起來。如果在藥廠裏，警方一定會搜到人脏的。」

但是，呂偉良却說道：「藥廠之內，部門太多，如果他們把譚伯仲弄暈了，收藏得妥善的話，也絕不容易一下子就搜出來。」

呂偉良想想又說：「不過，無論如何，這次我們總算有了收穫。」

「有了收穫？」阿生回轉頭來問道：「有什麼收穫？」

「就憑這跡象，已經可以大胆肯定幾件事。第一，譚伯仲必是被不法藥商抓去；第二，目的必是爲了查探譚老長壽是否有秘方；第三，譚老未死；第四，長壽秘方可能仍在桂子道七號二樓譚老住過的地方。」呂偉良又解釋說，「我第一點是憑直覺推測的，因爲只有藥廠才希望出產一種轟動世界的新藥，假如譚老手上如果有什麼秘方，勢必比H3更能轟動一時，至於第四點，如果不是秘方仍在譚老住宅中，他們又怎麼會冒險摸向桂子道附近去窺伺？」

阿生也覺得呂偉良的想法甚有根據。

他正要表示意見之際，藥廠之內有一輛大貨車開了出來！

阿生正要準備開車追踪，另一輛房車也儎了田景博士由裏面出來。因此，一時之間，阿生弄得有點手忙脚亂。

呂偉良對阿生說：「跟踪田景博士，阿生。無論二輛車子是否同一方向行駛，

我們也不要放棄他！」

阿生自然明白呂偉良的用心，大概是因爲田景是藥廠的負責人之故。但阿生回心想想，覺得大貨車可能儎着譚伯仲。

他們正在向同一方向進發！

阿生把車子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且每當田景的汽車開始拐彎時，阿生就將他們的車子轉爲另一種不同的顏色，這樣可以避免引起對方的懷疑。

當前面二輛車子開至一條十字路口時，大貨車突然往右轉，而田景的車子則往前直駛。

阿生早已有了呂偉良的旨意，所以也不必多問，把車子直駛，緊緊跟在田景汽車的後面。

最後，田景的車子開入機場去。

阿生在確實了他的目的地是機場之後，把速度減慢下來，以免跟得太貼而惹起對方的疑心。

阿生說：「他難道要離開本市？」

呂偉良道：「是也不奇怪，看他的樣子甚似日本人。然則，他可能要返回東京去吧！」

車子開入機場停車場之後，離遠看見田景匆匆下了車，一邊急步而行，一邊看他的腕表；呂偉良也首先下車，拄杖過去監視他。

這時候，只見田景進入機場大堂，但却沒有取出護照與機票之類的文件，只是走近搭客出口處，原來他是來接機的。

田景不歇地看着他的腕表，顯出一片焦急之情。他在閘口附近踱步，然後又摸出一包香烟來，燃點了一支；這時候，閘口內開始有搭客陸續出來了。

阿生還沒有進來，呂偉良以爲他可能找不到停車位。其實，阿生已將車子停好了，他只等機會將一些東西放進田景的座駕車裏去。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最近又研究出一種更小更袖珍的竊聽儀器。這東西比蒼蠅更小，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的敏感度極大，安裝在汽車裏的接收儀器可以在半哩以外接聽。

不過，阿生製成這種竊聽儀器並非最小的，世界上最小的一種收發報機，已由美國加州電子科學家艾榮製成。它的細小程度甚至比蒼蠅更小，可以安裝在一隻大蒼蠅的背脊之上，針頭那麼大小的晶體咪高峯，可以接收六呎以內的談話，再將它拍發到二十英里以外去，那才是電子學的高峯之作。

阿生並非什麼專家，但他喜歡各方面的新奇事物，因此往往無師自通，也能依照科學書籍或雜誌的指導，製造出令人驚奇的東西來，而呂偉良也往往在事後才知道。

田景座駕車的司機仍然坐在那裏，阿生等待他走出來，否則就很難把竊聽微粒投進車內。可是，那司機似乎很盡忠職守，寸步不離。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戴上了一副闊大的黑色太陽眼鏡，由車位的罅縫中，走過去。

闊大的太陽眼鏡應該是最易把一個人臉型改變的；起碼教對方一時之間不容易認出自己的眞面目來。

阿生由那輛車子旁邊走過去，趁住司機沒有注意到這邊來的時候，把那粒狀的竊聽儀器投到後座的踏脚處。

那粒狀的竊聽儀器是黑色的，很容易與汽車底層的踏足處混在一起。阿生在設計時已考慮到這方面，只有這樣才不易被人發現。

那竊聽儀器終於由窗口抛了進去，而那司機竟然一無所覺。

阿生想不到如此順利。繞了一圈，進入機場去找呂偉良。

這時候，呂偉良正集中精神注意搭客出口處，看看田景接的是什麼人，想不到阿生就在這時候走到他的身邊來。

阿生低聲問：「他怎麼樣了？」

「等一個飛機搭客。」呂偉良說：「可能是一位特別貴賓。」

阿生依循呂偉良的視綫望過那邊，乘客出口處果然有着田景的背影，而且這個時候正趨前與一個身裁高大的人招呼。

呂偉良當然也看見了。那個人的身形與田景的確是相映成趣，一高一矮，很容易找着他們的所在。

那高大男子手裏挽了一個占士邦型的公事箱，會見了田景之後，二人握手同行，匆匆離開機場大廈，到停車場那邊去。

呂偉良和阿生也迅速回到他們的汽車裏去。車子還未開動，阿生已先扭開一副小儀器，前此呂偉良並未留意到車子裏又多了這些東西，因此他問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阿生說：「是最新製成的袖珍偷聽儀器，它比起舊的用途更廣大。」

呂偉良想追問下去，但是，儀器的擴音設備中這時已有聲音傳出。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分明是田景，師徒二人都聽過他說話，當然認得。另一個人大概就是那高個子的男人吧。

田景說道：「那副腦波回憶器帶來了沒有？」

有人答道：「當然帶來了，我是專爲押運這東西而來的，這箱子裏就是。」

「就是這麼小的儀器？」

「是的，打開了就不小了，裏面設備齊全，還有電視螢光幕，通上電流便可以應用。」

「科學眞是萬能，如果它眞的具有你所講的功效，我們的計劃定可以成功。」

「那老傢伙呢？」

「在我郊區的別墅裏。」

「眞是老頑固，一點也不合作嗎？」

「不！表面合作，實則另外一套。今天差點給他弄僵了，我希望無須儀器的帮助，在他的合作下可以把秘方找出來，但是，老狐狸狡滑得很，故意引起別人的注意，引致警方大搜我們的廠房。」

汽車已經開離機場，阿生一步也不放鬆，步步跟踪他們。

呂偉良聽了上面一番對白之後，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斷正確。譚伯仲可能一直收藏在大貨車裏。貨車之內可能另有暗格。因此，師徒二人也决定跟踪到底。

腦波測驗　答案模糊

譚伯仲被人從貨車的暗格中抬出來。

那暗格做得十分精巧，就在車廂儎貨的部份與下面車軸之間，上面堆了一箱箱的藥物，即使有人搜查，恐怕也會被他們瞞過了。

譚伯仲醒來之後十分的生氣，他忍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被人用哥羅芳迷倒。

沈勝比他更生氣，因爲他們幾乎就栽在這老人的手中。

因此，沈勝嚷着要揍他，譚伯仲一點也不怕，反而破口大罵，雙方就在唇槍舌劍中，被人一掌摑來，打得譚伯仲嘴角冒出了血！

譚伯仲又是一陣暈眩，幸而沒有倒下來。

最後，譚伯仲被人抬到一間密室裏囚禁起來。

譚伯仲在極度憤怒中，大力搖撼着那度鐵門，吵吵嚷嚷的，可是却沒有人理會他。直至他筋疲力倦，才頹然坐下，倚在牆角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才被人喚醒。出現在他面前的，正是田景和那個高大男子。

田景問道：「誰打成你這副樣子？」

譚伯仲指指站在一旁的沈勝：「是他！這傢伙簡直不把我當是人，老實說，我不會再跟你們合作了！」

田景盯了沈勝一眼：「你不該這樣粗魯。」

沈勝道：「是他自作孽，我們爲他已費盡氣力，他回到這裏又在吵吵嚷嚷。」

田景對譚伯仲說：「這位是醫生，我們要替你作一次身體檢驗。」

譚伯仲道：「我又沒有病驗什麼？」

「這是爲你好，無論你是否與我們合作，這件事都對你有益無害。」田景把一些像是量血壓的東西，綁上譚伯仲的手臂去。

譚伯仲根本不會想到田景有目的，因爲他在公立醫院裏也接受過醫生的檢驗，大致情形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也毫無反抗。

那高大男子把箱子打開，把一條電綫拖出來，再把揷頭帶到牆脚去。

譚伯仲這時才覺得有點慌張地問：「你們到底想怎樣？」

田景安慰他：「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你安靜一些吧。這不是刑具，只是新式的檢查心臟儀器。」

譚伯仲在半信半疑中，感到渾身麻痺，迅速進入半昏迷狀態。

此後，田景和那高大男子分別用一些形狀古怪的儀器加在譚伯仲的頭部和身體各部份。這些儀器都附有電綫，跟那個箱子有連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雖然跟踪他們到別墅附近，但是，自從他們進入別墅之後，師徒二人就不知道以後的情形。

阿生後悔不設法把竊聽儀器偷偷放入田景的口袋裏去。那樣做法雖則較爲冒險一些，但起碼現在不致失了連絡。

如果要把竊聽儀器偷偷放入田景的口袋裏去，並非沒有可能，因爲當時田景混在人羣中接機。問題只是田景見過師徒二人，稍爲接近必然會引起對方的注意。所以阿生才沒有那樣冒險。

現在呂偉良確定自己沒有找錯對象，當然不會輕輕放過。

他和阿生下了車，沿住路旁的矮林前進。

別墅前面有人放哨，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想辦法繞到屋後去吧！」

阿生會意，穿過矮林，迅速竄到屋後面去，那邊似乎沒有人，但從窗口望進屋內，却見人影幢幢。

呂偉良又低聲問阿生：「你那些竊聽微粒，還有帶在身邊麼？」

阿生低聲說：「有也沒有用，收聽儀器都在我們的汽車裏！」

「如果由這裏將微粒抛入屋內，可以聽得到麼？」呂偉良又問。

「如果回到汽車裏去，也許可以聽得到。」

「那我們就試一試。」

師徒二人竄近牆邊，往窗口內望，那是一間內房，裏面不見有人。

他們再往前走，這一間房的情形却剛好相反，裏面站了不少人，田景和譚伯仲等人都在這裏被發現了。這顯然是一間囚室。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伏在窗外窺聽內面的情形。但是，屋子裏水靜河飛，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原來這時候屋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副腦波回憶器上面。

根擬那高大男子的解釋，這是可以令到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控制，把過去的事情重新回憶，只要接受檢驗的人腦部受到電力的震盪，腦波就會在引導下，將所想到的回憶形象，現出在儀器的小小螢光幕之上。

當然，這是比測謊機更進一步的科學儀器，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開動的，自然亦非每一個人都能明白其中原理，所以現在也是由那高大男子操作。

但是，儀器螢幕上所出現的，却令人有點莫明其妙。

首先是：一些波紋的震盪，有如一般電視機的天綫受到干擾時一樣。據那高大男子的解釋，這是正常的現象。

然後，出現了一些古裝人物，那是清代的民間常服，人物總共是兩個，一老一幼……

田景看到這裏，心情緊張萬分。他覺得這正好證明譚伯仲是清朝的人，眼前出現在螢幕上的，大概就是三百年前的事物了。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螢光幕又似乎受到了干擾，變得十分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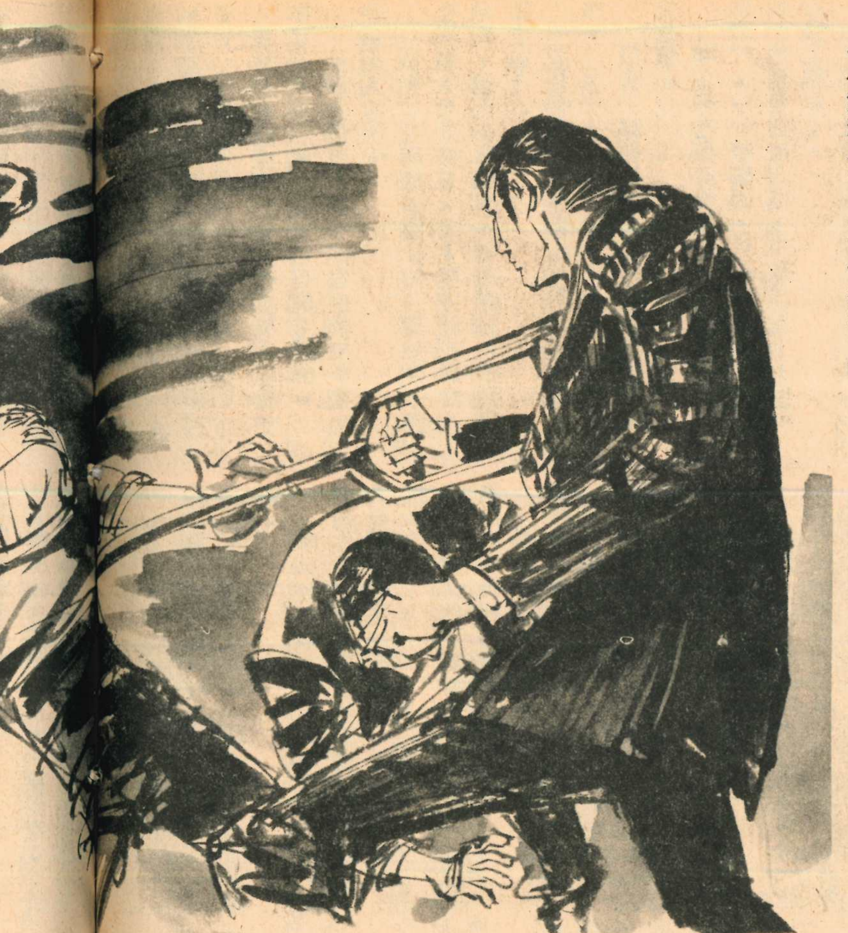
然後出現在螢光幕之上的，竟是一條鑰匙！

在場的人你眼望我眼，顯出了一派莫明其妙的神色。

田景不禁喃喃自語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那高大男子以專家的口吻說：「秘密可能在一條鑰匙裏面，也可能是在一個箱子裏，必須鑰匙才可以將它開啓，最後一個可能則是抽象式的，意思是人類的長壽秘訣有如一條鑰匙，找到這條鑰匙的人，就可以獲得長壽的機會。」

那男子還想說下去之際，螢光幕上又





出現一些化學符號。

田景大為驚奇，他說：「三百年前怎麼有可能有這種化學代名詞出現？」

那男子道：「未必是二三百年前的，大概是他見過之事物之一。」

田景十分失望地說：「這麼看來，我們又失望了，這些儀器根據毫無作用。」

那男子卻說：「本來照正常情形來說，他如果一切正常的話，應該很有次序，像一套記錄片一樣，出現在螢光幕之上。但是，現在這種情形，表示他的腦波十分混亂，根本無法控制。」

「他神經正常，何故會這樣？」

那男子說：「他可能因為受過襲擊，腦袋受到震盪之故。」

田景回過頭來，瞪住沈勝說：「你應該負責，為什麼會這樣？」

沈勝不敢作聲。

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一個男子的模樣，戴眼鏡，看來也有四五十歲了。

田景又問：「這又是誰？」

那男子說：「可能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讓我問問他。」

只見那男子把儀器的一個按鍵按下。

田景又問：「這是什麼東西？」

那男子解釋道：「這是利用電波灌進他的腦海中，讓他回憶一下那人是誰，由於他已進入催眠狀態，我們用口問他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必須利用儀器幫助。」

話猶未完，螢光幕上出現的，是一些食物，一些針藥，以及一些天平似的衡量器。

田景不明白這是什麼東西，那男子卻道：「這件事的確令人感到模糊。難道是有個科學家，規定了他的食物種類和份量麼？」

田景拍腿道：「對了，情形必是這樣，一名出色的科學家和針藥對人類的壽命大有幫助。」

那男子說：「但是，古代那有什麼科學家？」

田景道：「剛才那戴眼鏡的男子不是古代人，他穿白恤衫的，當然是現代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後來遇見了這位出色的科學家。」

「不！不可能是這樣的。」那男子斬釘截鐵地說：「他已經活了三百歲有餘，這不可能與近代的食物與針藥拉上任何關係。」

田景想想，覺得也是道理。

於是，在場的人都大惑不解地，又皺上了眉頭。

螢光幕上，一片空白，電波在不斷閃動。

那男子說：「他十分疲倦，不能再利用這儀器對他進行試驗了。」

「為什麼？」田景問道。

那男子說：「很簡單，我怕他抵受不了，我們還是暫停吧！」

田景剛才進來時，充滿了希望，現在卻像洩了氣的皮球。

各人正擬離開那間密室，屋外突然有人喝了一聲道：「不准動！你是誰？快站住！」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在偷聽之際，想不到矮林那邊卻有二名大漢巡邏過來，他們一聲呼喝，登時引起了屋內人的注意。

呂偉良反應敏捷，當他發覺對方伸手拔槍時，鐵拐杖已經舉起，「卡察」一聲，一枚麻醉銀針應聲彈出，對方未把手槍拔出，已倒了下去！

阿生手無寸鐵，這時只見他雙足一頓，人已經就地躍高數尺，攀住一根橫枝，飛身盪出，與另一大漢扭作一團。

呂偉良雖則佔盡了優勢，也不敢久留，他明知已經驚動了裏面的人，因此飛竄過去，揮杖痛擊，把與阿生糾纏的另一名大漢打倒。

阿生殺得性起，還待有所行動之際，呂偉良卻急急低聲對他說道：「阿生，快走！」

儘管是如此簡單的一句呼叫，阿生也了解到呂偉良的意思。他急步飛奔，直衝出矮林！

呂偉良鐵杖連擺，身形快如閃電，比阿生更快跑到小路旁邊去！

但是，小路那邊已有數名大漢候在那裏。

呂偉良不敢怠慢，鐵杖舉起，麻醉銀針連環發出，二名大漢首當其衝，迅即倒下！

呂偉良麻醉銀針發出，射倒兩名大漢，阿生凌空飛身，使出雙飛腿將另兩名大漢踢倒。

其他人正擬衝上，卻給阿生凌空飛身，使出雙飛腿將另外二名大漢踢倒！

只餘下一名大漢，他顯然想不到對方如此厲害，剎那之間便將他四名同伴擊倒，因此這時才匆匆拔槍！可是，他的動作無論如何也遲了一步！只見呂偉良手起杖落，鐵拐杖朝準他的手腕擊去！

手槍還未拔出，那傢伙已痛得彎下腰來，捧住手腕連聲慘叫。

屋內有更多人衝了出來。

阿生急步飛奔，撲進汽車裏去。

一名槍手瞄準呂偉良，豈料子彈剛奪腔而出，呂偉良已翻騰而去，越過矮林，直奔路旁。他的汽車就停在那兒，阿生已推開車門，等他上車。

「砰砰砰」一連三顆子彈，射向汽車車頭，車窗玻璃以及車門等處，但是，對方顯然還未知呂偉良的車子是特製的，子彈對它無法造成任何威脅。

車窗玻璃只須輕輕按一下按鍵，便會自動封閉，剛才阿生登車時，已有了防範，所以，師徒二人現在有如處身於一座活動堡壘之內。

一干人等急急衝到路旁，拔槍相向，阿生並未急於把車子開出，分明是存心讓對方知道一下厲害！

數名大漢以為他們及時制止了師徒二人開車逃去，所以在槍管底下呆住了，卻不知道阿生是存心要戲弄他們！

當槍手用力拉動車門時，呂偉良的汽車動也不動。

阿生在錶板上一按，一股濃烟自車底四處噴出，弄得站在車旁的大漢為之嗆咳不已！

站得較遠的大漢見狀，立即開槍，但這一次他們可以看得更為清楚了，子彈滑過擋風玻璃，飛了開去，那塊擋風玻璃一些痕跡也沒有。

呂偉良對阿生說：「快開車返回市區去，我們還有事要辦！」

阿生一踏油門，汽車如箭飛出，站在前面的數名槍手，匆忙走避，紛紛倒在路旁！

田景在那邊氣得直頓足：「你們真是飯桶，連一個跛子也對付不來。」

那高大男子說：「看來他們不會放過我們的，必然會報警。」

田景也覺得有此可能，吩咐各人收拾一切，準備撤離這裏。

阿生則加速把汽車開返市區，一邊又問呂偉良：「是不是要報警？」

「當然，那些事情交給警方去理吧！我們今晚有一件非常重要事情要辦。」呂偉良說。

「什麼事？」

「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阿生想起在別墅中偷窺到的情形，又說道：「他們這班人，會不會對譚老伯不利？」

「不會的。除非他們找到了答案。」

「什麼答案？」

「就是長壽秘方。」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什麼叫長壽秘方？難道你也相信譚老伯的話麼？」

呂偉良反問阿生道：「難道你不相信嗎？」

「不！我只是懷疑。」

「懷疑什麼？」

阿生說：「懷疑譚老伯根本沒有什麼秘方，他長壽不過是身體保養得好。」

呂偉良道：「關於那高大男子的身份，太過值得研究。」

「你以爲他是誰？」

「我担心他們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高大男子是外國總部派來的。」

「嗯！」阿生沉吟道，「然則，他們幹的是什麼勾當呢？」

「現在我們就是要去把答案找出來。」呂偉良說。

車子開入市區，呂偉良在一處路邊電話亭打電話把一切過程告知夏維探長。

夏維探長問道：「你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呂偉良說道：「不管在什麼地方，如果你相信的，最好立即去看看，我們沒有空陪你，因爲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夏維錄下他的口供，答應立即通知巡邏車趕往現場去看看。

鐵拐俠盜呂偉良掛綫之後，回到汽車裏去。

阿生說道：「我猜到了，你大概是要到藥廠去吧？師父。」

呂偉良一邊拉上車門，一邊說道：「不！我們要找到的答案，並不在藥廠方面，而是在譚洋仁的家中。所以，今晚我們到那兒去看看。」

× ×

夜深人靜，譚洋仁家中的人都已經睡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悄悄越過花園圍牆，摸到屋內去。

一切出乎意料之外的沉寂，也出乎意外地順利。

呂偉良沿途利用鐵杖中的紅外綫探測儀，証明了沒有任何電眼之類的防盜設備，看來，是上天有意帮助他們完成任務似的。

他們進入宅內，直登二樓。師徒二人正擬分頭搜索之際，電燈突然放亮了！

「歡迎歡迎！歡迎兩位午夜光臨！」

二樓客廳裏坐了一個人。

那人的聲音十分熟悉，但呂偉良和阿生都看不見他的面部。

他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上，師徒二人只可以看見他的頭部。

他，當然就是這裏的主人——譚洋仁了。

譚洋仁頭也不回，但呂偉良和阿生的窘態他却好像看見了。

因此，他又說道：「別獃在那兒了，請過來這邊談談吧！」

呂偉良和阿生在極度詫異而又尷尬的情形底下，走了過去。

譚洋仁身披睡衣，左手捧了一個酒杯，右手夾住一支雪茄香烟，示意道：「請坐請坐，兩位不必客氣，我早想到兩位遲早會來的。」

呂偉良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了下來，道：「你眞有先見之明！」

譚洋仁一邊站起來，一邊說道：「這是十分合邏輯的事嘛，我的兄弟說他手上的族譜是翻印的，但是，其中却又欠了一頁，你們爲了明白眞相，難免會摸到這裏來，希望找出答案。」

阿生道：「然則，你又怎知道我們今晚會來？」

譚洋仁道：「就算今晚不來，明晚也會來的。所以，這幾晚我已將一切防盜設備撤退，方便你們登堂入室。」

呂偉良內心感到慚愧，但阿生却覺得這是一種侮辱。阿生忍不住問：「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這時候，譚洋仁已走到酒櫃前，取來兩杯酒，分給師徒二人。

呂偉良和阿生都接過了，却沒有喝。

譚洋仁道：「好奇心每一個人難免都會有。你兩位當然亦不會例外。關於族譜的事，你們想看看眞本，對不對？」

呂偉良道：「令祖公被人捉去，處境危險，我們只想知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做子孫的，實在也不應該讓老人家受苦。」

譚洋仁道：「我已依了你的話，懸出巨賞，希望可以把他找回來，証明我並非存心叫他受苦。」

呂偉良道：「可以讓我們看看眞正的族譜嗎？」

「當然可以。不過，也有條件的。」譚洋仁說。

呂偉良問：「什麼條件？」

「你要保守秘密，我不想讓我兄弟知道。」譚洋仁又說：「所以我才會把族譜翻印，然後才分給他們存閱。其實他們手上的都不完整。」

呂偉良道：「大概就是欠缺了那最重要的一頁吧？」

「是的。」

「那一頁到底說了一些什麼？」

「我給你看看。」

譚洋仁說到這裏，放下了酒杯，轉身走入房中。

不久，取出一本綫裝書籍，其中紙張已經發黃，但裏面的字跡仍清楚可見。

呂偉良從譚洋仁手中接過，翻閱着其中各頁。

他已看過了翻印本，這手抄眞本也和翻印本一樣，就是其中一頁在翻印本中沒有的。

不過，這一頁竟然叫呂偉良無法看得懂。並非是文意看不懂，只是字體不是漢文。

呂偉良不禁問道：「這似乎是西藏文吧？」

譚洋仁笑着點點頭。

呂偉良再三審閱，發覺這是原裝的，絕不可能是臨時加進去的。因爲紙張一樣變了黃，而且編號亦十分齊整，就是字體不同。

譚洋仁說：「我担心這與別不同的一頁引起我族人的注意，所以沒有把它一併翻印。事實上，我也是近年才發覺的。」

呂偉良道：「當然，如果你早發覺了這秘密，你就不會讓你祖公離去，而抓住他問個明白了。」

「事實上很少有人經常翻閱族譜，尤其是這個地方的人，整天爲生活而忙碌，每日要看報紙，忙這忙那的，有空也找得

點娛樂，那有時間看書？」譚洋仁又說道：「近年來，我生活過得較爲悠閒了，所以，我有時間看看書，却在無意中發現了祖公交下的族譜之中，有一頁古古怪怪的文字。」

呂偉良不待他說下去，就接着說：「所以你找人翻譯，結果發現了其中一些秘密，是不？」

「是的，可惜懂得西藏文字的人絕對難找。後來我借故到印度去佯稱考察業務，找到了一位逃亡印度的喇嘛，他的解釋，令到我大爲驚奇。」

「到底裏面是說些什麼的？」

「它說我祖公曾是一名出色的漢醫，獨居深山一個時期，與一名西藏喇嘛僧同時修煉，得該僧人指示，將一些草本植物，用燒丹煉汞的方法，製煉成丹丸，服食了七七四十九天。所以，我有充份理由懷疑他所服食的丸散，就是後人所稱的不老之藥。」

呂偉良呆了一陣，他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譚洋仁又何必說謊？証明他正是爲了這一點理由，所以非找到他祖公不可。

呂偉良又問道：「文中有提及什麼藥嗎？」

「沒有。」譚洋仁說，「我本來打算慢慢令他感動，才叫他自動說出來的，想不到他竟然靜悄悄地走了。」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如果閣下沒有說謊的話，這些事也屬於大話西遊一類神話。」

「我沒有理由要騙你！文中所述，的確如此。」譚洋仁又說道：「我當日在印度求教那西藏喇嘛之外，另外也找過一些西藏人代爲翻譯，譯意完全一樣，証明所講屬實。」

「如果古代有此奇方，你祖公爲什麼不傳授給他的兒孫們？」

「他爲人脾氣古怪，他覺得長壽是活受罪，他不想兒孫受罪，所以也就沒有把這秘方傳下給後代。現在且撇開神話式的故事，以現代人眼光去看看這件事吧，H_3既可以由羅馬尼亞一位女醫生發明，我國旅美科學家李卓皓博士又研究成功人工生長荷爾蒙，也就是說人類的生長秘密經已揭開了。祖公昔日所用的藥物，可能正是與今日H_3一類的成份相同，能促進人體細胞新陳代謝作用，加强抗病素，有返老還童的功效等。這就是長壽鑰匙。」

呂偉良也曉得時至今日，市面有不少這一類回復青春的藥物出售，即如廣告宣傳一樣，但是否眞正有效？呂偉良一直在懷疑。

在我們這一代裏面，有錢人吃補藥幾乎多過吃飯，單是維他命丸就已經多到不可勝數。此外更有荷爾蒙劑，鎮靜劑，減肥，增高等等，簡直多到令人難以記憶。

至於H_3一類的返老還童藥物，是否有回復青春之功力不得而知，但妙就妙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見到成效的，即使服之有恆，亦須活到那時你才知道是否超過了你的希望。

人類總難免有弱點的，窮人活一天算一天，有錢人吃好住好，難免想活多幾年，聰明的製藥商於是展開了心理攻勢，其實，眞正有效的藥物究有幾多？眞是天曉得呢！

譚洋仁的說話令到呂偉良半信半疑，阿生冷眼旁觀，覺得他又不像憑空揑造。

呂偉良說：「你就是爲了這長壽秘方，所以才急於找他，是不？」

「是的，不怕坦白說句，孝心是假的，利用是眞的，這個世界誰不希望長壽？有命就有錢，所以我才會出到十萬大元的花紅去找他。」譚洋仁說。

「算你够坦白，我不妨對你說，令祖公正在被人要脅說出那長壽秘訣。」

譚洋仁說：「你怎麼知道？」

「我見過他！」

譚洋仁頓然緊張起來：「你什麼時候見過他？」

「就是今天較早時候。」

「他在什麼地方？」

「一間藥廠的老闆的別墅裏，那人的目的大概也是在乎這長壽秘方。」

譚洋仁面色大變，問道：「他說出了沒有？」

「沒有。」呂偉良說。

譚洋仁悄悄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問：「爲什麼你担心他把秘方說出？」

「不怕對你說，我除了想長命之外，還希望賺它一大筆專利費！」

呂偉良恍然大悟，說道：「這才是合乎邏輯的事，如果你對他早講個明白，你祖公一定帮你。可惜，現在他已落入別人的手中。」

「你既然見到他，爲什麼不報警？」

呂偉良說道：「我已經報了警，但是，警方到達那間郊外別墅時，他們已經走了。」

「你所說的他們是誰？」譚洋仁問。

「就是那藥廠的老闆。」

「他叫什麼名字？」

「田景。」

「原來是他！」

呂偉良問：「你認識他嗎？」

「是的，他是ABC藥廠的老闆。」

譚洋仁道，「你還看見了一些什麼？」

「我看見的事正多着。我可以告訴你，但是，你必須先答覆我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呂偉良又問：「你打算獲得那條秘方之後，賣給什麼人？」

「是一間外國大藥廠。」

「價錢一定很高吧？」

「當然。否則，我又怎會出高價把他找回來？」

「難得你這麼坦白！」呂偉良說，「不過，外國人又怎麼會相信這是眞的？」

譚洋仁苦笑一下，說道：「以前一定不信，但近年來他們對我們份外感到興趣，你不知道美國一些高級學府已開始研究中文嗎？還有針灸，漢藥等等，他們甚至相信中國的藥材可以治癌，由此可見，這條古方的確大有研究價值。」

呂偉良又問道：「他們出到什麼價錢呢？」

「詳細數目我不能告訴你，總之，經過研究証明屬實之後，他們出手決不會太低。」

呂偉良道：「萬一外國人有所懷疑，你豈不是要虧本？」

「沒有理由懷疑的，我祖公活了三百零二歲，這是最佳鐵証，何況中藥與西藥表面雖有分別，但經過化學分析之後，成份是一致的。只要他們研究過不是離題萬丈，我就可以獲得一筆巨大的專利費。」

「這個如意算盤可眞不錯！」呂偉良說，「但我仍担心你功虧一簣！」

譚洋仁道：「如果你有辦法帮我這個忙，這十萬大元便是你的了。」

「十萬元的確是一個吸引人的數字，我當然會盡力而爲的！」

呂偉良說完就與阿生向譚洋仁告辭。

他們離開譚宅時，已是午夜過後。街道上靜悄悄的，一個行人也沒有。

呂偉良坐上汽車，阿生立即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很少有像今晚這樣「失手」，心裏難免有點慚愧。

他對阿生說：「把車子開往警局，阿生。」

「這麼夜了，還去警局？」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是的，快一點！」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加速開快，將車子開往警局去！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夏維探長仍然在着。

他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來了，大表歡迎。夏維說：「我正要找你們。」

呂偉良問：「有什麼指教？」

「我們已查出那間空了的別墅，主人確是田景。」夏維探長說道，「但是，至今爲止，我們仍然是無法與田景本人取得連絡。」

「藥廠方面呢？」

「已經派人監視。」

呂偉良道：「我想知道ABC藥廠在外國有沒有分廠或連絡廠號。」

夏維探長把一張紙取起，交給呂偉良，說道：「自從接到你那個電話之後，我已由這方面着手偵查。這張紙上面所記載的，就是與ABC的藥廠有連系的外國廠商。」

呂偉良瞥了一眼，其中有東京，紐約及漢堡等處的藥廠，看來ABC藥廠的業務範圍相當廣大。

呂偉良問：「有沒有到機場海關去查過？」

「有的。」夏維又取出一幀照片，「請你認認看，是不是這個人？」

呂偉良只看了一眼立即就認出，他說：「對了，正是他——這人正是在外地來的，我看見田景到機場去接他，那副什麼電波回憶器正是他携來的。」

夏維說道：「我們已經查出他是東京一間藥廠的代表。」

「又是藥廠？」

「是的，他們互有連系。此人名佐根，是中國人，但入了日本籍。此次入境的理由，是業務旅行。我們正在追尋他的下落。」

呂偉良沉吟道：「他們的業務會不會超過了醫藥的一般範圍？」

「我也正這樣懷疑，相信不久之後就會找出答案。」夏維又說道，「我們警方已知會藥物管理局派人到ABC藥廠去抽查。」

「想不到你們這一次的行動如此迅速。」呂偉良會心地一笑！

回頭他又叫阿生把一些資料抄下，這才離去。

× ×

在市區接近ABC藥廠的一幢樓宇內，田景正與一班手下躲在那裏。

佐根帶着埋怨的口吻說：「你不該用這種手段去擄人，假如早點找他光明正大地談談，事情也許不會弄到這地步。」

田景說道：「我們的對手太强，如果不是這樣，很難完成任務。」

佐根道：「現在同樣也是無法完成任務。」

「給點耐性吧！我總有辦法的。」

「只怕你想到辦法的時候，我們已置身於獄中了。」

田景附耳不知道他與佐根說了一些什麼。

不久之後，有人來向田景報告。只見田景與佐根立即走到窗前觀看，那兒剛好瞭望到對面ABC藥廠的門口。

藥物管理局與警方的車輛，正停在ABC藥廠門前，一些武裝警員則在門前守衞。

佐根說：「你顯然把事情弄僵了。」

田景冷靜地說：「你別太過緊張好嗎？他們找不到什麼的。」

田景回頭又吩咐他的手下一些說話，這才與佐根匆匆外出。

那幢樓宇有前後門，前門對正ABC藥廠，後門却是橫街，田景等人就是由橫街這邊離去的。

屋內只留下三數名槍手。

一名大漢揀着各人沒有注意的時候，閃進了房間裏去。

譚伯仲吃了一驚！

進來的並非是別人，正是擄過他的沈勝。

沈勝做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切勿聲張。然後又低聲說道：「我是來救你的！」

「見鬼！」譚伯仲瞪他一眼，「你想我快些死才是眞的。」

「不要這樣說。」沈勝道，「我不走就會給他們殺死！所以，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你一併也救了出去。」

譚伯仲半信半疑地瞪住他：「你要走就自己走好了，何必救我？」

沈勝沒有說話，只把一份報紙交給他，示意他閱讀其中一段新聞。

那新聞正是關於譚洋仁懸出巨賞找尋他的。譚伯仲約畧看了一遍，道：「他不會給你十萬元的。」

沈勝道：「打個五折，也有五萬元。何況，我反正要逃出去，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譚伯仲想深一層，也覺得此人面肉橫生，見利忘義是甚有可能的事，於是又說：「可是我們如何可以逃得出去？」

沈勝道：「我當然有辦法，但要你絕對合作，否則我只有白費氣力。」

「如果你眞能救我，我當然合作。」

「那你在這裏等着，一有機會，你就

跟我逃出去；你不能過橋抽板，要陪我到譚洋仁那兒去，讓我先去領花紅再說。」

「好吧！我答允你！」

沈勝於是離開那房間。

外面一名大漢過來問：「那老傢伙怎麼樣了？」

「神智還是糢糊不淸！」沈勝嘆氣說道。

「是你不好，你摑了他一掌之後，他一直就是這樣，連最新式的儀器亦無濟於事。」

「我也知錯了。」

「知錯又有什麼用？我看，田博士很生氣，你還是小心點吧！」

「……」沈勝緊束着雙眉，說不出話來。

譚伯仲在房間裏也可以淸淸楚楚聽到了這一番對白，心裏不禁暗自興奮，因爲在此之前，他還在懷疑沈勝的眞正企圖，現在看來無須再懷疑了。沈勝是爲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爲了那一筆獎金。

他由門縫處望出去，看見沈勝面有愁容，正在抽香烟。

他踱着方步，到了窗前瞭望一番，又到窗後俯視後街的情景。

呂偉良的車子不知怎的，竟然會停在那裏，沈勝由心底裏吃了一驚！

後來他仔細再看淸楚，才知道那只不過是差不多同一欵式的銀灰色汽車，根本就不是呂偉良那一輛，他才知道自己未免太過神經過敏。

回頭看看那三名同伴正在拿出一副樸克紙牌，其中一人說：「誰有興趣的，就來賭兩手吧！博士不會這麼快就回來。」

但是，另一人却說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博士與佐根去找律師不知商量一些什麼法律問題。所以，我想他起碼一小時之後才會回到這裏來。」

「那就快些派牌吧！」另一名大漢催促着他！

那大漢正想派牌，沈勝突然拔出手槍來喝道：「對不起！你們都要舉起手！」

一名大漢道：「你玩什麼？老沈。」

「不是玩！是認眞的。」沈勝道：「你動一動，我可能先殺了你！」

三個大漢這才呆了下來！

沈勝擺擺槍咀：「站在一旁，雙手高舉，面向住牆壁！」

三名大漢，看見他如此認眞，不敢妄動！

沈勝過去一一將他們腰間的手槍取出，扔過一旁，然後又說：「給我請進房間裏去！」

三名大漢把門拉開，讓譚伯仲出來之後，他們又被騙入內。

沈勝將他們反鎖在內，帶住譚伯仲匆匆離開了那層樓。

到了街上，沈勝開了一輛汽車的車門，示意譚伯仲趕快入內。

譚伯仲知道他有槍在口袋裏，不敢反抗。上了車之後，沈勝立即把車子開走！

譚伯仲問道：「現在你又到什麼地方去？」

「先找個安全地方躲一躲，因爲現在我你二人不但是給警方找尋的對象，也是田景那班人找尋和追殺的對象。」

說着，沈勝已經將車子轉出幾條街。最後，車子緩緩開進一間車房裏去。

一名中年人走過來，問道：「老沈，有什麼不妥嗎？」

沈勝一邊推開車門，一邊下了車，同時說道：「改顏色和車牌，越快越好。」

譚伯仲也下了車。

沈勝親自動手將車房大閘門拉下，然後與譚伯仲到後面去。

一名少年人替他們倒來兩杯咖啡，譚伯仲用鼻子輕輕一嗅，說道：「對不起，我不喝咖啡！」

沈勝不滿地說：「這個時候，你還這麼揀擇，不太過嗎？」

譚伯仲道：「咖啡影响心臟，你知道的不會比我多吧？」

沈勝爲之啼笑皆非，苦笑一下，對那少年人說道：「小吉，給他一杯開水或淸茶。」

小吉笑笑，退了下去。

沈勝又說：「你要離開本市嗎？」

「爲什麼這樣問我？」譚伯仲說。

「因爲我打算離開這裏。」沈勝呷了一口咖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個地方，不可能再容納我們了！」

譚伯仲想想又問：「你有辦法嗎？」

沈勝說道：「唯一的辦法，當然是偷渡！」

「偷渡要有門路。」

「我當然有了門路，但要一大筆金錢，包括購買假護照，以及旅費等等。」

譚伯仲說道：「我沒有錢，你自己走吧！」

「我也要靠你！如果譚洋仁給我十萬元花紅，我會立即離開本市。但是，我想你留下來也沒有好處，如果我是你，我也會設法賺一大筆，然後弄個假護照，到各地去開開眼界。你已經三百〇二歲了，相信還沒有機會出國旅行。」

「是的，人一世物一世，我眞希望有此機會。不過，錢呢？」

「你可以得到許多錢，只要你聽我的說話。」

譚伯仲道：「如果你有辦法弄我出國，又有辦法教我賺大錢，我又怎麼會不聽你的說話呢？」

「那麼，你試回憶一下，你的長壽秘方是什麼？有這條秘方，我們就有錢。」

「嗯……」譚伯仲呆想了一會兒，說道：「說出來也沒有用的。」

「爲什麼？」

「有些藥材在本市根本找不到。」

沈勝道：「不成問題，他們只須要那張秘方。」

「你說的他們是誰？」

沈勝道：「告訴你，全世界的藥店與專家們，都希望得到這條秘方。」

譚伯仲沉默了一會，問道：「你以爲可以賣到多少錢？」

「相信不會少過十萬元。」

「你憑什麼作此推測？」

「譚洋仁肯出十萬元花紅找你回去，當然不是爲了一點孝心，憑這點可以知道，可能有外國商人出價一百幾十萬購此秘方，他才會計過條數之後，懸紅十萬找你

回去。」

譚伯仲一邊點頭一邊說：「也許你說對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我已經二十多年不服此方，加上年老，記憶力衰退，我必須仔細回憶一下才可以把秘方擬好。」

「大概要多少時間？」

「當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的情事。」

沈勝道：「但是，警方和田博士的人都在找我們，我們不能等得太久了。」

「好吧！現在就讓我冷靜地想想，不過，你可以介紹那個人給我認識嗎？」

「什麼人？」

「就是要購買這秘方的人。」

沈勝不滿地說道：「你告訴我，不是一樣嗎？」

譚伯仲却做了一個鬼臉：「坦白說，到了這個時候，我什麼人也不會相信！」

沈勝嘆氣說：「現在我們是同病相憐，你還在懷疑一些什麼？」

「我無論如何亦不會將秘方告訴你。除非你把買主介紹給我認識，讓我們見面談談條件。至於你，你當然會有好處。」

譚伯仲的一番說話，令到沈勝又是呆了半晌！

譚伯仲又說：「我必須靠你，沒有你我可逃不出本市範圍。就是這點，你大可以放心，我不可能會出賣你了。」

沈勝無可奈何，說道：「好吧！你在這裏好好休息一陣，同時回憶一下那秘方的內容。我現在就去打個電話給他！」

譚伯仲沒有意見。

沈勝跑到那邊去打電話，那電話在走廊拐彎處，譚伯仲在這邊可以望見，却聽不到說電話的聲音。

沈勝的確是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對方也認得出他是沈勝。

因此，對方一拿起了聽筒就問：「沈勝，他怎麼樣了？」

沈勝說：「初步成功了，但這老鬼很狡猾，看來計劃要改變一下。」

「怎麼樣？」

「你派個像樣一些的人來，他要親自見見那個買家。」

「什麼買家？」

「他不肯直接說出，我只好用第二個方法，騙他說，有個外國代表要秘密收購此方，而且肯出高價。」沈勝說。

「他還是不肯直接說出來嗎？」

「是的，他要見到買家才說。」

「這老狐狸果眞狡猾得很！」

「所以，我們不得不繞個圈子。」

「好吧！我就揀一個他未曾見過的人來。」

原來對方並非別人，正是田景。

田景並非與佐根去找什麼律師，只是擺計設下陷阱，引譚伯仲上當而已。

沈勝掛了電話之後，回到譚伯仲身邊。他說：「我已約好了那個人，但他不相信你在我身邊。更不相信我反叛田景。」

「他也認識田景？」譚伯仲立刻就問道。

沈勝暗暗吃了一驚，他眞担心會弄巧反拙。他畧爲鎭靜一下就說：「他本來就是田景的交易對象，但並非朋友，目的不過爲了求得那一紙長壽秘方，拿回外國去研究分析之後，製成一種新藥面世。所以，誰有辦法誰就成爲他的交易新對手。」

譚伯仲想了想之後，又問：「你要若干時日才可以辦妥假護照？」

「旣然是假的，當然無須排除申請吧？大概一天半天就可以。」

「那人什麼時候來見你？」

「他回頭會打電話來的。」

「他會不會出賣我們？」

沈勝說道：「放心吧！他出賣了我們之後，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他的目的是長壽秘方，這點我絕對清楚，怎麼？你想到了那秘方的內容吧？」

「當然想到了。」

「那麼，快些寫下來！」

譚伯仲輕輕一笑：「留在腦子裏，比任何方式更爲安全。」

沈勝爲之氣結，但也沒有辦法。

那傢伙在噴油——把沈勝偷來的奶白色汽車噴成咖啡色。

那少年人奉上了咖啡香茶之後，也過去幇着更改車牌號碼。

毫無疑問，這是一間地下車房，大概是專替「偷車黨」服務的。

「鈴鈴鈴……」電話响了。

沈勝高聲對正在工作中的男人說：「我去接聽吧，這可能是找我的。」

那人顯然並不介意。

沈勝接聽電話，對方是田景，他說：「那老傢伙怎麼樣了？」

沈勝道：「你選好了人沒有？」

「已選妥了，他怎麼見你？」田景問道。

「我們在老薛的車房裏，叫他一個人來，帶鈔票，打扮得齊整一點，我說他是外國一家大藥廠的代表呢！」

「好吧！半小時之內一定到，你小心看管住他，這是最後一着了。」

「我明白了。」

電話掛了綫。

沈勝回到譚伯仲身邊，他正在默默沉思。

沈勝對他說：「電話剛剛來過了，那個人就快要到這裏來！」

「……」譚伯仲若無所覺地，默不作聲。

沈勝在耳畔叫了他一聲，他幾乎整個兒跳了起來。

沈勝抱歉地說：「我以爲你聽不到我講的說話。」

譚伯仲瞪他一眼：「你到了我這種年紀，只怕你走路也不會呢！我的耳朶沒有毛病，但是，如果你說話太低聲，我間中會聽不到。」

沈勝心裏覺得好笑，這傢伙分明是旣聽不到，但又不認老。

不久之後，薛記車房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老薛叫沈勝去應門。沈勝問：「你是誰？」

門外人說：「我找沈勝，他約了我來的。」

沈勝親自開門，門外只有這個手挽公事包的人。沈勝於是匆匆把大門關上。

沈勝把那男子引到後面去，介紹給譚

伯仲認識：「這位就是漢堡一家大藥廠派駐本市的代理人胡金先生。」

譚伯仲沒有跟他握手，只是向他點頭爲禮。

胡金的樣子很斯文，西裝畢挺，戴眼鏡，那個占士邦型的手提箱內，塞滿了鈔票！

胡金對譚伯仲說：「長壽秘方擬好了沒有？譚老先生。」

「在我肚子裏。」譚伯仲道：「先講好價錢，再決定成交方式。」

胡金瞪住沈勝：「原來你們還未談妥？剛才你不是說……」

沈勝忙說道：「譚老伯是爲了審愼計，他必須鈔票到了手才肯講出來。」

胡金拍拍那個手提箱：「鈔票我已經帶來了，你要多少？」

「你準備給田景多少錢？」譚伯仲問道。

「田景開價是一百萬，但我們廠方只能付出五十萬元。」胡金說。

「好吧！我這個人很爽快，就五十萬元成交。」譚伯仲叫道，「不過，不是今天。」

胡金一怔，問道：「爲什麼？」

「因爲我爲了安全計，必須要弄妥了假護照等物，才可以在離開本市之前交給你。」譚伯仲說。

胡金道：「這眞是多餘，我們銀貨兩訖，一切也算是告一段落，你難道還怕我出賣你不成？」

譚伯仲苦笑一下，道：「古語說得好，人老就精，鬼老也靈，我活了三百歲有多，當然也學精乖了。如果這時候說出那秘方，只怕不但不能離開本市，相信連那些錢也無福消受。」

沈勝心裏一凜：這老傢伙，好厲害的啊！

胡金看風駛悝，問道：「然則，你要什麼時候才辦妥一切？」

譚伯仲瞪住沈勝，沈勝答道：「明天晚上可能太遲，因爲外面風聲很緊。現在先讓我打個電話。」

沈勝去打電話。

胡金乘機問譚伯仲：「你最近有用過那長壽秘方嗎？」

「沒有，二十多年以來，未曾服用過。」譚伯仲說，「這方服過一次之後，有病才服，沒有病根本無須再服。所以，我叫它『萬應處方』，你們不知怎的，却叫它『長壽秘方』，其實我也不敢保証這是否服了就長壽。」

胡金說道：「我懂一點醫藥常識，只要秘方到手，我自然知道是眞的是假。」

譚伯仲叫道：「這麼看來，你比我更清楚。」

「那又未必。即如一張鈔票，銀行裏的專家一看便知眞假。但是，他未必懂得如何印製一張鈔票。」胡金又說：「我懂藥性，自然知道什麼藥是主治什麼，對那一方面有用等等，所以處方一經分析，沒有可能不知眞僞的。」

譚伯仲含笑點頭，說道：「你譬如得很好，藥店有各種藥材，但處方則每一個醫生開出來的都有分別，問題便是誰的靈驗。」

「對了，你手上的處方，就是在藥性，份量與各方面配合得恰到好處，所以在人體五臟之內能發揮高度作用。」胡金說，「我們相信，把它加以分析之後，可以演變爲一條方程式，然後利用同樣化學成份製成一種長壽藥丸，這對人類會有極其偉大的貢獻！」

沈勝回來了。

他說道：「假護照已經不成問題，這個世界，金錢是萬能的。我們要加倍付出費用。」

譚伯仲問：「要多少錢？」

「平時只須六千元，現在是一萬二千元，因爲我聲明今晚之內要辦妥。」沈勝煞有介事的說。

胡金說道：「我付你五十萬，一萬二千只是個小數目而已。」

沈勝道：「不！我們要兩個人就是二萬四千元。胡先生，我也要走，請你不要出賣我們。」

胡金說道：「你放心，我說過了，我的目的只在乎那秘方。」

「那麼，請你在這裏等一等。」沈勝說，「我要去弄來一副卽映卽有相機，因爲護照不可能沒有照片的啊！」

譚伯仲道：「你最好早點回來，我怕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你放心吧！保証今晚之內，一切辦妥！」

沈勝說完就走。而那輛汽車這時亦已加速完成了改頭換面的工作！

沈勝駕車匆匆離去，譚伯仲和胡金則獃在車房內等着。

× ×

那晚午夜時份，一輛咖啡色房車載着沈勝和譚伯仲等人到一處幽靜的碼頭。

這時已是午夜十二點過後，碼頭上一片沉寂，除了間中有一二輛汽車經過之外，連行人也不多一個。

海水在有規律地拍着岸邊，發出陣陣浪花聲响，顯得環境更加靜得可怕！

這本來是一個相當繁榮的都市，午夜十二時也不算夜，但人們似乎都躲起來。

這也好！警察樂得躲懶，阿飛封匪也失去了對象。

其實，附近馬路旁邊却停了不少汽車，但看來沒有一輛是有人坐在裏面的。

咖啡色汽車開到之後，譚伯仲在沈勝陪同之下，下了車。

最後下車的，是手挽公事包的胡金。他一直陪伴住二人，甚至黃昏時候吃晚飯也在一起。

這是沈勝表示不相信他的結果，當然一切不過是演戲給譚伯仲看的。

一個人影由一艘機帆上走過了跳板，登岸而來。那是一個船家。

沈勝過去跟船家招呼道：「一切妥當吧？」

船家說：「立刻就可以開身。」

胡金對譚伯仲說：「我們現在可以成交了。」

譚伯仲接過胡金手上的皮箱，裏面的五十萬現鈔，他在車房內已仔細數過了。他們一直未有離開過，所以現在也無須再數。

沈勝自始至終是一個好演員，他眞的

替譚伯仲映相，辦假護照，裝成他也非走不可一樣。一切無非博取譚伯仲對他的信任。

現在，譚伯仲摸出了一抽鎖匙來，在其中一條中空的取出了一張又薄又韌的紙條，交給胡金。

胡金接過了，亮了電筒細看，竟然是一條現代化的方程式。

胡金的目光中充滿了疑惑。

譚伯仲道：「你無須諸多懷疑，這是千眞萬確的長壽秘方。你也奇怪，二三百年前那裏有這種方程式出現？不錯，這是近代的事，一位對中西藥均有研究的藥劑師，曾將我的中藥處方用現代西藥代入，因爲我每年必須注射這份量的東西一次，我說二十多年未用過，當然是假的。如果是中藥，每年一劑，但年來有些中藥奇缺，我無計可想，只有求教於一位對中西藥物均有研究的藥劑師。」

沈勝問：「是不是同樣有效？」

「絕對有效！」譚伯仲說，「這方程式我已用了三年，那藥劑師亦已身故。他不知道這是長壽妙藥，否則……」

沈勝嘆口氣，說：「我們也眞笨！爲什麼想不到『長壽鎖匙』一定與鎖匙有關的？」

胡金說：「當譚洋仁與外國人接洽時，我們的情報已知道『長壽鎖匙』這名詞，但是，他的鎖匙我們的人也搜過了，根本不知道有一條是空心的。」

譚伯仲呆了一陣，說道：「你們說的什麼？」

胡金格格大笑：「人老精，鬼老靈，你人老不精，所以上當了！」

沈勝也露出了兇相，伸手拔槍！

可是，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砰」然一聲槍响，沈勝首先應聲倒地！

路旁一列汽車，紛紛响號亮燈，一批警探由黑暗處衝出，紛紛喝令各人舉高雙手！

胡金手急眼快，一手拖住譚伯仲，與船家躍過跳板，不理會警探的警告，高聲嚷着：「快些開船！」

警員與警探們來自四方八面，爲了阻止開船逃去，紛紛開槍！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夾在辛尼等一班警探之中，高聲喝止各人不要開槍，無奈却沒有人聽到他們的呼叫！

機帆已經開離岸邊，跳板跌入海中。眼看他們就此可以逃脫，突然「轟隆」一聲，在黑暗的海面上，機帆與一艘停在附近的遊艇相撞，立卽起火焚燒！

岸上的人都給嚇呆了！

夏維探長在破口大罵，指責他的下屬未有接到他的命令就開槍，但有人說對方有槍在手，若不及時制止就更危險！

無綫電警車已通知總部，海上有船隻失事，一些識水性的，等待機會躍入海中去救人，無奈海面一片黑暗，那裏看得見人？一團大火之後，轉眼又歸於黑暗，彷彿人生歷程的短暫！

站在岸邊的人都感到束手無策。

沒有人看得見譚伯仲之所在，也不知道長壽秘方飄到何處去了！

呂偉良怔怔地說：「是我們害了他，是我們害了他！」

阿生却說：「怎能怪我們？我們不來，他也一樣死在人家的槍下！」

夏維探長說：「無論如何，我們警方也要多謝兩位。」

是的，如果不是阿生的儀器偵查出田景的汽車所在，他們根本就連這件事也不會知道。因爲第一次在機場停車場內，阿生曾將一具粒狀竊聽器悄悄投入田景的座駕車內。

事後田景等人失了踪，警方找不到他們。

因爲田景的汽車也改了裝，可惜他不知道他車內有這粒要命的竊聽器，更不該把車子停在ABC藥廠附近。

阿生就因爲他的車子在半哩圓徑範圍之內，而發現了他的踪跡，與警探跟踪至碼頭，伺機而動。

剛才田景和佐根等人一心等胡金和沈勝先動手，他們再現身，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也一齊落了網！

雖然「長壽秘方」失了踪，最後連超齡老人譚伯仲的屍體也無法撈獲，但是，警方却因爲此案而揭發了「ABC藥廠」的內幕，原來他們除了表面製造一些維他命丸之外，還暗中製造迷幻藥！

譚洋仁的發財美夢幻滅了，他註定要破產，到頭來，他還聲聲埋怨祖宗沒有靈呢！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獨眼神尼」 馬雲著

在郊外一間庵堂裏面，住了一位身世可憐的尼姑，她貌美如花，可惜瞎了一隻眼睛。突然有一天她失了踪，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有人相信她得道升了天，變成了神仙。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當然不可能是一個神話，而是「鐵拐俠盜故事」裏面的最新故事，將繼「長壽鑰匙」之後不久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武林蕩寇誌

飽嘗驚險倍担愁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在龍泉莊救出費玉官，同往挖取寶盒，詎方把寶盒挖出，便遭人暗算，鐵盒被搶，費玉官身負重傷，臨死說出那鐵盒是贋品，眞寶盒埋藏在魯中七賢店關帝廟旁的一口古井中。彭文雄奉追命判官都步實之命，四出散佈謠言，說是九尾狐公冶笑非刦走胡明媛，彭文雄猜忖都步實定是要誘捕人犯才叫他造謠，當他獲識蛇蝎美人冉嬌嬌後，忖想這冉嬌嬌是目的物，遂誘她往太湖，借故翻臉離去，先一步趕往馬蹟山，原意都步實在山中設下陷阱，不料上到山上，他却踏入別人陷阱，被困地牢——

燈光突然大亮！

彭文雄感到像似面對着烈日，眼睛被光亮刺得睜不開，因而一時看不清來人爲誰。

祇聽來人口中發出一片怪異的，懾人心魄的嘿嘿怪笑，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小子，你叫彭文雄，嗯？」

彭文雄以手遮目，驚惶問道：「你是誰？」

來人怪笑道：「你沒讀過書？」

彭文雄道：「你……你眞是九尾狐公冶笑非？」

來人道：「不錯！」

彭文雄道：「哦，眞想不到……」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你口中的『都老前輩』是誰？」

彭文雄道：「請你把燈拿開一些，好麼？」

九尾狐公冶笑非把燈掛上牆壁，燈光一移，他整個人也就顯現出來了。

他年約六十七八歲，個子又高又瘦，有一張冷酷無情的瘦削臉龐，長長的頭髮披在肩上，身穿一襲黑衫，看上去眞像一個遊魂孤鬼，令人見了不寒而慄！

彭文雄暗暗抽了一口冷氣，拱手一揖道：「在下有緣拜識當代武林高手，不勝榮幸之至。」

九尾狐公冶笑非嘴皮一掀，皮笑肉不笑地道：「告訴老夫，你口中的『都老前輩』是誰？」

彭文雄道：「都天樓。」

九尾狐公冶笑非問道：「都天樓又是誰？」

彭文雄道：「一位名醫，人稱『鬼醫都天樓』，任何疑難雜症，他都能藥到病除。」

九尾狐公冶笑非嘿嘿一笑道：「奇怪，老夫怎麼從未聽過這個人？」

彭文雄道：「他不是武林人物。」

九尾狐公冶笑非一哦，面露冷笑道：「他住在馬蹟山上麼？」

彭文雄道：「有人告訴在下他搬到馬蹟山來住，但看來在下是受騙了，眞是可惡！」

九尾狐公冶笑非陰陰一笑道：「誰告謝你『鬼醫都天樓』遷居於此？」

彭文雄道：「血筆秀才費玉官。」

九尾狐公冶笑非輕「哦」一聲道：「原來是他，他怎麼知道老夫隱居此地？」

彭文雄道：「他並未告訴在下老前輩隱居此地，他祇說『鬼醫都天樓』遷居到此。」

九尾狐公冶笑非點了點頭，又問道：「你找都天樓何爲？」

彭文雄道：「請他去爲敝友的妻子醫病。」

九尾狐公冶笑非追問道：「令友是何人？」

彭文雄道：「龍一雄。」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他妻子患何疾病？」

彭文雄道：「妬嫉之病。」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了笑，道：「她是河東之獅？」

彭文雄道：「正是，敝友看了別的女人一眼，她就吵鬧不休，有次敝友與客肆筵設席，徵歌選色，她竟持杖而至，把酒席打得一塌糊塗，還把人家歌妓打死了，敝友不堪其苦，求助於在下，在下知『鬼醫都天樓』有療妬妙藥可治妬婦，便來找他，誰知費玉官胡說八道，騙在下到此空跑一趟。」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道：「你並未空跑，老夫亦能治妬！」

彭文雄佯喜道：「眞的？」

九尾狐公冶笑非點點頭道：「老夫有四妙方可以治療妬婦。」

彭文雄興奮地道：「這太好了，老前輩能否把那四妙方賜給在下？」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可以，你仔細聽着……」

他清了清喉嚨，才說道：「一：要生於五月五日之鳩脛，男左女右戴之，則男女相愛，二：以鴛鴦之肉爲羹，使女食之，則不妬，三：以婦人之月水布裹蝦蟆，掘廁前一尺地，深五寸五埋之，則其婦之妬立止，四：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有髦，名謂之『類』，食之可以治妬。」

彭文雄假裝緊記在心，道：「這四妙方之中，似乎祇有第二妙方和第三妙方較爲容易辦到……」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道：「這四帖藥方若是無效老夫還有一方可以藥到妬除。」

彭文雄笑問道：「是甚麼藥？」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此藥名謂『釜底抽薪』，方法是持刀一把，趁其婦睡臥之際，一刀砍下她的頭，則妬立止！」

彭文雄哈哈大笑道：「此藥雖妙，但藥性太猛烈，似不宜採用！」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道：「是的，最好還是使用第二和第三法較爲溫和。」

彭文雄一揖道：「多謝老前輩的指導，在下就將此二法轉授敝友，讓他去試試看——」

九尾狐公冶笑非搖頭道：「可惜令友恐怕沒有機會治其婦之妬矣！」

彭文雄一怔道：「怎麼說？」

九尾狐公冶笑非凝目而笑道：「老夫問你，你有沒有看到老夫掛在門外的那塊木牌？」

彭文雄點頭道：「有的，不過——」

九尾狐公冶笑非截口笑道：「那麼，老夫告訴你，凡是未受老夫邀請者擅闖入宅之人，都要死在這裏！」

說畢，取下牆上那盞燈，要走了。

彭文雄忙道：「老前輩且慢！」

九尾狐公冶笑非微微一笑道：「有何話說？」

彭文雄苦笑道：「老前輩的規律責得太嚴了，應該放寬一些才是。」

九尾狐公冶笑非摸摸鬍子，緩緩道：「老夫當然也可以放寬，不過那要等到你願意據實說出『都老前輩』是誰，以及願意說出此來的眞正目的之時！」

語畢，提燈走了。

燈光由明亮而漸暗淡，最後完全消失了！

彭文雄又被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中。

他頹喪的在牆邊坐下，喃喃自語道：「這老傢伙不愧是一隻老狐狸，看樣子我是死定了……」

他知道祇有一個辦法或可不死，即是遵照九尾狐的意思，將一切據實說出，告訴他自己是來找「追命判官都步實」的，原因是自己奉都步實的指示去各處散佈謠言，說他九尾狐擄了鷹爪王胡劍南的妹妹胡明媛……

但這怎麼可以呢？

說明眞相之後，豈不破壞了都步實的計劃？

都步實顯然花費不少心血才安排了這個計策，自己豈可予以破壞？

不成！絕對不能說出眞情！他振作的站立起來，仰頭向上望着，暗忖道：「也許那上面可以出去，我且上去試試看！」

心念一決，便施展壁虎功向上游去。

爬上六七丈高，手已摸着上面的翻板，他左手五指運力挿入石壁縫隙，穩住了身子，便用右掌拍擊上面的翻板。

他的掌力並不弱，數寸厚的木板均能一擊而破，但這刻他運力擊出數掌之後，却覺翻板堅如磐石，根本震不動分毫！

怎麼回事？莫非翻板是鐵製的？

他用指甲刮了刮翻板，果然發覺翻板是鐵製的，這使他大爲洩氣，當卽鬆開扳住壁縫的左手，滑落回地。

現在，他覺得祇有等死一途了，他又頹喪的坐回壁下，暗暗嗟嘆自己時乖運蹇，才會碰上這個要命的九尾狐公冶笑非！

然後，他想到了冉嬌嬌，精神忽然一振，暗忖道：「對了，她不久也將來到此處，也許她眞能以其美色迷倒九尾狐，那樣的話，自己就有生望了！」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忽聽上面傳下一片低低的呼喚之聲：「公冶笑非，公冶笑非……」

是女人的聲音！

他一聽大喜，霍地站起：「不錯，是她來了！」

「公冶笑非，公冶笑非你在那裏？」

冉嬌嬌似已進入廳堂，聲音更清楚！

彭文雄忽然想到有一個逃脫的機會，當卽再施展壁虎功快速的爬上石壁頂端。

他想到的逃脫機會是這樣的：九尾狐公冶笑非如未現身與冉嬌嬌相見，那麼冉嬌嬌八成也將步上自己的後塵——踩中翻板掉入牢房裏來！

那麼，自己便可趁冉嬌嬌踩中翻板，在翻板翻起的一刹那，飛身逃出去！

所以，他爬上石壁頂端時，立卽雙足運勁以待，等待那個卽將來臨的好機會。

「喂，公冶笑非，你在不在？」

冉嬌嬌的叫聲響入上面的房間了！

彭文雄凝神細聽，聽到她的腳步聲在床前停住，一顆心不禁緊張得怦怦跳起來。

他知道，如果自己在這時候出聲示警上面的冉嬌嬌一定能够逃開陷落的厄運，但是他不願這樣做，因爲他知道冉嬌嬌是個不可靠的女人，當她打不過九尾狐時，她祇會自顧逃命，絕不肯冒險搶救自己，故他打算先逃出去，再設法救她脫險。

「公冶笑非，是你麼？」

冉嬌嬌的聲音在房中的床前響着，顯然她也以爲那床上有人在睡覺。

「哼，難道睡死了不成！」

她嘴裏咕噜着，然後似已伸手去撩開床帳，也一定是看到了床上那具骷髏——

「啊哎！」

一聲驚叫，隨之而起！

接着，一塊鐵板陷下，冉嬌嬌眞的掉入牢房裏來了！

但是，彭文雄正要飛掠出去之際，却聽那塊下陷的鐵板「碰！」的一聲，已迅速的復合了！

他不禁楞住。

原來，它和一般翻板不同，一般翻板

中心都有一條軸，一半下陷時，另一半便會翹起（彭文雄便是準備由翹起的一邊逃出），但這個翻板却非如此，它是整塊下陷的，因此根本沒有空隙讓人飛掠出去。

換句話說，它是介於翻板與陷阱的一個機關，當人掉入地下之後，鐵板便迅速復合，令人無機可乘。

「啊喲！」

跌落地上的冉嬌嬌又發出一聲驚叫，顯然也摔痛了。

彭文雄怔了半晌，才苦笑一聲道：「摔傷了麼？」

冉嬌嬌遽然跌入黑漆漆的牢房中，心中本就驚慌，這時突聞頭上有人開聲發問，更是驚得魂飛魄散，駭叫道：「甚麼人！甚麼人？」

彭文雄笑笑道：「是我，妳的露水丈夫！」

語畢，跳回地上。

冉嬌嬌看不見人，駭然縮退，叫道：「你是誰？」

彭文雄道：「剛在太湖客棧被妳攆走之人！」

冉嬌嬌豁然「哦」了一聲，不勝驚疑地道：「你……怎麼也來了？」

彭文雄道：「我原想替妳打頭陣，不想一來就中了機關。」

他疾趨到她身邊，低聲道：「等下九尾狐公冶笑非出現時，妳千萬不可將來意說出，懂麼？」

冉嬌嬌一呆道：「爲甚麼？」

彭文雄附上她耳朵，輕聲道：「如今咱們已被擒住，如果說出要救胡明媛，他便會把咱們當作敵人來處置！」

冉嬌嬌道：「那又怎樣？」

彭文雄沒好氣地道：「那又怎樣？哼，那會要了妳的命！」

冉嬌嬌揉着摔痛的腰肢，道：「你也是從上面掉下來的麼？」

彭文雄道：「正是，我本來小心翼翼步步爲營，但突然看到那具骷髏，一時驚慌失神之下，就掉下來了。」

冉嬌嬌道：「那具骷髏好可怕，公冶笑非怎麼拿它來嚇唬人？」

彭文雄道：「我不知道。」

冉嬌嬌道：「你見過他沒有？」

彭文雄道：「見過了。」

冉嬌嬌道：「他長的甚麼模樣？」

彭文雄微微笑道：「很英俊瀟洒。」

冉嬌嬌道「眞的？」

彭文雄笑道：「妳何必關心他長的甚麼模樣？」

冉嬌嬌道：「這很重要，如果他是個老得掉了牙的人，對奴家就不利了，你知道老頭兒那方面是心有餘力不足的。」

彭文雄道：「哼，妳倒會動腦筋！」

冉嬌嬌笑道：「這是奴家最大的本錢，憑着奴家這副花容月貌，和迷人的身體，幹甚麼都無往不利，這次希望能藉以逃命！」

彭文雄道：「但願他能看上妳，我也好沾沾福份，逃離此地。」

冉嬌嬌笑笑問道：「他沒有問你到此何爲？」

彭文雄道：「有的，我說來此找一位『鬼醫都天樓』，但他不相信。」

冉嬌嬌道：「他打算如何處置你？」

彭文雄道：「他說我將死在這間牢房裏，我看他的意思是要把我活活餓死。」

冉嬌嬌道：「而你打算怎樣？」

彭文雄苦笑道：「打算逃出去，只要有機會的話……」

冉嬌嬌舉目四望，茫然道：「這是什麼地方？」

彭文雄道：「一間尋丈寬闊的牢房，三面石壁，一面鐵欄。」

冉嬌嬌問道：「鐵欄在那一邊？」

彭文雄拉她走到鐵欄前，笑道：「妳摸摸看，粗得很呢！」

冉嬌嬌摸摸鐵欄，吃驚道：「看來很堅固……」

彭文雄道：「我曾試了一下，就如蜻蜓撼石柱一般。」

冉嬌嬌把手伸出鐵欄外面，四下摸索道：「這外面是地道麼？」

彭文雄道：「是的。」

冉嬌嬌摸來摸去，忽然發覺摸着一個人的身子，不禁大吃一驚，慌忙縮回手，疾速倒退，叫道：「有鬼！」

彭文雄一怔道：「有鬼？」

冉嬌嬌駭恐的叫道：「不錯，剛剛被奴家一把摸着呢！」

彭文雄機警的後退三步，開聲道：「九尾狐，你何不把燈點起來？」

「嗤！」

一聲輕响，火光陡亮！

九尾狐公冶笑非果然立在鐵欄外面！

來得毫無聲息，好像從地上冒出來的一個鬼！

冉嬌嬌一見他那副相貌，心就涼了半截，失聲道：「天哪！你樣子好難看！」

九尾狐公冶笑非把燈點亮之後，咧嘴露出一排白牙，桀桀怪笑道：「雖然難看但絕對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老頭兒！」

冉嬌嬌臉色發白，道：「沒想到你年紀這麼大，你眞是九尾狐公冶笑非麼？」

九尾狐公冶笑非含笑緩緩道：「見到妳這位姑娘，老夫眞希望自己不是！」

冉嬌嬌忽然一挺蛾眉，露出一個媚笑道：「不過，你並不太難看，只要把頭髮梳起來，就會好看了。」

九尾狐公冶笑非點頭笑道：「好的，老夫願意試試看，現在告訴老夫妳的芳名好麼？」

冉嬌嬌道：「奴姓冉，小名嬌嬌。」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冉嬌嬌，這姓名怪好聽的……」

冉嬌嬌一福道：「多謝誇奬。」

九尾狐公冶笑非舉手一指彭文雄，笑問道：「妳和他是何關係？」

冉嬌嬌道：「沒關係，認識而已。」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容漸冷，道：「那麼，妳來此何爲？」

冉嬌嬌道：「來找一個人……」

彭文雄緊張起來，連忙接口道：「我一再警告妳不要跟來，妳偏不聽，眞是要命！」

冉嬌嬌朝他一皺鼻子道：「得了，奴家可不是來找你的，你別自作多情！」

彭文雄惱然道：「好，我看妳活得不耐煩了！」

冉嬌嬌回望九尾狐，吃吃嬌笑道：「

你猜猜，奴家是找誰來的？」

九尾狐道：「找我！」

冉嬌嬌道：「對了！」

九尾狐笑了笑道：「自薦枕蓆？」

冉嬌嬌舉袖掩面羞答答道：「啊哎，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奴家只是口頭上放蕩，其實是個規規矩矩的女人咧！」

九尾狐哈哈大笑起來，道：「那麼，妳找老夫有何事情？」

冉嬌嬌道：「來拜你爲師。」

九尾狐笑聲倏止，換上一副訝異的笑容道：「妳要拜老夫爲師？」

冉嬌嬌點頭道：「正是，奴家聽說你是當今武林少數高人之一，故希望能拜你爲師，學些更高深的功夫。」

九尾狐笑道：「原來如此……」

冉嬌嬌企求地道：「你肯答允收奴家爲徒麼？」

九尾狐面露邪笑道：「能收妳這麼標緻的姑娘爲徒，倒也不壞……」

冉嬌嬌眼睛一亮，色喜道：「你答應了？」

九尾狐探手入懷，不知掏取何物，一面含笑道：「只要條件談妥，老夫可以答應！」

說罷，突然將一物打入牢房中。

「蓬！」

一聲不太响的爆炸，整個牢房頓時迸開一團刺鼻而令人感到噁心的黃烟……

× ×

冉嬌嬌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寬大的地下室的一張床上。

她所以一眼就看出置身於地下室，是因房間的四面均爲石壁，沒有一個窗戶之故。

但這間地下室却佈置得相當精緻而奇特，看起來像臥房，也像客廳，各種傢具一應俱全，似乎要甚麼就可找到甚麼。

冉嬌嬌甚感驚奇，慢慢的撐起身子，坐了起來。

這時，地下室中央，佈置有如客廳之處，一張高高的靠背椅子突然旋轉過來，只見九尾狐公冶笑非赫然坐在椅上，他面帶詭笑，開口道：「妳醒了？」

冉嬌嬌發呆良久，才啓口問道：「你怎麼把奴家弄到這裏來？」

九尾狐手撫頰鬚，含笑道：「這裏，不是比那間牢房强得多麼？」

冉嬌嬌舉目四下打量，驚疑的問道：「這是你起居之處？」

九尾狐道：「嗯！」

冉嬌嬌道：「你帶奴家到此，有何指教？」

九尾狐道：「剛才妳說要拜老夫爲師，所以老夫要跟妳談談條件……」

冉嬌嬌嫣然一笑道：「只要你肯收奴家爲徒，奴家甚麼條件都可答應！」

九尾狐道：「那好，咱們重新開始談談——妳的姓名是？」

冉嬌嬌道：「奴家眞的叫冉嬌嬌。」

九尾狐道：「和彭文雄是何關係？」

冉嬌嬌道：「沒有甚麼關係，偶然相識，相處了幾天而已。」

九尾狐道：「妳當然不是良家婦女，嫁過丈夫沒有？」

冉嬌嬌道：「沒有，只跟人同居過一段日子。」

九尾狐道：「那男人是誰？」

冉嬌嬌道：「他已經死了，不必再去提他啦！」

九尾狐道：「不，老夫要知道！」

冉嬌嬌支支吾吾道：「他……他叫……叫……」

九尾狐忽然嘿嘿怪笑道：「妳最好不要說謊，因爲彭文雄已將一切供出！」

冉嬌嬌一楞道：「哦，他已經把一切供出來了？」

九尾狐點點頭，道：「他很傻，一直到老夫砍下他一條腿才肯說出實話來。」

冉嬌嬌一聽彭文雄已被砍下一腿，不禁面色一白，道：「既然他已供出實情，奴家也不敢再隱瞞了，以前跟奴家同居的那個男人，他……他是你的仇敵，鷹爪王胡劍南。」

九尾狐笑道：「哦，老夫聽說他養了個千嬌百媚的女人，原來就是妳啊！」

冉嬌嬌忙道：「但奴家並不喜歡他，他爲人尖酸刻薄，脾氣又暴躁，跟着他眞不好過。」

九尾狐「哼」的輕笑一聲道：「不要說謊，胡劍南脾氣暴躁不假，對人尖酸刻薄也是眞的，但據老夫所知，他對女人十分慷慨！」

冉嬌嬌道：「眞的，他對奴家不好，除了每月按時給奴家一百兩銀子之外，從不肯多給一文，因此他一死，奴家便無法生活下去了。」

九尾狐道：「妳一個住在哪裏？」

冉嬌嬌道：「懷玉山。」

九尾狐道：「妳跟雄彭文是怎樣認識的？」

冉嬌嬌道：「他說看見你刦走胡劍南的妹妹胡明嫒，就到處去傳說，消息傳入奴家耳中，奴家就求他帶奴家來此……」

九尾狐道：「幹甚麼？」

冉嬌嬌道：「奴家想見見胡姑娘，向她要幾個錢，因爲胡劍南的遺產可能落在她手上，而奴家的一生青春已葬送在胡劍南手裏，有權拿一些錢。」

九尾狐道：「原來如此……」

冉嬌嬌說道：「你可以讓奴家見見她麼？」

九尾狐搖搖頭。

冉嬌嬌道：「爲甚麼？」

九尾狐道：「因爲老夫並未擄刦胡姑娘，老夫隱居馬蹟山已有七年之久，從未離開馬蹟山一步！」

冉嬌嬌愕然道：「眞的？」

九尾狐微笑道：「妳的性命已操在老夫手中，老夫沒有騙妳的必要！」

冉嬌嬌驚疑道：「但彭文雄說曾親眼看見你去留春院刦走『玉娘』——胡明嫒呀！」

九尾狐冷笑道：「他造此謠言必有目的，老夫等下會去問他。」

冉嬌嬌叫道：「豈有此理，他說得活龍活現，原來都是滿口胡說——走，咱們去問他一個明白！」

九尾狐道：「老夫自會去問他，如今咱們來談另外一個問題，胡劍南除妳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女人？」

冉嬌嬌道：「沒有。」

九尾狐道：「妳怎敢確定沒有？」

冉嬌嬌道：「因爲他統治七十二寨，天天忙得不可開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去玩女人。」

九尾狐點點頭道：「這話倒是有道理，那麼妳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誰？」

冉嬌嬌道：「不知道，他似乎沒有知己之友，因爲他很多疑不信任任何人。」

九尾狐默默的凝望她一會，忽然微微一笑道：「妳眞想拜老夫爲師麼？」

冉嬌嬌點頭道：「是的，像奴家這樣的女人，總要有個靠山。」

九尾狐笑道：「老夫可以收留妳，不過我們之間不止是師徒，也可爲夫妻，妳意下如何？」

冉嬌嬌低首含羞帶笑道：「只要你不嫌棄，奴家無不從命。」

九尾狐摸摸下巴，道：「妳的面貌很美，但不知身材如何？」

冉嬌嬌羞笑道：「唉，你……」

九尾狐道：「假如你肯脫光衣服讓老夫鑑賞鑑賞，老夫便答應收留妳。」

冉嬌嬌紅臉道：「這個……」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這是老夫的條件之一！」

冉嬌嬌道：「來日方長，你又何必着急？」

九尾狐道：「老夫要看看妳身上有無缺點，如有缺點，老夫不要！」

冉嬌嬌道：「這個你放心，奴家若有缺點，胡劍南也不會要奴家了。」

九尾狐公冶笑非道：「老夫要看看才能放心。」

冉嬌嬌遲疑了片刻，忽的爽朗一笑道：「好，你要看就看吧！」

她伸脚下床，果然就在床前寬衣解帶起來。

轉眼間，已脫得一絲不掛！

雖然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女人，但那的確是一副美好無瑕的軀體，一副足以顚倒衆生的嬌軀！

她並不害臊，她早已習慣了在男人面前脫衣服，現在她爲了討好九尾狐，還故意擺出一個迷人的姿態。

然而九尾狐却毫不爲其充滿誘惑魅力的胴體所動，他只是靜坐欣賞着，過了一會之後，才慢慢站起，走到床前，把她脫下的衣服拿了起來。

冉嬌嬌睜大眼睛，發愣道：「你拿奴家的衣服幹麼？」

九尾狐微笑道：「像妳這樣美麗的姑娘，實在不該穿衣服，妳該充分表露妳的長處才對……」

說着，將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撕碎！

冉嬌嬌花容失色，道：「奴家沒帶衣服來，你把奴家的衣服撕碎了，叫奴家穿甚麼呢？」

九尾狐將最後一件衣服撕碎，扔在地上，才笑道：「妳不必穿衣，因爲這裏沒有外人會來！」

他轉身走到地下室唯一的一扇門前，才又回頭笑道：「這房中有够妳吃兩個月的食物，妳暫時在這房中住幾天吧！」

語畢，舉步跨出去。

「碰！」

一扇鐵門，在他跨出室外之後，隨由上面落下。

× ×

彭文雄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處湖邊上，他起初以爲是在夢中，直到一陣涼爽的夜風吹上他的臉孔，他才知道不是夢，他霍然坐起，瞪目發楞道：「咦，我怎麼在這裏？」

他想起自己原被困在「韜光廬」地下的牢房中，後來九尾狐公冶笑非打出一物，自己立刻失去知覺，而現在怎麼會躺在湖邊上呢？

莫非被人救出來了？

但救命恩人在哪裏？

他轉頭回望，但見四下冷清寂靜，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大爲驚奇，喃喃自語道：「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仰頭望望夜空，月亮已經不見，似乎距天亮已然不遠了。

他站起身子，縱目一矚，只見眼前地勢平坦，看不見一點山的影子，因此明白自己已被「救」出馬蹟山，置身於太湖之畔，他搔搔頭，又自言自語道：「眞妙，居然有人能把我救出來，但他爲何不留下來和我見見面呢？」

他忽然想到「救命恩人」可能留有文字，於是低頭尋找起來。

但地上只有他的一把長劍，此外別無他物。

他敏感的伸手入懷一摸，果然摸着了一張紙，當卽取出展閱，只見白箋上寫着如下數十個字：

「看在你送給老夫一個美女的份上，這次饒你一命，但若敢再踏入馬蹟山一步，必取你命！」

原來，「救命恩人」竟是九尾狐公冶笑非！

彭文雄大感意外，想都沒想到九尾狐公冶笑非會這樣輕易的釋放自己，不禁面露苦笑道：「他明知我去馬蹟山絕不是要找甚麼鬼醫都天樓，爲何不問明白就把我放了呢？唔，對了，一定是冉嬌嬌已把一切告訴他了，但對於追命判官都步實的『嫁禍』何以不表重視？而肯放我回去？莫非……」

他突然有所領悟，心頭一陣抽緊，暗忖道：「糟了，他一定躲在附近準備跟踪我，這下可麻煩了！」

本來，他以爲都步實要誘捕的就是蛇蝎美人冉嬌嬌，因此把她帶到馬蹟山來，却沒料到都步實並未在馬蹟山上設下捕人的陷穽，反而碰上了眞正的九尾狐公冶笑非，現在他應該返回莫干山將一切報告給都步實知道，但是九尾狐如在暗中準備跟踪，自己就不能返回莫干山了。

他思忖良久，决定先離開太湖再說，當下拾起長劍，邁步便走。

一路上，他不敢回頭看，因爲他認爲只有假裝不知道，才有機會擺脫九尾狐的跟踪。

朝西行了數里，天已漸亮，而宜興縣城也已在望了。

他加快脚步疾走，不久已到城下，隨卽混入趕集的人羣中進入城內，迅速的避入一條街的街角，躲着窺視起來。

但是等了足有一刻之久，却不見九尾狐入城，入城的都是趕集之人。

奇怪，他怎未出現呢？

莫非自己料錯了，他其實並未在跟踪自己？

不，當他知道都步實的「嫁禍」之後，一定不肯能休，而要找都步實質問，而他想到都步實，只有跟踪自己一途……

想着想着，又一刻時過去了。

九尾狐仍未見出現。

彭文雄滿腹疑惑，但也安心不少，九尾狐沒有跟踪總是一件好事，他聳聳肩膀，轉身往街上行來。

他在街上找到一個賣早點的攤子，喝了一碗豆漿，吃了一個燒餅，即由南城門溜出，放開脚力向南疾奔。

這回，他一邊跑一邊回頭看，可是依然不見九尾狐的影子，於是他漸漸肯定九尾狐未在跟踪自己了。

他爲何不跟踪自己呢？

只有一個解釋：他被冉嬌嬌的美色迷住了！

對於冉嬌嬌的安危，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因爲九尾狐既然在信上說「看在你送給老夫一個美女的份上」一語，就表示她絕不會受到傷害，所以他並未打算折返馬蹟山救她出來。

他一路疾行，每到一個地方，就隱藏起來窺視一番，直到確定無人跟踪，才又動身趕路。

這一天的黃昏時分，他已趕到莫干山北麓，他又躲在山麓樹林中窺視良久，不見有人跟到，才舉步登山，含笑自語道：

「今天趕了兩百里路，始終沒見到他的影子，要說他在跟踪我，那他就是鬼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敢放鬆警戒，仍是頻頻注意察看後面的情況。

越過幾重山頭，天已大黑，他對莫干山十分熟悉，故未遇困難，又翻越過幾座山峯，已到莫干山南麓，回到了追命判官都步實隱居的竹屋外面。

屋內有燈光，敢情都步實尚未就寢。

他伸手推開籬笆門，一面開聲道：「都老前輩，在下回來了！」

他怕都步實以爲自己是敵人，突然出手襲擊，故發話表明身份。

只聽屋中的都步實問道：「是彭文雄麼？」

彭文雄答道：「是的！」

都步實道：「進來！」

彭文雄走到廳堂門口，推門跨進去。廳堂中，燈光十分明亮！

但彭文雄一脚跨入之後，登時面色大變，好像突然被人點中穴道，陡地僵住！

追命判官都步實含笑說道：「你怎現在才到？」

不，他不是追命判官都步實，而是九尾狐公冶笑非！

他神情藹然的坐在一張竹椅上，就像坐在自己家裏一般，態度自然極了！

彭文雄面色陣陣發白，兩眼瞪得大大，眞像見到了鬼，全身泛起雞皮疙瘩，驚愕老半天之後，才失聲道：「你果然在跟踪我！」

見到對方悠閒的坐在廳上，他料到都步實必已遇害，因此心中震駭欲絕。

九尾狐公冶笑非微微搖頭，含笑道：「沒有，老夫沒有跟踪你，老夫到此已有一個多時辰了！」

彭文雄驚愕不置，問道：「你怎知道追命判官都步實住在這裏？」

九尾狐公冶笑非笑着道：「老夫早就知道他住在這裏！」

彭文雄心如刀割，怒聲道：「你把他殺了？」

九尾狐公冶笑非點頭，道：「嗯，他雙脚已近殘廢，却還喜歡惹是生非……」

彭文雄右手「嗆！」的拔出長劍，厲聲道：「胡姑娘呢？」

「奴家在此！」

隨着淸脆的話聲，只見胡明媛（玉娘）手端一盤熱騰騰的包子，由屋裏走了出來！

她臉上笑吟吟的，竟似已和九尾狐勾搭上了！

彭文雄頓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兩眼瞪得更大，一楞一楞的道：「妳……妳是怎麼了？」

胡明媛將那盤包子放上桌子，掩口吃吃輕笑道：「有何不對？」

彭文雄舉劍一指九尾狐，大叫道：「妳知道他是誰麼？」

胡明媛點頭笑道：「知道！」

彭文雄跳脚道：「既然知道他是誰，怎麼跟他好起來了？」

胡明媛嗔笑道：「說話不得無禮，奴家只不過蒸了些包子給他老人家吃，怎說跟他好呀！」

彭文雄面容一沉，冷笑着道：「哼，原來你們早就認識了，我早就覺得妳有些可疑，果然被我料到了——我先宰了妳再說！」

長劍一圈，搶步便欲攻出。

胡明媛慌忙躲到九尾狐身後，驚叫道：「不要亂來！奴家認識他老人家，還是你們介紹的呀！」

彭文雄聞言一怔，頓住劍勢，惑然道：「妳說甚麼？」

胡明媛道：「你仔細看看，他老人家就是追命判官都老前輩！」

彭文雄又是一怔，道：「甚麼？」

九尾狐公冶笑非接口笑道：「你認不出老夫，總該聽得出老夫的聲音才是，眞是笨蛋！」

彭文雄兩眼一直，滿臉錯愕地道：「我的天，您老人家原來就是都老前輩！」

九尾狐扯下頭上的長髮，再由面上揭下一張薄薄的人皮，就露出了他都步實的廬山眞面目，他笑着道：「唉，老夫沒想到你這麼笨……」

彭文雄長長透出一口氣，老大不高興的苦笑道：「是的，在下早該想到您老人家會冒充九尾狐，不過……」

追命判官都步實面容一沉，冷峻地道：「不過甚麼？」

彭文雄本想發牢騷，見他變了臉色，忙的陪笑道：「沒甚麼，沒甚麼。」

他和龍一雄一樣，對這位追命判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敬畏，在他面前硬是放肆不起來。

追命判官都步實輕輕一哼道：「你氣老夫捉弄了你是麼？」

彭文雄笑笑道：「不敢。」

追命判官一瞪眼道：「量你也不敢，

你這小子莫名其妙，老夫叫你去散佈謠言，你却把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帶去馬蹟山，簡直是胡鬧！」

彭文雄微愕道：「您說她是個不相干的女人麼？」

追命判官道：「不錯！」

彭文雄看了胡明媛一眼，又回望他道：「可是，她是胡——」

追命判官喝道：「你給我住口！」

彭文雄立刻住口，他也覺得不該在胡明媛面前提起她哥哥之事。

追命判官對胡明媛道：「好了，這兒沒妳的事，妳回房睡覺吧！」

胡明媛對他似亦十分畏懼，一些不敢違拗，聞言應了一聲「是」，襝袵一福，退回屋裏去了。

追命判官拿起一個包子吃起來，道：「來，先吃幾個包子再說！」

彭文雄趕了一整天的路，肚子早餓了，當下也不客氣，上前坐下，把包子一個一個送入嘴裏。

追命判官喜怒無常，這時忽然笑嘻嘻道：「瞧不出她倒能做出這麼可口的包子來。」

彭文雄道：「是啊。」

追命判官道：「在那邊，老夫吃甚麼都要自己動手，眞是苦不堪言。」

彭文雄道：「爲何不帶她一起去？」

追命判官搖頭道：「不行！」

彭文雄低聲問道：「您老把冉嬌嬌怎麼處置了？」

追命判官又拿起一個包子，咬了一大口，邊吃邊答道：「老夫把她困在一間地下室中……」

彭文雄道：「由誰看守她？」

追命判官道：「沒有。」

彭文雄道：「那不餓死她？」

追命判官道：「不會，地下室中備有足够她吃兩個月的食物。」

彭文雄道：「她既是個不相干的女人，您老何不放她走？」

追命判官道：「她並非完全不相干，將她困在那邊，對老夫也有一些幫助。」

彭文雄道：「那地下室是否很堅固？」

追命判官道：「是的，她不可能逃脫出去，因爲她沒有衣服可穿！」

彭文雄訝然道：「怎麼說？」

追命判官微笑道：「老夫做了一樁缺德事，强迫她脫光衣服，把她的衣服撕碎了。」

彭文雄失笑道：「果然缺德！」

追命判官起身道：「屋外月色不錯，咱們出去走一走吧。」

說着，負手踱出。

彭文雄順手再拿了兩個包子，才跟他出屋，一面吃一面問道：「龍一雄有沒回來？」

追命判官道：「沒有，不過他大概也快回來了。」

老少倆走到竹屋外面，順着山徑緩緩散步，追命判官微微一笑道：「你以爲冉嬌嬌是老夫所欲擒捕之人，是麼？」

彭文雄道：「正是，您老利用胡姑娘爲餌，可知所欲誘捕之人必是胡姑娘的親友，而冉嬌嬌是胡劍南的女人，所以在下以爲就是您老要的人。」

追命判官道：「她跟你說，要救胡姑娘？」

彭文雄道：「是的，她說胡劍南生前對她不錯，故要救胡姑娘的命，以報答胡劍南。」

追命判官冷笑道：「你相信麼？」

彭文雄道：「有些不相信，不過除此而外，在下想不出她有別的理由。」

追命判官仰頭望着天上的眉月，緩緩道：「告訴你，她爲的是錢財！」

彭文雄不解，問道：「她救胡姑娘，有利可圖麼？」

追命判官道：「她以爲有利可圖，原因是胡劍南有一筆鉅大的財產，她可能沒弄到手，故想由胡姑娘的口中探聽那筆財產的下落。」

彭文雄道：「胡姑娘知道她哥哥的那筆遺產的下落麼？」

追命判官道：「她如果知道她哥哥那筆遺產藏在何處，也不致淪爲妓女了。」

彭文雄點點頭，道：「這話有理，在下有一種想法，胡劍南的那筆財產可能放在那個黑盒之中，因此才有許多人要搶奪它！」

追命判官笑道：「不對，老夫敢跟你打賭，那黑盒中放的絕對不是胡劍南的遺產！」

彭文雄道：「不然是甚麼？」

追命判官道：「不知道，老夫只知那黑盒放的不是藏寶圖。」

彭文雄道：「那麼，它和胡劍南是毫無關係了？」

追命判官道：「也不對，它和胡劍南有着極大的關係！」

彭文雄迷惑道：「甚麼關係？」

追判官命搖搖頭。

彭文雄又問道：「您老要擒捕之人，到底是誰？」

追命判官緩緩道：「老夫現在不能告訴你，不過不出半年，你一定會知道。」

彭文雄道：「胡姑娘知不知道您老要利用她爲餌誘捕某一人？」

追命判官道：「不知道，所以今後你在她面前切不可提起她哥哥之事。」

彭文雄道：「在下是不是還要走一趟南方？再去散佈謠言？」

追命判官道：「不必了，老夫現在要交給你另一個任務，明天你去城裏找鐵舖打造一個黑盒，式樣要與那個眞的黑盒完全相同，你能辦到麼？」

彭文雄道：「大概可以，您老要打造一個贋品做何用途？」

追命判官微笑道：「如果龍一雄能奪回那個黑盒，咱們便用假的把眞的掉換下來，即使龍一雄空手而返，你們也可帶着假的去十八盤嶺！」

彭文雄恍然一笑道：「好主意！」

追命判官接着說道：「老夫希望你們能够把那位神秘總瓢把子收拾下來，當然最好是活捉的，老夫很想看看他是何方神聖。」

彭文雄點頭道：「好的，我和龍一雄當盡力而爲。」

追命判官停住脚步，笑道：「你覺得老夫在馬蹟山『韜光廬』中所設的陷穽妙不妙？」

彭文雄笑道：「妙極了。」

追命判官轉身朝竹屋走回，含笑又道：「前天老夫所以不肯現身與你相見，目的就是想試試那個陷穽管不管用，結果証明十分管用。」

彭文雄道：「最妙的是床上那具骷髏，如果沒有它，就不一定能擒到人了。」

他跟着轉身走回，望着老人那雙腳，笑道：「您老的雙足已能走了麼？」

追命判官笑道：「老夫的脚本無毛病，只因怕龍一雄不肯帮忙，因此才騙他一下。」

彭文雄暗笑道：「哼，你應該改名號爲『九尾狐』，而不必再是『追命判官』了。」

想到「九尾狐」，乃問道：「您老冒充九尾狐，難道不怕眞的九尾狐出現？」

追命判官道：「不怕，他永遠不會出現了。」

彭文雄一哦道：「九尾狐已死了？」

追命判官道：「是的。」

彭文雄道：「怎麼死的？」

追命判官道：「被人宰掉了。」

彭文雄道：「能殺死九尾狐之人，必是武功蓋世的人物。」

追命判官笑了笑道：「多謝誇獎。」

彭文雄一怔道：「是您老幹的？」

追命判官淡淡的道：「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了，他是個十惡不赦的魔頭，老夫久有收拾他之心，直到兩年前才找到他。」

彭文雄道：「沒有人知道？」

追命判官道：「嗯，他的骷髏你已見到了，就是『韜光廬』床上那一具。」

彭文雄道：「他本來就住在那裏？」

追命判官道：「是的，那隻老虎也是他養的，後來才被老夫馴服。」

老少倆交談至此，走回到竹屋外面。

彭文雄又問道：「您老何時回到那邊去？」

追命判官都步實道：「等龍一雄回來再去。」

彭文雄道：「這中間，要是您老要抓的人已到了那邊，那怎麼辦？」

追命判官微微一笑道：「不要緊，老夫雖然不在，那陷穽仍然能够發揮威力。而且老夫已放了些食物在那牢房中，當他跌入牢房之後，十日之內不致餓死。」

說着，舉步入屋。

彭文雄跟入問道：「在下今夜睡在何處？」

追命判官道：「就睡原來那一間好了，現在你去歇息吧，有話明天再談。」

於是，彭文雄逕自走入後院，到井邊盥洗一番，即入房歇息。

但剛上床不久，就聽到胡明媛在房外輕喊道：「彭公子，你睡了麼？」

彭文雄披衣下床，走去打開房門，笑道：「妳還沒睡覺？」

胡明媛神情有些羞澀，答道：「奴家睡不着，想跟你談談……」

彭文雄道：「好的，妳進來。」

胡明媛移步入房，順手將半開的房門完全推開，然後搬過一張竹椅，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坐下，含羞一笑道：「奴家想問你一些事情……」

彭文雄道：「妳問吧！」

胡明媛凝眸注視他，道：「你和龍一雄騙奴家到此，到底所爲何事？」

彭文雄笑道：「這問題，應由龍一雄來回答才對。」

胡明媛道：「他不在，所以奴家就問你。」

彭文雄輕咳一聲道：「妳不該懷疑他的誠意，他確實有娶妳的打算，因此才帶妳來到這裏。」

胡明媛說道：「但奴家却有一種强烈的感覺，覺得你們似在暗中進着行某種事情。」

彭文雄道：「不管我們在進行何事，都對妳無害，妳放心可也！」

胡明媛道：「可以告訴奴家你們在幹甚麼嗎？」

彭文雄道：「這個……我只能這樣告訴妳，都老前輩原是一位名捕頭，他因年老而退隱，但他仍不忘除暴安良之心，因此，要龍一雄和我協助他擒捕一個武林魔頭。」

胡明媛問道：「這個武林魔頭，究竟是誰？」

彭文雄搖頭道：「不知道，他老人家不肯說出來。」

胡明媛道：「剛才在廳上，你說他冒充九尾狐，九尾狐這個人……」

彭文雄道：「怎樣？」

胡明媛道：「他是誰？」

彭文雄心知她裝蒜，當下也不點破，笑道：「是一個大壞蛋，但已經死了。」

胡明媛臉色一動道：「哦，九尾狐已經死了？」

彭文雄道：「不錯，是被都老前輩除掉的，因此他老人家才敢冒充九尾狐。」

胡明媛道：「他老人家爲何要冒充九尾狐？」

彭文雄笑道：「也許有原因，但我不知道。」

胡明媛道：「他沒告訴你？」

彭文雄道：「沒有，他老人家脾氣很怪，有許多事情都不肯說明白。」

胡明媛道：「你曾把一個女人帶去某地見他，是麼？」

彭文雄道：「是的……」

胡明媛道：「她是誰？」

彭文雄道：「一個壞女人。」

胡明媛追問道：「她姓名叫什麼？」

彭文雄說謊道：「她姓馬，名曉梅，是個淫婦，經常勾引男人。」

胡明媛問道：「你把她帶去見他幹什麼？」

彭文雄道：「因爲我以爲她和那個武林魔頭有關係，故將她——」

胡明媛打岔道：「你既不知那武林魔頭是誰，怎知她與那武林魔頭有關係？」

彭文雄一時爲之語塞，忙以「哈哈」笑着來掩飾窘迫，道：「這個麼……妳猜猜看！」

胡明媛淺淺一笑道：「奴家猜不着，你說吧！」

彭文雄思忖電轉，笑道：「經過情形是這樣的，數日前我偶然與她相遇，她一再向我打聽都老前輩的住處，我以爲她有要事欲見他老人家，因此將她帶去。」

胡明媛問道：「帶去何處？」

彭文雄道：「一個地方？」

胡明媛追問道：「甚麼地方？」

彭文雄笑道：「啊呀，妳不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好不好？妳是個姑娘家，有些事情不必知道！」

胡明媛微笑道：「但這樁事情似乎沒有瞞騙奴家的必要，不是麼？」

彭文雄一聳肩道：「夜深了，妳回去睡覺吧。」

胡明媛道：「你不告訴奴家？」

彭文雄道：「可以告訴妳的事，我自然會告訴妳。」

胡明媛似欲說甚麼，但欲言又止，起身道：「好，明天見！」

溫婉一福，轉身而去。

× ×

第二天早上，彭文雄躲在房中畫出一張黑盒的圖形，即帶着圖形拜別追命判官都步實下山而來。

走了二十多里路，來到孝豐縣城，找到一家最大的鐵舖，走了進去……

× ×

三天之後，他再去鐵舖時，訂製的黑盒業已製成，雖然與眞的黑盒不盡相同，但已可魚目混珠，他用一條布巾將黑盒包好，付了十兩銀子，即出城而來。

剛剛趕回到莫干山南麓，忽見一條人影由東方道上疾奔而至，他一看那條人影頗像龍一雄，乃住足佇望，等來人奔到近處，一看果然是龍一雄，不禁大喜而呼道：「龍一雄，你回來了！」

龍一雄左手攬着一隻包袱，似已奔跑了半天，全身盡爲汗水浸濕，他一眼瞥見彭文雄，也大喜道：「彭兄來得好，快替我擋他們一陣！」

彭文雄聞言一怔道：「有人追你？」

龍一雄道：「看看後面吧！」

彭文雄舉目一望，果見遠處道上有兩個人疾追而來，看他們的身法和速度即知是武林高手，不由一驚，說道：「他們是誰？」

綠林七絕的老六和老七，獨眼無常王尙和左青臉成一棠！

彭文雄道：「他們幹麼追你？」

龍一雄一指左手攬着的包袱道：「搶這黑盒呀！」

彭文雄一看獨眼無常王尙和左青臉成一棠已追到數十丈之近，靈機一動，忙將自己訂製取回的假黑盒遞給他道：「這是假黑盒，你拿去把眞黑盒交給我帶走！」

龍一雄驚訝問道：「你哪裏來的假黑盒？」

彭文雄急道：「待會再告訴你！」

他「搶」過龍一雄那隻包袱，把自己的包袱塞給他，隨即縱身疾起，掠入山麓的樹林裏去了。

龍一雄還在迷迷糊糊的時候，獨眼無常王尙和左青臉成一棠已然追到了！

獨眼無常年約三十八九歲，身子高高瘦瘦，左眼蒙着一個眼罩，手仗一柄喪門劍，看上去的確很像一個無常鬼。

左青臉成一棠年紀比王尙小約一兩歲，模樣最是古怪，半邊臉是青色的，活像從蠻荒跑來的一個野人！

他們一追到龍一雄面前，立刻一前一後的攔住，獨眼無常王尙獨眼一瞇，陰惻惻的問道：「小子，方才與你說話之人是誰？」

龍一雄面露疲困的笑容道：「一位普通朋友，我請他帮忙，誰知他一聽到兩位寨主的大名，嚇得掉頭就跑……」

獨眼無常王尙見他手上還攬着包袱，竟未看出那已非原來的包袱，咧嘴嘿嘿一笑道：「所以，你小子碰上本寨主等，只有乖乖認命一途，快把寶盒獻上來吧！」

龍一雄搖頭道：「不成，我辛辛苦苦的拿到寶盒，豈有白白送給你們之理！」

左青臉成一棠手上拿的是一條七節鞭，他把七節鞭一抖，怪笑道：「你還想拚命不成？」

龍一雄點頭道：「正是，我這個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

左青臉成一棠揚鞭一舞，呼的一聲打了出去，喝道：「老六，幹吧！」

獨眼無常王尙不待成一棠的話聲落下，早已一劍刺向龍一雄的胸口。

龍一雄的小魚腸已還給窮書生孫天德，故現在是手無寸鐵，要應付兩件兵器的攻擊，自是十分困難，他一跳避開成一棠打到脚下的七節鞭，再利用假黑盒撞開王尙的喪門劍，立時斜身一掠，橫飄數丈。

但王，成二人豈肯讓他逃掉，如影隨形疾縱而上，再度猛攻上去。

龍一雄又勉强避開了數招，覺得犯不着爲一個假寶盒喪命，當下佯裝失手，讓假寶盒掉落地上。

左青臉成一棠一見大喜，迅捷一脚踢出，將假寶盒踢出老遠，隨即撲去奪取。

他探手抓起包袱，迅速的解開察看，見是寶盒不錯，咧口欣喜的笑道：「老六，可以走啦！」

獨眼無常王尙却繼續連劍攻擊龍一雄一面答道：「別忙，這小子不死陰魂不散，咱們索性送他上路吧！」

「也好！」

左青臉將假寶盒取出，把連接盒子的鐵鍊繞在腕上，立即揮鞭再上，與獨眼無常聯手圍攻起來。

龍一雄一邊閃避攻擊，一邊怒罵道：「兔崽子！也沒見過像你們這樣心黑手辣的賊子，得了寶盒還要我的命麼！」

獨眼無常獰笑道：「不錯！」

劍如匹練，連續猛刺！

左青臉的七節鞭也上下猛打猛掃，招招向龍一雄的要害招呼。

龍一雄施出各種巧妙身法避開攻擊，但還是無法完全避開，腰部着了成一棠的一鞭，痛得大叫起來，道：「彭文雄，你再不出來，我要罵人啦！」

「來了！」

彭文雄如鳥出林，直掠而至，長劍一揮一格，登時將獨眼無常迫至一邊，跟他鬥上了。

獨眼無常接了他數招劍法之後，已看出他劍法非凡，不由凜然心驚，喝問道：「小子，你是何人？」

彭文雄笑道：「虎俠彭文雄是也！」

長劍一招「二郞担山」，飛點他頸部，快得像投出的一把飛刀！

獨眼無常身形一挫，再一頓雙足倒縱三丈，揚聲道：「老七，點子硬，扯活！」

（以下轉入第六十六頁）

日本詭異傳奇恩仇中篇故事

一劍七魔

山田風太郎・原著
盧　令・譯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幻五郎乘葉月等往蓮華寺對付葵悠太郎，向阿縫凌辱，被阿縫用燭台刺割魔眼，由此牽動到受他魔眼勾魂的志乃，神志立時醒過來，曾見一軒風暗刺葵悠太郎，乃以身障，葵悠太郎乘機一劍劈死一軒風。柳澤前往甲賀，適睹了眼的幻五郎追趕逃走的阿縫，柳澤遂把阿縫捉回府中，同時命武士往蓮華寺接應葉月和空禪刑部，是時，葉月已把阿鮎自葵悠太郎手中騙了回來，阿鮎回到柳澤府中，不言不說，任從柳澤夫婦如何動問，她也總是垂下頭，不理不睬，隻字不說，這使得柳澤和阿鮫疑心阿鮎有了不可告人的事，心中如受電擊，柳澤焦急地問她可曾受到侮辱，阿鮎也不答話——

奪魄葵花現　空禪忍術滅

「鮎……」阿鮫的聲音顯得相當焦躁，「爲什麼你不說話？」

阿鮎還是垂着頭。

——衆武士簇擁着回來的時候，阿鮎是卑微的耍獅子舞的裝束，那樣子遭受到嚴重的打擊似的，是以儘管憂心怔忡，柳澤阿鮫還是讓回房休息去。

到今晨，聽說阿鮎醒來了，柳澤立即吩咐到自己房間，與阿鮫輪流不住的發問，阿鮎始終垂着頭，不作聲。

不錯她經已恢復小姐裝束，但，跟以前活潑的簡直判若兩人。

「鮎，怎的不回答爹的問題？」

柳澤滿面不高興的表情凝望着阿鮎，心頭翻滾沸騰的，不消說，令他感到不安的並非阿鮎的沉默，而是方才他婉轉地一再問及的都是阿鮎到底有沒有失身葵悠太郎的問題，阿鮎不願意回答，那……

比起同情阿鮎的命運，意圖讓阿鮎與甲府中納言結合的一着棋子突然沒有了着落更令他痛恨，心頭那能不沸騰翻滾，那能不怒火如焚？

「阿鮫，不要再問了，她的不回答，較之回答什麼不是還明白！」柳澤窩心的咬唇歎息，「到如今地步，都是葵悠太郎那傢伙，無論如何非要砍他的腦袋不可，阿鮎，即使是難過，氣憤，你也姑且忍耐，遲早我一定給你報仇！」

阿鮎聽說終於抬高頭：「爹，用不着替我報仇什麼，他沒有對我怎樣，你們不要錯怪他。」

「他？」柳澤阿鮫兩人發出的聲音奇怪極了，眼瞳閃光的互望，阿鮫隨即就追問，「你口中的他是不是葵悠太郎？」

「就是葵公子，要報仇的也應該是他，他並沒有幹錯什麼事，爹相反狠心着八殺了他的隨從……」

「鮎，你可知道，悠太郎是什麼身份呢？」

「是前將軍的兒子……」

「胡說，那是他不容於世的陰謀，嚴有院沒有兒子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也因此，現將軍得以弟承兄位！」

「葵公子要是冒充的話，爹你爲什麼又不擇手段的着人狙擊，追殺？」

「謀求天下安寧是我的職責，豈容他肆意胡言亂語，煽動人心！」

「好，那何不光明正大的拘捕他，要暗地裏指使見不得人的忍者？」

柳澤不由得語塞，平日很多時他都是給阿鮎駁倒，但都是毫不介意的索性一笑置之，而這次卻竟變了面色！

沉默了半晌，阿鮎突然亦變的不像是平常的阿鮎，拚命的，緊握住雙拳。

「阿鮎只覺得慚愧，爹你是必給魔鬼纏身……回來是我的不幸，我所憂慮的亦不過是不知怎樣才能夠勸得了爹爹改變初衷……」

「住口！住口！住口！」柳澤滿面通紅的厲聲咆哮，「天下大事女孩子不得干預！」

「但無論如何，爹你給我放走那耍獅子的女孩子阿縫！」

「爲什麼？」

「對葵公子來說阿縫是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要緊的人，爹你即使肯罷手，葵公子會否原諒，雖然我也不清楚，但如果放了阿縫，最低限度葵公子的怒火或者會和緩下來。」

阿鮎聲音很平靜，卻還是夾雜着悲痛意味，是基於什麼念頭她說出這番話？是想促起柳澤的反省？

「那……」阿鮫喘息着，「莫非是悠太郎的妻子？」

「好像是還未成爲事實，但不管怎樣，爲了她，葵公子不要阿鮎，」那蒼白嬌臉的阿鮎牽起苦澀的笑意，「姐姐，阿鮎雖然喜歡上了葵公子，卻被他拒絕了，所以……先刻你們問及關於阿鮎的清白種種，阿鮎只覺得好笑，放心，沒有出錯……兒……」

「那，那當眞？」

柳澤叫起來，懷疑的偷望着阿鮎的眼睛——是因爲昨夜已經聽得報告，派去蓮華寺的武士途中接受阿鮎那會子，阿鮎曾經發了狂的不斷呼喚着悠太郎的名字——雖然他表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但朦朧的淚光閃爍在阿鮎的眼瞳中是如此的純潔，更何況阿鮎向來是不說謊的性子。

「來人哪！」突然的，柳澤轉過去自隣室喚來侍從，然後，「事情倒簡單，耳朶貼近來聽我吩咐！」向門扉後的侍從不知耳語了什麼。

那侍從連連地點頭，立即就動身離開了。

——柳澤的使者出現甲賀町，玄齋莊院外牆上大書特書，再着令七忍殘餘的柳澤私邸報到也就是事情演變的結果。

吩咐妥當了，柳澤滿面笑容的回向阿鮎。

「葵悠太郎那傢伙前將軍遺腹子什麼的簡直是笑話，跟那如同討飯的獅子舞女娃子倒是相稱的無賴罷了——看到妳，怕不是眼花繚亂，沒有了主張，哈哈哈！」

「爹你方才吩咐家人什麼？」

「我打算將女娃子給回葵悠太郎，是以着人去通知他前來收取！」

「嗯……何時？那裏？」

「三日後，小塚原！」

阿鮎瞬也不瞬的凝望着柳澤，倉猝間，她實在難以猜度出柳澤的心意，她的目光是那麼閃亮，眞似要看到人家肺腑深處，柳澤忙將視綫移開去。

「女獅子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那，阿鮎，可知昨夜我爲什麼到甲賀町？」

「不知道。」

「是爲了你的事情，担心的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再按不住了，當然我，你姐姐就因爲你，已經寢食不安，但並非如此簡單！」

「爹你說好了。」

「七日後，將軍就駕幸我家！」

「將軍——」阿鮎不由的睜大了一雙眼睛。

但，將軍駕幸柳澤私邸並不是首次，不外是牽掛阿鮫，想探望今年十三歲他跟阿鮫的私生子吉里——那阿鮎亦很清楚，只是自從認識了葵悠太郎後，對這種權勢色慾糾纏不清的手段生出了噁心的感覺——但，那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到時候——」柳澤的目光再又轉向阿鮎，「『甲府中納言』也會隨同將軍到來……」

哦，現將軍綱吉長兄綱重的兒子——甲府中納言綱豐不就是倘使吉里不能夠成功，六代將軍由他來繼承的人物？是以，柳澤企圖利用阿鮎的色相迷惑綱豐，好使綱豐絕口不過問——那阿鮎心裏也很明白，不單止，還因此曾經對自己未來的命運驕傲。

「中納言，將軍當夜會留宿……」柳澤深入的解釋，「阿鮎，還請你來侍候中納言就寢！」

——不！阿鮎狂叫於心中，口唇儘管不住的哆嗦，偏就什麼也說不出來。

「掌握柳澤家未來命運的你，不幸竟被那可恨的無賴刦走，又怎不教我牽腸掛肚，最後，甚至於不惜親自到了甲賀町去啊！」

「爹！」阿鮎倏的叫起來。

「什麼事？」

「如果我聽爹你的吩咐，請爹你也罷手莫再着人追殺葵公子好不?」

柳澤的面龐迅速的掠過了不快的神色，再又生出了疑心——阿鮎要不是失身葵悠太郎，怎的會如此替他設想，担心?是的確難以揣測!

但畢竟老奸巨猾，柳澤並沒有表示什麼，相反展露洒脫的笑容，抑制住想嚷出什麼的阿鮫，且還滿口的答應。

「呵，什麼也聽你的，好了好了，不要再管那許多了……」

也沒有多久，侍從再又急步走入來，門扉後面向柳澤報告：

「甲賀派忍者兩人登門求見!」

× ×

同是柳澤私邸的雜木林子裏頭，跟此前截然迥異，如今到底是明朗的初春白晝，仰眼天望，樹木叢間點燃着的尤如小綠燈也似的冒出了無數新芽，傾注下來的陽光也給映成了青綠色，確的是賞心悅目，但，蹲在其下的兩個忍者却縮着肩膀，抱着身子，非常難受的，只怕並不是單純因爲陽光的關係。

「我眞想也學你那樣子裹住了面龐!」葉月嘀咕了起來。

空蟬刑部拉低了的深編笠的邊緣幾乎觸到地面的枯葉。

「出羽那傢伙也不知要吩咐什麼——」說話間，深編笠倏的轉了過去，「奇怪哪……」

「怎樣了?」

「林子的周圍……」

適時林外脚步聲暴響，是柳澤入來，他也跟此前截然迥異，不再是孤身，左右緊伴着侍臣四五，隨即分開脚悍立，峻冷的俯視眼前兩忍。

「是刑部，葉月?」

「謹應召趨謁!」

「幻五郎又怎樣了?」

「回主人的話，幻五郎因傷……」

「哼，是七忍只剩下兩忍了!」柳澤的聲音充滿譏諷意味。

「萬二分抱歉，主人……」刑部歎息的回答，「還請你暫且寬延時日……」

「老說話，以前我已聽過了!」

「主人的惱怒我們明白，但無論如何故念我們總算救回了小姐……」

「少給我分辯!」語聲颯的一鞭子抽下去也似的冷酷，兩忍者顫抖着，噤若寒蟬。

「卽使是，刑部!」柳澤又變了語氣，「關於小姐的清白……你們認爲眞給葵悠太郎那小子玷污了?」

「嗄……」

「說!老實給我說!」

「主人，確的是難以啓齒……」

「換句話說當眞的給玷污了?」

「嗯——」空蟬刑部頭垂的更低。

柳澤無言的俯視着兩人好會子，眼瞳中冷芒閃閃，猛的咆哮了起來：「你們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

兩忍吃驚的抬起頭來。

「我怎樣吩咐——清白的將小姐給我送回來!小小的事情也無法完成，要如何如何難道還用我來說話!」

「哎，主人，結果了悠太郎後我們再來請罪，甘承任何的懲罰——謹以甲賀忍法的聲譽發誓!」

「嗯，甲賀忍法沒什麼的簡直笑話——我再不信賴你們，卽使信賴你們也沒用，這次的事情我本想暗中解決，因此特別吩咐你們來行事，豈料到你們竟辜負了我的期望，時至今日，不得已，只好我親自來動手——昨夜暗中前赴甲賀町，今日再光天化日裏來召見你們，無不是衆目睽睽之下，那就再清楚不過的了!」

「但，主人，葵悠太郎的下落……」

「小担心，我自會將他拘捕——那要獅子舞的女娃子聽說殺了八劍民部，民部那傢伙雖然輕率魯莽，還算是直屬武士，是女人的話，卽使刑場梟首示衆也不爲過，就憑這罪名，三日後，小塚原梟首示衆，到時候，悠太郎是必給誘出來，不單止，是必還不會見死不救，那時，對胆敢擾亂刑場的他，儘可以名正言順着令千百捕快當場包圍格殺!」

擾亂刑場是什麼後果不難想像到，刑部無言的頷首——

聽柳澤那麼說來，先刻與阿鮎談話的時候就已作出了決定，明顯的是不理會阿鮎殊死的請求了。

突然的，柳澤的語聲再變。

「明白了是不?嘿，沒用的東西!如果還知道羞恥，就老老實實的，束手待斃吧!」

「主人，到時候何不讓我們來……」

「用不着你們!」柳澤颼的刀已經出鞘!

刑部與葉月霍地同時站起身!

「想逃走?貪生怕死的東西!」柳澤刀顫動着指向企圖離開的兩忍。

「確的是貪生畏死!」刑部陰陰森森的，「爲了四忍的仇恨，對葵悠太郎的頭顱我們還是依依不捨!」

「停下來!誣衊小姐被人玷污的傢伙豈容再留活命，兒郞們，不要放走了!」

柳澤左右侍臣應聲拔刀的同時，數十武士亦自四下紛紛擁入林子裏，摧枝踏葉的奔殺衝來!

空蟬刑部絲毫也不見慌張失措，悍立草叢中，冷冷的環視周圍武士，淡淡的喉裏透出笑聲。

「葉月，到不如放手幹了!」

葉月雌豹也似青白發光的眼瞳投向湧前來的武士，纖細輕巧的身子刀光劍影中滴溜溜的旋轉再旋轉，如同五色奔流的薄紗相繼飛出她的雙手!

薄紗飄浮，飛舞，翻滾，幻成了無數的葉月，出沒樹木枝葉叢間!

「哎，這，這……」衆武士手忙脚亂的紛紛斬殺衆葉月!

裂帛聲響中，葉月的數目有增無減，迷惑了衆武士的眼瞳!

「好傢伙，胆敢抗拒我家主人的命令!」其中的一個武士，好不容易回復自我，不再理會葉月，一刀向空蟬刑部當頭劈下去!

噗的深編笠迎刀中裂，刀勢還未竭，直劃向胸膛，輕易的將空蟬刑部斬成了兩邊!

笠中，魔鬼面具中，頭巾衣衫中，赫

然空無一物，刑部的眞身經已消失不見!

忍法「空蟬」!

「呵，那，那……」

柳澤呆立當場，惡夢魘住的怔怔望着到處瘋子般手舞足蹈的衆武士，到如今，他總算親自領略到自己所依賴的甲賀忍者絕非尋常可比，不能隨便輕視……

× ×

江戸西過三十里——水戸西山黃門隱居的莊院門前，兩騎快馬掀起漫天煙塵，如飛奔來。

兩騎剛好竭止了去勢，虛無僧兩人就滾鞍躍下，草鞋衫脚不用說，連頭戴的深草笠也蓋滿了白茫茫的塵埃。

「哦，助三郎，格之進兩人回來了的話，沐浴更衣什麼的且慢，馬上進入來見我!」

老公公那麼吩咐，兩人豈敢怠慢，直入內堂，脫下深草笠，露出本來的面目，不就是甲賀町玄齋莊院門前曾與葉月空蟬刑部發生衝突的虛無僧?

兩人抑壓住激喘的氣息不知向老公公報告了什麼?老公公慌不迭的追問：

「那，少主仍下落不明?」

「是，蓮華寺一步之差……」

虛無僧之一回答，另一緊接報告關於玄齋莊院外牆所見的奇怪的字句。

「哦，柳澤的人寫下了『三日後，葵花凋落小塚原』那樣的字句?」老公公黃門歪起了腦袋，雪眉下的眼瞳霍的烱烱生光，「好，我也立刻出府江戸去!」

「呵……但，你老人家剛回來，還是要保重身子……」

「胡塗蟲!我的身子怎樣就怎樣，當前的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嘜，吩咐各人準備好，立刻江戸去!」

黃門叱咤着威風凜凜的站起身!

老龍終於出府了!

× ×

黃昏的時候，柳澤私邸中急急來了兩個客人，與柳澤密談之後，又匆匆離開。

聽說來客是江戸總理司法行政的「町奉行」松前伊豆守與監獄官石出帶刀，阿鮎不由的變了色，腦海中再又浮起了昨日柳澤的說話，當時柳澤對她說是着人通知葵悠太郎前來領回阿縫，到問及何時，那裏，則應以三日後，小塚原!

那會子，倉猝間阿鮎當眞猜不透其中意味，但如今，阿鮎畢竟明白了柳澤的用心。

小塚原，不就是千住那由來用作刑場的地方?柳澤是打算將阿縫刑場梟首示衆啊!

——查出阿縫是悠太郎的同黨，如果要殺儘可以私邸中殺，但三日後小塚原刑場梟首，是必不單止爲了殺阿縫，還企圖將悠太郎誘去，那，柳澤分明是存心違背對自己的諾言，對自己的請求置若罔聞。

三日後——不，還剩下兩日罷了，如今召來江戸「町奉行」與監獄官，怕就是以重臣的權威着令採取措施如何將阿縫押解小塚原，相信今，明日間，監獄方面便會派人來收取犯人，一去了監獄還不萬事皆休，那卽使自己怎樣努力，阿縫的生命也不可挽救了……

阿鮎好不容易壓抑住起伏思潮，哆嗦站了起身，但，就那樣雙脚給釘住了的站着。

——我要幹什麼?

我不是希望她死?爲什麼要去救她?救了她，她是必回到葵公子身邊……

阿鮎不由的翹起小嘴，突然的——

她耳邊又響起了悠太郎歎息也似的語聲：「卽使甲賀町途中遍地陷阱，我單人匹馬也要殺奔前去，誓將阿縫救出來!」

她眼中又浮起了悠太郎喝聲：「小姐，給我去!」手指甲賀忍者的姿勢!

——他，他就只是關心阿縫，不關心我!

阿鮎的心中妒嫉到不得了。

她閉起眼睛坐了下來，但，悠太郞沉痛的聲音在她耳裏老是作響，懇求的姿勢她漆黑的視野中不住滴溜溜的轉動……

——不，我一定要救她出來，不是爲她，是爲了葵公子!

阿鮎再又站起來，然後蹣跚着走出了自己的房間。

囚禁阿縫的地方，她早已留心到是私邸外圍四院中的北院。

「小姐去那兒?」

途中先後好幾次遇到了邸中的武士侍女，一任如何來請安招呼，阿鮎始終不回答，衆武士侍女更不敢多問，誰都知道她任性，也不乏多問兩句激怒了她，鞭子沒頭沒腦抽下的經驗，但，萬想不到她去的是囚禁阿縫那女犯人的地方，又當眞竟會去救阿縫，更就是意料之外……

× ×

北院其中的一幢房子本是空置的，如今門前却站立了三個手掌長槍的守衛。

「呵，小姐……」三武士見小姐突然到來，三人慌忙躬身施禮。

「都到那邊去!」阿鮎趕狗也似的揮手要撵走衆守衛。

「……」衆守衛滿面猶疑不決之色。

「沒有聽淸楚我的說話?」

「不，但我們……」

「我知道!」阿鮎不耐煩的，「囚禁這裏的女娃子，是對我心懷怨恨的敵人的同黨，我自會小心，且不管那些，我有事情要秘密問問她，你們給我通通退到那邊去!」

衆守衛彼此相望，眼看突然闖來的小姐就要發怒動鞭子的樣子，心想與其挨幾鞭抱頭鼠竄，到不如還是聽她的吩咐爲妙，是以儘管回頭又回頭，畢竟如命遠遠的退開百步，也就那裏停下來，不安的頻頻向這邊來偷眼窺望。

阿鮎也不理會，逕自步入房中。

內裏相當陰暗，木板套窗完全釘封，只是阿鮎入來的門口，透進黃昏的微弱光芒。

微光中依稀可以見到給繩子倒翦着雙手，垂着頭的阿縫。

阿縫也似發覺有人走入來，微微抬起頭，向門的方向望了半晌，突然的……

「嗄，是你，」驚叫了起來。

蓮華寺掉換衣服之後，兩人是首次見面，那當兒，阿鮎是俘虜，這會子，阿縫是囚犯。

——但不管怎樣，她如何能夠離開蓮華寺?遭囚禁以來，此是担心自己的命運

，阿縫更担心悠太郎的處境，當眞是五千里夢，一日九迴腸。

「她回來，莫非葵公子被殺了？」

「殺了我好了！」阿縫不由得歎息地道。

阿鮎沉默了半晌，輕聲的回答：「我眞想殺了你的……」

蓮華寺中兩人的對話如今竟又原封不動的照搬了出來，只是相方對調了。

「……但，我反爲要放走你！」

「爲什麼？」

「兩日後你就要小塚原梟首示衆！」

「我早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倒不如你來殺死我好了！」

「少廢話，好好聽我說——你死不打緊，只怕葵公子得悉必殺入小塚原去！」

「嘎……」阿縫鬆了口氣的，「那麼，說葵公子如今是平安無事了？」

然後她開心的笑了起來，苗條的身子只笑的好像經已脫出了繩子的束縛也似的亂顛。

阿鮎氣惱地斜睨阿縫。

「不想葵公子死的並非只是你！我來放你走就是爲了避免葵公子踏入小塚原死亡的陷阱！」

阿縫收住笑聲，發呆的望向着阿鮎。

「如果放我走……」

「我會給爹爹責罵，會懲罰也未可知，但怎樣就怎樣，我經如同死人無異！」

阿鮎的神色舉止，確的簡直沒有生氣的死人也似，就那樣，她伸手去解腰帶。

「你要幹什麼？」

「前些時你不是化裝我，那，如今再來一次吧。」

「嘎……」

「你換過了我的衣服然後再離開，外邊已是黃昏時份，遠遠的看不眞切，相信亦沒有人會想到你化裝我，雖然不可能輕易逃出，總好過這裏等死……拿出勇氣來，逃出去！」

「小姐你……」阿縫脫口問，「你是否也喜歡葵公子？」

「葵公子喜歡的只是你！」阿鮎並沒有回答阿縫所問。

「小姐，那你爲什麼自己不離開到葵公子那裏去？告訴他切莫墮入小塚原的陷阱，切莫理會阿縫的生死不就是了……」

「我即使到葵公子那裏也沒有用……」阿鮎的語聲是如此的凄涼可憐，完全不像是由她發出來的，「況且我根本不知道葵公子的下落，找得來兩日期限已到！」

身子劇烈顫抖的關係，七首亦阿縫腰帶跌了出來，她忙的執起。

「來，我替你割斷繩子，你忍耐片刻！」隨即她舉步走向阿縫，也只不過是走出了兩三步遠，後面，突然傳來生誘的語聲——

「鮎，你要幹什麼？」

阿鮎應聲回頭去，不禁發出絕望的歎息，不知何時，當門站立了柳澤與親信的隨從武士。

「要非聽到你在這裏的緊急報告就担心萬一出了什麼事的走來，眞不知道你會鬧成怎樣，鮎，你瘋了？」

「爹！」阿鮎殊死的高呼，「是爹你違背了對我的諾言，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立定了主意要殺葵公子是不？」

「嘿！」柳澤聳聳肩，笑，眼瞳中却閃爍着怒火，「諾言也要看事情，總不成狗貓的生命亦必需珍惜——嗳，兒郎們，送小姐回去，看情形，這兩三日間非押起來不可！」

× ×

雖然到底沒有押起來，但以後的好一段時間，阿鮎被叫到姐姐面前，幾乎沒有給阿鮫眼淚與說教的洪流掩沒。

意外的，阿鮎絲毫也不予辯駁，就垂下頭來，阿鮎方面總算放了心。

甘願放棄委身甲府中納言的機會，企圖放走公家全力捜殺，來歷不明的無賴的情婦阿縫的阿鮎的舉動，是何等驚人何等糊塗，相信是一時衝動，只要頭腦一清醒，自然是會明白錯誤的——阿鮫的放心是因爲那麼以爲，怎知阿鮎其實是幻想着兩日後小塚原可能出現的慘不忍睹的結局，整個人幾乎陷於忘我的狀態中。

——唉，總得設法將阿縫放走……

但，雖則是夜深，庭院外武士手執明晃晃的刀槍逡巡不絕，是柳澤吩咐，重重監視下，阿鮎又還能够怎樣呢？

也就那會子，逡巡的武士羣中「噫？」的突然有人失聲驚異，停下了脚步。

「什麼事？」其他的武士咆哮着連隨圍了過來。

「方才那邊傳來奇怪的聲響！」

「是那邊？」

衆武士吃驚的傾耳細聽，那邊花草樹木中，果然「沙沙沙」的如同踐踏枝葉的聲音作響，逐漸的遠去！

「呵，夜行人！」

「北院的方向！」

衆武士驚愕的一股黑旋風也似的同時擁向北院。

不用說，爲了防備葵悠太郎的再來襲擊，莊院的周圍經已佈下嚴密的如同鐵桶的警戒綫，但，到底還是給這突然傳來的



怪聲崩潰。

「不要走開喲！」阿鮫慌忙站起身，追出廊子外，剛想喝住衆武士，冷不防一條白影廊下穿出，站立在庭院當中！

阿鮫這一驚非同小可，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分辨出那是虛無僧的刹那，混身血氣亦駭散，咕咚的倒地昏迷過去。

「葵公子！」阿鮎只高興的跳起來，奔前去緊貼住那虛無僧的胸膛，邊喘氣，邊抽噎，「難……難爲你了……」

虛無僧緊摟着阿鮎聳動的肩膀，咽喉發出了貓頭鷹也似的笑聲，那笑聲入耳，阿鮎成個人當場怔住！

「是你！」她一聲尖叫，猛的將虛無僧頭戴的深草笠推到一旁，內裏露出來的是白頭巾與血紅色的魔鬼面具！

「是我！佩服不佩服？」

阿鮎省起了，是將自己蓮華寺帶走的甲賀忍者空蟬刑部！

「嗯，就連我今夜偸入來也要一番辛苦，悠太郎更就爲難了，這畢竟是忍者的事情。」刑部又再笑，「方才那邊的沙沙聲響，不過是我放出的蛇羣！」

「刑部，你到來作甚？」

「還不是爲了小姐！」

「……」阿鮎好不驚訝的。

空蟬刑部目光魔鬼面具中閃動，俯視着脚旁衣衫凌亂昏迷了過去的阿鮫。

「哈，將軍寵愛的就是她麼？果然蠻不錯，雖則徐娘半老，尙風情萬種，教人難於捨棄的……」

「刑部，你沒有規矩！」

「但，我寧可選擇年輕的小姐哪！」

空蟬刑部那套着護手，冷冰冰，滑溜溜，如同爬虫的手抓住了阿鮎的手腕，「我跟將軍好比兄弟什麼的了，唉，對小姐我早已是痴心一片，蓮華寺回來的時候，本來想就那樣子帶小姐離開，只是那會子還下不了決心……」

「你要背叛我爹爹？」

「是他聲明跟我們斷絕關係，但儘管如此，由小姐口中聽到背叛的字眼，還是覺得很意外。」

「誰……」阿鮎似要說什麼，口却給刑部的另一隻手掩住了。

「小姐喜歡悠太郎是不？」

刑部突然這樣問一句，鬆開手。

「你，你知道葵公子的下落？」

「好容易今早……」

「在那裏，葵公子他在那裏？」

「你想去？想見他？」

刑部語聲憎惡的嘶啞起來，一揑阿鮎的身子。

「不，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及早通知他！」

刑部道：「那你先跟我離開，立即帶你去。」

「哦！」阿鮎的氣息變得激烈起來，點點頭，不由的凝望着刑部的魔鬼面具，「你查出葵公子的下落怎的不動手？」

「嘿，柳澤跟我們斷絕關係，悠太郎對我們來說，經已是陌路之人！」

「那可是當眞？」

「如果殺了悠太郎，我打算向柳澤要求賜給自己的就是小姐，希望如今已斷絕，是因此不得已只好偸入來盜取了！」

阿鮎再一次感到抓住自己手腕的寒冷，毛骨刹時也爲之悚然。

但，錯過了這次，自己還有離開的機會？就這樣的話除了等着接受侍寢甲府中納言的命運之外又還能够怎樣呢？前去甲賀町，是自己曾經決心做的事情，對方雖然是恐怖，但如此神出鬼沒，憑他的智慧，本領，是必能够帶自己離開——阿鮎心裏那麼想，再不覺得空蟬刑部恐怖。

「好！」她點點頭，「無論如何你先帶我離開這地方！」

「果眞願意温順的隨我離開？」

刑部發出喜悅的呻吟，阿鮎立卽把握住機會——

「可是我怎能隨便相信你的說話？」

「那……」

「你得依我一件事。」

「什麼事？」

「北院的阿縫你給我也一齊帶走。」

刑部稍爲考慮，終於還是點頭。

「她？我儘管試試——唔，如果見到她，幻五郎是必歡喜的直舔嘴……」

「你是說……」

「沒什麼，喏，我們來！」

× ×

竹林中穿過，空蟬刑部與阿鮎逐漸接近北院，前面不遠的地方，先刻聽得怪聲匆匆趕至的衆武士左穿右揷，好不緊張。也就那會子，武士一奔來厲聲疾呼。

「不得了，主母……」

「什麼事大驚小怪？」

「主母昏迷，小姐失踪！」

「嘎，快，快回去！」

一衆武士瘋了的慌忙湧回內院。

「好機會！」刑部「得」的一擦指。

兩人方想走出竹林去，前門的方向突然傳來嘈雜的脚步聲，不由得當場怔住，回頭去一望，只見無數差役捕快用的燈籠潮水般湧來。

「是監獄方面的燈籠！」空蟬刑部呻吟。

雖則是意料中的事，阿鮎刹時亦爲之茫然。

小傳馬町的監獄方面畢竟派人來接收阿縫了。

燈籠照耀下，北院光亮的如同白晝，狼牙棒，鋼叉林立，人影幢幢，也不知千幾百捕快。

卽使是什麼罪犯亦用不着如此陣仗，何況不過是區區的要獅子的女孩子，如此的不類正常的行動，無需說是柳澤吩咐，恐防葵悠太郎攔途截刧。

「奈何——」就連刑部也束手無策。

燈光下，眼看着阿縫被擁到北院前面，捕快叢中隱約還可以看到押解犯人用的帶網竹籠，由神田橋至小傳馬町只是短短的距離，這樣子押送，莫說悠太郎，那怕是魔神恐也出不了手……

× ×

柳澤接到監獄方面着人來領取阿縫的報告不久，就聽說阿鮫阿鮎姊妹出事的消息，固然是大驚失色。

對接待捕快方面，老早他就吩咐了家人，會見松前伊豆守石出帶刀的時候，亦吩咐好點齊人馬前來，立卽將阿縫關入竹籠押送小傳馬町的監獄，其間短短的距離，卽使葵悠太郎現身突襲也無所施其技，相反是燈蛾撲火，自招殺身之禍，是以得悉監獄方面着人到來柳澤只用回說知道就算，豈料驚破衆捕快擁向北院的雜沓脚步聲，一「侍臣慌張失措的撲着衝入來——

「不，不得了，主母與小姐……」

「怎樣了？」

「主母昏迷，小姐失踪！」

柳澤跳起來，忙趕去內院。

那會子，阿鮫經已由侍女用水灌救恢復意識，但還是驚魂未定，面如土色的，一見柳澤就睜眼叫了起來：

「葵悠太郎什麼的來了！」

柳澤是因爲肯定悠太郎會出現才特別佈下警戒網，阿鮫的說話意料中事，他並沒有再怎樣驚訝，來不及呵責失策的值夜武士，也來不及細問阿鮫，咬牙切齒的立卽追問左右武士隨從。

「可有人經由門戶進出？」

「監獄來人以外並無任何人進出，目下各門戶經已緊閉！」

「嗯，那傢伙是必還未離開，好，召集各人，會同捕快，徹底搜查！」柳澤厲聲疾呼的，但連隨又噎住了嗓子，「慢，吩咐各人小心小姐的性命——對，先高聲呼喝『如果不放開小姐，當場就格殺阿縫』！看着他怎樣對付！」

× ×

「奈何——」空蟬刑部再一聲嘆息！

吱嘎吱嘎的四面遠遠傳來了關門的聲音，不用說，如果單獨他一個，那怕是銅牆鐵壁，也未必困得住他，但，懷抱中的阿鮎呢？他此來是無論如何也要刼走阿鮎，到手而不能帶走的話，那千辛萬苦的偸入柳澤私邸就太沒有價值。

說起來，葉月是非常不滿意刑部的不理會她拚命搜索葵悠太郎下落，終日想入非非的態度，但刑部怎樣說話——

「悠太郎那斯不找他亦會現身小塚原，比起來，還是首先向柳澤採取報復，否則怎消得心頭怒火！」

口裏儘管說得响亮，目的還不是企圖將阿鮎攫到自己藏身的地方，「解單思之苦了……

「刑部……不能够救阿縫嗎？」阿鮎偸眼竹林外亂幌的燈籠，對刑部自己腰旁隨便游移的手亦似乎全無感覺。

「那少女……」

「這樣子簡單的事情忍者什麼的你竟然束手無策？看來挨爹爹叱責，也不是沒有道理。」

刑部聽說滿不是滋味。

「嗯，好像發覺了你的失踪，照道理，應該因此一番騷動，這一來反爲給我製造機會，如今却完全不合常理，出奇的平靜，倒不能輕擧妄動。」

「要是你不救阿縫，帶我離開又有什麼用，刑部，你給我明白，否則我就發聲叫人來！」

「慢，慢着……」刑部好不狼狽的，「只是小姐你能够離開有什麼不好？難道你不能够去悠太郎那裏？」

「怎知葵公子住在什麼地方？」

「不就是馬餐町的木槌雜院？」

「馬餐町木槌雜院？」

「嗯，確的目中無人的傢伙，簡直如

同置身於燈台之下……況且那是他原來住的地方。」

阿鮎聽說不作聲，想擧步，刑部還是緊摟着她不放。

「哎，小姐，卽使是你如今也不能離開，首先你給我鎭靜下來。」

阿鮎好容易回復自我。

果眞一如刑部所說，而且燈籠的燈光眼看着由一方向一方，彷如梳齒的移動，似乎就要向這邊迫來，刑部却仍顯得很沉着。

呼喊聲隨卽傳來——

「悠太郎，將小姐交出！」

阿鮎發覺了——家人原來當自己再又給葵公子擄去，怪不得，自己最初不也是那麼想，但如果他們眞的以爲，是必更哄動，全力搜索下，怕連虫蟻爬出的空隙亦沒有了。

空蟬刑部桀桀的咽喉笑出來，阿鮎永遠消去了踪跡，人們也只當是葵悠太郎幹的好事不就是他化裝虛無僧的本來企圖？

呼喊聲繼續——

「悠太郎，如果你不將小姐交出，我們當場就格殺阿縫！」

「刑部，怎麼辦？」阿鮎震驚。

「不，用不着慌張，如果殺死了阿縫，不怕你也得命喪，柳澤想必會考慮到這方面，豈敢輕易對阿縫怎樣？」

說話間，五六盞燈籠竹林兩側移來。

刑部道：「但，小姐，爲什麼你那樣子着緊救阿縫？她是悠太郎視如生命的情人的哪。」

阿鮎不作聲，恥辱緊勒住全身，格格的沒有咬碎銀牙——連這魔鬼，也知道！

「小姐，悠太郎方面我勸你死了心！」刑部囁嚅着，「倒不如跟我……」

「少放肆，你說到那裏去了！」

刑部笑，潤濕得透衣的手緊勒着阿鮎的身子的同時，竹林中，飄入一盞燈籠。

「……」刑部終於放開手，峻冷的注視着掌燈入來的人。

是頭戴黑漆鐵盔的監獄武士，瞪着眼東張西望，戰戰兢兢的前來。

刑部倏的一揮手！

阿鮎雖然看不見，一條蛇經由刑部袖裏飛出，箭也似無聲無息的貼地向那武士標去！

阿鮎眼中，燈籠突熄的刹那，空蟬刑部經已蝙蝠般猛襲向那武士，那武士吃驚還來不及，刑部拳頭就到了心胸，聲也不聲的倒了下去！

刑部隨亦蹲下來。

「嘿，你怎了？」

「小姐！」刑部應聲站起身，兩三步回到阿鮎身旁，臂彎抱着什麼的，「喏，是方才那傢伙的衣服鐵盔，你散開髮髻束紮起來，戴上鐵盔再換過衣服，化裝監獄方面的武士……」

「然後找機會離開是不？」

「是，監獄方面的來人相信不會留到天明，恐怕不久就會撤回去。」

「那你呢？」

「我？少担心，我是甲賀七忍哇！」

刑部傲然挺起了胸膛。

阿鮎約畧打量了一下那衣服鐵盔，立卽果敢的開始脫下自己的衣服，雖然意識到刑部目射異光的注視着自己赤裸的身子，動作沒有絲毫的躊躇，也就這下子，那邊傳來了柳澤瘋狂的尖叫聲。

「嘿，我再忍不了，來人哪，給我殺了她！」

× ×

柳澤確的憤怒到了極點，阿鮎的再又被刼走，自己的深謀遠慮再又遭遇障碍，尙其次，讓外來的監獄來人得悉堂堂幕府重臣的私邸中出現夜行人，旁若無人的刼去小姐，是何等丟面的事，那由得他不激起怒火，冲昏了頭腦？

他突發的尖叫聲驚嚇的周圍武士隨從全都幾乎跳起來，其中幾個連隨就拔刀出鞘，奔向竹籠旁邊，就這時，前門的方向一家人飛奔前來！

「主人，那傢伙求見！」

「那傢伙？」

「空蟬刑部那傢伙來了。」

柳澤眼中閃出了異光，昨日追捕逃避懲罰的兩忍，他甚至着人殺奔甲賀町，但，兩忍連同盲目的寢覺幻五郎經已撤出，迅速的隱藏起來。

「一個人？」

「是！」

柳澤咬唇瞪着家人的面龐。

「好，教他到這裏！」

「但，主人，那傢伙……」

「怕是前來向我道歉的，用不着介意，帶入來！」

家人豈敢再多說，忙退了出去。

空蟬刑部很快就來到，老樣子，照舊深編笠，黑布衫。

光同白晝的燈光中，他身子挺的筆直，並不向柳澤屈膝，只是瞬也不瞬的望向竹籠那邊。

柳澤並不申叱他的無禮，相反展露出奇怪的笑容。

「刑部，昨日我是焦躁一點兒，話是那麼說，豈會那麼就不寬恕，不信賴你們，如果你殺了葵悠太郎……」

刑部直似未聞到，信步向竹籠那邊走去，柳澤又急又怒的連隨喝止！

「糊塗虫，那不是葵悠太郎，但，悠太郎那斯確的在莊院中，並且又刼走小姐，當前就是因搜查那斯而發生的騷動！」

刑部滴溜溜的轉向柳澤，頗爲意外的，編笠後，魔鬼面具中，目光直閃。

「但，完全沒有用，目前仍然找不出那斯——畢竟是甲賀七忍，來得好——要是你的話，相信立卽就可以找他出來，我再給你說，如果你保得小姐平安，當我面前漂亮的殺死葵悠太郎，希望什麼我是必讓你如願以償……」

話口未完，前面竹林中突然傳來裂帛也似的響聲。

「那，那……」柳澤跳起來，「不是阿鮎的聲音？」

左右武士隨從連隨擧起了燈籠，崩雪般擁向竹林那邊，通紅的燈光立卽照亮了竹林。

燈光中，現出了虛無僧的影子，奇怪的，虛無僧的身旁並沒有阿鮎。

虛無僧就像是給燈光逐出來的慢慢步出了竹林，却慌慌張張的隨卽向齊聲吶喊要朝自己殺奔前來的衆武士連連搖手。

「錯了錯了，我才是空蟬刑部！」嚷叫着他手指向深編笠的空蟬刑部，「好，化裝得很好，嘿，用不着動腦筋我也知道你是誰——葵悠太郎！」

深編笠空蟬部還未開口，柳澤經已戟指虛無僧厲聲疾呼：「廢話，少賣弄花招，殺！還不給我殺了他！」

虛無僧慌忙脫下深草笠，露出內裏的魔鬼面具，手按向魔鬼面的刹那，突然又猶疑。

柳澤發了呆的張開口，目注虛無僧。

「呵，闊聲音倒像——嘜，要是你說的當眞，取下面具給我看！」

「主人，方才你講的必是事實，幕府重臣的你底說話，當然是言重九鼎，在場的都是證人，確的闊到你講希望什麼一定讓我如願以償——那，看好了！」

虛無僧終於自己取下面具！

「天！」一聲，誰都是一聲驚呼，接下來的只是不成說話的聲響，其他不用說，就柳澤也是初次看到空蟬刑部肌肉眞面目。

但，那會是肌肉？

空蟬刑部的面龐簡直就堆砌着鴿蛋也似滿是瘤疱的黃銅色一團，眼，鼻，口的裂縫與陰影相襯，呈現出獅子般恐怖的相貌。

更噁心的是也不知是涎沫，汗，抑或是膿汁淋漓欲滴，閃爍着滑膩膩的光芒。

× ×

見到他露出如此恐怖的面龐的人只怕甲賀町中也沒有多少，柳澤他們算是走運了。

柳澤也爲之氣奪，眼前深編笠的事情甚至也一時忘記了。

醜怪的黃銅色一團之口隨卽吐出滑膩膩的聲音。

「柳澤公，我希望的也就是小姐！」說話出口的同時，四五條青黑色的怪蛇標出了他的雙袖，凌空襲向深編笠！

深編笠——假刑部，指扣着領下打結的笠繩子，顯得出奇的沉着。

噗的竹笠突然飛起，如刀般盡將襲來的蛇羣兩斷掃落，嗆的他右手同時拔出配劍！

「刑部！」深編笠後雖然是魔鬼面具，但面具後透出來的分明是威武的悠太郎的聲音，「這樣子下去閻王也怕了你，地獄裏最好你也套上面具！」

語聲落，身形起，凌空飛向空蟬刑部，劍光乘勢閃電般斜裏劃下！

刑部慌忙的拔刀出鞘，但眼看勢子如此凌厲，豈敢勉强來封擋，如風似五步飛退，消去了身形！

悠太郎劍到人到，左手暴伸，橫裏抓住了一支竹枝，硬硬收住了衝前的勢子，那姿勢，那身手，何等漂亮，何等矯活！

也就手抓着竹枝，他借勢旋身，劍光亦隨身橫閃！

刷刷刷的三支竹劍光中兩斷，倒下！斷竹後，露出空蟬刑部的面龐！

「嘜，來人來人，併肩子上！」

儘管刑部喝嚷，衆人一時還是發呆。

悠太郎刹那劍隨人又殺到！

刑部狼狽的再退半丈！

「哎哎哎——」怪聲呻吟的同時，刑部頭巾包裏中的頭發生了極其奇異變化！

膚色由額向下迅速的轉成了半透明的蠟色，情形簡直就像是玻璃瓶的瓶底脫落，內裏的液體突然由瓶底流了出去！

不用說，刑部又再施展怪幻無比的「空蟬」忍術！

但，刑部這次失策了，如果他戴着竹笠，魔鬼面具，敵人根本無法弄清楚他的肉身什麼時候脫出，而如今，他肌肉的面龐却清清楚楚的暴露悠太郎眼前！

猛的回復自我的柳澤武士雖然驚天動地的立卽殺來，但由於竹樹阻撓，去勢還是給緩下。

那刹那，悠太郎掌中劍經已底下閃電般挑起，逆斬空蟬刑部的身子！

「嗚嗚哇——」

凄厲的貓叫春也似聲音袈裟中突響，頭部經已完全蛻化，只剩下蠟色的皮膚的空蟬刑部那灰色袈裟中嘩啦的血水狂噴！

鮮血激濺中，咕咚的空蟬刑部結結實實的崩折地面！

悠太郎向浴血的屍身擲出一朶紅色的葵花，回頭振吭狂呼—

「阿縫，看到了沒有！」就想殺向竹籠那邊，但，那邊幾重刀槍經已浪濤般衝擊過來！

「看到了，葵公子——不要再過來這邊！」阿縫亦同時發聲回答，「我很好，請你快離開！」

竹林裏，刹那血雨亂洒，簡直就像是旋風暴起，葉狂舞，沙激濺，慘叫，悶哼中，竹樹紛紛斷折倒塌，悠太郎劍與人齊飛，殺開血路！

「柳澤——我一定去小塚原，如果你想要我的腦袋，就給我等着！」

柳澤聽說只氣的混身發抖。

「嘜，兒郞們，不要放走他，那裏不就是後門？來人哪，小心着門戶！」氣勢洶洶的，柳澤拔劍亦想殺奔前去，左右家臣連忙緊抓住他袖子。

「主人請放心，後門經已下了閂，無論如何他休想逃走！」

——但，葵悠太郎到底還是逃走了！

端的是不可思議，後面的兩個守衞在葵悠太郎迫近之前就已驚訝的瞪眼氣絕倒地，門更就已盡開！

不可思議的還有，那就是刦走阿鮎的事實是葵悠太郎抑或空蟬刑部雖然難明，柳澤私邸中確的再找不到阿鮎的蹤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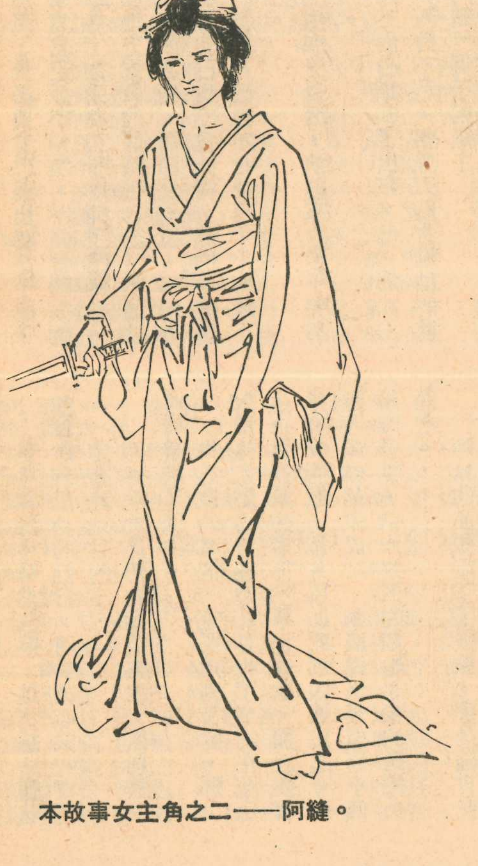
「殺！殺！殺死她！」

阿鮫瘋了的戟指阿縫咆哮，柳澤立卽制止。「慢，慢着——」他垂頭喪氣的呻吟，「葵悠太郎那傢伙說，一定到小塚原去，目中無人的那小子——那要是當眞的話，爲了得到他的腦袋，必需將阿縫押到小塚原去，只不過是後日，阿鮫，你就暫且壓抑住怒火……」

——零星散落在地的無數鬼火也似燃燒着的燈籠終於陸續熄滅。

重重包圍着竹籠的一列，絡繹不斷的長蛇般由暗下來的柳澤私邸伸向小傳馬町的監獄，一路上提心吊胆，劍不敢入鞘，劍光與星光明滅明滅……

小傳馬町的監獄四周圍着濠溝，土堤，與二丈高下的蓋瓦磚墻，內裏二千六百餘坪的地方，分設囚禁諸侯的家臣，僧侶



本故事女主角之二——阿縫。

，醫師等未決犯的揚座敷，揚屋，囚牢平民的大牢，無宿牢，女牢，以至牢奉行，禁刑吏的辦公詰所，拷問庫，死刑場，木色，壁色，甚至於土色無不是烏黑，份外的顯得陰森可怖。

是夜各牢的囚犯開始都以爲是失火什麼，齊齊的緊抱住牢格子，只因爲平地爆出了非同普通的吶喊，燃起了幾乎烤焦夜空的火光。

但，吶喊不久就消失，火光——無數燈籠的燈光，亦熄滅，異變逐漸平靜了下來。

那也就是押送阿縫回來的一羣，不知道那究竟的又有誰會想到竟是因爲伴同一個少女入牢引起的騷動？而事實，各牢並沒有押入任何囚犯，阿縫押入的是拷問庫，全都是爲了方便將她送往塚原刑場依照柳澤的秘密命令採取的非常措施。

拷問庫之前是鋪滿白沙的空地，四周圍着遍插碎玻璃竹籤的土墻，十來個武士將倒背雙手綑綁着的阿縫推推撞撞的押到庫前，着那裏的三個守衞將庫門打開。

「你卽將要去的地獄中會見到的刀山，鐵球，火燄車，黑暗，裏頭應有盡有，若是看清楚的話，管敎你胆落魂飛！」

哄笑聲中，衆武士將阿縫推了入去，將門重鎖，其中一人隨卽吩咐。

「守衞的！」

「是！」三個守衞齊躬身。

「橫竪是後日她死在小塚梟首，用不着給她茶飯了！」

「是！」

「但小心，有人冒險想救她，話雖說絕對沒有可能偷得入來，萬一發現異樣的事情，立卽吹哨子示警！」

「是！」三守衞會意點頭。

衆武士就想離開，其中之一武士不住嘟喃。

「到底怎樣了，莫非就這樣，我們大人用不着再審？」

「嗯，到她再出來的時候，換句話說擺在面前的只是死路一條。」

「雖然不曉得究竟她犯了什麼罪過，但還是年紀輕輕的小姑娘，眞有點兒可憐哪。」

無疑他們並不清楚阿縫因何要梟首示衆，不用說，更難以洞悉企圖要救阿縫的會是前將軍的遺腹子。

「嘜，少發勞什子的慈悲心，是權傾天下的柳澤公交給的犯人，胡亂說話當心自己的腦袋！」

「哎，就這樣處死你敢說不過份？」

「過份什麼的說來說去還不是方才誰說的我們大人用不着來再審一事……」

衆武士點頭，壓低了嗓子，心中顯然都有覺得事情豈有此理的傾向，但都立刻壓下了胡思亂想，畢竟怕隔墻有耳，惹出麻煩來。

「別再說廢話，走！」

其中一個發聲催促，衆武士穿過前庭，推開土墻的門扉相繼離開。

留下的三個守衞扞着六尺棒逡巡燈光中，你眼看我眼——

「聽他們說來，女娃子多半是企圖殺害將軍或者柳澤公的叛徒的同黨了。」

「是因此我們大人不用再審？不管怎樣的，委實很奇怪。」

「據講，後天就要在小塚原梟首示衆了……」

「暗中將事情解決哪……」

「聽你那麼說莫非明白老爺們方才說話的含意？」

「不就是將她賣來吃了也好，燒來吃了也好，總之事情還是不容旁人過問，要暗中解決！」

「嘜，看來還很年輕呢。」

「相貌我並不清楚，不過就身裁來看倒是一流……」

三個守衞露出比方才衆武士更醜惡的表情彼此相望，當中的一頓六尺棒。

「好歹下去再看看她的相貌！」

你推我撞的剛將鎖匙揷入庫門的那會子，突然聽到後面傳來脚步聲，三人驚嚇的慌忙閃身躲避。

隨卽發現一武士推門入來，黑鐵盔下雖然看不眞面龐，三人都以爲是方才離開的武士之一去而復返。

「老，老爺，什麼事？」

那武士默然一沉下巴，意思是打開庫門，三人心虧的緣故，不由的慌張失措。

「要，要審問什麼？」

那武士點頭。

三人豈敢怠慢，忙將庫門打開，那武士放步直入，反手闔上了庫門……

門雖然立卽關上，背着燈光入來的依稀却仍分辨得出是監獄方面的武士，只是阿縫給捆縛着推倒地還未起得了身，想做什麼也不能。

土庫中相當黑暗，眼一習慣了，罩着鐵網的高窗瀉下來的月色中，亦不難看見沿壁排列着的刀、槍、鎖、鞭、石、鐵鍊、木馬。

阿縫目光矇矓中遊移，心想終待要來審問自己了。

不用說，是必要自己說出葵公子的下落，但事實自己並不知道，不錯曾隨去輕子坂蓮華寺，如果葵公子離開了蓮華寺，會去什麼地方就眞的問倒了自己，不知道的話又怎能回答呢，而卽使知道，那怕是裂破了嘴唇自己也不會吐露，那怕是遭遇到什麼的折磨自己也不會呻吟——阿縫下定了決心。

星光中寒光暴閃，迫前來的影子突然拔出了刀。

阿縫不由心底寒了出來，但，那武士並沒有對阿縫不利，相反刀貼身刷刷的將捆縛着阿縫的繩子削斷！

「阿縫，是我啊！」

女子的聲音，是阿鮎！那武士竟是阿鮎——阿縫呆呆的張着嘴巴，什麼也說不出來。

阿鮎收起刀，坐下來，吃吃的直笑，放倒柳澤家後門的守衞，將門打開的也就是化裝監獄方面的武士的她。

「小，小姐……」阿縫結巴巴的終於出得了聲。

「好容易偷入來這裏喲！」

阿鮎還是笑，但注意到周圍擺放着的恐怖的拷問刑具，畢竟收住了笑聲，笑不了下去。

「阿縫，不要再耗時間了，快起身！」她連隨伸手到領下去解鐵盔的繩子。

「小姐，到底怎樣了？」

「這次是你換過我這身衣服，化裝監獄方面的武士，找機會離開，沒有人知道我混入押送你來這裏的一羣中，再說又有誰想到竟會發生囚犯化裝公人逃獄的事情……黃昏北院中雖然失敗，這次想必應該能夠順利成功的進行，阿鮎決心做的事情，一定要達到目的……」

阿鮎說着昂然的挺起胸膛，但刹那，哆嗦着縮了回去。

決心做的事情一定要達到目的，那，對葵悠太郎的苦戀達到目的了？這在她比生命還要緊的事情不單止失敗，而且要冒死搶救情敵，替身協助死刑囚逃出迄今尚無人能夠越獄成功，銅牆鐵壁也似的小傳馬町監獄，無法無天的如她也確的是絕無僅有。

阿鮎的面頰淌下了眼淚，那是她自悲的眼淚，但，誰忍心怪責她呢。

阿縫不起身，緊捉着阿鮎雙手道：「你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這裏的是你，必死無疑，但我是柳澤小姐，淸楚了身份，總不成還會殺我。」

話是那麼說，並沒有保証，事情到這地步，又豈會輕易了事呢，且不管，阿鮎私下其實經已作好了打算，就默默的代替阿縫小塚原刑場赴死。

她認爲那對野心的義父柳澤是最好的忠諫，對失戀於悠太郎的自己同樣是最好的歸宿。

「你脫身後去找葵公子好了。」

「小姐，葵公子當眞平安無事？」

「眞，葵公子就那樣巧妙的劍斬空蟬刑部，從容離開後……」阿鮎脫下自己的衣服，「他怕是又回去馬餐町的木槌雜院了。」

「嗄，木槌雜院？」

阿縫不由的目定口呆，木槌雜院什麼豈非當初寄身的地方。

但儘管意外，事情的確有可能，大胆不錯的確大胆，不也就是悠太郎什麼也漫不經心的行事作風？

「是葵公子告訴你？」

「不，我沒有時間跟葵子說話，但空蟬刑部死前是那麼告訴我——阿縫，快脫下衣服，難保會有其他人闖來。」

淚已乾，夜裏看來阿鮎青色的火燄般肌膚裏浮現出似乎要燃燒起來的顏色，由於阿鮎的催促，阿縫亦開始將衣服脫下，她自己是想逃走，但最主要的還是聽說她牽掛的葵公子就在木槌雜院裏，終於脫離苦海的她只巴不得背插雙翅，如今就飛到悠太郎的身邊……

×　×

站立庫門前面詫異的面面相覷的三個守衞再因爲那武士的出現慌張失措的邊讓開，邊答訕。

「老爺，問完了？」

那武士嚴肅的點點黑鐵盔，悶聲不響地步向土牆那邊出口，誰想到竟會是女兒身，又誰想到入去時是柳澤小姐阿鮎，出來時變了死刑囚的阿縫呢。

但卽使阿縫出人意表的化身監獄方面的武士，若是平常的狀態，要離開監獄只怕亦非輕易，今夜的監獄却陷入異樣的緊張，只顧防備外來的襲擊，對裏頭出來的自己人——是公家的機構關係，因事離開的公人當然是在所不免——完全放心不干涉。

阿縫終於找機會出了監獄，她還不敢大意，若無其事的漫步百尺，弄淸楚的確沒有人注意自己，立卽埋首鐵盔下，脫兔也似的奔出，奔向馬餐町的木槌雜院……

×　×

悠太郎木槌雜院的房子與阿縫的相隣，都是在小巷內裏，應該是沒有人的，但如今木板套窗的縫隙中分明透出了燈光，

阿縫推開門——

「葵公子！」氣息不其又急速起來，輕聲呼喚環視周圍，座燈微弱的燈光中，只是內壁旁邊的被褥上，背門橫臥着一個男人。

「葵公子！」再一次呼喚，阿縫如同夢中的滾身挨近去，輕拍那人的肩膀，「是阿縫，阿縫逃回來了……」

突然的，她雙手被緊捉住，那人連隨颯的背轉身坐了起來。

「呀！」阿縫見鬼的驚呼失聲，事實她見到的比鬼還恐怖的東西，那是一隻眼潰爛，一隻眼如石榴般綻裂的滿面獰笑的面龐——寢覺幻五郎！

阿縫的心中生出了與其說是驚愕毋寧說是難以言喻的混亂，好幾次與她鬥智鬥力，甚至將她迫入絕境的她認爲最恐怖的忍者竟會守候在木槌雜院，意外確的是意外！

受騙了——一瞬間阿縫這樣感覺，但阿鮎並沒有欺騙阿縫，只是空蟬刑部欺騙了阿鮎，那會子，刑部對阿鮎說的完全是謊言，試想想，刑部豈會如此輕易指點阿鮎悠太郎的下落。不過明知帶着阿鮎勢難離開柳澤的私邸，於是佈下周密的狡智網羅，好讓化身監獄方面武士的阿鮎單獨逃出，而結果還是落入自己同伴手中。

「是你嘛！」腕骨也幾捏碎的緊抓住阿縫，寢覺幻五郎嗞牙咧嘴的笑，「我不知你怎的會走來這裏，但理由慢慢再問不遲，嘿，如今卽使你想逃我也不會讓你逃的了！」

雖然將自己幾次陷於死地，阿縫事實並沒有因之感到害怕。

但如今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那種感受是何等激烈，是以她就張着眼，凝望幻五郎恐怖的形相，腦海中却迅速的如同烟鎖霧籠，只覺眼前的燈光陡暗，頹然昏迷了過去。

幻五郎用的力道憑女孩子絕對擺脫不了。

他的人亦同時壓過去，碰到了衣衫、刀，也感覺到阿縫是男人的裝束，一時間，露出疑惑的表情。

「……？」他歪着頭思索了半晌，小心的鬆開露骨的手，用力撕開阿縫胸前的衣衫，探手入去，指掌碰到的是少女溫暖豐滿的胸膛。

「呼呼呼……」寢覺幻五郎放心的怪笑着。

破舊的座燈發出慘淡昏黃的燈光，將裸露半身，異常迷人的武士裝束的少女與醜怪的面龐埋於馥郁的胸膛中的盲目忍者的影子，如同魔魘世界中的圖繪般照射出來……

×　×

「轎夫！」

「嗄！」因突然土牆後出現的浪人裝束的深編笠，輕鬆地哼着小曲走着的兩個轎夫吃驚的停了下來。

儘管叫住了轎子，那人還是低下頭，脚步亦顯得有點兒混亂的樣子，只是人雖然銷沉，語聲相當的決斷。

「送我去小傳馬町！」

「公子！不是葵公子？」前頭的轎夫應聲瘋了的叫了起來，後面的亦自走近那人身旁，深編笠中望入去——

「眞，當眞哪，葵公子！」

「啊，平六銀十麼？」

沒有錯，確的是葵悠太郎，轎夫倆也就是木槌雜院的平六銀十。

「葵公子，到底怎樣了？」

「蓮華寺那裏是不是發生激戰？後來我們也曾去探望，除了恐怖斑駁的血漬之外，並沒有什麼留下……」

「縫姑娘又怎樣了？」

平六銀十兩人緊張的追問。

悠太郎沉默了半晌，呻吟也似的好容易回答一聲：「阿縫給抓到小傳馬町的監獄去了！」

「嗄，監獄？」

「嗯，後天就要押送小塚原梟首示衆！」悠太郎的語聲苦惱的起了顫抖——仇敵甲賀七忍，雖然其中五忍經已畢命，但還有兩忍生存，就爲了放倒那殘餘的忍者，他化裝空蟬刑部，是亦志乃臨終的啓示，本來他主要的目的是接近葉月與寢覺幻五郎，並沒有意思對付空蟬刑部，豈料藉此竟能够結果空蟬刑部本人，殘餘的兩忍——不錯是要消滅他們替丹吉報仇，但救阿縫更要緊！

平六銀十神色驚懼的面面相覷。「那，那公子如今要去監獄……」

「打算殺入去？」平六慘叫也似的，「那卽使公子，如果單人匹馬的是絕對沒有可能……」

「公子，請你先冷靜下來，不是說後日？那還有明天，今夜就回去木槌雜院，大家好好地商量看看怎樣？」銀十忽然醒起了什麼，「不過公子家裏昨日經已有人入住了。」

「那夥人相當恐怖，出出入入的人數也不淸楚是多少，其中有一個是瞎眼的男人，還有一個是女人，女人似乎就只是一個，混身是勁，噫，那麼看來是兩三個人罷了……」平六補充說。

「什，什麼？」悠太郎突然將深編笠推高，眼睛閃出異樣的光芒……

×　×

阿縫終於回復了意識，連隨發覺腰帶附近爬捏着獸爪也似的手，她猛的就想起身，但雙手完全無法動彈，睜眼看淸楚，也不知何時，雙手經已給拉到門檻的地方，兩腕都縛了繩子，而繩子又再用手裏劍釘穩在檻上。

「畜牲！」阿縫破口怒叱，她的腰帶經已被拉脫，鐵盔紮緊了滿頭秀髮亦已被解開，黑蛇般蜿蜒散亂蓆子之上。

幻五郎「咭咭咭」的埋於阿縫胸膛的腦袋漸漸的上移，雙手阿縫折騰的兩側腋下伸入，眼看着——

狗也似吐着舌頭的幻五郎恐怖底面龐就要與咬牙切齒的阿縫漂亮底面龐相疊，一刹那——

幻五郎的身子突然發條迸彈也似的離開了阿縫的身子，倒射了出去，眼雖然瞎了，聽覺還算靈敏，刹那經已感到門口有人進來！

又倏的，他腦袋旁邊扭開。

「葉月，不要吃醋哇！」露出醜怪的笑容，「還沒有幹出什麼來哪，嘿，如果不這樣子消遣她，實在難消我心頭憤怒，但，這傢伙燈蛾撲火的怎會到來這裏，還是由你來問她好了！」

對方不作聲，迅速的追來！

幻五郎霍地抬頭，開始知道對方不是葉月了。

「誰？是誰？」

「這裏的主人！」

「什，什麼？」

「是葵悠太郎！」

幻五郎雙手刹時閃電般交錯伸入了袖子，暴翻，寒光亂閃，手裏劍出手！

噗噗噗的手裏劍盡釘在突然地面翻起的一塊蓆子上，一道電光緊接擊下！嗤的蓆子電光中迸裂，左右兩爿倒瀉，現出後面呆呆的幻五郎！

「刹那，幻五郎兩眼中一道紅綫綻開，直裂向胸膛，鮮血嘩啦的怒激！

驚呼聲門口響起，是平六銀十。

驚呼聲未絕，幻五郎中裂的身子經已崩折！

悠太郎轉向阿縫，三兩劍斷去繩子。

阿縫亦不理會繩子斷去了沒有，一見悠太郎在自己面前就跳起身，緊抱住，噎着直哭。

「阿縫……阿縫……」悠太郎溫柔的也不知呼喚了多少次，「時間，阿縫還是沒有聽到的樣子。

「阿縫！你怎的會在這裏？你不是應該被禁在小傳馬町的監獄？」

阿縫忽的收住哭聲，抬起頭，不望悠太郎，只是仰眼向天。

「是阿鮎小姐混入小傳馬町的監獄中救我……」

「哦——」悠太郎好不詫異。

「救我的時候，她告訴我葵公子你在這裏……」阿縫雙手掩着自己的胸膛，仍然凝目天空的神態，「到這裏發現等候我來的是幻五郎才知道受騙，儘管那麼想，如果存心欺騙我她沒有道理要特意冒險混入監獄，聽她說來是刑部給的消息，想必是刑部連她也欺騙了……」

「阿鮎偷入監獄中將你救出來？」悠太郎難以判斷的表情歪起了腦袋，「不明白，她爲什麼要救你？」

——用我的屍體，來交換她的屍體好了。

——跟她交換什麼的，我是死也不願意。

——她對我比甲賀七忍還討厭的人。

阿鮎留在悠太郎記憶中的無不是對阿縫懷着激烈的敵愾的說話。

「她說過……」阿縫低着聲，「我兩日後就要小塚原處決，我死不要緊，葵公子如果得悉，必殺入小塚原去，放我走就是爲了避免葵公子踏入死亡的陷阱……」

「……」

「我問她爲什麼自己不去找你……」

阿縫的聲音哆嗦起來，「她說不知道你的下落，但到監獄救我的時候，即使被刑部欺騙，到底知道了你的行踪，她還是放我逃走……她，她有幾句說話我還記得很清楚……」

「……」

「她說你喜歡的是我，即使她找到的你，也沒有用，又說，她自己經已如同死人一樣……」

「……」

「葵公子，阿鮎是喜歡你的，是因爲喜歡你，她冒險放走我！」

「……」悠太郎如何開得了口。

「阿鮎是化裝監獄方面的武士偷入囚禁我的地方，然後她跟我掉換了衣服，自已留在漆黑的牢中！」

「什麼？那到時候……」

「雖然她說我留下必死無疑，而她是柳澤小姐，弄清楚身份總不成還會殺她，但如今想來，她似乎打算代替我去死呢，那，那麼，要是眞的話，後果會怎樣？」

「你相貌監獄方面的公人是否仔細看清楚了？」

「怕不會，陰暗的院子裏他們將我從竹籠中拉出來就立刻推入監牢……」

「嗯，監獄方面怕亦沒有人認識養育於深閨的阿鮎相貌，最重要的是，如此無法無天的事情，絕非常人的思想能够意料，呵，這或者……」

「如果是這樣，我寧願不出來啦，葵公子，那立刻到什麼地方去將事情即使用紙寫出來公報也好，讓人們知道牢裏關裏的是阿鮎，要不是的話，眞的不得了！」

悠太郎握腕神色黯然，但不知因何事，故沉默了下來。

「怎麼樣了，葵公子，豈可以害死阿鮎？」

「阿縫，是你到底怎樣了，阿鮎不就是你惱恨的柳澤小姐？」

悠太郎的聲音畧覺嘶啞，而阿縫的確幾乎忘記了曾將阿鮎痛罵。

「柳澤雖然是討厭，阿鮎並不是我的仇敵，不單止，她還救了我，那對她我怎能够見死不救？」

悠太郎嘴開始哆嗦，拳頭亦起了顫抖，耳深處依稀又聽到了傲慢的阿鮎低聲下氣「你娶我好不？」的幾番傾訴的動人可憐的聲音，更記得自己曾經點頭，但——

「葵公子，怎的不說話，神色那樣子怕人的坐着不動？」

「甲賀七忍還剩下一忍，是那叫做葉月的女人，相信不久之後，她就會回來這裏的……」

「那……不是說那什麼的時候，你必須先想辦法去救阿鮎……」

「阿鮎由得她好了！」悠太郎歎息似的回答。

「你說由得她……」

「嗯，是天意！」

阿縫緊緊的抓着悠太郎的手腕，搖撼。「葵公子無情！無情！」

「嗯，我無情，我還算不得是人，我曾說未替丹吉殺盡仇敵誓不爲人——由那夜開始，阿縫，你忘記了丹吉慘死的情狀了麼？」

「沒忘記，決不會忘記！」

葵悠太郎冷聲道：「那根究起來，都是因柳澤！」

「但，阿鮎沒有罪！」

「不要再提阿鮎的名字了，聽到她的名字，悠太郎就心如刀割！」悠太郎叫了起來，說：「阿縫，讓柳澤親身體會目睹自己心愛的人喪生，是何等痛苦，何等難過好了！」

「葵公子，以前我那麼講的時候，阻止我殺他，說我們如果用相同的手段報復就等於敵人那樣子的魔鬼的不是你？」

「殺阿鮎的是柳澤自己！」悠太郎露出沉痛，但意决的神色，眼瞳中，彷彿燃着蒼冷的火燄，那種神態，阿縫還是初次見到。

「爲什麼我會那麼想？是因爲目下與柳澤的暗中指使如同私兵的忍者狙殺我完全兩回事，爲了自己的野心，那傢伙既然不惜利用監獄，刑場，蔑視國法亦要達到目的，我們也得讓天下人看看那傢伙的報應，害人反害己，不就是那傢伙應得的懲罰？」然後悠太郎壓低了聲音，「想來，阿鮎也是那麼希望！」

「葵公子……」

「不要再說了，暫時我們就留在這兒等候葉月那女忍回來！」

悠太郎回過頭去，向平六銀十查問葉月的事情。却說今朝兩人出外工作的時候，葉月還沒有離開。

衆忍無疑就藏身這裏，悠太郎於是佈網羅，只等葉月伏誅，那知道葉月也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雖說經已夜半，還不見踪影。

（下期續完）

武林蕩寇誌

·本文承自第五十二頁·

身形在空中一旋轉，直飛而去。

左青臉覺單打獨鬥不易取勝，當即一揮七節鞭將龍一雄迫退一步，乘機縱開，一溜烟也似的跑了。

龍一雄吼叫道：「追！追！追！莫叫他們逃了！」

口中直叫「追」，他自己却站着未動，他覺得丢掉一個假寶盒而能騙走兩個難惹人物，是十分划得來的。

彭文雄也沒有追上去，他目送王，成二人疾速遠去，含笑聳聳肩道：「他媽的，那個假寶盒花了我十兩銀子，不想一下子就被搶去了。」

龍一雄苦笑道：「哼，你丢了十兩銀子就叫可惜，我差點丢了性命呢！」

彭文雄納劍入鞘，道：「走吧，他們可能會發現那贗品，咱們快上山去！」

兩人奔入樹林中，彭文雄由一叢雜草下取出眞寶盒，將它交還龍一雄，即一起飛奔上山。

龍一雄邊跑邊問道：「你是幾時回來的？」

彭文雄道：「回來四天了。」

龍一雄道：「幹麼，要製出那個假寶盒？」

彭文雄道：「這是都步實出的主意，他打算叫咱們帶着假寶盒去十八盤嶺。」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他的鬼主意眞是多！」

彭文雄道：「可不是，他眞是一隻修行千年的老狐狸，我眞是佩服他了。」

龍一雄問道：「你的任務完成了？」

彭文雄道：「只能說完成了一半，因爲我在懷玉山碰上蛇蝎美人冉嬌嬌，她是胡劍南養的女人，她聽說胡明媛被九尾狐擄去，就派人請我上山……」

當下，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龍一雄聽說都步實冒充九尾狐在馬蹟山佈設陷穽，頗感驚奇，道：「他有沒有透露要抓的人是誰？」

彭文雄道：「沒有。」

龍一雄道：「他眞不够意思，咱們出生入死替他辦事，他却不肯說明要抓的是誰，

彭文雄道：「他喜歡賣關子，說半年之後，咱們就可知道了。」

龍一雄道：「胡明媛怎樣？」

彭文雄道：「沒事。」

龍一雄道：「她有沒有自動表明是胡劍南的妹妹？」

彭文雄道：「沒有。」

龍一雄笑道：「我希望她說出來！」

彭文雄也笑道：「這對她是苛刻的要求，如果我是她，我也不肯表明我哥哥是强盜。」

龍一雄問道：「她有沒有問起我？」

彭文雄道：「有。」

龍一雄道：「都老兒對待她好不？」

彭文雄道：「我只在山上停留了一夜，不太清楚，大概不錯吧。」

龍一雄道：「他脾氣很壞，稍不如意就要罵人，但願她沒有挨他的罵。」

彭文雄道：「恐怕是免不了，我剛回到山上就被他臭罵一頓，想想實在有些不值。」

龍一雄道：「這一點我早就告訴你了，替他辦事非但沒有酬勞，攪不好還要被他罵的狗血淋頭，你若是吃不消，可以退出。」

彭文雄笑笑道：「不，我不退出，我要繼續替他辦事，看他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兩人邊談邊跑，不覺已到竹屋外面。

追命判官都步實正在花架前修整一隻盤景，看見他們回來，含笑起立道：「一雄，你回來了。」

龍一雄施禮道：「是的。」

追命判官看一眼他手上的包袱，笑問道：「那是寶盒麼？」

龍一雄道：「是的。」

追命判官取去包袱，解開看了看，點頭微笑說道：「這鐵盒，的確打造的十分精巧……」

雙目一抬，注視彭文雄問道：「你們在哪裏遇上的？」

彭文雄道：「在山下，在下剛回到山下，正好見他——」

追命判官截口問道：「老夫命你去城裏打造的假寶盒還沒好麼？」

彭文雄道：「好了。」

追命判官道：「怎不拿回來？」

彭文雄道：「拿回來了。」

追命判官微訝道：「在哪裏？」

彭文雄道：「在別人手裏。」

追命判官愕然道：「怎麼回事？」

彭文雄苦笑道：「被人搶走了。」

追命判官一瞪眼睛，怒道：「什麼？人家龍一雄從登州老遠回來，都不會丢掉寶盒，你從孝豐帶着一個假寶盒回來，居然被人搶去了，你這不是飯桶麼！」

彭文雄陪笑道：「您老不要生氣，且聽在下慢慢解釋——」

追命判官頓足罵道：「解釋！解釋個屁！老夫早就看出你不中用，老夫活了這把年紀，還沒見過像你這麼笨的人！」

越罵越兇，口沫飛濺！好像連珠炮似的！

龍一雄笑道：「您老要罵，應該罵我，因爲那個假寶盒是我丢掉的。」

追命判官聞言一呆，說道：「你說什麼？」

龍一雄道：「那個假寶盒，是在我手裏被人搶去的。」

追命判官瞪目發愣道：「假寶盒怎麼會在你手裏？」

龍一雄道：「說來一言難盡，咱們到屋裏去談如何？」

追命判官掉頭向屋裏走去。

龍，彭二人跟入屋裏時，只見胡明媛滿臉欣喜的站在廳上，龍一雄走到她跟前，笑問道：「玉娘，妳好麼？」

胡明媛含笑點了點頭。

追命判官揮手道：「快去燒飯，這兒沒妳的事！」

胡明媛一吐舌頭，趕忙跑回後院去。

追命判官在廳上坐下，神情嚴峻地說道：「好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快說出來！」

（未完）

新穎哀情感人俠義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侯門一弱女　天涯覓王郎

隆冬，天色已有雪意。

老北風在呼嘯怒吼，却吹不開那厚絮似的雲層。

約莫是日薄西山的時分，時間不算太晚，但官道上已是冷冷清清，很難找到行路之人。

在建陽驛的客棧之前，此時來了一批準備落店的旅客。

晚風仍在凄厲的吼着，寒氣較適才似乎更甚幾分。

但建陽驛的居民，却對那批旅客起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忘了令人發抖的寒風，三三兩兩遠遠的瞧看着。

這批旅客確也氣派驚人，在建陽驛這等小鎭是罕見的。

領頭的是八匹健馬，坐着八名身着勁裝，背揹長刀的大漢。

八駿之後，是一頂綠呢軟轎，轎上滿鑲珠寶，纓絡四垂，那份豪華富貴之氣，逼得人有點喘不過氣來。

綠呢軟轎之後，是一頂黑色小轎，後面緊跟着四名揹着長劍的靑衣姑娘，也都騎着頗爲神駿的長程健馬。

這批氣派驚人的旅客，自然是到小鎭投宿的了，當他們發現客棧之後，一名勁裝騎士猛的兜轉馬頭，向綠呢軟轎恭道聲：「稟小姐，這兒有間客棧。」

「叮噹」一聲脆响由綠呢軟轎傳出，所有的人騎立卽停止脚步，同時一綫黑影由黑色小轎一閃而出。

那是一名白髮皤皤，全身黑衣的老婦，瞧她滿臉堆着的皺紋，誰也料不到這位看似形將就木的老婦，行動竟會如此的快捷。

她扶着綠呢軟轎的轎桿，道：「小姐，咱們就在這兒歇息麼？」

轎簾依然深垂，那位小姐並未現身，只有一股甜甜的聲浪，像珠走銀盤一般由轎中傳出。

「先讓他們去瞧瞧。」

「是。」

黑衣老婦腰桿一直，回頭對身前的兩名大漢道：「你們進去瞧瞧，順便叫店老闆拾奪一下。」

兩名大漢暴諾一聲，立卽飛身下馬，併肩向客棧走去。

客棧老闆及三名店伙早已在門前侍候，此時迎上前來道：「客官辛苦了，請到裏面待茶。」

兩名大漢哼了一聲，舉步跨入店門，目光一轉，向四週打量一眼，其中一人道：「貴店有多少房間？」

客棧老闆道：「敝店有上房五間，雅房十五間，普通二十間，除了部份已有客人，對客官等一行全部可以住得下。」

大漢道：「叫已經落店的客人到別家去，所有的房間咱們統統包了。」

客棧老闆一怔道：「這個……」

大漢哼一聲道：「怎麼？是不行？」

客棧老闆現出爲難之色道：「叫已經住下的客人到別家去，這……咳，實在有點不便。」

大漢雙眉一挑，忽然一掌拍向櫃枱，冷冷道：「當眞不行？」

客棧老闆向櫃枱一瞥，不由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敢情勁裝大漢適才一掌，櫃枱上竟留下一個深深的掌印。

另一大漢微微一笑，由懷中掏出一片金葉子，丢給客棧老闆，說道：「這個够了麼？老闆。」

客棧老闆接住金葉子，神情又是一呆，不過這一呆十分暫短，迅速換上一副笑容，並回頭對三名店伙道：「還不去通知客人，收了店錢的立刻照退。」

出門在外之人，誰也不願招惹是非，碰到這麼兩個兇神惡煞，還是遷地爲良的好。大部份客人都遷了出去，剎那之間，這個鬧閧閧的食堂，已變得一片靜寂。

靜寂並不是沒有了客人，只是剩下的已寥寥無幾而已。

靠裏面有一個身材修長，長眉入鬢的英俊少年，看年齡，約莫二十上下，一領褪了色的靑衫，裹着他瘦瘦的身軀。

此人八成是潦倒塲屋，落了第的窮秀士。

他的背部靠在牆壁之上，雙腿向桌上一擺，正在呼呼入睡。

近門之處，還坐着兩個四旬左右的客人，他們的包裹兵刃放在桌上，正互相對酌着。

這兩人可能到達較晚，而且也是武林中人。

兩名勁裝大漢互望一眼，便一起向對酌的二人走去。

「喝够了麼？朋友。」

勁裝大漢一直逼到桌前，其中一人毫不容情的大聲喝問。

對酌二人中，一名身材魁梧的客人雙眼一翻，道：「什麼事？」

勁裝大漢道：「我問你喝够沒有？」

那客人道：「喝够沒喝够是咱們的事，你問這個做什麼？」

勁裝大漢哈哈一笑道：「好理由，可惜閣下喝沒喝够，已變成了咱們的事。」

那客人道：「新鮮，說說看。」

勁裝大漢沒有說，却拾起一隻拳頭大小的酒杯用手一揑，克察一聲，那隻酒杯已變成一把碎屑，由指縫中洒到那位客人的菜餚之內。

那兩位客人面色一變，他們畧作遲疑終於丟下一錠銀両，便匆匆的奪門而去。

勁裝大漢又是一個哈哈，身形一轉，走向依牆而睡的青衫少年身前。

「喂，酸丁，這樣不舒服，換個地方去睡吧。」

「怎麼啦，兩位，你們四條腿可別拿兩腿的尋開心！」

勁裝大漢先是一怔，繼又勃然大怒道：「說話仔細一點，酸丁，小心大爺扭下你的狗頭！」

這也難怪勁裝大漢又呆又怒，原因是青衫少年並未睜開雙目，怎能知道他們是兩個？

再說他那四條腿的譬喻却也不太好聽，人只有兩條腿，四隻腿不就變做畜牲。

可是青衫少年似乎語出無心，他睜開雙目，茫然道：「在下說錯了什麼？惹得兩位這般動怒！」

勁裝大漢道：「你再敢說咱們是四條腿的，大爺包管你今生今世出不了客棧的大門！」

青衫少年啊了一聲道：「那可不成，縱然在下願意，老闆也捨不得供給在下一世的衣食，而且在下並沒有說錯，你們分開來是四條腿，合起來還是四條腿……」

勁裝大漢怒叱一聲，五指帶着勁風，猝然向青衫少年的肩頭抓去。

青衫少年似乎估不到勁裝大漢會眞的動手，急忙由桌上抽回雙腿，以便閃避對方的一記猛抓。

也許他太過匆忙，抽腿之時，身形向側一倒，右脚隨着身體的擺動，無巧不巧的踢到勁裝大漢的胸腹之間。

一聲悶哼，勁裝大漢飛了起來，嘩啦啦一陣巨响，他竟然摔到丈外的方桌之上，桌面承受不了如此重大的壓力，立即片片破碎，弄了個四分五裂。

這名大漢半晌爬不起來，另一人可動了眞火。

「閣下深藏不露，原來是位高人！」

晶芒急閃，鋼刀劈風，他竟然動了傢伙，以兵刃去對付赤手空拳的青衫少年。

青衫少年淡淡道：「你敢向讀書人行兇？須知侮辱斯文，罪莫大焉，在下非到衙門裏告你一狀不可！」

告狀是後事，要緊的不要被別人砍下腦袋。

還好，青衫少年向旁一躲，勁裝大漢就一刀劈空，也許他用力過猛，不僅收不住長刀，也穩不住身形，轟的一聲巨响，牆壁被他劈開一個大洞，他連人帶刀一起由洞中跌了出去。

對方只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窮酸，而且根本就沒有動手，兩名雄糾糾的大漢便弄得灰頭土臉，躺在地上直哼哈。

店伙傻了眼，勁裝大漢的同伴，也瞧得大爲懍駭！

這羣氣勢凌人的男女，除了綠呢軟轎中的小姐，就以黑衣老婦的身份最高，而且她是薑桂之性，愈老愈辣，眼見勁裝大漢栽得如此慘，還能不惹來她滿腔怒火！

二話不說，身形像打足了氣的皮球，一蹦而起。

黑衣帶着勁風，發着扣人心弦的嘯聲，五隻鳥爪似的手指，像泰山壓頂一般，向青衫少年當頭猛擊。

這等威猛的搏擊之勢，眞箇是武林罕見，可見黑衣老婦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青衫少年面色一肅，舉掌向凌空撲擊的黑衣老婦迎了上去，他絲毫不敢托大，已經用上九成眞力。

噗的一聲，他們的雙掌粘着了，一上來這雙老少就較上了內力。

黑衣老婦身體懸於空際，不斷的以千斤墜運力下壓，青衫少年像霸王舉鼎似的，以單臂托着黑衣老婦的全身。

這等拚鬥內力，實在是別開生面，不明底細的人，還以爲在作特技表演呢。

店堂一片沉靜，幾乎落針可聞。

觀戰之人似乎被人揑着脖子，有一種喘不出氣來的感覺。

約莫一盞熱茶之後，他們拚鬥的姿態絲毫未變，惟一不同的，是他們的額頭已現出了汗水，青衫少年所坐的木凳，也逐漸向地面緩緩揷入。

論內力，他們相差無幾，不過，黑衣老婦是居高臨下，青衫少年自然要處於較爲不利的態勢了。

木凳在吱吱作响，很有折斷的可能。

黑衣老婦那佈滿皺紋的面頰，現出了一絲笑意，她掌上的眞力，更增加到了極限。

不管是木凳斷折，或青衫少年的眞力不繼，在黑衣老婦來說，都是她克敵致勝的絕佳良機，眼看勝利在握，她還能不全力一吐？

這全力一擊，果然聲勢驚人，只聽到一聲轟然巨响，整個店房都搖動起來。

店房會被震動，那是說黑衣老婦的掌力必然直接擊中地面了。如若青衫少年仍在運掌相拒，怎會有如此驚人的結果？

不錯，青衫少年確已卸去眞力，並飄身退出兩丈以外。

不過，他撤得太過突然，使得黑衣老婦無法適應這一意外。

她像高樓失足一般，挾着强烈的衝力疾衝而下。

桌凳遭了殃，連地面也現出一個巨大的陷坑。

她自己也像殞星似的一頭栽落，雖然她功力够高，仍難免弄得塵土滿身。

她一蹶即起，滿頭白髮，氣得根根豎立。

她瞧淸了青衫少年立身之處，伸手向懷中一掏，再度縱身撲了過去。

青衫少年跡近戲弄，惹來黑衣老婦滿腔殺機，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她自然要不計後果的放手一拚了。

她身形明明縱起，忽然傳來一股淸脆的叮噹之聲，她去勢一窒竟然倒翻而回。

一場無可避免的凶險搏殺，會在一聲叮噹之下烟消雲散，這實在太過玄虛了，青衫少年忍不住神色一呆。

同時他那雙冷電似的目光，已向店門瞧去，目光所及，他又是一怔。

八名懷抱長刀的勁裝大漢，由店門裏延伸，像雁行般的排列着。每人的面頰之上，都是一片穆肅之色。

當門而立的，是一個面垂輕紗，身着淡黃衣裙的姑娘，雖然瞧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但覺她儀態萬端，流露着一股高不可仰的華貴氣質。

她蓮步姍姍走進店門，除了黑衣老婦迅速跟隨着她，還有四名抱着長劍的青衣姑娘跟在她的身後。

店老闆，店夥記，八隻眼珠隻隻發直，好像得了失魂症一般，甚至連青衫少年也不例外。

而且，青衫少年的心弦，在隨着黃衣姑娘的蓮鉤跳動，因爲她正一步一步的向他走來。

在青衫少年身前八尺之處，黃衣姑娘停止了前進，目光透過輕紗，向青衫少年一陣打量。

「請問公子貴姓？」

這一句簡單的詢問，令人聽來有如天籟之音，一般常人縱然不願回答，也非回答不可。

只是青衫少年並不是一個尋常之人。

「在下麼，一個落魄江湖的無名小卒吧了。」

天下會有拒絕黃衣姑娘詢問之人？如果有，他必定是一個呆子。

但青衫少年決不是呆子，因此，整個店內的人反而爲之一呆。

對青衫少年的唐突，黃衣姑娘一點也不在乎，她微微一笑道：「敝屬下適才多有得罪，還望公子大度包含。」

青衫少年道：「事情已經過去，姑娘就不必提它了。」

黃衣姑娘道：「公子是在這兒落店的麼？」

青衫少年道：「那就要看姑娘……」

黃衣姑娘道：「公子儘管安歇，不會再有人打擾你的。」

語音一頓，回顧黑衣老婦道：「叫店家帶路，咱們去歇息吧。」

不待黑衣老婦開口，客棧老闆已接口道：「上房在後院，姑娘請跟小的來。」

黃衣姑娘瞅着青衫少年，口齒微動，欲言又止，最後嬌軀一轉，隨着客棧老闆向後院走去。

青衫少年向黃衣姑娘的背影瞥了一眼，轉頭對一名店伙道：「來一壺酒，弄兩樣菜。」

店伙道：「好，小的這就送來。」

青衫少年揀了一張完好的餐桌，獨個兒自斟自酌，黃衣姑娘屬下的八名大漢，也聚在一起飲食。

適才栽在青衫少年手裏的二人，時常拿牛角眼向青衫少年狠狠的瞧着，顯然，他們心有未甘，還在想着法兒發洩一下心頭的怨氣。

於是，他們交頭接耳相商討着，良久，其中一人立起身來，走到青衫少年的桌前，道：「本晚三更，咱們在鎭西亂葬崗恭候大駕，不來的就是獠種！」

話落轉身，不待青衫少年回答，就走回他原來的坐處，因爲他們不敢驚動黃衣姑娘，也知道青衫少年不會不來。

亂葬崗虫聲唧唧，鬼聲啾啾，是一個亂墳累累的荒涼所在。

此時星月無光，凄厲的寒風在發着恐怖的呼號。

在一個較高的孤墳之上，立着一個豐神如玉的青衫少年。他雙手反負，投目雲天，神態瀟洒已極。

孤墳四週，像遊龍般穿行着八條人影，在夜風怒吼之中，依然聽到他們衣衫獵獵之聲。

半晌，一聲低沉的叱喝，一片刀幕向墳頂捲了上來。

接着刀幕連接而至，快得如同電光石火。

但青衫少年像夜風一般飄忽，像幽靈似的令人難以捉摸，八柄長刀的凌厲攻勢，竟對他無可奈何。

約莫頓飯時間，青衫少年似已不耐，一聲龍吟長嘯，身形電轉，疾逾狂飆，八名勁裝大漢竟有四人長刀出手，他也以急如流星的身法，脫出八人包圍之外。

「好功夫……」

隨着話聲，走出一位面蒙輕紗，幽香襲人的黃衣姑娘，她的身後緊跟着那名髮如銀絲的黑衣老婦。

八名勁裝大漢似乎估不到他們高貴的少主人會突然降臨，微微一怔之後，一起俯首躬身道：「屬下參見小姐。」

黃衣姑娘哼了一聲道：「以卵擊石，你們太過不知自量了，回去。」

八名大漢之一恭聲道：「是，小姐，可是……」

黃衣姑娘道：「可是什麼？難道你們還要現醜不成？」

八名大漢不敢再作分辯，只得躬身一禮，轉身急馳而去！

黑衣老婦眉頭一皺道：「小姐，此人似乎太狂了一點……」

黃衣姑娘說道：「江湖男兒，大都如此。」

黑衣老婦道：「小姐何不給他一點教訓？」

黃衣姑娘道：「此人功力之高，決不在咱們尋訪的那人之下，我縱然跟他動手，也不見得能够佔到便宜，何況今日之事，其錯在我。」

黑衣老婦說道：「小姐既如此說，咱們只好饒恕他了，夜深寒重，咱們回店去吧。」

黃衣姑娘道：「別忙，七婆，妳去請那位公子過來聊聊。」

黑衣老婦愕然道：「什麼？小姐，妳要跟他聊聊？」

黃衣姑娘道：「這有什麼不可以？快去，否則他要走了。」

黑衣老婦雖是不願，卻不敢違拗黃衣姑娘之言，身形一幌，追向青衫少年的身後，並縱聲高叫道：「哪，你等一等，咱們小姐有話要詢問於你。」

青衫少年腳下一窒道：「什麼事？」

黑衣老婦道：「你問我，我問誰？見了咱們小姐她自然會告訴於你。」

青衫少年冷冷一哼，腳下一挪，再度向崗下走去。

黑衣老婦勃然大怒道：「你太狂了，小子，老婆子要留不下你，就枉稱……」

「妳怎麼啦？七婆，我叫妳來請這位公子，妳倒替我開罪人家了，對不起，公子，你能不能留一會兒？」

黃衣姑娘適時趕來，阻止了一次不必要的紛爭，青衫少年停下了，黑衣老婦卻氣得幾乎兩眼生烟。

黃衣姑娘不理會這些，只是淡淡一笑道：「妳先回客棧去吧，我跟這位公子聊聊就來。」

黑衣老婦一楞道：「小姐，妳是千金之軀，……」

黃衣姑娘面色一沉道：「放心吧，七婆，我會照顧自己的。」

黑衣老婦無可奈何，只好獨自先返客棧。

待黑衣老婦去遠，黃衣姑娘才走到青衫少年身側，道：「適才下人多有得罪，希望公子大度海涵。」

青衫少年擰轉身形，冷冷道：「不敢當，姑娘還有什麼指教？」

黃衣姑娘伸手掠了一下被夜風吹亂的鬢髮道：「咱們就不能談談麼？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公子何必如此見外！」

青衫少年向黃衣姑娘冷冷一瞥，道：「姑娘不恥下交，在下十分感激……」

黃衣姑娘微微一笑道：「感激大可不必，只要公子願意交小妹個朋友就是。」

青衫少年道：「好，請問姑娘，咱們這個朋友如何交法？」

黃衣姑娘道：「相交以誠，緩急相濟罷了，你說是麼？公子。」

青衫少年道：「不錯，請問姑娘有什麼重要之事相求在下？」

黃衣姑娘一呆道：「這個……」

青衫少年哈哈一笑道：「在下猜中姑娘的心事了，是麼？」

黃衣姑娘長長一吁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江湖豪俠應有的責任，我有事相求於你，也沒有什麼不對。」

青衫少年道：「說得好，不過在下對相求之人，有一項頗爲失禮的規定……」

黃衣姑娘道：「哦，請道其詳。」

青衫少年道：「代價，在下替別人辦事，總該索取一點應得的報酬。」

黃衣姑娘雙目大張，半晌，才幽幽一嘆道：「我早就應該猜到是你。」

青衫少年淡淡道：「現在知道也不算遲。」

黃衣姑娘道：「小妹僕僕風塵，就是尋找於你，無論你須要什麼，小妹都會答允你的。」

青衫少年道：「答允得太早了，何不先將相求在下之事說出來，讓在下考慮考慮。」

黃衣姑娘幽幽一嘆，道：「家父蒙受不白之寃」

青衫少年道：「令尊是誰？」

黃衣姑娘道：「這個……」

青衫少年冷冷道：「是不方便還是不信任在下？不管屬於何者，姑娘都不該來尋找在下的。」

黃衣姑娘道：「不，請你不要誤會，因爲……因爲……」

青衫少年道：「回去吧，姑娘，夜色太深了，有話咱們明兒再說。」

四更將盡，夜，確實太深了，以黃衣女郎那嬌嫩，纖弱的體質，怎能風露中宵，忍受寒冷的侵襲！

然而，她那弱不勝衣的嬌軀，依然在寒風中挺立着，她沒有離去之意，末了還來了一聲幽幽的嘆息。

「王大俠……」

「不敢當，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咱們以前沒有見過……」

「『相逢何必曾相識』，這也算不了什麼。」

「小妹曾聽人說……」

「是的，在下放蕩不羈，原本不是一個好人。」

「小妹不是這個意思。」

「哦，姑娘對在下另有評價？」

「也可以這麼說。」

「很好，在下在洗耳恭聽。」

「聽說王大俠喜愛管武林中的閒事，尤其對怪誕離奇之事從不放過。」

「不錯，在下天性如此，實在無可奈何。」

「但大俠卻不願涉及非武林人的閒事，而且對官場深痛惡絕。」

「姑娘又說對了，傳言頗爲正確。」

「可是……」

「怎麼？姑娘不以爲然。」

「咳，小妹不敢妄加評議，只是有一點個人的想法。」

「喲，說說看。」

「大俠管閒事，實際就是發奸摘伏，行俠仗義，那麼，大俠就不該厚此薄彼，對一般人漠然視之了。」

「姑娘責備的是，不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下不是仙佛，怎能管得了芸芸衆生？」

「天下雖大，離奇怪誕之事並不太多，再說官場並非罪惡，衆生也有良莠賢愚之分。」

「這麼說令尊的遭遇，必然十分離奇。請問令尊是當朝的是那一位大員？」

「家父萬邦，小妹名叫萬飄萍。」

「宜城侯萬邦？」

「是的，家父誤殺常公公……」

「宮裏的常太監？殺得好，此人矇上欺下，貪賍枉法，應該是一個死有餘辜的傢伙。不過，令尊雖居侯位，卻無權誅殺黃門……」

「所以小妹請求大俠義伸援手，任何代價，小妹在所不計。」

「對不起，姑娘，在下無能爲力，妳還是另請高明吧。」

「王大俠……」

也許事情牽涉太大，不是他一個江湖人物所能爲力的，要不就是他對官場中人當眞不感興趣，因而他不再理會萬飄萍，身形一轉，逕自離開亂葬崗。

× ×

夜風依然强勁，雲層卻已逐漸稀薄。

離天亮雖然還有一截時辰，天空已經現出幾點矇矓的星星。

在這般夜暗人稀，萬籟俱寂的時候，似乎除了青衫少年，不會再有別人在這荒野之中徘徊的了，誰知正有兩雙目光，在冷冷的瞧看着他。

離開萬飄萍，他並未返回客棧，只是沿着一條小徑，毫無目的的漫步而行。

因爲他拒絕一個美麗姑娘的請求，內心感到有點不安。

忽然……

「朋友好興緻，咱們聊聊怎樣？」

在幾株大樹之後，並肩走出兩名一身勁裝的彪形大漢，他們向路中一站，不懷好意的奸笑着。

青衫少年向他們打量眼一眼，冷冷道：「是找碴？」

兩名大漢之一道：「這就要看朋友你了。」

「怎麼說？」

「因爲咱們對你有一點忠告。」

「咱們素昧平生，閣下認爲有此必要嗎？」

「當然有必要，聽則爲友，不聽咱們就是生死的仇敵。」

「有這麼嚴重？」

「不錯。」

「那就說吧。」

「適才萬家的丫頭找過你？」

「閣下既已瞧到，何必明知故問！」

「咱們兄弟來得太晚，未能聽到你們談話的內容。」

「這當眞可惜得很。」

「不要緊，你告訴咱們也是一樣。」

「好主意。」

「那麼說吧，希望你不要遺漏。」

「對不起，在下忘記了。」

「你說甚麼？」

「這有什麼奇怪的，在下聽別人講話，一向都如清風過耳，閣下如若當眞要知道談話內容，何不去向萬家姑娘詢問。」

「好小子，你是不願跟咱們合作？」

「嗯，聽閣下的口吻，在下似乎非跟你們合作不可！」

「你說對了，否則……」

另一大漢道：「萬丫頭除了請他賣命，還會談些什麼？只要他接受咱們的忠告，就不必節外生枝了。」

原先說話的大漢道：「好吧，姓王的，咱們知道你是誰，也稱過你有多少斤兩，如果你覺得還沒有活够，最好能接受咱們忠告之言。」

青衫少年道：「是要在下不替萬家姑娘賣命？」

「天壞王郎果然名不虛傳。」

「但在下已經活够了，對閣下的忠告，只好畧表歉意。」

兩名大漢面色一變，嗆啷兩聲脆响，一起撤出兵刃，他們一個使用李公拐，一個使用鬼頭刀，擺出一副惡狠狠的架式。

青衫少年姓王名岩，天壞王郎是江湖朋友替他取的渾號，由攔路大漢的緊張神色猜想，天壞王郎的份量，在江湖上不算太輕。

儘管雙方劍拔弩張，他卻雙手攏在袖中，一副輕鬆寫意的神態，英朗的面頰之上，依然含着淡淡的笑容。

使李公拐的大漢哼了一聲道：「天壞王郎算得是一號人物，但雙拳難敵四手，你當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成！」

王岩道：「就你們兩個？」

使李公拐的大漢道：「就咱們兄弟，就够你姓王的侍候了，而且，你縱能過得了咱們這一關，依然是死路一條。」

王岩道：「這麼說閣下是大有來頭了，何不亮亮閣下門派，也好讓在下考慮考慮。」

使鬼頭刀的大漢道：「姓王的，跟咱們兄弟鬥心機，你還差了一點，老實說，咱們是不忍不敎而誅，你再這麼討價還價，就別怪咱們心狠手辣了。」

王岩道：「這有點不太公平吧？你們要在下合作，又不肯說出你們的門派，在下如若就此罷手，江湖上就不會再有天壞王郎的字號了。」

使鬼頭刀的大漢向同伴一使眼色道：「別跟他說廢話了，咱們上。」

使李公拐的大漢道：「好的。」

這兩人的武功邪得很，刀拐出手，全是反手招式，而且聯手合擊之勢，配合得絲絲入扣，幾乎使人找不出半點空隙。

王岩年歲雖輕，並不是初出道的雛兒，可是一上來便弄得手忙脚亂，應付他們怪異的合擊，實在感到有點困難。

他並未出手還擊，只是展開巧妙的身法盡量閃避，直到十招以後，總算摸清了他們的路子。

一聲清嘯，他由刀拐的空隙閃身切入，雖然這點空隙十分暫短，他終於抓到了那一瞬的刹那之間。

他的雙手由袖中抽了出來，精芒暴漲，其快如電，噗噗兩聲，分別扎進兩名對手的胸膛之內。

如果他雙臂一挑，對方兩人可能開腸破肚，遭到立即慘死的命運。

但他沒有，並且抽刀撤身，向身後倒退數尺。

因爲他要留下活口，好摸清他們的來龍去脈，手叉子所中之處，也避開了要命的部位。

這兩名大漢痛得拋掉兵刃，用雙手撫着鮮血迸射的胸膛，兩雙目光睜得牛眼一般，連五官也扭曲起來。

王岩瞧了一下他那對點血不沾的手叉子，將它們再揷回袖管之內，然後目光一抬，冷冷道：「兩位迫人過甚，這可怪在下不得，不過這點傷要不了命，只要兩位能回答在下幾項問題。」

兩名大漢互望一眼，忽然一起狂笑起來。

王岩一呆，道：「怎麼？兩位不想活了？」

使刀的大漢道：「姓王的果然聰明，你知道咱們爲什麼要死麼？因爲……咱們要你……死……」

砰砰兩聲，這兩人先後仆倒下去，除了地面濺起一些塵土，整個大地，又恢復到一片岑寂。

王岩像一尊石像，半晌沒有移動分毫，他在思索這兩名大漢的死，以及他們臨死的詛咒。

他不必仔細瞧看，由對方變爲黑色的面頰猜想，他們是服毒自殺的，那劇烈的毒藥，必是早已存在於口腔之中。

不成功，便自絕，此一組織是何等的可怕！

再說，他們的詛咒，必然與一般洩憤之言不同，那麼，他這位天壞王郎，今後可能要處於驚濤駭浪之中而永無寧日了。

「够刺激，」他自我解嘲的微微一笑道：「生活太平淡就枉稱天壞王郎了。」

拾起地上的鬼頭刀，掘土將那兩名大漢埋掉，瞧瞧天色，然後轉身向鎮集走。

此時大路之上，已有趕集的鄉人，遙遠的東方，也現出一片曙光。

回到客棧，才知道萬飄萍已走，而且還替他付了住店的店錢。

這算不得什麼恩德，却在他的內心激起一波一波的漣漪，他原是一個無牽無掛，豪放不羈之人，此時好像混身不自在，而缺少了一點什麼。

胡亂的吃過早餐，他也離開了建陽驛，迎着清冷的晨風，他忍不住暗暗吁出一口長氣。

由建陽驛南下，經十廻橋轉向東行，當炊烟處處的薄暮時分，他已到達濱臨漢水的沙洋鎮了。

此地是漢宜官道上的一個重鎮，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在歷代變亂中，本鎮多爲軍事必爭之地。

另一特色由於漢水湍急，過渡頗爲不易，如若天色稍晚，就得等待次日，因而不算太大的沙洋鎮旅店一行却一枝獨秀。

王岩好像十分欣賞此地的客棧，他順着街道，一個一個瞧看。

他似乎在找人，又像在選擇理想的歇息之處，最後終於在靠近渡口的「五福客棧」歇了下來。

夜涼如水，王岩還沒有絲毫睡意，他雙眼瞅着孤燈，在盤算着今後的行程。

忽然，一股急風破窗而入，燈焰暗而復明，桌上已留下了一截樹枝的斷梗。

一聲冷哼，他像淸風般的飄了出去，在星月的微光下，發現一條人影正向江岸狂奔。

也許這是誘敵，別人可能已在江岸之上佈下了凶險的陷阱，不過他還是追了下去，要不，豈不砸天壞王郎的金字招牌。

那人影的輕功不弱，身法顯得頗爲巧快，但與王岩相比，可就差了一截距離。

沿岸上行，追出約莫半里，王岩已瞧出她是一個女人，他雖是有點錯愕，脚下仍然沒有放鬆。

再過百丈，他已追到女郎的身後，陡然一提眞氣，呼的一聲，竟越過那女郎的頭頂，攔住她的去路。

那女郎估不到王岩的輕功是如此之高，一個收式不及，幾乎一頭撞到了他的懷內。

她連忙倒竄五尺，鼓着腮帮子大聲叱喝道：「無賴！」

王岩哈哈一笑道：「這就奇怪了，姑娘說說，在下那一點無賴了？」

這位姑娘頭上梳着兩條鬆鬆的大辮子，上身穿一件下擺翻着長毛的羔羊皮襖，下面是一條窄管棉褲，褲脚塞在一雙黑色的小蠻靴之內，模樣兒刁蠻已極。

論長像，骨肉均勻，五官端正，臉型甜甜的十分可人，只是膚色黑了一點。

她年齡不大，最多不會超過十八，但說起話來可是老練得很。

「你家的大人有沒有教訓過你麼？攔阻女孩子去路，是失禮而無賴的行爲！」

王岩啊了一聲道：「姑娘說的是，不過我家大人也告訴我，對勾引男人的女子不可放過。」

「誰勾引你了？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

「很抱歉，在下本來不想指認姑娘，可又不便推翻眼見的事實。」

「你見到什麼了？姓王的，今兒要不交待明白，姑娘可不饒你！」

王岩一怔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姑娘何不說明將在下引來的目的？」

女郎雙目一張，向他瞥了一眼道：「急什麼？見到我家主人不就明白了麼？」

王岩道：「貴主人現在何處？」

女郎抬手一指，道：「不遠，就在江那邊。」

王岩道：「很好，請姑娘上覆貴主人，在下有空之時，定當專程拜訪。」

女郎一呆道：「你不去？」

王岩道：「誰說我不去？不過要等在下有空，還要心情愉快之時才行。」

女郎面色一變道：「姓王的果然刁鑽，但事到如今可由不得你了！」

王岩哈哈一笑道：「姑娘想動武？依在下相勸……」

勸什麼？他無法說它出來，因爲他瞧到一樁十分可怕之事，不得不將未竟之言嚥了回去。

那是一隻黑色的圓筒，筒上繪着一個恐怖的骷髏。

王岩認識它，正是轟傳江湖，人人駭怕的「骷髏神雷」。

相傳「骷髏神雷」是苗疆一派異人所製，它一次能發射數十粒綠豆大小的黑丸，此種黑丸不僅其毒無比，而且遇物即燃，具有極爲强烈的燃燒之力。

它是以機簧發射，可以遠及三丈，廣達一丈方圓。

現在那震驚武林的絕毒暗器，正在他對面的女郎手中，他們雙方相距不過五尺，縱然他輕功再高，也很難逃出骷髏神雷的射程之外。

於是，他連忙搖手說道：「慢來，慢來，咱們談得正投機，姑娘怎的動起傢伙來了？」

女郎撇撇嘴道：「別往臉上貼金，誰跟你談得投機了？」

王岩微微一笑道：「在下沒有說錯，在星月之下，江流之旁，原本是一個具有詩情畫意的地方，妳瞧適才咱們不是談得好好麼？不過，說實在的，像姑娘這等美麗的女孩子，應該由男人香花供奉才對，如果妳拿着一具殺人的兇器，咳，那會損害妳的美麗的。」

俗語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那一個女孩子不喜歡別人讚她美麗？

再加上王岩那英朗的丰姿，動人的儀表，對女人來說，他舉手投足之際，都會流露出令人眩惑的魔力，這位女郎情竇已開，她的心弦自然會大大的動蕩起來了。

嫣然一笑，她掌中的骷髏神雷，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道：「你眞會騙人，我那一點……那一點……」

如果王岩想制服對方，以他的功力，這個時候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天壞王郎自視極高，他寧願利用他超人的智慧，也不願做出有欠光明的行爲。

因而，他笑笑道：「王某之言，姑娘應該相信得過，咳，在下還沒有請教妳的芳名，當眞失禮得很。」

那女郎瞥他一眼，面頰之上現出一抹紅暈，她畧作遲疑，終於輕輕道：「我名簡幽蘭，是……」

「哼……」

簡幽蘭一語方落，夜空忽然傳來一聲冷哼，以王岩那身極爲不凡的內力，竟忍不住心弦一震。

簡幽蘭的情況比他更糟，刹那之間，她的面色變得一片慘白，那迷人的嬌軀，竟像篩糠似的顫抖起來。

王岩見她情緒太過激動，立即伸手取過她手中的「骷髏神雷」，他絕不是取巧使詐，只是防止簡幽蘭在激動中做出傻事而已。

簡幽蘭似未想到王岩會奪去了她的暗器的，她呆了一呆，便像瘋虎的撲過來。

王岩身形一幌，避開數尺，並連聲解釋道：「在下絕無惡意，簡姑娘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管，你先將『骷髏神雷』交還給我。」

她不聽任何解釋，一個勁的亡命追撲，好像骷髏雷神是她的生命，失去那毒惡的暗器，她就無法活下去似的。

他們在江邊兜了幾個圈子，簡幽蘭不再追逐了，雙方的功力相差太多，她知道再追也是白費。

王岩立定身形，懇切呼喚道：「妳聽我說，簡姑娘，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來，咱們找個地方去聊聊。」

簡幽蘭深深的瞧他一眼，道：「你錯了，這是任何人都無法解決的，咱們除了一死，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

王岩見她那駭怕之狀，不由心中一動，倏的出指如風，連點她兩處穴道，然後揑開她的牙床，果然找出一顆蠟色的毒藥。

簡幽蘭穴道被制，不得不聽任王岩的擺佈，但她對王岩取出口腔中所含的毒藥之舉表現出更爲深沉的恐怖。

王岩解開了她的穴道，她仍然震嚇得目瞪口呆，似乎她的精神，已經到分裂的形態。

王岩握着她的臂膀，用力搖撼着道：「不要怕，簡姑娘，咱們有難同當，縱然天塌下來，王某替妳頂着就是。」

他一面溫言相勸，一面將她拖回客棧，直待在客房中坐定，她的面色才和緩過來。

王岩替她斟了一杯熱茶，再以平靜的口吻勸道：「簡姑娘！妳太儍了，妳有服毒自絕的勇氣，爲什麼不敢面對現實？」

簡幽蘭沉默半晌，才長長一嘆道：「你不懂……」

王岩道：「我實在不懂，妳連死都不怕，還有什麼可怕的？」

簡幽蘭螓首輕輕一搖，道：「你認爲沒有比死更可怕的麼？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一個人的見識有限的。」

王岩道：「也許在下所見不多，姑娘何不將妳的門派告訴在下，也好讓在下增加一點見聞。」

簡幽蘭冷冷道：「不，我什麼也不知道。」

王岩道：「簡姑娘，妳不要這麼死心眼了，咱們現在風雨同舟，妳應該讓我瞭解妳的一切的。」

簡幽蘭道：「我眞的什麼也不知道，你叫我說什麼呢？」

王岩道：「譬如妳的主人是誰？適才在江邊冷哼之人是那一個？妳們是怎樣一個門派？妳要將在下刦往何處？」

簡幽蘭雙眉一皺道：「不知道，不知道，求求你，不要再問我了。」

王岩道：「好，在下不問妳就是，夜深了，你到床上去安歇吧。」

簡幽蘭在過度緊張之後，確實感到有點疲乏，但這間客房只有一張木床，她如若睡到床上，王岩就無睡眠之處了。

王岩知道她有點不安，遂微微一笑道：「在下只要在這兒打打坐就行了，姑娘不必客氣。」

簡幽蘭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輕輕嘆了一口氣，便悄然躺了下去。

她全身慵懶，像一個大病初愈之人，實在疲乏已極。

但，她一雙美麗的大眸却睜得圓圓的，說什麼也無法闔上眼睛。

王岩同樣思潮反復，難以調勻眞氣，最後他乾脆放棄了運功的打算，利用這段清靜時間，對近日的遭遇，作一番有系統的分析。

首先他想到的是萬飄萍，她的父親官拜侯爵，在當朝，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縱然他誤殺了常太監，儘可求助於朝中的王公大臣，萬飄萍不此之圖，反而向他這個江湖草莽求助，這不僅令人難以理解，而且有點不近人情。

其次是他遇到的兩次意外事件，都與阻止他跟萬飄萍接近有關，那麼，萬侯爺誤殺常太監，必然涉及江湖恩怨了。

萬邦以軍功封侯，難免與江湖人物結下仇恨，一將成名萬骨枯，這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

那麼常太監只是一個屈死的寃魂罷了，萬邦的仇家如此作法，是要他身敗名裂，禍延家族才能甘心。此等報復的手段，較一刀殺了他要殘酷的多了，可見他那位仇家必是一個極富心機，心腸狠毒之人。

這是他由近日所見，對萬邦的案情所作的初步推理。

不過案中疑點多，他還無法求出合理的解釋。

例如：萬飄萍爲什麼要求助於他？萬邦又如何會誤殺常太監？那仇家又是何許人物？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與武當長老丹陽道長相認了舅甥之親後，得丹陽道長寄柬相邀，隨彼往見武當掌門雲陽道長，傾談之下，周震川知道了雲陽道長召彼來見之意，是要他匡助武當，挽刼復讐，周震川毅然答允後，又隨丹陽道長至武當七洞天之一的靈飛洞天，修習武當絕藝靈飛三式。皇甫秀華發現周震川失踪，心知定是應丹陽道長之約而去，皇甫秀華心中暗恨丹陽道長，私約周震川，口中不自禁怨恨出聲，適爲潛入莊中的陰司秀才古今人聽到，認爲有可乘之機，現身相邀，皇甫秀華將機就計隨他往一莊院——

痴情迷方寸　悟道清靈台

陰司秀才古今人在這裏，熟得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陰司秀才古今人剛替皇甫秀華送上香茗，後堂便傳來一陣脚步之聲，在一聲乾咳前導之下，剛才走出去的鄒少年領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人走了出來。

鄒老年人穿着一身粗布長衫，像是家道中落的寒門秀士，見了陰司秀才古今人止不住笑容滿面，道：「古老弟，你來得正好，昨天老夫一口氣打了七八隻山鷄，你拏幾兩銀子，叫平兒去弄幾斤酒來吧！」

陰司秀才古今人哈哈笑道：「胡兄，皇甫姑娘洞察毫末，你不必裝模做樣了吧！」

鄒老人先是一怔，接着呵呵大笑了起來道：「原來是皇甫姑娘，失敬！失敬！小老兒胡錦堂有請皇甫姑娘多多指教。」

皇甫秀華愛理不理的搭着大小姐的架子，舉目望了胡錦堂半天，才微微點了一點頭道：「你就是江湖上所說的夜貓子胡錦堂？」

夜貓子胡錦堂，在陰司秀才古今人暗示之下，欠腰回話道：「夜貓子正是胡某的匪號。」

皇甫秀華問過話，便不再和他多說，回頭向陰司秀才古今人點了一點頭，道：「這裏很好，就在這裏吧！」

陰司秀才古今人應了一聲：「是！」接着，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抛向鄒年輕人，喝道：「快去，準備一桌酒菜！」

鄒年輕人伸手接住鄒錠銀子，身形一幌，便出去了。

陰司秀才古今人抱拳一禮，道：「皇甫姑娘準備如何相試，在下有候了。」

皇甫秀華冷冷的道：「咱們都是江湖中人，用不着舞文弄墨，最重要的還是本身功力，所以本姑娘要親自試試你，看你接不接得住本姑娘十招，你如接得住本姑娘十招，就勉强够得上和本姑娘交往了。」

十招，未免有點太侮辱人了吧！陰司秀才古今人口中沒說，心中却是直發冷笑，認爲皇甫秀華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皇甫秀華沒讓陰司秀才古今人有答話的機會，接着又道：「你要接得住本姑娘二十招，可以算是本姑娘二等朋友了。」

陰司秀才古今人道：「如要做你的一等朋友，又該接你多少招呢？」

皇甫秀華一臉不屑之色，道：「鄒得在五十招以上！」

陰司秀才古今人笑了笑道：「如果在下僥倖得手，勝了姑娘又是一個怎樣說法？」

皇甫秀華冷冷的望了陰司秀才古今人一眼，只答了一句：「你勝得了本姑娘麼？」

接着，站起身來，走到客廳當中，道：「本姑娘身上帶得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兵器，也會在任何時候出手，你最好用兵器吧！」

皇甫秀華這種態度，實在叫人忍受不了，但陰司秀才古今人竟然忍受住了，而且哈哈一笑，道：「姑娘說得是，在下就遵命了。」伸手一撩衣襟，取出一對文昌筆，舉步走到皇甫秀華身前。

皇甫秀華還是那副目中無人的神態，冷冷的道：「你先出手吧！」

陰司秀才古今人一振手中文昌筆道：「那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右手向前一遞，文昌筆直點皇甫秀華肩井穴。

皇甫秀華眼看着陰司秀才古今人點來文昌筆，不避不讓，視同未見。

陰司秀才古今人暗罵一聲道：「好丫頭，你也未免太狂傲了，老子不給你點苦頭，你也不知老子的厲害。」

當下內勁猛吐，注足了八成功力，去勢如龍，筆尖之上竟然激起一陣尖嘯的風聲，威勢極是懾人。

皇甫秀華待得文昌筆臨近肩頭，臉上掠過一道淡淡的笑容，上身微微一偏，就讓開了來勢。

陰司秀才古今人出手一筆看他勁力十足，來勢洶洶，其實却是一招虛招，皇甫秀華肩頭一讓，陰司秀才古今人左手一翻，另一隻文昌筆一閃又到。

皇甫秀華搖肩讓過陰司秀才古今人第一筆，右手一招驚濤拍浪，直向陰司秀才古今人第二筆之上拍去。陰司秀才古今人這出手第二筆，原是攻的皇甫秀華死角要害，他一時貪功，未免將招術用老了一點，更沒料到皇甫秀華身形未變，掌力已從不可能的角度發了出來，收筆不及，被皇甫秀華一掌切在鐵筆之上。

陰司秀才古今人被皇甫秀華那隻落在鐵筆之上的小小玉掌，力道竟是奇猛，震得虎口一麻，文昌筆幾乎脫手飛去。

陰司秀才古今人這才知道皇甫秀華確有眞才實學，不完全是狂妄自大，身形一幌，退出一步。

皇甫秀華一動上手，可就得理不讓人，根本不讓陰司秀才古今人再有喘息機會，雙掌幻起一片掌花，把陰司秀才古今人罩在一片掌影之下。

陰司秀才古今人奮力招架，僅只打了三五招，已是手忙脚亂，累出一身大汗。

皇甫秀華本待三下五除二，給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個灰頭灰腦，臨到得手之際，忽然心中一動，轉念忖道：「此人出現得大有蹊蹺，我何不先與他虛爲委蛇一陣，待摸清了他們底細後，再作處置。」

此念一生，攻勢略緩，給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個機會，陰司秀才古今人獲得這個機會，奮力反攻，勉强穩住了陣脚，未被馬上倒了下來。

陰司秀才古今人雖然已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但和皇甫秀華比起來，還是差了一段距離，皇甫秀華耐心地讓他走了三十多招，忽的一舉右手，身軀蛇行而進，快捷無倫的向陰司秀才古今人撲去，她來勢如風，銳不可擋，古今人大驚之下，舞起手中一對文昌筆，以求自保，那知皇甫秀華身形穿筆而入，陰司秀才古今人但覺虎口一麻，手中一輕，一對文昌筆，已經到了皇甫秀華雙手之內。

皇甫秀華一進一退，便已奪得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對文昌筆，這時冷峻的面孔，反而帶上一些笑，將雙筆一順，交還給陰司秀才古今人，道：「你能在本姑娘手下走上三十多招，已經很不錯了。」言罷，緩步回身坐了下去。

陰司秀才古今人接着雙筆在手裏發了一陣楞，才暗自一嘆，無精打采的向皇甫秀華抱拳苦笑道：「姑娘神功絕藝，在下今天是敗得心服口服。」

陰司秀才古今人打了三十招之後，一顆心原已漸漸定了下來，慶幸着如果皇甫秀華就只前面那幾招殺手，料想再打個五六十招，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如果運氣好的話，說不定還可取巧致勝。

詎料如意算盤剛打定，皇甫秀華猛然發難，自己莫明其妙的連一對文昌筆都被皇甫秀華輕而易舉的攫去了，打破了他的白日美夢，眞正認實了皇甫秀華的能耐，不心服口服也不行了。

皇甫秀華點頭道：「你不錯了，我們可以談談正題了。」這句話，就是承認陰司秀才古今人的朋友身份了。

陰司秀才古今人又是一欠身道：「多謝姑娘，兄弟至感榮幸。」

皇甫秀華回轉冷眼，望了夜貓子胡錦堂一眼，道：「胡朋友，我們有件事要單獨談一談……。」

陰司秀才古今人截口道：「姑娘，胡兄號稱夜貓子，技有專長，如果姑娘認爲可用，何不請胡兄一同研商？」

皇甫秀華微一忖思道：「好，你先和他談談，不過一切還得照規矩行事。」

陰司秀才古今人請夜貓子胡錦堂走過一旁議論了一陣，兩人欣然色喜的走了回來，夜貓子胡錦堂不待陰司秀才古今人傳話，逕自一抱拳，道：「胡某極願附驥，請姑娘賜教。」

皇甫秀華微微一笑，說道：「歡迎！歡迎！……。」

轉過頭向陰司秀才古今人接道：「請古兄和胡大俠走幾招看看。」

她眞會擺架子，自己手都不出了。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心裏生氣，只有悶在自己肚裏，表面上却是笑吟吟同聲應了一聲「是」。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兩人實力都差不多，但在皇甫秀華的面前，却誰也不甘示弱，要掙個全臉，所以交起手來，便多不相讓，打得激烈非常，拚死拚活。

皇甫秀華身坐大廳之上，手中端着一杯香茗，好不悠然自得。

瞥眼間，只見廳前人影一閃，悄悄無聲的，走進一個身穿黑色長袍的老年人進來。

皇甫秀華視如不見，那黑袍老人雖然緊皺着雙眉，却也不聲不响，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挨牆站着，像是牆壁上貼的一張人畫。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兩人已經拚鬥了兩百招外，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這樣打下去，只怕打到兩人精疲力竭，仍然分不出高下來。

那黑袍老人看得實在看不下去了，臉上掀起一聲冷笑，輕喝道：「你們在發什麼神經，還不速速住手！」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霍然一驚，這才發現廳中多了那位黑袍老人。

兩人臉色變了一變，身形一分，各自縱身退出丈遠，來不及喘息，便向那黑袍老者抱拳不迭的同聲道：「于老來了，請坐！請坐！」

那黑袍老人皺着眉頭，目光電射，凝視着上座的皇甫姑娘，身形一動也未動。

顯然是上座已給皇甫姑娘坐了，不甘位居人下之意。

陰司秀才古今人一面向那黑袍老人打眼色，一面大聲道：「啊！于老，座上這位皇甫姑娘，乃是回天叟皇甫大俠的令媛千金，你于老還不認識吧！來！待小弟替兩位引見！引見！」

回天叟皇甫長春的名氣委實震人，那陰森森的黑袍老人臉上的冰山，有如大地回春，竟然綻開了和煦的笑容，驚「咦！」了一聲，道：「啊！原來是皇甫姑娘，失敬！失敬！」舉步向皇甫姑娘下手一張椅子走去。

皇甫秀華微微欠身道：「請教！」

黑袍老人這時已經坐下去，道：「老夫于長庚！」

皇甫秀華心中一凛，暗忖道：「于長庚不就是那號稱長臂仙猿的怪客麼！」

皇甫秀華不由得留心向于長庚一雙手臂望去，果然，他一雙手臂比常人長了五寸以上。

皇甫秀華秀眉微微一皺……。

長臂仙猿于長庚看看皇甫秀華眉頭一皺，暗笑了一聲，嘻嘻呵呵的道：「老夫記得十年之前，與令尊曾有過一面之緣，彼此相處甚歡，並約有後會之期，詎料約期失誤，却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了姑娘，叫老夫好不高興！」

活見鬼，這明明是以長輩自居，倚老賣老！

皇甫秀華暗罵聲中，臉上却帶着微笑，說道：「不錯，家父也曾提起過前輩的風範，……。」

言未盡意的忽然一頓，一笑而止。

長臂仙猿于長庚確然見過回天叟皇甫長春，不過見得有點那個，說不上光榮，他是做賊心虛，那知皇甫秀華這鬼精靈有心相試，不由老臉先自一紅，道：「他說老夫什麼？」

憑他這副提心吊胆的反應，皇甫秀華更是看準他了，抿嘴一笑，道：「沒什麼，他只是說老前輩有一招『靈猿……』什麼的？……」說着，秀眉一顰，似是記不大清楚了。

長臂仙猿于長庚接口道：「他是不是說，『靈猿獻果』？」

皇甫秀華點頭道：「對了！對了！就是『靈猿獻果』這一招，他老人家曾要晚輩有機會時向老前輩請教一二！」

長臂仙猿還沒想到皇甫秀華在拐着彎罵他，倒是陰司秀才旁觀者淸，看出皇甫秀華在拏他開玩笑，只樂得暗自發笑不已了。

長臂仙猿于長庚還一臉正色的道：「那裏，那裏！皇甫姑娘太客氣了。」

皇甫秀華嘴角一掀，就要打蛇隨棍上，門一門長臂仙猿于長庚，陰司秀才古今人一看情形不對，他可知道長臂仙猿于長庚的脾氣，萬一惹惱了他，可能就壞了自己的計算，當下挿嘴發話道：「皇甫姑娘，剛才你已見過胡兄的身手了，不知姑娘以爲胡兄如何？」

皇甫秀華點頭道：「不錯，我願意交胡兄這朋友。」

夜貓子胡錦堂一抱拳，說道：「多承姑娘看得起，兄弟將來定不會叫姑娘失望的。」

長臂仙猿于長庚怔了一怔，道：「你們在做什麼？」

夜貓子胡錦堂堆着笑臉，回答道：「于老有所不知，在下與古兄承皇甫姑娘看得起，以武論交，剛才在下與古兄，便是因此互相印証，難得皇甫姑娘已折節下交了。」

長臂仙猿于長庚哈哈一笑，道：「好呀！皇甫姑娘眞是雅人雅興，今日三位以武論交，可喜可賀……。」

話聲微微一頓，轉問夜貓子胡錦堂道：「不知你們可準備有酒菜沒有？老夫要爲三位乾一杯。」

夜貓子胡錦堂笑道：「已經命少平準備去了，大約也快回來了……。」

話聲未了，只見那少年人少平，提着一隻特大的竹籃走了進來，接口道：「酒菜都來了，少平這就替各位擺好！」

說着，從竹籃之內，端出熱騰騰的菜餚，擺在桌上。

皇甫秀華忽然站起身來，一抱拳，道：「各位請慢慢用，我不奉陪了。」

菜都擺好了皇甫秀華忽然要走，夜貓子胡錦堂和陰司秀才古今人都不由得一楞，齊聲叫了一聲：「皇甫姑娘！……」

皇甫秀華截口道：「剛才我突然想起一件要事，不得不走，我們的事，明天此時，我當再來從長計議，失陪了！」話聲一落，身形一起，便出了大廳。

夜貓子胡錦堂一探腰際，却被陰司秀才古今人暗喝一聲，道：「胡兄，動不得手！」

夜貓子胡錦堂手中一慢，皇甫秀華已人踪頓杳。

長臂仙猿于長庚臉上笑容一斂，凛然生威的道：「古今人，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你怎麼把她也帶到這裏來了，哼！你可要小心了。」

陰司秀才古今人欠身一禮，道：「事情是這樣的，屬下今早走過那丫頭住所時，只見她一個人在那裏大發脾氣好像對武當派甚是不滿。」

長臂仙猿于長庚微微一怔道：「武當派什麼地方得罪了她？」

陰司秀才古今人道：「那時周震川已經外出，她一早起來找不到周震川，便大發脾氣，顯然周震川的出去與武當派大有關係，她對武當派的不滿，可能是周震川沒有帶她一同去，她因此生心犯上了小性子。」

長臂仙猿于長庚點頭道：「聽說這丫頭與周震川最是要好，因其要好，也最容易多心。」

陰司秀才古今人笑道：「尤其男女之

間的事，就像眼睛一樣，進不得一點砂子，因此，屬下當機立斷，認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冒險現身而出，拏言語刺探了她一下，接着便被屬下說動，來了此地。」

一口氣說到這裏，微微一頓，望了一望夜貓子胡錦堂，接着又道：「屬下看此女，顯然有心私植勢力，剛才她已口中說出，要將屬下與胡兄收爲己用，事情發展到目前，以後是否該一本初衷，與此女交往下去，那就有待你老的裁決了。」

長臂仙猿于長庚轉問夜貓子胡錦堂道：「錦堂，依你的看法呢？」

夜貓子胡錦堂沉吟了一下，道：「此女的脾氣大得很，只怕不好對付。」

長臂仙猿于長庚一笑道：「脾氣大些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別有用心……」

話聲忽然一頓，接着說道：「這件事，很重大，老夫要請示之後，才能作決定，你們兩人，今天都不要離開，隨時候命行事。」

接着，離座而起，舉步向廳外走去。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隨後相送，送走長臂仙猿于長庚後，兩人哈哈一笑，叫過少年，三人便分享了那一桌酒菜。

長臂仙猿于長庚偬偬而來，偬偬而去，他走出這座莊院之後，身形一折，轉向一處深山之內奔去。

越過三四處山谷，最後來到一處滿生荒草的山谷之前，身子一側，直向荒草之中鑽去。

這條山谷之中，幾乎全生的是荒草，進入數尺，人已全被荒草所吞沒。

長臂仙猿于長庚一面分草而行，同時口中還一面發出一種鷄鳴叫之聲，似是一種通行無阻的暗號。

長臂仙猿于長庚在深草之中，行約四五里地，荒草一盡，已到了一處山岩石洞之前。

一塊岩石下面，正有一位獨臂老人閉着眼睛在打盹，長臂仙猿于長庚從他身旁擦身而過，也沒打什麼招呼。

轉過那塊岩石，長臂仙猿于長庚一腳踏入山洞之內，突然從暗角之中現出來兩個勁裝大漢擋住長臂仙猿的去路。長臂仙猿于長庚做了個手式道：「老夫有事，特來晉見特使。」

其中一位漢子，一言不發，轉身向洞內走去，另一位仍留原地不動。片刻之後，洞內傳出一聲話聲，道：「進來吧！」

那漢子一側身，讓開前路，長臂仙猿于長庚深入洞中四五丈，來到一座石座之前，停下腳步，恭恭敬敬對室內一個長揖，道：「屬下于長庚求見特使！」

只聽室內傳來一個清冷的聲音道：「免禮，進來！」

長臂仙猿于長庚走進室內，室內冷清清的只有一個人在座，長臂仙猿于長庚長揖爲禮，道：「屬下見過特使。」

那人一揮手道：「一旁坐下。」

長臂仙猿于長庚在下首落了座，欠了一欠身道：「屬下有一事，特來請特使示下。」

那人看來五十不到，年紀要比長臂仙猿于長庚輕得多，但他却是一臉上司味，冷冷的道：「什麼事？」

長臂仙猿于長庚於是把陰司秀才古今人與皇甫秀華搭上關係的事，一一說出，道：「此事，是否可行？有請特使裁決示遵。」

那特使未加可否的道：「你們有進一步的計劃沒有？」

長臂仙猿于長庚眞不知道，下一步該怎樣進行才好，不由訕訕的一笑，道：「這個……這個……」他江湖經驗雖然非常豐富，却不是能言善道之人，那能答得上話來。

那特使淡然一笑，道：「好，你回去，以後的事情，由本席來替你計劃。」

長臂仙猿于長庚欠身道：「特使還有什麼指示？」

那特使搖了一搖頭，長臂仙猿于長庚接着一抱拳，道：「屬下告退了。」

長臂仙猿于長庚前腳走出石室，那特使輕咳了一聲，只見從裏間一連走出二個人來，分別坐在那特使左右。

那特使微微一笑，道：「兩位都聽見于長庚的話了吧，這倒眞是一個想不到的機會，二老有何高見？」

這兩個人一個身穿土布長衫，三角臉下面，留着一撮山羊鬍子，眉宇神態之間，透着一股陰沉之氣，另一個長得胖胖圓圓，穿着灰布大褂，很像個土財主。

這兩個人那留着山羊鬍子的叫朱士全，那個胖胖的名如其人，叫做沈百萬。

他們和特使一樣，都是總壇來的，名義上是副特使，實際上他們才是特使任務的執行人。

至於那長臂仙猿于長庚，便是貴州分壇的壇主。

這位特使，戴着一副精巧的人皮面具，不但長手仙猿于長庚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就那兩位副特使朱士全與沈百萬都不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朱士全左手捋着項下那幾根山羊鬍子，點頭道：「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就從皇甫秀華身上先下手吧！」

沈百萬輕咳了一聲，道：「武當丹陽道長與一輪明月江逸虹，在本省境內出現，不知他們來意如何？特使要不要派人先摸一摸他們來意再說。」

特使搖了一搖頭，說道：「他們所爲何來，本席早已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九指神偷莫木森，與我們所謀的事，絲毫無關。」

朱士全心念一動，道：「九指神偷莫木森莫非又在武當做了什麼案？」

特使道：「聽說武當最近遺失了一本武功秘笈，他們疑心是九指神偷莫木森下的手，派出來追查的人，已有四五起之多，丹陽道長與一輪明月只是其中的一路罷了。」

沈百萬道：「說起九指神偷莫木森，兄弟想起門主有過一道指令，要盡量結納收攏他，這次如果能爭取到他，那就是錦上添花了。」

特使微微一笑，說道：「本席正有此意……。」

話聲微微一頓，沉思了一下，接着道：「朱老，請你專門策劃主持，對付皇甫秀華與周震川，沈老你，就以爭取九指神

偷莫木森如何？」

朱士全與沈百萬都點頭應聲道：「兄弟等領命。」

特使忽然站起身來，說道：「本席不能久留，要去了，一切有勞二位，多多費神了。」

這位特使總共沒有說得幾句話，就這樣走了。

送走特使之後，沈百萬不由得搖頭笑道：「門主也是，我們做得好好的，忽然派來這樣一位，高高在上，結果事情還是我們兄弟的。」

朱士全道：「兄弟看他，只是一位過路菩薩，待不長久的，把他敷衍過去，就算了。」

沈百萬道：「話是這樣說，不過兄弟覺得門主的措施，令人甚是不懂。」

朱士全一笑道：「你不懂，就不會省省心麼？」

× × ×

第二天傍晚時分，皇甫秀華獨自一人，又悄悄的到了夜貓子胡錦堂他們那莊院之內。

莊院之內，還是那樣清清靜靜，只有夜貓子胡錦堂和陰司秀才古今人與那大孩子少平。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迎着皇甫秀華，諂媚的道：「姑娘，咱們是誠心攀交，替姑娘跑腿，不知姑娘決定了沒有？」

皇甫秀華杏目微微一橫道：「決定什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作出一怔之狀道：「姑娘忘了昨天以武相交的話了？」

皇甫秀華冷哼一聲，道：「昨天既然已經說過了，你們難道還要本姑娘再說一遍！」

陰司秀才古今人「啊！啊！」連聲道：「是！是！姑娘原已點過頭了，我們兄弟糊塗，又嚕嚇了。」

皇甫秀華忽然凝目望着陰司秀才古今人道：「我現在要問你一句話……常言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們這樣急於拉攏本姑娘，可有什麼目的，請明白說出來。」

陰司秀才古今人想不到皇甫秀華會問出這種話來，這話倒眞難回答，眞虧了陰司秀才古今人，眉毛一凝，借着一聲哈哈大笑，打定了主意，道：「姑娘問得是，也說得對，兄弟古某人也正有事，有求於姑娘，是以樂於爲姑娘効勞。」

皇甫秀華點了一點頭，道：「這還差不多……有什麼事，請先說出來。」

陰司秀才古今人面現愁苦之色，道：「不瞞姑娘說，兄弟自幼父母雙亡，家中只有一位姊姊，自幼姊弟相依爲命，兄弟可說是家姊一手所帶大，家姊爲了照顧兄弟，甚至終身未嫁，犧牲了自己一生幸福，年前家姊忽然得了一種怪病，呻吟床褥，苦不堪言，兄弟也曾爲她遍訪名醫，無奈她這病實在太怪，竟然羣醫束手，毫不見效，因打聽得姑娘令尊乃是皇甫大俠，有意請姑娘在皇甫大俠面前美言一二，請皇甫大俠爲家姊一施妙手，則兄弟感激不盡。」

皇甫秀華被他說得大是感動，冷面一鬆，輕「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那你放心，一切本姑娘替你作主了就是。」

陰司秀才暗中罵了一聲：「死丫頭！」連連打拱作揖，道：「多謝，多謝姑娘大恩大德。」

皇甫秀華慢慢移轉目光，望向夜貓子胡錦堂，說道：「你啦，又是爲了什麼原因？」

夜貓子胡錦堂一笑道：「兄弟是看在古老弟答應的一萬兩銀子份上，別無相求姑娘之處。」

皇甫秀華一笑，說道：「你倒是坦白得很！」

接着，笑容突然一斂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不過我有句話要說在前頭，到時候兩位如果要想收腿，那就莫怪我翻臉不認人。」

陰司秀才古今人應聲道：「皇甫姑娘，請放心，家姊之病，一日不痊癒，兄弟心中一日難安，能有姑娘慨允，此等機會千載難逢，兄弟豈能輕易放棄。」

皇甫秀華滿意地一點頭，道：「能這樣就好！」

皇甫秀華進來後，一直未就座，只站着和他們說話，這時，才向一張椅子上坐下，忽然不自禁的嘆了一口氣，道：「周震川自昨天出去之後，至今一直未見回來，你們有武當丹陽道長的消息沒有，我今天非要找到他們不可。」

陰司秀才古今人皺了一皺眉頭道：「你今天就要找到武當派的人，不嫌太急促了一點麼。」

皇甫秀華柳眉一挑道：「你不是說過有辦法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道：「當然有辦法，但不能有這樣快，你至少也得給我們出去找人的時間呀！」

皇甫秀氣咻咻的一跺蓮足，恨聲道：「早知你們這樣，我該找老花子派人去找了。」

夜貓子胡錦堂接口道：「那你爲什麼不找老花子呢？」

皇甫秀華杏目一睜道：「你……。」話方出口，陰司秀才古今人截口搶住話題道：「姑娘，請不要生氣，目前要找武當牛鼻子，實在難以應命，倒是周震川的行踪，我們已經有了一點綫索。」

皇甫秀華臉一轉，藹然道：「有了周震川的消息，還找武當牛鼻子做什麼……他沒有和武當牛鼻子在一起，那是和什麼人在一起？」

陰司秀才古今人吞吞吐吐地道：「這個，我們就說上來了，姑娘要不要自己去看看？」

皇甫秀華從座位上跳了起來，道：「現在就去。」

陰司秀才古今人轉向夜貓子胡錦堂道：「胡兄，有請你前面引路。」

夜貓子胡錦堂一點頭，人已射身出了莊院，走在前面，一陣急行之下，約在初更時分，趕到了湄潭。

湄潭小城小縣，也沒有什麼夜市，初更時分，街上已是行人甚少，差不多的店舖，多半早已打烊，只有幾家特殊生意，尚在營業。

夜貓子胡錦堂領着皇甫秀華穿街走巷，最後停在一座高牆深院之前，道：「到了，周少俠就落身在這宅第之內，姑娘最好先暗中看看，看清楚了人，再出面找他，以免找錯了人。」

皇甫秀華一揮手道：「你們就留在外面好了。」語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越過了高牆，向內院之內落去。

皇甫秀華自周震川昨晚一晚未歸，心中實在有點生氣，越過高牆，人還在半空之中，便雙目烱烱的向四周打量不止。

只見大廳之中燈火通明，廳中擺着一桌酒席，但整整的一桌酒席上，只坐着二個人。

皇甫秀華一見那二個人，幾乎氣得心智失掉，從半空之中，跌落地上。

敢情那兩人，一個就是周震川，另一個即爲閃電娘子武瑛。

皇甫秀華最怕的就是他們二人言歸於好，偏偏眼前便就是他們二人，當時只覺得急怒攻心，眞氣一斷，身子立時變得像重鉛一般，從高牆上跌了下來。

幸好，她確有過人之能，身形尚未落地之前，已然立歛身形，使了一式「平沙落雁」，腳落實地，未曾摔倒。

她强抑心中怒火，定了一定神，再向廳中望去，只見閃電娘子武瑛醉態妖媚的忽然的將頭靠到周震川肩上，輕輕的嬌聲呼叫，道：「川哥哥，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回房去吧！」

周震川更是千依百順的輕攬着閃電娘子武瑛，從座上站了起來，挨頭併肩的向後堂退去。

皇甫秀華看了這種景象，只氣得雙目盡赤，就要現身撲了出去，與閃電娘子武瑛一分上下。

驀地，只聽身後傳來陰司秀才的話聲，道：「皇甫姑娘，衝動不得，你要冷靜下來。」

皇甫秀華一回頭，只見陰司秀才古今人已藏身在丈遠外的一個牆壁陰影之中，因他呼叫及時，皇甫秀華也就沒有說他什麼，暗暗嘆了一口氣，漸漸自制了下來。

眨眼間，周震川與閃電娘子武瑛已去得不知去向，回頭只見陰司秀才古今人舉手向大廳左後方向指了一指，身動間，向後面奔了出去。

皇甫秀華隨着繞過大廳，大廳後面有一座小小的花園，花香樹影中，另有一座非常精巧的精舍。

精舍之中，燈光搖曳，人影晃動，只聽閃電娘子武瑛嬌聲滴滴，笑語歡騰，直向心坎上叩來。

皇甫秀華爲人本是精明無比，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已是心神大亂，不但忘了自己與陰司秀才古今人他們打交道的用心，甚至也忘了周震川反臉之後的惡果。

她只覺一股怨氣從丹田之中直升而起，當時腦中說不出的怒惱與窒息，忍不住一聲怒喝，道：「好一對狗男女，今天本姑娘就和你們拚了。」

喝聲中，身形一起，便向樹影中撲了過去。

她這時心目之中，除了惱怒之外，已是什麼都不放在心上，身形一起，便已全力施爲，身形暴射之下，也未看清樹影掩護之下的許多蛛絲般的綫索，一頭衝到那繩索之上，便掀起了一陣警鈴之聲。

同時，那些繩索一收，又向皇甫秀華身上網來，饒是皇甫秀華身手敏捷，又有袖中利劍，也鬧了個手忙腳亂，無法衝向那座精舍。

警鈴一起之際，只見精舍之內燈光立時盡熄，閃電娘子武瑛與周震川的歡笑之聲，也倏然一歛。

待得皇甫秀華以袖中利劍，斬斷繩索，衝過阻攔，到得精舍之中，那還有半個人影，閃電娘子武瑛與周震川早不知去向了。

皇甫秀華衝進他們臥室之內，一晃火摺子，點燃燈火，只覺眼睛一花，不由楞住了。

只見這間臥室，陳設富麗堂皇人間少有，床上是一片零亂，房中地上，東一件，西一件，都是閃電娘子武瑛身上脫下來的衣服。

這種情景，剛才房中發生了些什麼事，皇甫秀華只覺面紅耳赤，心中別別狂跳，跺腳「呸！」了一聲，那敢想像下去。

精舍之內，找不到人影，外面又暴起了呼喝之聲，已經有人與陰司秀才古今人動上手了。

皇甫秀華這時心中一口氣正無處出得，聞聲之下，口中發出一聲清嘯，人便從窗口射出屋外，只見正有四五個人圍着陰司秀才惡鬥不已。

皇甫秀華這時想也不想，一聲冷笑，人已電射而到，只見她人影閃動間，精光隱現，圍攻陰司秀才古今人的那些人，如秋風掃落葉般，頓時全被殺傷，倒滿了一地。

陰司秀才古今人見了皇甫秀華這等出手，心中震駭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驚凜無比。

皇甫秀華一舉殺傷了四五個人，餘怒未息，冷笑一聲，喝道：「我們分頭找，非找出那對不要臉的東西不可……。」

正要轉身之際，驀地，只見夜貓子胡錦堂急急奔來道：「快退，官面上有人來了。」

接着，外面已傳來一陣急促緊密的破鑼之聲，四向播送……。

這一陣緊鑼之聲，驚得家家戶戶，狂犬亂猖，登時婦驚兒啼，人聲鼎沸，亂成一片。

皇甫秀華微一猶豫之下，陰司秀才古今人也接口道：「皇甫姑娘，我們不能和官面上的人朝面，還是快走吧！」

皇甫秀華這時也顧不得再尋找周震川與閃電娘子武瑛他們，望了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二人一眼，點頭道：「好，我們退！你們先去。」

陰司秀才古今人與夜貓子胡錦堂二人對望了一眼，幌肩長身，颼颼兩聲，人已向外面射了出去。

皇甫秀華這才施出上乘輕身功夫，一提勁，緊隨他們身後退出了這座宅第。

這時幾個身手輕快的捕快，已飛躍趕到，而且發現了他們，一聲喝，已有四五個人隨後追來。

夜貓子胡錦堂陰司秀才古今人都是輕身功夫造詣極高的人物，皇甫秀華更不要

說了，這幾個吃公門飯的人，那裏追得上他們，幾個躍身，早將那些人抛在身後不知有多遠。

地面上兵勇來往如梭，三人不願多惹麻煩，各自施出身手，宛似三道輕烟，一掠而過，面貌都沒叫人看出。

片刻工夫，三人已是翻城而去，離開了湄潭，身子一歛，聚在一棵大樹之下。

這時，皇甫秀華當局者迷，已不能明心靜慮，鐵青着一張粉臉，說道：「胡兄，我準備搬到你們莊子上去住，你歡不歡迎？」

夜貓子胡錦堂與陰司秀才古今人，相視微微一笑，連連點頭，說道：「歡迎！歡迎……。」

表達了內心誠意之後，話聲忽然一頓，接着又顯出一副爲皇甫秀華着想的神色，說道：「不過，您就此搬離老花子那裏，可有點不大妥當吧，何況，老花子對姑娘你……。」

一語未了，皇甫秀華已是大爲怒惱，道：「少囉嗦，我只問你們那裏可不可以住？」

夜貓子胡錦堂急道：「可以！可以！兄弟替你準備好就是，隨時歡迎你來。」

皇甫秀華點頭道：「好，你們先回去……。」話聲未了，人已長身躍了出去，閃了二閃，便消失不見。

皇甫秀華嬌生慣養，幾曾受過這種委屈，離開陰司秀才古今人他們之後，走不多遠，心中那股激情再也忍奈不住，身子一斜，轉向一座懸岩之下奔去，靠在岩石上低聲哭了起來。

她哭了一陣，發洩了不少鬱抑，心情漸漸平息下來，止住了哭聲，站起身來，便待回轉遵義而去。

瞥目之下，只見就在身後不遠之處，青松古月般立着一位清癯老者。

皇甫秀華心中凛然一驚，忖道：「這人是什麼時候來的，我怎樣一點沒有察覺到。」

這時，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功較勁，做好準備，冷冷的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鬼鬼祟祟，前來窺伺姑娘！」

那清癯老者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上姓皇甫？」

皇甫秀華沒好氣的冷聲道：「是又怎樣？」

那清癯老者一笑道：「老夫有一句話要告訴姑娘……」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姑娘心中如果有什麼決定，最好三思而行，多多攷慮。」

皇甫秀華冷「嗯！」一聲，道：「你少管姑娘的閒事！」說着，正眼也不再望那清癯老者一眼，舉步從那清癯老者身旁走了出去。

皇甫秀華心中早已打好主意，暗中準備隨時出手，只要那清癯老者畧有阻攔之意，她就要對他不客氣了。

詎料，那清癯老者望着她只是微微而笑，不但未有阻攔之意，而且也未有再發一言。

皇甫秀華走出老遠之後，回頭望去，只見那清癯老者依然立在原處，翹首青雲，兀自未動。

皇甫秀華也懶得再理他，身形一起，加快腳程，離開了那地方，直奔遵義。

回到遵義，只見老花子施雷正眼巴巴的在等着她了。

老花子施雷看出皇甫秀華神色不對，便試探着問道：「秀華，夜貓子胡錦堂，與陰司秀才古今人他們兩人，都不是好東西……。」

皇甫秀華不讓他把話說完，便一搖手道：「我知道……今天我很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說着，便跑進自己房中，關起了房門。

把老花子施雷一人獨自留在廳中，楞在那裏，半天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老花子施雷一早再來時，只見皇甫秀華已是鴻飛冥冥，不告而別。

只急得老花子團團轉，而無可奈何。

話說周震川與丹陽道長留在靈飛洞天練習「靈飛三式」，周震川本身內功路數，原就系出玄門，不到半天時光，已能把丹陽道長七字眞言，融會貫通，配合自己內功基礎，運用於「靈飛三式」。

周震川人本聰明絕頂，領悟之力奇高，原來準備三天的時光，他只費了二天半，就把「靈飛三式」悟澈練成。

這二天半下來，他只是坐在石洞之內，米水未進，說也奇怪，他這時不但毫無口渴饑餓之感，只覺精神充沛，更勝未入洞之前。

這時，丹陽道長大功尚未告成，依然仍在打坐用功，周震川懷着一股躍躍一試的欣喜心情，恨不得立時一展身手，試一試這靈飛三式的威力。

他望了一望用功正緊的丹陽道長，不敢在室內試手，怕驚擾了他，於是便舉步出了石室，準備到洞外去等待丹陽道長。

走出石室不遠之後，眼前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周震川默默記着來時方位，頗有信心的一路向前走去。

詎料，已經超過了該到達洞口的路程，洞口尚未見到，周震川心中一動，忖道：「糟了，我一定是走岔了路了。」

不錯，他眞是走岔了路，迷失在這古洞之中了。

周震川沉下心神，靜靜的回想了一下剛剛來時的方位，小心謹愼的一步一步向回走。

那知走了半天，連剛才練功的那石室都走不回去了，這一來，周震川不由得暗暗着急起來……。

可是，他還是不甘被困的，向前摸索着。

轉來轉去，轉得腦中那點方位意念都完全糊塗了已是分不出東西南北。

後來，忽然覺得已是走到了一處盡頭，前面再無前進之路。

周震川擺袖鼓風，以耳代目，覺出這裏也是一間石室，不由暗暗忖道：「這裏既然也是一間石室，想必一定有人住過，我且慢慢仔細搜一搜，看看這石室之內，有無能助我脫困之物。」

此念一生，周震川又把心神沉靜下來，慢慢一寸一寸的向全室搜去。

搜來搜去，在洞壁上忽然觸到有指力寫出來的字痕，周震川心中一喜，順着觸手摸到的第一個字摸了下去，這樣一來，周震川可又獲到一次不世奇緣。（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朱羽·文 培新·圖

三日驚濤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福旺嫂對單騎闖虎穴，千里覓仇踪的趙飛，似甚投緣，不計後果的鼓動如簧之舌，勸令趙飛暫居其家，免挨黑槍，福旺嫂惦念趙飛，茶館仍未收市便趕返家中，擬通知趙飛刀疤老四率衆尋仇的事，詎返抵家中，趙飛不知去向，值薛子秋隊長偕常德勝到來，共商保護蔡都督的事，福旺嫂說出刀疤老四與一來自蒙自一個姓馮的客人，似有所謀，常德勝命薛子秋特別注意。孫魁偕姚順子到來茶館向孟老頭父女威脅，正以此時，趙飛來到，孫魁發飛刀向趙襲擊，爲趙飛伸指把刀挾住——

＊＊＊＊＊＊＊＊＊＊＊＊＊＊＊＊＊＊＊＊

八方風雲會　四面悶雷聲

這時，孫魁已然扣住了第二把刀，而他却沒有勇氣再甩出去。

趙飛向他走了過來，緩緩道：「想必你就是小有名氣的快刀孫魁。請問：姓趙的和你無怨無仇，怎麼一見面就要我姓趙的性命？」

孫魁沒有說話，其實他也無話可說，身不由主地緩緩後退，一直到背貼牆壁。

姚順子緩緩將他手中的刀放在櫃枱上，輕輕往前一推，雙手下垂，一聲也不敢吭。

「姓孫的！」趙飛又往前逼近了幾步。「說話！」

孫魁連嚥了幾口唾沫，才迸出了一句話：「你的口信，我一定帶到。」

趙飛身子一側，抬手向門外一指：「那就請吧！」

孫魁說什麼也不敢相信對方會輕易放他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敢動。

趙飛也看得出對方對他心存畏懼，將手中的刀輕輕往茶几上一放，緩緩道：「寃有頭，債有主，姓趙的絕對不和你們爲難。不過有句話可要說明白，你們若是再欺負老實人，我就絕不輕饒。」說罷揚長走了出去。

孫魁自覺沒顏久留，連忙拿回放在茶几上的飛刀，帶着姚順子匆促離去。

銀娃子氣呼呼地道：「那個姓趙的眞沒有種，爲啥不殺死這兩個壞胚子？」

駝背老孟搖搖頭，沉重地嘆一口氣。

×　×　×

崇山峻嶺，道路崎嶇，火車頭又像老牛，因此這列火車誤了點，八時二十幾分才到站。

這列火車只有六節車廂，最前面一節是二等，第二節是頭等，其餘幾節是三等座和行李車廂。除了三等車廂較爲湧擠之外，頭、二等似乎還沒有滿座。

薛子秋早就抽選了十幾個精幹的弟兄，穿上便衣，暗佩槍械，早一步混進了車站，嚴密監視閒雜人等。他還是一身戎裝，帶着荷槍實彈的巡邏隊，在車站前逡巡。這是常德勝的一着妙棋，如此一來，圖謀不軌的人絕想不到車站內還另有安排。

列車剛一到站，薛子秋就看見刀疤辛老四帶着好幾個人在車站出口處出現，其中有一個身高馬大的陌生人，薛子秋猜測準定是那個從蒙自來的問題人物。

他立刻走了過去，拍了拍辛老四的肩頭，道：「老四！是不是又有貨到了？」

辛老四心頭暗驚，面上却不動聲色，嘿嘿笑道：「原來是薛隊長，這麼晚了，還帶着人巡邏？」

「過來。」薛子秋拉了他一把。「問你一句話。」

辛老四隨他走到一邊，低聲道：「薛隊長，是有什麼事麼？」

「聽說有個大烟販今晚從海防來，帶了不少金鈔，要大量收購雲土，你聽說了沒有？」其實，薛子秋在胡說白道，這都是常德勝傳授的應對之辭。

辛老四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沒有聽說啊！」

「老四！」薛子秋沉着臉道：「如果你知道這事，可不能瞞我；如果不知道，就替我留意點。咱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若是讓外來的人在咱們的地頭上大撈油水，連招呼都不打一聲，那就太不像話啦！」

「薛隊長，我辛老四在這塊地頭上還罩得住，如果眞有這麼一個人，只要他一到，就絕對瞞不過我的耳目，放心，我自會教他來孝敬你。」

「老四！我信得過你。」薛子秋拍拍他的肩頭，目光向那邊一瞟：「那個大高個子是你新收的弟兄麼？很神氣哩！」

「那裡，是我一個老朋友，聽說我在碧色寨還混得過去，特地跑來看看我。」

「哦！」薛子秋將目光收了回來，說：「老四！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今晚帶着不少人前來車站，不會沒

有事吧？」

「不瞞您說，」辛老四故意將嗓門壓得低低的，「這幾天推牌九光抓癟十，輸苦了，來看看有沒有跑單帮的私客過境，順便弄幾個賭本。」

「好吧！」薛子秋顯得很光棍地說道：「你發你的利市，我不擋你的財路，老四！這年頭作私客也不容易，拿錢要給人家留點分寸啊！」

辛老四一副恭順的樣子道：「隊長放心，我辛老四不會給您添麻煩的。」

提箱掛籠的旅客絡繹走出了車站，那道出口的站門很窄，旅客得一個挨一個慢慢出站。因此，薛子秋一面和辛老四扯談，一面注意着每一個旅客。他找的並不是口中說的什麼大烟販子，而是那位潛回雲南高舉護國義旗的民族英雄。但是，他很失望，在他的眼光中，就沒有一個够當一省都督的氣派。

薛子秋派在車站內那十幾個穿便衣的弟兄們也夾雜在旅客羣中出了車站；他意識到，今晚算是白跑了一趟，蔡都督並不在這輛車上。

當他正要向辛老四打招呼率領巡邏隊離開車站時，他的目光突然一亮。辛老四顯然在留意他的神色，連忙壓低了聲音道：「隊長！發現了什麼？」

「沒什麼，」薛子秋連忙收回了他的目光。「辛老四，看樣子你們今晚也白來了。」

「嘿嘿！」辛老四聳了聳肩，乾笑一聲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能天天有油水？……呃！薛隊長！您還要帶隊巡邏麼？」

「怎麼？你要請我喝一杯？」

「正有那個意思，不知隊長肯不肯賞光？」

「好！你們先上那兒去等，我換一套便裝隨後就來。你說，在那兒碰頭？」

「王婆子家裏如何？」辛老四面上浮現着邪笑。「那婆娘家裏來了新貨，若是隊長不怕相好的吃醋，今晚還可以嚐到鮮頭。」

「你說的新貨可是小桃？」

「小桃！她已經不算新貨啦！川幫拐來一個名叫碧玉的姑娘，才一十六歲，天黑才到王婆子手裏……」

「行！」薛子秋重重地在辛老四肩頭上拍了一下。「我得趕緊回到隊上去換衣服，回頭見！」

薛子秋流露出一副迫不及待的神情，率隊而去；其實，他是唯恐落入他眼裏的兩個旅客走遠了。

那兩個旅客是一男一女，男的約莫五十多歲，兩鬢微現華髮，面皮白淨，目光有神。身上一件深褐色長袍，連一道摺子都沒有，手上提了一口嶄新的皮箱；那女的約莫二十多歲，穿着十分鮮艷，雙目顧盼之間，流露出十足的媚態，手裏提着一口較小的皮箱，和那老者緊緊相隨。

這條鐵路上來往的旅客薛子秋見得很多，他在一搭眼之下就覺得這兩個人有些不對勁；只是說不出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勁。

那一男一女終於走進了一家名叫「招賢堂」的旅館，薛子秋猶豫了一下，吩咐巡邏隊守在門口，他則帶了兩個槍兵走了進去。

棧房的管事立刻迎上來，含笑道：「隊長請坐，是要查房？」

那一男一女正在櫃枱上掛號，薛子秋沒有理會管事的話，逕自走過去，冲着那男的問道：「這位老先生貴姓大名？」

老者已經在號簿上寫下了姓名，伸手一指，道：「我叫劉慶雲。」

「從那兒來？」

「老街。」

「到那兒去？」

「不一定。」

「不一定？」薛子秋重覆了一句，兩道濃眉立刻聳了起來。

劉慶雲很世故地笑了笑：「我是跑碼頭變戲法的，說不定去一趟蒙自，也說不定不拐彎一路變到昆明去。」

「這位是……？」薛子秋朝那女的瞟了一眼。

「我女兒惠蘭，也是我變戲法時的助手。」

「隊長！」劉惠蘭立刻拋過來一個媚眼，嬌聲嬌氣地道：「咱們父女倆人生地不熟的，您還要多關照。」

對方的媚眼多少有些使薛子秋心神幌動，只因爲戎裝在身，不得不扳着面孔說道：「我是本地的保安隊隊長，身負治安之責，只要是善良份子，我都會盡力保護，二位請放心。」

「多謝！多謝！」劉慶雲連連地拱手說。

薛子秋轉身離開了招賢堂旅館，吩咐巡邏隊自行回去，並向帶隊的小隊長低聲囑咐道：「告訴姚副隊長，各通路要通的崗哨要嚴密注意進出的人口，所有隊員一律不准外出，隨時聽候命令。」

巡邏隊離去後，薛子秋向遠處一招手，他的馬弁立刻將他的坐騎牽了過來。

× ×

變戲法的父女倆要了兩間上房，各自梳洗一番之後，女兒來到了父親的房裏。這時桌上已經擺好了飯菜，是從對街那家昆華園飯館叫來的。

劉惠蘭閂上了房門，一面拿碗添飯，一面低聲道：「慶雲！那個麻子可眞怪，爲什麼只單單盤查咱們兩個？」

劉慶雲在她對面坐下，接過她添好的飯，扳着面孔說道：「惠蘭！告訴妳多少遍了？要喊我爹。」

「爹？」劉惠蘭噗哧一聲笑了。「你也不怕將你喊老了？」

「我今年五十三，妳才二十四，整整大妳二十九歲，難道還沒有資格作妳的老子？」

「哼！作老子的竟然摟着女兒上床睡覺。」

「惠蘭！」劉慶雲神色凝重地道：「這不是說笑的時候，也不說笑的地方。我們扮演一對父女，當心別露馬脚。」

「放心！在人面前我一定會像一個女兒。在背地裏我才不甘心讓你佔便宜哩！」劉惠蘭說到這兒，頸子往前一伸，悄悄地道：「慶雲！我看碧色寨這個地方不太簡單。還是那句老話，你打了一輩子的雁，這回當心被雁啄了眼珠子。」

「快吃妳的飯，」劉慶雲顯得有些不耐煩。「待會兒到福成堂藥舖去一趟。記住！告訴櫃上，就說妳要抓藥，讓他們找個店小二給妳帶路，千萬不要先提起福成堂的店號。」

劉惠蘭道：「店小二若是將我帶到別家去了呢？」

「碧色寨就這一家藥舖子。」劉慶雲上身前傾，壓低了聲音道：「見着張紹基的時候，別跟他說話，拿出那張藥方子往他面前一放就行了。」

劉惠蘭老氣橫秋地道：「我打從十七歲就開始跟你跑碼頭，頭尾八年，從來就沒有出過岔子。你老是拿我當小孩，凡事都是千叮萬囑的。眞討厭！」

「惠蘭！妳可不能怪我嘮叨，咱們這回接手的買賣與往常不同啊！」

「哼！」劉惠蘭氣呼呼地扒了一大口飯，語音不清地道：「別說得那麼嚴重。我看你呀！是江湖愈老，胆子愈小。」

「妳知不知道，這是咱們最後一趟買賣？」

「哦！」劉惠蘭瞪大了眼睛，放下了飯碗，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成了，我倆就從此金盆洗手，過下半輩子舒服日子。我打算在法國買一幢鄉村別墅，和妳終老斯鄉。但願妳的肚皮爭氣，給我生個一男半女的……」

「閑扯淡！」劉惠蘭眉飛色舞地道：「我的肚皮爭氣得很，只怕你自己不中用……說正經的，這趟買賣，有多麼大的進賬？」

劉慶雲面色一沉，緩緩道：「妳別光想好事，也得往壞處想。若是不成，這碧色寨就是咱們的埋骨之所。所以我才一再地叮囑妳凡事要小心。」

「我知道了啦！」劉惠蘭俏皮地伸伸舌頭，還故意拖長了聲音喊道：「我的親爹——」

二人吃完了飯，劉惠蘭匆匆出門去了。待茶房收走了剩菜殘餚，劉慶雲立刻關上了房門，又小心翼翼地將窗戶一一關牢，這才打開了皮箱。

箱子裏都是些變戲法的小道具，他東摸摸，西摸摸，摸出來好幾個小紙包。那些紙包裏分別包着一支勃朗寧手槍的零件。只化了一兩分鐘的時間，他就將手槍裝配好了，然後他用又一根鐵籤子纏着布條很仔細地將槍管擦拭一番。

最後，他將手槍藏在床鋪內角的墊被之下。

約莫過了半個鐘頭，劉惠蘭回來了。劉慶雲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見到張紹基了？」

「嗯！」劉惠蘭關上房門，遞給他一個小紙包。「這是你要的藥。」

「他沒有給你別的？」

「大概還有一封信。」

那封信包在原來那張藥方子裏面，劉慶雲拆開一看，只見信箋上寫着密密麻麻的字：

「花旗票五萬元已存入西貢法國銀行閣下之帳戶中，另外半數於事成後面交閣下。奉家兄最新密令：功須獨佔，不可後手於人。密切注意地頭蛇刀疤辛老四及周道尹之親信護衞馮朋。風聞閣下是一戲迷，捉放曹一劇中，曹操之某一句戲詞當耳熟能詳也。閱後付之丙丁。」

劉慶雲將信箋信封摺成一個長條，伸向煤油燈的罩口，雙目出神地注視着逐漸燃起來的火燄。

劉惠蘭也識字，她剛才也看到了密函的內容，有些好奇地問道：「什麼曹操的戲詞……？」

劉慶雲緩緩道：「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劉惠蘭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劉慶雲待密函燒成灰燼之後，又開始忙碌起來。他將劉惠蘭帶回來的藥粉溶化在一小杯水裏，然後取出十粒子彈，將彈頭一一在藥水中侵過，再逐一放在煤油燈上烘乾，又小心翼翼地將子彈裝進彈匣。

劉惠蘭一直默默地在旁邊觀看，等他忙完了，才好奇地問道：「慶雲！你又在變什麼戲法？」

劉慶雲閃過一絲詭譎的目光，聲音道：「這種藥粉經過加熱之後變成了劇毒，見血封喉，不管槍彈射中什麼部位，中彈者準死無活。」

「到底是誰的命值十萬花旗票？」

「不要多問！」

「喲！」劉惠蘭冷笑一聲，道：「瞧你多神氣；竟然忘記摟着我喊小乖乖的時候了。」

「回房睡覺去吧！」劉慶雲有些發窘地背轉了身子。

「對了！咱們扮演着一對父女，該可以趁此機會睡幾天好覺了。」劉惠蘭語不饒人地刺了他一下，「不過，你得當心我抓住機會勾上一個小白臉。」

劉慶雲竟然沒有作惱，微笑道：「碧色寨只怕還不會有小白臉。要是你當眞不耐寂寞，不妨去勾搭那位薛隊長。」

「喲！」劉惠蘭面上浮現了勝利的微笑。「你畢竟還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說吧！什麼條件？」

「事成後，拿一萬塊花旗票給妳買首飾。」

「當眞？」

「我什麼時候說過假話。」

「老劉！」劉惠蘭冷冷道：「跟你八年，我也學會了不少門道。你若是說話不算話，我可有法子對付你。」

她說完之後，開門走了出去。氣得劉慶雲面孔鐵青，指節骨兒捏得咯咯作响。

× ×

菜擺滿了一桌，人却不多。辛老四，馮朋，薛子秋，外帶小桃及那個一直低着頭名叫碧玉的小姑娘。

說實話，薛子秋是有些喜歡女色，不過今晚的情況不同，重任在身，絲毫不敢掉以輕心；方才常德勝又再三交代，表面上要裝着被酒色迷醉，心裏却要保持清朗。因此一向粗豪慣了的薛子秋此刻竟然有了如坐針氈的感覺。

辛老四一味地勸酒，口中說的盡是風花雪月，嫖賭逍遙。馮朋則是含笑不語，顯得十分深沉。

薛子秋却有些耐不住了，藉着三分酒意，敞開窗子說亮話：「老四！咱們是水幫魚，這幾年交情還算處得不壞。所以不要鼈在心裏敲悶鼓，說吧！你有什麼事要

找我老薛的。」

辛老四嘿嘿笑道：「薛隊長這句話可就見外了，難道非得有什麼事拜托你，才請你喝一杯麼？一來是引見馮大哥跟你對個盤兒；二來請你來嚐鮮……碧玉！還不快向薛隊長敬酒！只要薛隊長上了妳的床，往後碧色寨就沒有人敢欺負妳。」

在小桃的慫恿下，碧玉才勉强地端起了酒杯，雙手輕微地發抖，頭仍然低着。

「得了吧！瞧她嚇得這副模樣，不逗她幹啥？」薛子秋將碧玉手中的那杯酒拿過來一氣喝乾，接道：「老四！眞的沒有別的事？」

辛老四以漫不經心的語氣道：「眞的沒有什麼要緊事，只不過有一件小事要順便跟隊長說一聲。」

「那就說吧！」薛子秋一本正經地緩待下文。

辛老四輕咳兩聲，淸淸嗓門，才緩緩道：「去年有個名叫趙桐的川幫烟客，路過碧色寨。古話道得好，强龍不壓地頭虫，姓趙的却不賣賬，想分文不化地借路而過。人人都像他那樣，咱們吃啥？他要硬，咱們也不軟，刀槍不長眼，姓趙的被放倒了。」

「我知道這回事。」

「當然，咱們在碧色寨混，大小事都不能隱瞞隊長。趙桐死了，留下了一票貨。當時曾請示隊長，承隊長的情，隊上留下了一半，另一半賞給咱們兄弟夥了。」

「嗯！」良知似乎突然在薛子秋的心底深處抬起頭來，使他羞於提起此事。

「今天來了一個名叫趙飛的小伙子，在碧色茶樓放出話來，要和我了結樑子。這小子可能是趙桐的兄弟。」

「嗯！」薛子秋漫應着，仍然沒有接腔。

「姓趙的離開碧色茶樓之後就住進了大方客棧，還敎沈三貴帶口信，說是在客棧裏等我去會他。却想不到一會兒工夫就溜了。」

「虎頭蛇尾，熊種！」

「隊長！」辛老四皮笑肉不笑地道，「這小子不但不是熊種，而且還有一副好身手。我手下的沈三貴和孫魁，都吃了大虧哩！」

「哦？那他爲什麼要溜？」

「在他離開大方客棧之前，福旺嫂曾去會過他。據小喜子說，他倆嘀嘀咕咕地說了好一陣子悄悄話。」

薛子秋的確有些光火，方才福旺嫂曾經向他提起趙飛，爲什麼又隱瞞了其中許多過節，莫非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幸好他今天的心眼兒特別細，繼而一想，當時有常德勝在場，她也許有不便出口的原因。心中怒火才壓低了一些。不過，在表面上，他仍然佯怒道：「老四！你的話中有話！」

一直沒有開口的馮朋唯恐辛老四辭不達意，連忙接口道：「隊長！您千萬別會錯意。福旺嫂是婦道人家，總有仁慈心腸，眼見趙飛單人匹馬，年少氣盛，必然要遭殺身之禍。大概勸他快些離去；或者勸他暫時躲起來免遭不測。辛老四也絕不會有別的猜想。」

他一說完，辛老四又連忙接道：「隊長！說句放肆的話，我辛老四可不是一個怕事的人。既然敢在江湖道上混，就不怕挺屍挺在江湖道上。姓趙的當然是來者不善，他也許眞有本事銃我三刀六眼，但是我的兄弟夥也絕不會放他活着離開碧色寨。只是，這事福旺嫂一旦插上了手，却教我沒主見了。」

薛子秋心裏雪亮，表面上却故作不解地問道：「這話是怎麼說法？」

二人的一唱一和顯然早就對好了辭兒，馮朋又接過去說道：「江湖上的朋友誰都懂得先下手爲强的道理，老四碍着你薛隊長的情面，所以不便先動手，這事還得請薛隊長作個主。」

「要我怎樣作主？」薛子秋大口地喝了一杯酒，面上陰霾密佈，他顯然已經無法控制內心的情緒了。「難道要我派出大隊人馬將姓趙的綁來，讓你們銃他一個三刀六眼？」

「那裏話？」辛老四陪着笑臉道：「姓趙的躲在何處，福旺嫂是必然知道的，她瞞着我辛老四，總不敢瞞你薛隊長啊！隊長找着姓趙的，派兩名槍兵押着他離開碧色寨，就什麼事兒也沒有啦！」

薛子秋緩緩道：「他若是存心找碴兒，不會再回來麼？」

「那又是另一回事，」辛老四面上浮現了諂媚的笑容，說道：「只要沒有福旺嫂插手在裏面，我有的是法子去料理那姓趙的。」

「好吧！」薛子秋努力尅制了心中的不悅，在面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你們旣然給我留面子，我也得給你們一個交代，我連夜找着姓趙的趕他離鎭就是。」

說罷，推杯而起，就要離去。

自從趙飛在鎭上一露面，接二連三地敎辛老四的幾個手下吃過大虧之後，他心裏就起了疙瘩，此刻聽說薛子秋要連夜去找趙飛，正是求之不得。然而他却虛情假意地挽留道：「隊長！別忙，別忙！酒還沒有醉，碧玉姑娘的鮮頭也沒有嚐，這……這……」

「正事要緊，」薛子秋一本正經地道：「我先走一步。」

「對！」馮朋接了腔，說：「薛隊長是個辦事負責任的人，老四別攔着他。歡暢一聚的日子多得很，至於碧玉姑娘，只要關照王婆子一聲，誰也不敢下手，拔了頭籌啊！」

「馮兄還要在碧色寨住上幾日麼？」

「還要盤桓三兩天。」

「好，改日薛某人要奉請一杯。」

「那裏話！」辛老四搶着道：「這個東道主是我辛老四的。」

薛子秋走了，二人一直送到大門口。

眼看薛子秋走遠了，辛老四才關上了大門，冷笑道：「哼！姓趙的活不到明天早晨。」

馮朋面色凝重地道：「老四！咱們雖是初交，却是一見如故，恕我說句眞話，這事莽撞不得。」

辛老四胸有成竹地道：「馮大哥，你請放心，我已作了萬全的安排。薛子秋一且逼問福旺嫂，她非將姓趙的交出來不可。薛子秋一來不願地方上出事，二來也怕他那相好的騷婆娘愛上姓趙的，一定會連夜派人押解他出境。咱們派人跟上去，等待走遠了，暗地裏打那姓趙的黑槍，就萬事太平啦！」

「老四！別自作聰明，薛子秋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押解的人回來向他一報告，他準知道是你幹的。萬一他一上火，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辛老四嘿嘿冷笑道：「馮大哥！保安隊的人，個個跟我有交情，到時一人塞個十塊八塊大洋，他們回來，連屁都不會放一個。」

「你看着辦吧！」馮朋雖然心中仍有顧忌，究竟不便過份相强。「大事當前，咱們要格外小心才好。」

「放心！」辛老四狂態畢露地摟着馮朋的肩頭。「周大人的厚禮我既然收下了，事情就一定要辦成，除非姓蔡的插翅飛到昆明去，否則我準定要割下他的人頭由你帶回蒙自去請功。」

「多謝！……」

「馮大哥別來這些俗套了，來，咱倆喝個痛快，只要姓趙的一露面，小兄弟就會前來報信的。」

× ×

薛子秋的坐騎眞是一匹識途老馬，踏着均勻的小碎步，穿過竹林，跨過小溪，來到福旺嫂的門前。

福旺嫂早就聞聲出來開門，薛子秋還算是個沉得住氣的人，見面並沒有發火，只是悶聲不吭氣地往堂屋裏走。福旺嫂跟他相好已有兩年，對他的脾氣摸得最淸楚，情知他是爲了趙飛的事在生氣，連忙陪着笑臉，道：「子秋爲啥事情生悶氣？」

「問妳！」薛子秋的手指頭兒險些戳到福旺嫂的鼻尖上。

福旺嫂面上的笑容立刻消失，綳着臉道：「薛隊長！咱們是霧水夫妻，相投則合，不相投則散，就算我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也犯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啊！」

大凡男人都有這麼一丁點兒臭毛病，在相好的娘們面前說什麼也狠不起來。經她用硬話一頂，薛子秋反倒軟了，緩和了神色道：「我問妳，妳跟那姓趙的究竟有什麼關係？」

福旺嫂雙手環抱胸前，冷冷道：「從不相識，一點關係也沒有。」

「既然是毫無關係，因何要管他的閒事？」

福旺嫂氣呼呼地道：「虧你還是本地的保安隊長，竟然說出這種狗屁話來，姓趙的憑着一腔熱血，千里迢迢的，前來找辛老四尋仇，論心機，講實力，他那點是刀疤辛老四的對手？我能眼巴巴的看着他躺在大方客棧裏，等辛老四那夥人去收拾他？」

「好了！好了！」薛子秋不耐煩地揮着手。「別跟我講這番大道理，我只問姓趙的如今人在何處？」

福旺嫂冷笑一聲，道：「惡人先告狀，莫非刀疤辛老四已經在你的面前燒了一把火？」

薛子秋苦着臉道：「別跟我鬥氣，告訴我，姓趙的人在何處？」

福旺嫂道：「我得先問問你，你打算如何發落他？」

「請他連夜就走。」

「你是受了刀疤辛老四的請托？」

「福旺嫂！妳不要跟我歪纏行不行？」薛子秋壓低嗓門，以哀求的語氣說道：「妳說得不錯，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姓趙的死在辛老四那夥人的手裏，但是咱們也不能公然派兵保護他啊！何況唐都督有重任交代下來，怎能夠容他在這裏攪和得亂了局面？」

福旺嫂雖然是一個肩頭上跑得馬的不尋常婦人，這會兒一聽薛子秋提到常德勝帶來的都督密令，面色立刻凝重起來，沉吟了一陣，才輕聲道：「話是不錯，只怕姓趙的不肯走。」

「我派兵押他出境。」

「你能押多遠？他從川西跑到滇南，就是爲了找辛老四報仇雪恨，這不是個辦法。」

「妳先讓我跟他見了面再說。」

「好！」福旺嫂點頭答應，又再三愼重其事地交代：「子秋！話先說淸楚，姓趙的是個漢子，別拿你隊長的威風去壓制，也別强迫他離開碧色寨。不然，咱們的交情就此了結，我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行，行，行！」薛子秋連連點頭。「我都答應。」

「姓趙的在牲口圈裏睡覺。」福旺嫂的聲音極輕，就好像房頂上有人偷聽似的。「他吃過晚飯溜出去了一趟，直到剛才剛回來，也不知道他去幹了些什麼。」

薛子秋也不再多問，提着馬燈向後院的牲口圈走去，福旺嫂在他身後緊緊地跟着。

馬燈照亮了牲口圈，也照亮了那張臨時搭成的木板床，床上被褥零亂，却不見趙飛的人。

薛子秋摸摸被褥，尙有熱度，喃喃道：「人剛走。」

福旺嫂搖搖頭，道：「他不會走的，坐騎還拴在後院子裏。」

「莫非他偷聽到咱們的談話……」

薛子秋一語未落，嗖地一聲，突然從房樑上落下一個人來；正是他們要找的趙飛。

趙飛此刻已換了一身乾淨的短裝，冲着薛子秋拱拱手，道：「薛隊長，害你受驚了。」

薛子秋的確吃了一驚，此刻一聽趙飛語氣平和，心情放鬆了許多，提高馬燈，將對方打量一陣，然後緩緩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薛隊長？」

趙飛笑了笑，道：「方才在大溝邊王婆子家裏和隊長見過一面，只不過我是伏在房頂上而已。」

「弟娃兒！」福旺嫂插口道：「你千萬莫誤會薛隊長的爲人，碧色寨環境複雜，保安隊的兵力有限，隊長不得不跟辛老四那夥人週旋一番。」

「我並沒有小看薛隊長。」

「作事各憑良心，我從來不管外人對我的看法。」薛子秋突然將話鋒一轉，沉聲問道：「我問你，趙桐是你什麼人？」

「堂兄。」

「他因何而死，你弄清楚了？」

「一清二楚。」

「那麼，你來碧色寨就是爲了找刀疤辛老四報仇的了？」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雲獨探白雲觀，爲無月所算，後得小道童之助，逃出地窖，復遭圍攻，危難間得朱奇、唐嘯來助，制服無月，詎三人又爲無月所誆，吸入迷心香，唐嘯痛下辣手，無月又施詭計，將香丸交出，僞說是解藥，朱奇放心不下，强餵無月先吃，果見無月毒發死去，唯一知道解毒存放的人已死，三人無奈，只好依着朱奇提議，奔返楊晉家中，再圖善策，不料還差一箭之遙，三人所吸入毒性已然發作，朱奇、唐嘯鬥倒在一起，楊晉據報，趕出查視，譚雲見楊晉，不分皂白向楊晉進攻，楊晉忙取出兵刃拒抗——

＊＊＊＊＊＊＊＊＊＊＊＊＊＊＊＊＊＊

毒發窩裏反　疑兇天外來

楊晉右手量天尺一式「流鶯飛渡」，點向譚雲的右肩。

譚雲大喝一聲，封開了楊晉的量天尺，展開了一輪快攻。

刹那間，刀如電芒飛旋，盡指向了楊晉的致命所在。

這一來，楊晉虧可吃大了，譚二公子是招招殺手，但楊晉却無法和譚二公子一樣，全力還擊，一時間，被譚雲的刀勢逼的全無了還手之力。

譚雲刀勢如風，把楊晉逼的團團轉。

那面胆叟，頑童，也打的兇猛絕倫，胆叟究竟是功力深厚，惡鬥了數十招後，把頑童的攻勢，給壓了下去。

正當四人打的不可開交，就要有所傷亡時，一個身着青衫的俊美少年，突然出現在搏鬥場中。

是岳秀，及時而至。

望望場中搏殺的兇烈，不禁一皺眉頭，沉聲喝道：「住手。」

他喝叫的聲音，並不太大，但却如水銀瀉地一般，直鑽入四人的耳中。

連神志不淸的胆叟，頑童，譚雲，都不自覺的停下了手。

楊晉長長吁一口氣，躍退了五尺，道：「唉！岳少俠，你要是再晚來一步，只怕要鬧流血慘劇了。」

岳秀道：「怎麼回事？」

楊晉道：「誰知道是怎麼回事，我聽得通報，立刻趕了出來，發覺胆叟已和頑童打了起來，譚二公子在一側掠陣，我多問了一句話，譚二公子就突然揮刀進攻，簡直是拚命的打法，刀刀都招呼致命的地方。」

岳秀神情肅然的點點頭，道：「他們可能是受到了什麼毒害。」

楊晉吃了一驚，道：「毒害——」

six目光，一齊投注過來，盯注在岳秀的身上。

岳秀忽然微微一笑，道：「他們遭受毒傷不久。」

楊晉奇道：「這個岳少俠如何能瞧得出來呢？」

岳秀道：「他們還能够分辨出那個是第一敵人，還是第二敵人，他們能判斷出

郯喝聲是我所發，所以，把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楊晉暗暗忖道：這道理很簡單，但他不說，別人就很難想得起來，當眞是能者無所不能了。

心中轉動之間，突聞唐嘯一聲大喝，閻羅刺一招「神龍出雲」，直刺前胸。

頑童唐嘯一發動，譚雲，朱奇，緊隨着攻了上來，譚雲一把單刀，挾着森寒的刀氣，縱劈橫掃，極盡凌厲。

朱奇的一雙鐵掌，拍，劈，點，撞，帶岳秀的要害大穴。

岳秀穿行在兩件兵刃和雙掌之中，閃騰躍避，却一直沒有還手。

刀光如雪，刺影點點，朱奇一雙鐵掌，手舉着呼呼勁風，組成了一個密網。

但岳秀不知用的什麼身法，閃轉在三人合擊之中，竟能從容應付。

楊晉看的大感驚奇，忖道：「這人確有不可思議之處，在三大高手圍攻中，竟然能不出手還擊，全憑靈巧的身法，閃避攻勢。」

岳秀一面閃避攻勢，一面高聲說道：「唐嘯，你認識我是誰麼？」

唐嘯未答話，手中閻羅刺却是愈來愈快。

岳秀聳聳劍眉，道：「譚兄，在下岳秀……」

譚雲充耳不聞，似乎岳秀不是在叫他，手中單刀，更見凌厲。

暗暗歎息一聲，岳秀展開反擊，右手一揮，接下了朱奇的一擊，蓬然大震聲中，朱奇被震退一步。借勢閃身，避開了譚雲的單刀，左手橫裏一抄，抓住了唐嘯的閻羅刺，用力一帶一揮，噹的一聲，震開了譚雲的單刀。疾飛一指，點中了唐嘯的左肩。

唐嘯身子一顫，倒了下去。

岳秀點倒了唐嘯之後，欺身向譚雲的身側欺去，彈起一脚，踢向譚雲的手腕。

譚雲右腕一沉，避開了岳秀的一踢，忽然轉身一閃，左掌劈出一掌。

這時，朱奇又以雷霆萬鈞之勢，撲了過來。

岳秀突然一側身，閃避開了朱奇的攻勢，但却無法避開郯譚雲的一掌。

楊晉吃了一驚叫道：「岳少俠……」

譚雲的掌勢，何等快速，楊晉話出口，掌勢已然擊中了岳秀的前胸。

但見岳秀的身子一歪，隨着譚雲的掌勢打了一個轉，滑到了譚雲的身後，一指點了過去。

譚雲身子一滑，栽了下去。

這時，朱奇又轉身撲向岳秀。

岳秀閃身避開，一把扣住了朱奇的腕脈，冷冷說道：「朱奇，你認識我麼？」

朱奇全身的力道，完全消失，無法出手，呆呆的望着岳秀出神。

岳秀未再點朱奇的穴道，牽着朱奇，向楊府中行去，一面說道：「楊大人，把唐嘯和譚雲抬入府中。」

楊晉已然招呼呆在四週的捕頭動手，抬起譚雲，唐嘯回府，一面低聲問道：「老弟，你受傷了麼？」

岳秀搖搖頭，道：「沒有。」

楊晉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弟，老夫大半生中，經歷了無數的風浪，見過了不少惡鬥，老弟，但像你這樣，十合之內，制服了武林中三大高手的搏鬥，我還未曾見過，這大概是武林中從來未有過的事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大人，他們身受奇毒，武功打了折扣，所以，在下才能很快的制服了他們三位。」

楊晉笑笑道：「老弟，你很謙虛。」

岳秀未再答話，快步奔入楊府，順手點中朱奇的昏穴，放在太師椅上。

譚雲，唐嘯，緊旁在朱奇身側。

望着三個被點了穴道的高手，楊晉有些茫然的說道：「老弟，這要怎麼辦？」

岳秀神情凝重的望着三人，沉吟了良久，道：「楊大人，在下對毒藥一道，知曉不多，不過，看三人中毒後，竟然不辨敵友，郯一定是一種很奇怪的毒藥。」

楊晉道：「譚二公子，走到了白雲觀中，胆叟，頑童，不知怎會和譚二公子走在一起？」

岳秀皺皺眉頭，道：「事情出在白雲觀大概是不會錯了，但目下的困難是，如何才能解開他們三人的藥性。」

楊晉道：「在下對用毒一道，也是全無經驗，不過，金陵城中，有兩個很有名的大夫，要不要請他們來瞧瞧？」

岳秀歎口氣，道：「能够使一個人神智錯亂，不辨敵友的藥物，在下還未聽聞過，這等江湖上的用藥奇術，只怕不是一般的看病大夫們所能瞭解。」

楊晉道：「這個，咱們到白雲觀去一趟吧！」

岳秀道：「只怕白雲觀中人，早已走的一個不剩了。」

楊晉再也沒有主意了，沉吟了一陣，道：「老弟，照你的看法，咱們應該如何呢？」

岳秀道：「看來，這件事，只有想法子找到毒手郎中馬鵬了。」

楊晉道：「找馬鵬？」

岳秀道：「不錯，馬鵬雖然不是善良之輩，但他療毒認毒之能，只怕是很少能有人及得了。」

楊晉道：「咱們到郯裏去找馬鵬？」

岳秀道：「這個我知道，大人好好照顧他們三位，我去去就來。」

楊晉道：「馬鵬現在何處？」

岳秀說道：「他傷的很重，現在金陵城外的一家農舍之中養傷，但他醫道精深，這幾天，大概已經差不多傷勢快要痊癒了。」

楊晉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這年輕人一身武功，莫測高深，也還罷了，但他對江湖事物的瞭解，他能這等深入，郯就並非全無原因了……。

只覺他胸藏韜畧，每一件事，都想的十分週全。

忖思之間，岳秀已然離開了楊府。

楊晉招來了王勝，要他多調集一些捕快，嚴守四週，又親自檢查了一遍，才回入廳中。

只見譚雲，朱奇，唐嘯三個，微閉雙目，坐在太師椅上，想到適才三人生龍活虎般的搏殺，不禁心中黯然。

過去了半個時辰，太陽已高高升起，

金黃色的陽光，照射在大廳中。

忽然間，楊晉發覺了郯陽光映照下，出現了一團突出的黑影。

郯像是突起的一片屋脊，被陽光倒映下來。

但楊晉對這宅院中的一切太熟悉了，心知郯決不是一片屋脊，不禁大吃一驚，一手抓起了兵刃，冷喝道：「什麼人？」

只聽一聲哈哈大笑，道：「我！」飛身躍落下一個身着灰色長衫的人。

楊晉看郯人面目陌生，竟不相識，不禁一怔。

灰衣人未待楊晉開口，又搶先接道：「楊大人好靈的耳目，在下自信十分小心了，想不到仍被你楊大人發覺了。」

楊晉冷笑一聲，道：「青天白日，你也敢私闖民宅，你眼中還有王法嗎？」

灰衣人笑一笑，道：「楊大人這座府第，夜裏戒備的很森嚴，說不得在下只好白天來了。」

楊晉心中大為憤怒，忖道：「大白天，你上了總捕頭的房子，我幹了幾十年總捕頭，還沒有見過你這樣胆大的賊人。」

但轉念又想到大廳中的譚雲，朱奇和唐嘯，這三人都被點了穴道，如是被這人衝入廳中，郯就很難保護三人不受傷害。

想一想，忍下了心中一口氣，道：「閣下到這裏，總該有點用心吧！」

灰衣人淡淡一笑，道：「早知道應天府的總捕頭如此客氣，在下就會登門求見了，用不着大白天爬上房子。」

楊晉道：「朋友，你還沒有說出你的事情。」

灰衣人道：「關於七王爺府中血案，希望你楊總捕頭高抬一下貴手。」

楊晉心中大為震動，暗道：四鳳相約，送來兇手如今兇手還未送到，想不到半途中殺出程咬金，來了這麼位灰衣人。

心中打轉，口中却笑道：「朋友，可否說清楚一些？」

衣灰人淡淡一笑，道：「楊大人和四位在風塵中打滾的姑娘協議，要她們交出兇手，是麼？」

楊晉道：「不錯，有這麼一回事。」

衣灰人道：「楊大人，你只是想捉個兇手交差，是不是？」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朋友，你最好把話說完。」

灰衣人道：「你找的郯個兇手，要有一身好武功，而且，又肯承認下來這個罪名。」

楊晉微微一笑，說道：「郯人現在何處？」

灰衣人冷冷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楊晉雙目一瞪，道：「這麼說來，是你閣下了？」

灰衣人道：「不錯，楊大人是不是要先攷驗一下在下的武功。」

楊晉道：「我看這個不用了。」

灰衣人道：「這麼說來，咱們算談定了，在下回去整理一下衣物，今天下午，就來投案，口供任你說，要我怎麼畫押都行！」

楊晉奇道：「朋友，在下當了十幾年的總捕頭，辦你朋友這案子，還是第一次，在下得好好的想想，你下午來時，咱們再作個決定。」

他想早些把此人遣走，只好先拖延一下，等岳秀回來後，研商一下再說。

灰衣人神色一變，冷冷說道：「不行，這件事對咱們雙方有益，總捕頭又何樂不為呢？」

楊晉道：「在下可以省了一場麻煩，但却想不出對你有什麼益處，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罪名？」

灰衣人道：「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也無至親，郯只好把我凌遲處死，牽連不到別人。」

楊晉心中却大感奇怪，沉吟了一陣道：「但你不是眞兇，為什麼甘願就死？」

灰衣人笑一笑，道：「蘭妃被人先姦後殺，對麼？」

楊晉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灰衣人微微一笑，道：「因為事情是我幹的，我自然知道了。」

楊晉道：「你眞是兇手麼？」

灰衣人點點頭，道：「不錯，所以，大人最好是把我下入死牢，先在應天府落了案底，七王爺親審時，你也有依據。」

楊晉冷冷又道：「你如眞是兇手，應該還知道一件事情。」

灰衣人道：「可是蘭妃的項鍊？」

這一下，楊晉楞住了，他已無法分辨這兇手是眞是假了？

灰衣人笑一笑，道：「郯條項鍊還在區區的身上，人證，物證，你楊總捕頭只要一句話，一件哄動江南的大案子，這刻就結案。」

楊晉道：「我楊某如是要隨便找一個人頂罪，大概早就結了案。」

灰衣人冷笑了一聲，道：「楊大人，我可是來投案的，你不收，郯是沒有法子，等我到應天府去投了案，可別說我事先沒有為你楊總捕頭打招呼。」

楊晉心中暗道：他要眞到府衙去投案，胡大人非把他收押下來不可，他會武功，又知曉不少內情，還有什麼可說的。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朋友，你要投案？」

灰衣人道：「大人還不相信？」

楊晉說道：「好吧！我接受，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我要點了你雙臂上的穴道。」

灰衣人笑一笑，道：「我連命都不要了，何況點我穴道，大人只管出手。」

言罷，閉上雙目。

楊晉快步行了過去，伸手點了郯人雙臂穴道。

楊晉道：「朋友，我經歷不少奇怪事情，但却從沒遇到你朋友這樣的怪人。」

灰衣人道：「我可以到廳中坐麼？」

楊晉一欠身道：「請。」

灰衣人緩緩行入廳中，軟軟的垂着雙臂，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目光轉動，望了望譚雲和胆叟，頑童，笑道：「胆叟，頑童，和你楊大人很熟麼？」

楊晉道：「楊某和他們認識！」

灰衣人笑一笑，道：「他們似乎和在下一般，也被人點中了穴道。」

楊晉道：「不錯，你的眼光很犀利，

他們確和閣下一樣，被人點了穴道。」

灰衣人道：「這也是你楊大人所爲的麼？」

楊晉答非所問的道：「閣下貴姓，大名怎樣稱呼，你既然來投案，總得有個姓名才行！」

灰衣人點點頭，道：「在下姓成，名遠，現年三十四歲，江西人。」

楊晉雙目盯注灰衣人臉上瞧了一陣，道：「朋友，你是否戴了人皮面具？」

灰衣人淡淡一笑，道：「楊大人，我是一個殺人犯，你只管交人消案就是，似乎是用不着追究的太多了。」

楊晉突然歎口氣，道：「成兄你是否別有苦衷，受命前來投案。」

成遠道：「楊大人，那有什麼不同，你只要抓一個兇手，而我就是，這罪名很大，七王爺有聖賜上方劍，掌生殺大權，我也許等不到秋後處決，說不定七王爺親審後，在下就立刻身受凌遲之苦，至於在下是否戴着面具，那似乎無關緊要了。」

楊晉心中一動，暗道：「這人說話的聲音，和他這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似是極不配合，此中定有內情，非得瞧瞧他眞正面目不可。」

當下冷笑一聲，道：「成兄，不管你是否眞正的兇手，但你能說出內情，那定然和兇手有關，你既然一心求死，在下可以成全你，但在下也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我要先瞧瞧你的眞正面目。」

灰衣人成遠歎口氣，道：「你講話算話麼？」

楊晉聽得一楞，道：「自然算話。」

成遠道：「好吧！你解開我一臂穴道，我拿下人皮面具給你看看。」

楊晉略一沉吟解開了成遠雙臂穴道。

成遠緩緩取下人皮面具，楊晉瞧的一呆。

原來，那是一副很秀氣的面孔，只不過二十一二的年紀，劍眉星目面如冠玉。

楊晉歎口氣，道：「朋友，你眞的姓成麼？」

成遠道：「是！我叫成遠。」

楊晉道：「你眞是兇手。」

成遠道：「咱們談過了，不管我是否眞的兇手，你已經答應了，把我送到衙門，是麼？以你楊大人的身份，答應的話，自然是不會變卦。」

楊晉笑一笑，爲難的說道：「可以，但我要知曉眞正的內情，小兄弟，你不像壞人，我寧可破不了這件案子，革職查辦，也不願糊糊塗塗，把你送去凌遲。」

成遠神情黯然的說道：「楊大人，咱們談好的事，希望你不要變卦，再說你只是心中感覺我不是兇手而已，又怎麼知曉我眞的不是呢？大人，這是對己方便，於人方便的事，你又何樂而不爲呢？」

說完話，戴上了人皮面具。

楊晉皺皺眉頭，道：「小兄弟，能不能告訴我眞正的內情？」

成遠笑一笑，道：「你心中把我當眞正兇手看待就是，豈不是一了百了？」

楊晉道：「取下面具，就算我答應你把你當作兇手，你也不能戴着面具。」

成遠道：「大人素有神眼之稱，我自然沒有法子瞞得過你，但應天府的胡大人，和七王爺瞧不出我戴有面具，我早已想好了一片說詞，只要七王爺肯親自審問，我會激怒他把我處決，以七王爺對蘭妃的寵愛，他必親審不可。」

楊晉道：「老弟，你這一心求死的勇氣，我很佩服……」

成遠一抱拳道：「還得大人成全！」

楊晉道：「我活了大半輩子，今天才眞正是被你們弄迷糊了。」

成遠道：「大人，這件事，你不用多追究了，你追究也追不出個所以然來。」

目光突然轉到譚雲和胆叟，頑童身上接道：「三位不但被人點了穴道，而且，還像是中了毒？」

楊晉怔了怔，道：「你怎麼知道？」

成遠答道：「我瞧得出來。」

楊晉道：「這麼說來，你老弟懂的不少。」

成遠道：「楊大人，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如若單憑武功，只怕你楊大人，也無法擒得住區區在下。」

楊晉微微一笑，道：「小兄弟，現在，咱們不談這個……」

成遠笑一笑，接道：「那就談談有用的事，你如肯把我送到應天府，我就帮你解去他們三位身上之毒。」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接道：「你知道他們中的什麼毒麼？」

隨着那說話之聲緩步行進來兩個人。

當先一人丰神俊朗，正是岳秀。

岳秀身後緊隨着一個半身都包着白色紗布的人。

楊晉急行一步，迎上岳秀，低聲道：「老弟，事情變化很奇怪。」

岳秀道：「什麼事？」

楊晉道：「這位兄弟，是來投案的，他說，他是殺死蘭妃的兇手。」

岳秀嘿了一聲，道：「是眞兇手，還是受命而來？」

成遠接口說道：「兇手就是兇手，那還有什麼眞假。」

岳秀雙目盯注在成遠的臉上，瞧了一陣，道：「成兄，能瞧出這三位身中之毒，那是足見高明了。」

成遠道：「稍涉醫道的人，就不難瞧得出來，此事又何足爲奇。」

岳秀道：「成兄，可瞧出他們中的什麼毒麼？」

成遠目光一掠半臉半身，都裹着紗布之人一眼道：「君子不擋財路，這一位想是你們請來的大夫了。」

半臉包着白紗的人，冷冷接道：「在下毒手郎中馬鵬，從來不和同道搶生意，閣下如若能够療治他們三人身中之毒，區區決不挿手。」

成遠微微一笑，道：「你是請來的大夫，自然是應該由你先動手了。」

馬鵬道：「老夫醫道精湛，只要一出手，只怕沒你閣下施展身手的機會了。」

成遠道：「在下來此，旨在投案，並未存心爲人療傷，馬大夫盡管先請。」

馬鵬緩步行到譚雲身側，道：「岳兄，請解開譚二公子的穴道。」

岳秀望了成遠一眼，緩步行近譚雲，伸手拍活了譚雲的穴道。

譚雲伸展一下雙臂，望望岳秀馬鵬，

突然揮手一拳，擊向馬鵬前胸。

馬鵬吃了一驚，閃身向後退了一步。

他全身很多傷口，雖經藥物療治，但還未完全復元，這閃身一退，震動了傷口，只疼得一咧嘴巴。

岳秀右手疾出，一把扣住了譚雲的脈門，道：「譚兄，冷靜一些。」

譚雲一臉茫然，望望岳秀，但他穴道受制，無法轉動。

馬鵬輕輕咳了一聲，道：「楊總捕頭，可否把經過之情，說給在下聽聽。」

楊晉點點頭，仔細的說明了遇上三人的經過。

這也於事無補，無法証明他們身受何種毒物所傷。

馬鵬輕輕咳了一聲，道：「他們三人，身受毒傷，自然無法療治，奔向你楊總捕頭處來，想找你說明受傷經過，可惜還未見到你，就毒性發作。」

楊晉道：「大概是如此吧！」

岳秀道：「不錯，他們已不識故舊，見人就打，馬兄醫術絕世，不知有什麼方法療治。」

馬鵬道：「不知對方所用何物，療治起來，自然是大費週折。」

楊晉道：「咱們不惜代價，但求馬兄一施妙手。」

馬鵬笑一笑，道：「除非以千年何首烏，奉作診費，在下不願施術。」

岳秀笑一笑，道：「在下請你馬大夫來此之時，早已思慮及此，只要你能救了他們三人，在下原物奉還。」

馬鵬突然搖搖頭，道：「不行，還得岳兄答允第二個條件，在下才能療治他們的傷勢！」

岳秀道：「什麼條件？」

馬鵬道：「要答允護送在下平安的離開金陵百里……」

語聲一頓，接道：「我一日不離金陵，在下的安全和那何首烏，都由你岳秀負責保護！」

楊晉道：「馬鵬，你這算什麼條件？」

馬鵬道：「楊總捕頭，在下和岳相公談話，和你楊大人無關！」

楊晉冷笑一聲，道：「馬大夫，你別忘了在下的身份，我可以把你擒下治一個鬥毆殺人的罪名。」

馬鵬淡淡一笑，道：「不錯，你姓楊的確然有這份能耐，不過，你不敢不顧他們三人的生死，何況，在下來此之時，已得岳兄親口保証，決不危害在下的安全，而且，願不願出手療治，全由在下作主，這一點，也許岳兄事先沒有對你楊總捕頭說明。」

楊晉冷哼一聲，未再多言。

岳秀淡淡一笑，道：「馬大夫，有沒有一個時間呢？要是你永遠留在金陵不走，在下是不是要保護你一世安全。」

馬鵬笑一笑，道：「那倒不至於，何首烏交到在下手中開始，十日爲準，十日之內，在下離開金陵，岳兄護送我離開金陵百里，以後，就沒有你的事了。」

岳秀笑一笑，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馬鵬道：「這中間還有一項，你岳公子不許出手奪取何首烏！」

岳秀道：「可以，你現在動手，他們病勢一好，在下立刻奉上何首烏。」

馬鵬淡淡一笑，道：「岳兄，有一件事，在下還得先行說明，我不知他們用的是什麼藥物，所以，必需要一項一項的試驗，找出他們中毒的藥性，才能下手解救，這要一些時間。」

岳秀道：「多長時間。」

馬鵬道：「多則要三日少則一天。」

岳秀道：「馬大夫，他們能够支撐過三天時間麼？」

馬鵬道：「在下解不了他們身中之毒，不取閣下的何首烏。」

楊晉道：「這算什麼約定……」

馬鵬道：「楊大人，人在矮樹下，不低頭也不行，整個金陵城我是唯一能解除他們毒傷的人，你就只好委屈一下了。」

成遠突然微微一笑，道：「那倒不見得，你是被請來的大夫，自然由你先出手，如是太陽下山之前，你無法解去他們的毒性，在下再出手解去他們的毒性。」

馬鵬雙目一瞪，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如是我毒手郎中，解不開的毒性，天下只怕沒有幾人能够解得。」

成遠笑一笑，未再多言。

楊晉心中似是很火，準備激成遠先出手，也免得受那馬鵬的閉氣，也可以省下來千年何首烏。

但卻被岳秀以目示意阻止。

馬鵬冷冷的望了成遠一眼，回頭對岳秀說道：「在下的藥箱……」

岳秀接道：「在下想到閣下可能要用到藥箱，因此，在下在離開之時，順手替馬兄把藥箱帶來了。」

馬鵬怔了一怔，道：「看來，岳兄是有心人了。」

岳秀淡淡一笑，未再答話，回頭在廳外，取來藥箱奉上。馬鵬打開藥箱，取出六個藥瓶，擺在木桌上。

打開瓶塞，倒出了六種不同顏色的藥物。

成遠皺皺眉頭道：「馬大夫，你可是要他們分別服用這六種不同的藥物麼？」

馬鵬道：「老夫這六種藥物，可以解除一百二十種奇毒，他們有三個人，每人試服二種，就可以試出他們中的是什麼毒了。」

成遠道：「如是天下有一百二十種以上的奇毒，難道就沒有第一百二十一種毒藥麼？」

馬鵬道：「也許有，不過，江湖上能够用到馬某掌握中一百二十種毒藥外的，實還不多。」

成遠淡淡一笑，道：「閣下把毒藥分算到如此衆多的等級，那實在是罕有的景象了。但在下之見，如此的精細分等，只怕是徒增困擾，反增療治困難。」

馬鵬怒道：「你這小子囉囉嗦嗦的，眞是自討沒趣，給我滾到一邊去。」

岳秀沒講話，楊晉也忍了下去，成遠卻依言向後退了三步。

馬鵬取出一白色丹丸，捏開唐嘯的牙關，把藥丸投了下去，然後，閉目而坐。

大約過了一盞茶工夫，突然睜開了眼睛，說道：「岳兄，請解開頑童唐嘯的穴道。」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孫玉鑫·文
培　新·圖

單拾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姑娘在簡雲師徒及單拾兒在紅楓廬脫險歸來後，心懷失刄，悶悶不樂，借故外出，無意中闖進東方淳隱居之處，竊聽得盜劍者正向東方淳詢問寶劍名稱及出處，東方淳說出兵刄出處後勸其盟弟歸還失主，其盟弟不聽，反將東方淳刺死，玉姑娘救援無及，只來得及聽東方淳最後遺言及賜物，事後返回簡雲家，知琴姑娘負氣地他往，把東方淳遺賜取出，單拾兒認出是寶笈，玉姑娘感戴之餘，又偕羅漢往東方淳住處，至則見其住所已被人打掃乾淨，離遠見屋中無燈，羅漢心生疑念——

鐵牌退四義　神功壓羣邪

羅漢疑心既起，搶前頭和玉姑娘打個招呼，悄向斜方一指，雙雙潛馳到一座小松林中，羅漢和玉姑娘悄然下馬，拴妥絲韁，羅漢低聲道：「四姑，有人偷襲師父和二叔，看様子二叔已經知道了，賊子們遲遲不動，若非另有陰謀就是等待有力量的援手，我們『黃雀在後』，隱伏賊子後方，看他們究竟想搗什麼鬼？」

玉姑娘悄聲道：「你怎麼知道？」

羅漢說道：「師父熄燈，暗中警告我們。」

玉姑娘疑信參半，羅漢已將雙錐拔出獻上道：「四姑請用這個，我有東方老俠那面鐵牌，自防有餘！」

玉姑娘接過一支錐去道：「這很夠了，你留一支可攻可守。」

話聲中，雙雙輕登巧縱繞返住處，遠停十數丈外，果然發現前後左右皆有賊子的形踪，都是隱伏不動似有所待。

適時遠處傳來悠長的一聲胡哨，接着四條黑影疾飛而來，每一縱皆有五丈以上，果係武林中難見的高手。

刹那四條黑影已到，竟不避忌，直向屋前丈外地方，內中一人霍地轉身沉聲向四外埋伏的人喝道：「這是誰的主意，給老夫兄弟丟人，像狗似的撤出一圈人去，滾！都給老夫滾到後面去，姓單的是人物，人家眞要想走的話，你們連個影子全看不到，還不快給我滾遠點！」

四周埋伏的人羣，果皆悄沒聲的撤回遠立。

此人話鋒微頓之後，又揚聲向屋內喊道：「單朋友簡朋友，請出來吧，雪寶山四義特來拜謁！」

玉姑娘深知「雪寶山四義」的來歷，芳心暗凛，這四個老賊皆已年近古稀，各有奇絕功力，從不多管人閒事，到底單哥哥在何時何地因何得罪了他們，如今人家找上門來，偏巧琴姊不在，自己金劍失去，簡大哥懷傷未癒，祗憑單哥哥一人，恐怕極難獲勝，她正暗自焦急，室門適時洞開，單拾兒一邊結着衣鈕一邊含笑道：「恕單拾兒失迎之罪，簡盟兄身受宵小暗算，傷勢未癒，小可照料百事過勞，不覺闇入夢，未能掃徑以待，敢問四位，有何吩咐？」

那喝退手下的老者，上下一掃單拾兒：「是單朋友，久仰了，老夫兄弟姓范，住在離此不遠的雪寶山，實不知簡朋友受傷未癒，請多担待，咱們長話短說，是爲了晚輩們的事而來領教高明印証絕學，簡朋友那一方面，緩一步等他把傷養好了再說，單朋友你嘛……今夜旣是見着了，那沒說話的，請即取兵刄彼此一搏！」

聲調突然威厲，轉向身後衆匪道：「我老頭子約好單朋友在外面証功印技，簡朋友正在養傷，爾等不論何人，若敢驚擾了簡朋友，或妄動此宅一草一木，今生今世雪寶山四義就是他的索命無常，不將他剉骨揚灰不止！」

羅漢和玉姑娘在暗中頻頻點頭，雪寶山四義果然不愧爲老一輩的成名人物，單拾兒臉上永遠帶着他那誠摯的笑容，輕扣

上門道：「不瞞范當家的說，小可鄒柄劍唬人可以，不管實用，當家的一定要賜教，比比拳掌豈不更好。」

四義中的老大，也就是剛剛發話的老者，鐵掌震九州范子達，聞言哈哈狂笑道：「當然好，單朋友請！」

這個「請」字並非動手主意，而是爲了不致驚嚇着有傷的簡雲，另外請去個地方，單拾兒明白，搖頭道：「小可不能遠離此宅，簡大哥不知何時醒來，需水或索物小可必須親爲照料。」

范子達面帶不悅道：「既是如此，祇好就在此處動手了！」

「范當家的還請担待，簡大哥入夢未濃，打鬥呼喝定被吵醒，所以此處也無法動手！」

「走不行，在此地動手也不行，單朋友，你說一聲，究竟要在鄒裏較量？」

「鄒裏較量都不方便，最好是等我簡大哥傷癒之後，鄒時不論何地小可皆可奉陪。」

「鄒要等到什麼時候，這麼辦，你我誰也不准出聲，來次啞打啞鬥！」

玉姑娘在暗處聽得直想笑，范子達可說是個胸無城府的直爽漢子，單哥哥明明有心推搪，范子達却信以爲眞，正轉念深以爲四義不類惡暴徒流，單拾兒已正色說道：「范當家的，適才是小可有心相試，未出師門已知前輩仁厚直爽名傳天下，果然不虛，現在小可識敬相問，前輩何故與此無名之師？」

「哈哈……」范子達一陣開朗大笑道：「動手先試人的事還眞少見，汴梁路上客棧酒樓之上，單朋友是否曾經削過別人的耳朵？」

單拾兒恍然，事雖不是他作的，但目下琴妹不在，就算是在，他也非自承不可，遂微一頷首。

范子達一挺前胸道：「這不了結嗎，士可殺不可辱，鄒小子是不成材，我們弟兄沒有一個人不厭惡他，也可以說憑鄒小子，實不配我兄弟代他出頭，不過說來說去，他總是我兄弟的晚輩，壞是壞在單朋友你沒殺了他，說眞話，你若是早宰了他，保証屁事沒有，今夜我兄弟也不會來了，現在說什麼也沒用，我們只有見見眞章，單朋友，請吧！」

單拾兒剛要接話，遠處驀地馳來數匹鐵騎，內中一馬，越衆疾馳，直到范子達身側才揚蹄停住，馬鞍走落一人，對范子達一揖悄聲說道：「二奶奶來啦！」

范子達面色一變道：「混帳東西，是誰告訴她的？」

不容有人答話的工夫，一匹紅馬已飛馳到來，飄落一名中年婦人，婦人對范子達冷哼一聲道：「用不着別人告訴我，我自己長着耳朵和腿！」

范子達才待分說，婦人已左手指着單拾兒，右手撤出了彎刀，怒罵一聲「還老娘侄子的耳朵來！」隨即金光一閃，「開天劈地」彎刀疾斬下來，力勢强勁，挾風作嘯！羅漢無名之火突因這婦人的狂妄無禮而興，一聲斷喝：「此處鄒有妳這潑婦狂妄的份！」人已疾投當場，手中鐵牌以七成內力迎上彎刀，一道火閃加雜震耳欲聾的暴响傳出，接着連聲「斷金」殘落音動，婦人彎刀斷作數段墜地，而范氏兄弟驀見鐵牌，竟惶然失色觳觫難禁！

范子達總算老經驗了，當火閃起彎刀斷暴聲傳來時，揚聲向鄒婦人喝道：「還不停手！」

羅漢鐵牌一舉而震斷婦人彎刀，雖也出意外，但知事必不了，作出懾人的氣勢，目光如炬瞪着婦人和范家四義，峙立如同山嶽，嘴邊噙着冷笑！

鄒婦人彎刀斷碎，怎肯罷休，竟不聽范子達的呼喝，怒罵道：「小兔崽子，老娘和你拚了！」

羅漢在試出今夜內力高過昨夕數倍之後，已憶及二叔成全之德，婦人再次欲撲，羅漢實不願和個已無兵刃的女流動手，怒哼一聲，閻王錐猛敲鐵牌，震聲如雷，使鄒婦人一楞止步，范子達却被震醒，一步跨到婦人身畔，出手緊抓着婦人的膀臂，惶然而沉重的悄聲道：「妳也不仔細看看，小爺手上鄒鐵牌是什麼東西，就算妳不打算活了，難道也不顧全族之人的性命了？」

這句話提醒了婦人，她向羅漢手中的鐵牌注目，面色陡變，焦急而忸怩的對羅漢道：「是……是我該死，沒看清小爺您拿着『蓬壺九絕』本門令牌，這禍是我一個人闖的，決不是有心大胆犯上，小爺您多恩典，要殺就殺我……」

范子達這次可急紅了臉，低叱道：「妳還囉嗦些什麼，忘了，這樣更犯本門大忌。」

鄒婦人面色更顯的蒼白了，抬頭窺視着羅漢，羅漢心中正在不安和莫名其妙，但他有件事情明白，手中這面鐵牌大有來頭，自己無心巧得，不解個中奧妙，最上策還是別亂開口，神色上更不能稍現絲毫猶豫，所以任憑范子達夫婦答對，羅漢仍是面帶冷漠凝神峙立不動！

誰知竟然巧合了持掌蓬壺九絕命牌人的神態，鄒婦人頓時噤若寒蟬悄悄倒退遠立，俯首不敢仰視！

范子達招呼其餘三義，硬着頭皮上前，一齊面對命牌躬身肅立道：「弟子等不知神牌巡幸，未能恭迎……」

羅漢不敢讓范子達把話說完，否則他實在不知道答什麼話才好，但是阻止范子達話鋒，却仍須開口，他聰明，沉哼一聲，果將范子達的話鋒喝斷，接着嘿嘿連聲冷笑，到頭來也沒說半個字。

連聲冷笑，單拾兒聽出來外强中乾，玉姑娘覺得冷笑的太過牽强，但范家四義和鄒婦人，却都面如死灰若待決之囚！

潛伏畏懼下，求命緊要，范子達喃喃如訴道：「弟子侍妾絕非敢對神牌不敬，祇因十五年前她獲緣賜見神牌一面，今日着實夢想不到會再有機緣拜謁，方始莽撞蠢動，弟子……」

羅漢聰明，已經想出話來作答，鐵牌一舉，在羅漢來說是有心相試，范家四義却立即退後三步，噤聲候諭，羅漢胆子更大，低沉的叱斥道：「你等還記得命牌規戒？」

范子達沒敢抬頭，道：「弟子等永不敢稍忘。」

羅漢嗤哼出聲道：「說的好聽，當眞不忘又怎敢連犯數法？」

范子達這一個「弟」字才說出口來，羅漢已怒喝道：「住口！把命牌規戒一條條背上一遍我聽！」

范子達弟兄四個楞了，似乎不知怎樣才好，刹鄒之後，范子達猶豫的開口道：「弟子本當恪遵所命，祇是『妄洩神牌規戒』者死，如今在場未領神牌靈光的人不少，弟子實在不知所從……」

羅漢臉上出現了一絲笑容，道：「你到還記得這一條，好，命牌幸駕此地，另有要務，不容爾等妄參是非，速率門下歸去，靜候處置！」

「是，弟子等遵諭。」

范家四義說是這樣說了，但沒人離開。羅漢知道內中必有緣故，語調冷峻的問道：「爾等怎還逗留不去？」

范子達惶然答道：「神牌還在，弟子等天胆也不……」

羅漢頓卽收起命牌，含笑說道：「難爲你把神牌規戒條條記得，去吧，適才事，將來我定會從輕發落，但自今之後，你却必須嚴誡家小，奉行規令，莫再自取大禍！」

范子達唯唯連聲，同時施禮，退步丈外，然後才轉身揮手率領所部走個乾淨。

玉姑娘等范子達一衆走遠後，才自暗處縱下，單拾兒要過羅漢手中鐵牌翻看，正要詢問，羅漢笑道：「這是四姑賞給侄兒的，二叔問四姑就明白了，羅漢現在先去把馬牽回來。」說着縱身穿林而去。

羅漢牽馬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叩問單拾兒這鐵牌的來歷，誰知單拾兒正爲這鐵牌的事着急，他也弄不清楚鐵牌來處，簡雲根本沒睡，索去鐵牌也看不出是鄒個門戶中的東西，不過以范家四義老輩人物，見牌肅立恭順之情來論斷，此牌定必隱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神秘，羅漢無心巧得，正不知是福是禍。

羅漢却毫不關心，坦然說道：「這不用急，好在弟子敢自信，今生不會作什麼壞事，管它是禍是福，大不了有人說出它來歷之後，討索的話，該給誰，咱們給誰就是。」

他想法單純，簡雲和單拾兒祇是笑笑，將牌又交給了羅漢，羅漢回馬廐洗馬，邊走却喃喃低語道：「多好的一面盾牌，誰也別想拿走！」

次晨，爲查鐵牌來歷，玉姑娘和單拾兒告訴業能緩緩蹀步的簡雲，並囑咐羅漢好好照料師父，雙雙跨馬奔向東方淳的住處。

時正初春，萬物萌生，氣象更新，他們一路緩緩策馬而行，剛剛踏進鄒片林中的通幽曲徑，胭脂玉驀地一聲長嘶而倏停，玉姑娘心頭一凛，念頭尚未轉過，已自林木深處幌幌悠悠擺搖着走出來一個人。像是酒醉而致脚步散亂，看似彳亍無矩但却暗含上等功法，轉瞬間這人相距他們已不足三丈，笑嘻嘻的停步不前，逼視着單拾兒和玉姑娘。

胭脂玉一連聲近呼咆哮的嘶鳴，單拾兒所乘也算得上乘快馬，不解何故四蹄軟而無力直立，搖搖欲倒，單拾兒毫無表情的下了馬，將馬拴在遠隔來人六丈以外，鄒馬方始安靜下來，胭脂玉已不再嘶鳴，若臨大敵般狀極小心。

玉姑娘黛眉微挑道：「你這人好怪，冒冒失失的跑出來，幾乎嚇壞了我們的馬，現在該走了你却不走啦，站在這裏直眉瞪眼的沒完，喂，你究竟想幹什麼？」

這人年約四十，略嫌矮胖，黃土布短小衣着，黃布鞋，揹一個看來够沉重也够大的黃布口袋，袋裏鼓鼓囊囊的不知放着些什麼東西。

腰帶更是怪異，黃焦焦的類蔴若絲編織而成，打着一個「鬼風疙瘩」扣結兒，一張臉像是患了陳年的疸病！一身是黃，人更黃，黃的凛人！

當玉姑娘話說完後，這黃衣漢子嘿嘿地笑了，道：「豈有此理，一個姑娘家竟然是這麼不講道理，我怕叫馬踏着，所以停下來等你們過去再走，誰知道你們這兩匹牲口可怪，一匹亂蹦亂跳的不走，另一匹像是得了病，要倒在地上，早知道我可就先走過去了，我讓路會讓出來麻煩，這可眞是第一遭……」

單拾兒早已暗中打量清楚了黃衣漢子，這時接話先向玉姑娘道：「四妹牽好妳的馬，二哥和這位朋友談談。」

玉姑娘和單拾兒恰正站在下風頭，順風陣陣腥羶之氣，自黃衣漢子所揹黃布大口袋中傳送鼻端，令人作嘔，單拾兒接上話，玉姑娘正好快的避向右側，氣味小了許多。

單拾兒可沒給黃衣漢子好臉看，面色含霜道：「朋友你不敢承認，是有心攔阻我兄妹的去路嗎？」

黃衣漢子獰笑一聲道：「看不出你長着一張娃兒般的俊臉，却生有一顆豹子胆，不錯我正是有心攔路，你能怎麼樣？」

「你憑仗着什麼？」單拾兒神色越發威嚴，「又是爲了什麼？」

黃衣漢子睜着一對看似無神却有黃色異光的眼，嘴角掀起一絲詭詐的冷笑道：「憑仗一身功夫，爲的這匹寶馬，怎麼樣？娃兒你若是不服，劃個道兒吧！」

問出了眞用意，單拾兒反而笑了，語調也轉變作緩和，道：「我還有點不大明白，難道這就算攔刦？想憑着一身功夫刦我們的馬用？」

黃衣漢子也正經了不少，道：「娃兒聰明，說對了，正是憑仗一身功夫要你們的這匹寶馬用，但不是『刦』，而是『借』，刦是有去無回，借嘛……用完了奉還，再說的清楚點，我非借用不可，若是你們捨不得或是放不下心去，鄒我就祇好把『借』改爲『刦』，硬刦一用！」

「朋友，如此說來你是借，刦定了我們的馬？」

「娃兒，鄒來的這多廢話，我正是此意！」

「可以，我們供給你……」

「鄒我謝了，多則三十日，少則十五天……」

「且慢！借是借了，不過朋友你就想這樣兒的借東西走，鄒可還差點事！」

「怎麼，非動手不借？嗯！」

「鄒也不是，我另有條件！」

「講，快些講娃兒！」

「聽！聽我把話說完，鄒時你若仍有胆量借我們的馬，我作主借給你！」

「江河湖海我不知走了多少，刀尖劍

鋒不知滾過若干，你能用幾句話說就叫我不敢借馬？哈哈……」

「不必笑，用馬能說個借字，是賊中之雅，所以我們願意借，不過青海積石山『黃衣丐帮』却規戒極嚴，硬借或是強刼都難逃帮規，尤其是已經有資格身携『聖物』的門弟子，皆已受過家法的慈悲，不幸犯戒，身受之慘祇怕朋友你要比我們清楚！」

「你……娃兒你是……」

「朋友別忙，請聽下去，二十年前，黃衣丐帮與『血手一令』較搏慘敗，曾立重誓，若未雪復慘敗之恥，黃衣丐帮決不再入中原一步，門下弟子若背棄此誓，視同叛帮，妄入中原，任何人皆可擒而殺之，然後封屍送上積石山，非但無罪，並可獲得金千重謝，賜贈神牌，永生不受黃衣丐帮之侵襲，這些事不會錯吧？」

「不錯，那又如何，憑你娃兒，想生擒我……」

「稍安勿躁，你黃布袋內放有『聖物』，竟強刼強借陌生人之寶馬，破你帮中昔日血誓，已是死定的人，朋友，何不報個姓名留分交情，咱們就此分別如何？」

黃衣漢子連連退步，臉上陰晴不定，但他在畧向四外顧盼之後，轉為猙獰，冷笑連聲，殺氣現於眉目，右手已摸在背後黃布袋口上。

單拾兒神情越發開朗，哈哈兩聲道：「你不必一刹那駭凜驚懼，轉瞬間殺心陡起，你有多大胆子敢私盜師門聖物潛進中原，是尋仇抑或犯了大過而不容帮規，別怕，小可將對你說，憑你的功力和黃布袋中聖物，眞動上手便十招之內必將敗北，祇因你仍穿着黃衣丐帮的法服，由青海閻關萬里至此，已能足證你未曾作過惡行壞事，要能拿我當朋友的話，我會多多少少帮你些忙，怎麽樣，你身上可是沒有錢用了？」

黃衣漢子在恇恇不安下，漸漸沉靜下來，臉上也慢慢地現露出莊重的神色，道：「你……你究竟是誰？」

單拾兒冷靜的說道：「小可是個人不犯我，我絕不犯人的朋友，名姓何妨不談，你若是不願意提自己的事，小可沒有追問的意思，咱們就當什麽事全都沒發生好了。」

「不不！」黃衣漢子急急的連說了兩個不字，然後似有無限愧疚的又說道：「我實有難言之隱，身上根本沒有帶多少錢，路還很遠，不敢刼財，才想借馬急趕，拚得餓上三兩天，假如朋友能够開次方便之門……」

單拾兒不忍看這黃衣漢子臉紅而羞談「求」字，立刻取出五両一錠的黃金道：「朋友請拿去吧，人生何處不相逢，但願遇事心存仁厚，對人多留一步路走！」

黃衣漢子慚愧的接去了五両黃金，祇抬頭仔細打量了單拾兒和玉姑娘兩眼，轉身走進左側林內，並沒有道謝。

玉姑娘搖搖頭，牽馬步向單拾兒，才待開口，黃衣漢子突然去而復轉，揚聲問道：「近兩個月內，朋友能在什麽地方逗留？」

玉姑娘接口道：「春季禪源寺香節日，我和二哥會來，過了香節可就難說目的之地了！」

「好，今天我謝了，禪源寺香節日，我一定到，至時加倍奉還這五両黃金！」話罷，黃衣漢子身法展開，如同一道黃烟般滾滾遠去！

玉姑娘嫣然笑對單拾兒道：「單哥哥好心腸。」

單拾兒正色道：「人與人不該妄結寃仇的，此人既敢冒死自青海逃到中原，必然是有一種比他門戶家法還要重大的原因，我們沒有道理阻攔他，雖然他是十分狂妄，並有刼馬的企圖，但是這也可以原諒，天下能有幾人作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古人不是曾經說過，不為五斗米折腰者，『家內薄有良田』嗎？」

「單哥哥就不怕此人目的不正，為害江湖？」

「這當然很難保證，但目下我却敢說他不會的，四妹妳不懂，『恨』和『愛』都能付人無比的勇氣和力量！」

「這和『恨』『愛』何關？」

「這人不惜未來身遭門戶中裂屍慘死的重刑，逃進中原，不是因『恨』則必為『愛』……」

「怎見得他不是作了壞事，逃避師門規法？」

「萬里逃踪，仍着門戶中法衣，這不可能，所以我判斷不會有錯，他在恨未消愛未盡以前，為善作惡都談不到，但為了達到雪恨成愛的目的，極可能不擇手段，譬如他為了求快，就不惜來刼馬，所以我給他五两黃金，使他無心再為其他惡事，早達所謀的目的，如此則中途絕對不會另生枝節！」

「單哥哥，談到愛和恨，可有什麽規範嗎？」

「難講，唉！」單拾兒被這句話勾起了感傷，道：「人總是人，規範是人定出來的，所以千秋萬世愛和恨的是是非非難下定義，伍員為恨，能渡萬重關山，懷治世奇才而吹簫吳市，人稱英雄，復大仇鞭屍五百，可算已盡了為子女的『孝』，但『忠』呢？至今人言紛紛。司馬相如琴挑文君，奔向異鄉，當爐賣酒千秋傳為佳話，但在當時，必為人所不恥，否則又何必遠逃異鄉，所以事出人為，有成，雖不善世人亦隱其不善而昌其善，無成，雖無不善，世人亦多言其蠢惡。所以吾人對恨及愛應抱定一個宗旨，『那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玉姑娘沒再開口，她回味單哥哥的話，有道理，但又不太懂這道理何在。

單拾兒因感傷而說了不少話，引為莫名的惆悵，再前行，兩個人始終沒有再交談。

東方淳舊居迎面，雙雙拴馬於外，玉姑娘開鎖進屋，單拾兒暗讚一聲「好地方」，但心中又有點兒凄凉的感覺，東方淳一代怪傑，功力之高武林人皆難衡量，祇因一時無心之失，不惜以有生餘年自困小廬斗室之中，懺罪悔過，到頭來却仍然落個慘死的下場，實在令人挽嘆而堪悲傷。

單拾兒為東方淳生，死事而感傷，坐於書案前，毫無目的翻動着案上的書籍，驀地一片疑雲罩上心頭！

莫非東方淳終生沒有打開過「龍騰雲海」寶笈？

還有，他那成名武林為江湖懼怕的獨絕兵刃，現在藏於什麽地方？

正沉思時，隣室適時傳來「叮冬」悅耳的鈴聲，單拾兒聞聲霍地站起，玉姑娘手裏已握着一隻奇型怪狀的金鈴走來，見了單拾兒嬌笑一聲，一搖金鈴，又一聲「叮冬」妙響，那種天眞無邪少女的頑皮勁兒，滿帶在臉上。

「單哥哥，你看這金鈴有多好聽？又多怪？」

單拾兒接過金鈴，仔細看過之後，喃喃自語道：「我幾乎錯怪了你，過耳之言，的是不可憑信，既然你這獨絕兵刃在此，那當年你又為什麽不加辯解，而隱忍不出呢？」

玉姑娘道：「單哥哥，你一個人叨嘮什麽的呀？」

「沒什麽，對了，四妹，妳可知道這是件什麽東西？」

「怪形怪狀，說鈴吧又沒見過這麽長的，二尺多，再說旁邊還有八個小鈴鐺，可又沒有鈴實，够重，不知道這是件什麽東西！」

「四妹，這就是東方老俠的兵器，叫『八音攝魂』，其實應該算上這『鐘鈴』內的『大鈴實』，稱為『九音』才對，八音的由來是與敵動手時，鈴分八音八响，攝人心魂，八個小鈴實更能以內力逼出，遠射三丈傷人於不知覺間，如今八顆蓮形實俱失，想是東方老俠摘寄他處，我們來找找看。」

兩個人找了好久，仍然一無所得，對外面所謂「命牌」來歷，亦無記載，只好包起金鈴，重鎖門戶而歸。

午飯後稍息，簡雲扶杖已可走動無碍，目光斜移，玉姑娘趺坐靜靜用功，羅漢浸淫於寶笈，簡雲睡濃，單拾兒頗感無聊，告訴羅漢守住門戶，他信步而下朱陀，小遊禪源古刹。

朱陀峯徑信步間，陣陣清香迎風送爽，香氣不類花木自發，稍帶藥味，聞入鼻竇為之神明氣清。

禪源寺遙遙在望，中間相隔有數里的一片盤地，單拾兒正行間，驀見三二十丈外林木中，轉出一隊鐵騎，正迎向自己，為首者赫然正是紅楓廬九鬼九判僥倖脫身火刼不死的文原文老大！

追魂判文原，也認出了單拾兒，猛地帶轉馬韁，亡命般催馬奔逃，單拾兒一聲長笑，竟將從未用過的無上輕身功法「步上青雲」和「橫跨江海」施出，斷喝一聲，人如天絲倒掛已站在文原馬前，二指駢點，馬立如偶，然後笑對文原道：「文當家的別來無恙？」

文原倉惶失色，強作笑臉道：「原來是單朋友，不知有何吩咐？」

「文當家的何必明知故問，單某千里風塵，赴約西天目，朋友們却暗算於前，遠避於後，今朝途遇，文當家的只怕非還個公道不能走了！」

「這……」文原生怕所率羣匪不知厲害，揮出手勢令彼等遠退後。手指不遠處一塊林旁大青石道：「單朋友，我們坐下來談可好？」

「請，正該如此。」

落座石上，文原聲調壓低道：「單朋友應該知道，文原九兄弟也十分可憐，是聽令行事作不得主。」

「文當家的，這眞是實情？」

「單朋友，紅楓廬雖說並非文原兄弟的產業，但文原兄弟，成名江湖，經營紅楓廬天下盡知，如今竟也被迫棄絕，可見所言不虛，希望單朋友，能確實的認淸楚敵人！」

「文當家的一再謀我，難道還不是敵人？」

文原道：「文原兄弟奉令行事，眞敵人該……」

「那就請教，發號施令人是誰？」

「文原若是能說，早就說了，單朋友堅要強我所難，文原雖然惜命，但不如就死！」

「除此之外，當家的就不能多少指點些許迷津？」

「單朋友，有件事原可以洩露，就是單朋友那四火雲寶駒，自始至終沒到過此地，文原更沒見過牠！」

「可有確實地方去找我那寶馬？」

「四川，請千萬守密，莫在任何人前提及文原曾說過這個地方！」

「當家的眞太小心了，四川天府之關，地域多大，峨眉，青城包羅於間，這匹馬只怕要跑斷單某的腿！」

「不必，單朋友若到了四川，請想想，那施令人會安心嗎？」

「好，這件事單某感激當家的情意，另外還有件事，眞說起來要必比馬嚴重的多，但對當家的來講，却甚容易，希望當家的再帮次忙！」

「什麽事？」

「瞧這支鋼鏢，它是從我簡盟兄背後起出來的，我要找這個發鏢的人，包括此人的名姓，外號，出身和門戶等等！」

「此事文原帮的上忙，這種鏢量重足一斤，普通人使用不了，江湖中獨有『黑松峽』雷氏門中使用，前數日紅楓廬中來客內，一位人稱『星火手』黃極泰的高手慣用此鏢，此人是雷氏門中二代弟子中的高手。」

「黑松峽在什麽地方，雷氏一派是否綠林豪霸？」

「黑松峽很近，就在西天目後嶺，過『倒掛蓮花峯』，登『老山』頭，下『龍王井』石階左旋不遠，看到遍植竹、梅的清幽妙景後，已是雷氏地產，再行箭遠，有一巨竹合五金之絲紮建的大牌樓，上鑄『鐵心七賢』四個大字，那就是了。」

「文當家的，我還有一問你沒有回答呢！」

文原道：「聽說雷氏並非綠林中人，但交遊極寬，門下弟子也沒聽說入過什麽帮或寨。」

「文當家的這些可實在？」

「單朋友，事到如今，我能說的又何必謊言呢？」

「也許你說的是眞話，好了，文當家的，咱們從前的恩怨，現在一筆勾消，就此別過，若是當家的見到貴上時，請代轉一言，當他被單某找到的時候，只怕後果不堪，所以他最好是先一步和我相見，一切好談！」

話說完後，連正眼也不看文原，大步而去。

一路上他曾看到文原隊中有兩個人，飛騎回奔，料係去向隱身西天目的匪首報信，一笑之後仍向禪源寺步去。

禪源寺前曾提過，是依山環建，寺內一進一進的樓台殿閣，都是青石爲階，愈進愈深，也越上越高，妙在人於寺中遊覽，信步而行，脚踏實地，而不覺的已臨雲空。

間或有人凝眸遙望俯視，雖下臨深淵，但因四周山巒起伏，天目主峯猶高聳雲天，也不信自身已經立於很高的地方。

單拾兒行至寺前，已覺飢餓，夕陽逐漸西沉，寺左恰有一座名叫「明月居」的酒樓，建造的宏偉而古雅，他登上酒樓，找了個臨窗的座位，要了兩壺酒四個菜，淺飲低酌。

移時堂倌點起燈籠，這燈籠製造的頗具匠心，是用不少極薄的竹片穿連而成，鏤花雕孔，輕絹裏襯，高雅至極，酒桌正中皆有孔洞，燈籠就揷在孔內，別有一番與衆不同的風格。

每個堂倌都拿着六七盞，這時一個矮小的堂倌來到單拾兒面前道：「客官尊姓可是單？」

單拾兒俊眉微揚，剛剛把頭一點要想開口，堂倌已由六七盞燈籠裏挑出一盞，揷在桌上，揷時因要俯身，俯身時悄聲說道：「請別多問，注意桌上燈籠！」

單拾兒心中一動，故作毫無所知的樣子在看着桌上的燈籠，這不會引人注意的，因爲燈籠的確做的太好，每個座頭上的酒客，都在讚嘆欣賞品論不已。

單拾兒桌上這一盞，竹片雕鏤的花紋是全幅「八仙圖」，並無奇處，只是裏襯的素絹厚薄不同，李鐵拐的那一幅尤其昏暗，看到這裏，他恍然大悟，借擧杯而遮人之目，二指暴吐疾縮，已自李鐵拐圖的背後，取下一物，慢慢展開竟是一方雲帕，上寫八個鮮紅大字——當心暗算，注意酒客！

當他目光觸及雲帕時，已料到這位好心對自己警告人，必是琴妹的閨友紅娘子，只是不解紅娘子何故如此，也許「愛屋及烏」。

這時候正當飯口，禪源寺當日香期雖說還早，但按照年來的經驗，來晚些只怕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這當然和浮玉峯盡多可供遊人香客觀賞的美景有關，因之如今已遊人倍增，明月居傍隣禪源寺，再加上酒醇菜香，所以已座無虛席，單拾兒神目如電，雖僅微掃廳堂，已一覽無遺，暗加戒備。

就在這個當空，又上來了不少酒客，堂倌連連向晚來的酒客道歉，並恭請移駕底樓入座，獨有一人却越過堂倌直向單拾兒座頭走來。

單拾兒加深了警惕，並順目打量來客，一瞥之下疑念頓釋，原來是一位英俊的銀衫人物，以單拾兒的修爲，竟也無法猜測出這人的年紀，看上去是位少年公子，但直覺上又告訴他，銀衫人的年齡不似少年，銀衫人風華絕蓋，氣宇超凡，劍眉深長目露光威，已走近了單拾兒。

突然一名瘦長的堂倌，急行兩步攔在了銀衣客身前，臉上堆起笑容道：「這位客倌請多包涵，高升一步到樓下雅座。」

銀衣客微慍而手指單拾兒兩面空位道：「這裏不是還有空座頭嗎？」

瘦長堂倌一轉身，向單拾兒施個眼色，滿臉奸詐刁猾之態令人討厭，又轉對銀衣客道：「客倌您弄錯了。這位客倌是早訂好的座，有幾位朋友還沒來，要不都是照顧小店的財神爺，小的幹麼請您麻煩再高升呢？」

銀衣客劍眉一挑，霍地展開，神色竟出現威嚴無比的肅穆，單拾兒業已知道銀衣客看到瘦堂倌作態，立即起座接話道：「堂倌眞好記性，一點不錯，我是早定下座在等朋友！」

銀衣客似乎微覺意外的掃了單拾兒一眼，單拾兒話鋒又起，說道：「這位正是我今天所請的主客，你不認識人也該先問我一聲呀，怎麼能自說自話的給我得罪朋友，還不快把杯筷擺好，站着發的那門子的楞？」

堂倌窘的醜臉上直冒汗，銀衣客却哈哈朗聲一笑，對單拾兒一拱手，坐到單拾兒的對面，瘦倌堂一咬牙，轉身就走，邊走邊嘮叨着說道：「自己找死又能怪誰，哼！」

一句話驚醒了單拾兒，目光一掃，突見銀衣客右手二指正要點向瘦堂倌，慌忙相攔道：「這種東西怎值兄台污手，其實他對兄台說來，應是一番善意！」

銀衣客對單拾兒一笑，將二指收回道：「首先恕我狂妄，痴長你單朋友幾歲，討個大喊你聲老弟了，適才老弟以假當眞對堂倌說的話，聽着叫人痛快，這種東西果如老弟所說，不值愚兄下手，不過老弟說他阻我落座是番善意看來只怕未必！」

銀衣客乍看上去，決不會比單拾兒年紀大，但却以兄自稱，乍聽入耳，此人似是素性狂傲，但語氣神態在在親切，單拾兒自知從未見過對方，而對方却知道自己姓單，敵友難分之下，當以誠待人，於是正色道：「兄台有所不知，小可接獲消息，有人企圖在這明月居中暗算小可，那瘦堂倌必知內情，阻兄台入座，豈非是番善意？」

銀衣客恍然而悟，不禁仰頸大笑，聲震四座，旁若無人，引得滿樓酒客紛紛注目，單拾兒暗中蹙眉，銀衣客適時悄聲道：「單老弟，現在我相信那堂倌是善意了，咱們是說眼前的，這頓飯是你請我，抑或我請你？」

單拾兒也豪放的笑道：「我請兄台入座，兄台自然是客。」

「好，數十年來入江湖，難得碰上位對勁的小兄弟，那咱們一言爲定，會賬歸你，其餘雜七雜八歸我！」話吧又是一陣傲笑，接着揚聲高呼「酒家」！

瘦堂倌換了個粗大漢，問銀衣客吃喝些什麼，銀衣客點了四樣名貴的菜，和十斤好酒。

單拾兒不在乎錢，現在他更清楚這銀衣客絕非敵者了，不過他越發担上心事，銀衣客看來似有一身俊功夫，很聰明而性狂傲，弱冠之年硬說已有幾十年沒入江湖，語瘋狀傻，這要是交上個半瘋傻的朋友，可眞够麻煩？

他正想不起應當如何才好，銀衣客已開口道：「前幾天我碰到『十二煞星』中的小老三，帶着一柄古劍，說是東方淳死在他們小八手中，他把小八給宰了，由小八手上弄得的劍，又說這劍是一位和老弟一道來此的姑娘所有，可對？」

「不錯，是我結義的四妹。」

「好！」銀衣客探手處，從衣袖中取出了那柄千古奇兵的「鋸鋙劍」，又道：「此劍本是昔日終南山金石谷翠柏山莊主古月蒼所存，古月蒼不幸遭難，全家慘死，此劍竟然流落到陰陽雙魔公孫夫婦手中，這是一柄好劍，天下第一的好劍，人見人愛，我硬向小老三討了來，咱們有緣，得，物歸原主，老弟拿去交給你那四妹吧，不過你要告訴她，沒有維護這柄劍的功夫，那最好就別露出它來，免得再失去它丟了我的臉！」

單拾兒自出江湖，還是第一遭碰到這種人和這種事，捧接過劍去，繫佩腰間，慨然說道：「兄台義氣干雲，單拾兒永記五內，敢問兄台尊姓，仙鄉何處？」

銀衣客一笑道：「不是我不說，是幾十年前就發過誓，這輩子不再提自己的名姓，本來，家在青海，現在是家遍天下到處可居了！」單拾兒微一皺眉，銀衣客哈哈兩聲又道：「老弟果如傳聞，仁厚忠誠，咱們萍水相逢，這柄劍萬金不易，你就不拔出來看看眞假？」

單拾兒被銀衣客引發了先天的豪邁，還兩聲哈哈道：「寶劍不離厚鞘，不看目明，兄台高義，何假之有，只是沒通姓氏稱呼不便，兄台二字也太俗了些，自此尊聲『笑兒』如何？」

銀衣客暴聲連連，如春雷似獅吼，明月居外即是山林，只震的宿鳥驚飛羣鳴不已！單拾兒見笑兒這份眞摯誠坦孩童般的勁頭，出乎於衷的大笑，不由相隨哈哈連連，一時呵呵哈哈笑聲不絕，直到酒菜擺上，兩人才止笑暢飲。

十斤佳釀，霎眼間點滴不剩，明月居酒客漸散，再五斤，杯乾壺淨，明月居只剩了七位客人，單拾兒背後丈遠座頭上有兩位，左斜方丈外有兩位，銀衣客背後隣座有一位，皆未逃過單拾兒的注意。

突然，銀衣客悄聲說道：「明月居外對面參天古樹之上，藏着三個見不得人的小子，老弟，你那些債主們快要來了，咱倆個怎麼說的怎麼辦，這些可是包括在雜七雜八之內，由我來管！」

單拾兒聽在耳中驚在心上，自己憑佛門禪功曾經窺得窗外巨木之上隱有刺客，但却無法再進一步偵知人數，巨樹距窗兩丈有奇，下手必係歹毒暗器，其餘未散酒客，八九皆係敵人，銀衣客既知樹上藏賊人數，其功力當比自己高超，有心見識見識銀衣客的功夫，遂微微一笑道：「當然，這是笑兒的買賣，親兄弟明算帳，該誰的是誰的，我祗有看着老哥你發財了！」

銀衣客笑老哥又笑了，邊笑仍是手不離筷，筷不離菜，菜不離口，吃的是「不亦樂乎」！霍地樓梯響動，上來三人，都是年已六旬的老者，短打扮，背後緊揹兵刃，腰囊凸出必爲暗器，踏上樓頭就直對單拾兒注目，銀衣客若無其事的招呼堂倌撤菜酒換香茗，茶水送上的刹那，立於樓口的三名老者之一，拱手遙對單拾兒道：「尊駕可是單大俠？」

單拾兒才待接話，樓內窗外十數股寒星飛射而到，令人無法躲閃，更不敢妄用內力實受，否則若遇專破眞氣的歹毒暗器，豈非死數！

暗器暴襲破空而來，銀衣客陰森森地一笑，令人聞聲難禁抖擻，笑聲中，祇見他右手食指向背後一彈，點中背後暗算之人，左掌劈空遙擊，震飛了窗外的六般暗器，身法詭異無匹的騰身飛射而起，大袖微拂迎上其餘暗器，並且來了個「原物奉還」順勢右掌暴吐，向窗外大樹上一推，三條黑影如同死物自樹上墮下，接着銀衣旋飛，於樓中翔轉刹那，其餘四名暗襲單拾兒的假酒客，皆被點中穴道，昏臥桌上，僅僅霎霎眼皮的工夫，祗剩下那剛剛上樓的三名六旬老者！

銀衣客身形快過閃電，已立於三名老者身前八尺，冷笑一聲，緩緩踱向三名老者而去，其目的不言不知！

三名老者立於左、右兩側的兩人，抬手業已握住了所揹兵刃，正欲撤出一搏，適才正中發話的那人，此時驀地認出銀衣客的來歷，不僅頓時色變，竟然觳觫寒顫不已，急急叫道：「令主饒命……」

銀衣客聞聲停步怒叱道：「算你運氣，認出是我，告訴你身旁的那兩個東西，自己動手每人拿下一隻耳朶來交差，然後把這樓上的幾口笨猪，和先前用那萬惡暗器的死狗屍體統統拖走！」

另外兩名老者，聞言怒容滿面，才待發作，中間那人低低地不知和他倆說了些什麼，他倆怒容銳氣頓失，換上一副不堪看的倒楣嘴臉，垂頭喪氣忍痛犧牲各人拿下了一隻耳朶，悄悄喊來幾名大漢，內中就有先時那個瘦堂倌，一齊動手拖死抱活，眼看一切辦好，正中老者恭恭敬敬的向銀衣客一揖道：「你老還有什麼吩咐？」

「去把那個瘦堂倌叫來！」銀衣客冷冷的吩咐。老者迭聲應是，把瘦堂倌推到銀衣客面前，銀衣客笑罵道：「照我昔日規矩，你應該挖眼割舌！」

瘦堂倌不等吩咐已跪到地上，磕頭出血哀告聲聲！

銀衣客看了單拾兒一眼道：「不過我這單兄弟早已經替你講過情了，現在你給我滾，今生今世也不要再到浮西玉峯五百里地區之內，過了今天，若違我諭令，小子，你將剝皮抽筋高吊百丈而死，滾！」

瘦堂倌不含乎，咕咕嚕嚕滾下了明月居。

銀衣客目光一正，冷冷地向三名老者道：「現在告訴我，你們和我單老弟是怎樣結仇的？」

單拾兒仁厚忠誠，已知銀衣客功力之高，祗怕唯有恩師或能相敵，人又這般嗜殺，下手奇狠，若問出經過，必將又生是非，立刻將失馬事說出，隱引紅楓廬一節，並一再懇請銀衣客莫再追究主謀之人。

銀衣客早知單拾兒心意，笑道：「單老弟你可眞仁厚，其實我並非心狠手辣，屋裏的那幾個，天亮後自會醒來，半年內能不妄動眞力，絕死不了，至於大樹上那三個東西，却萬惡至極，不能再留他們活命，所用暗器歹毒無比！」（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高庸・文
天心・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識破小强被人收買，大義向他訓責後，小强知悔，願革心洗面，隨又發覺房中木柱中空，知日來舉動全被人利用空木柱竊聽，郭長風乃將計就計，迫出竊聽者行踪，擒獲黑衣幪面女一名侍婢，郭長風又授計小强放走侍婢，引出吳姥姥，郭長風遂尾隨吳姥姥之後，詎追躡至一巨宅，眼看吳姥姥踰牆而入，郭長風潛入屋中，暗中探望，見一房中坐着林元暉，郭長風穿窗而入，發覺那林元暉竟是木刻的人模，方要退出，窗口已被封死，而整座房間，也緩緩向下沉去——

魔手顯神威　替身洩秘密

突然，一扇鐵門「蓬」然而開，衝進來幾個人，齊聲大喝道：「要命的，就不要動！」

那是四名混身勁裝的彪形大漢，腰跨長刀，每人手中各端着一台連弩。

「諸葛連環弩」每匣藏箭三十六支，四匣齊射，箭矢可遍佈十丈方圓，在這寬不過丈餘的房間裏，任憑武功再高，也無法閃避。

郭長風果然老老實實坐着沒動，倒不是因爲憚忌那四台連弩，而是門外又進來了一個人。

這人身穿錦袍，雙手各挽一支閃亮的鋼環，竟是林元暉。

郭長風曾經見過林元暉兩次：第一次是在七賢樓上，林元暉衣着陳舊，醉眼惺忪，十足像個酒鬼；第二次在寂寞山莊後院，那時林元暉喜怒無常，神情痴迷，簡直就像個瘋子。

但這一次見到的林元暉，不僅衣履光潔，舉步沉穩，神態也毫無瘋狀，竟和前兩次所見迥然不同。

郭長風不禁暗暗詫異，凝目而視，沒有先開口。

林元暉才進鐵門，便停住了脚步，傲然問道：「你就是江湖中以殺人爲業的魔手郭長風？」

郭長風含笑道：「不敢當，正是區區在下。」

林元暉道：「聽說你受人僱用，專程來襄陽刺殺我，是眞的嗎？」

郭長風聳聳肩，道：「既然莊主已經知道，我也只好承認了。」

林元暉冷笑道：「可惜你的運氣欠佳，出師不利，反而落在我手中，只怕你始料所不及吧？」

郭長風道：「不錯，在下一向很少失手，這次却栽了個大觔斗，尤其莊主居然預先知道我會來，特別設下埋伏，的確很出人意外。」

林元暉哂道：「這是你自負高明，太小覷了寂寞山莊。老實告訴你吧，有人在金陵以重金僱你行刺的消息，咱們早就知道了，自從你抵達襄陽府，便無時不在咱們監視之下，上次在莊中後院，只不過林某的替身，故意試探試探你而已。」

郭長風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我不僅運氣欠佳，簡直其笨如牛了，我還一直以爲那人就是莊主親身呢。」

林元暉說道：「現在，你明白還不算晚，我不妨坦然相告，兩年前，也有人僱用刺客，來寂寞山莊暗算行刺，誤殺了莊中的總管，從那次以後，咱們便準備了好幾名替身，輪流在各處出現，引誘刺客上鈎。」

郭長風點點頭，道：「莊主眞不愧高明，化身千萬，而且都扮得那麼維妙維肖，無怪我也上當了。」

林元暉道：「我自幼喜好雕刻塑像，最擅裝扮易容，隨便找幾個體型聲音相似的人，扮作替身，並不是什麼難事。」

郭長風嘆道：「我怎麼早沒想到這一點，否則，就不會把假人誤認眞人了。」

林元暉得意地道：「你謀刺被擒，本當處死，不過，姑念你在寂寞山莊後院沒有貿然下手傷害我的替身，現在我也給你一次機會。」

郭長風忙問道：「什麼機會？」

林元暉道：「據說你這次受僱到襄陽來，對方曾經給你一件東西，要你當面交給我，是嗎？」

郭長風道：「不錯，那是一條女用的羅帶，有人說是府上傳家之寶，不知是否眞實。」

林元暉道：「那羅帶在你身上麼？」

郭長風道：「正在我袋內。」

林元暉道：「好！你取出來給我驗証一下，如果的確是林家遺失之物，我就放你離去。」

郭長風道：「就這麼簡單？只要交給羅帶，你就眞的放了我？」

林元暉道：「我若想殺你，不過舉手之勞而已，除非你今夜脫身後，立卽離開襄陽，遠走高飛，否則，遲早逃不出我的無敵雙飛環。」

郭長風笑道：「是嗎？莊主眞有這份自信？」

話音未落，突然一按桌子長身而起。

林元暉大吃一驚，忙不迭踉蹌後退，直退到鐵門外猶未停步……

四名大漢急忙橫身擋住門口，一齊舉起匣弩喝道：「不許妄動！」

郭長風露齒而笑，冷聲道：「別緊張！我祇是站起來取羅帶，諸位幹嘛沉不住氣呢？」

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入懷，取出來，果然只是那隻盛放香羅帶的布袋。

林元暉輕吁一口氣，訕訕重入室內，說道：「姓郭的，你最好放老實些，咱們知道你是暗器高手，可是，你手法再快，也快不過四台連環匣弩。」

郭長風道：「放心吧！我不會拿自己性命開玩笑的，莊主已經答應放我離去，我又何必跟自己添麻煩。」

林元暉道：「你能明白這點就好。」

郭長風左手平伸，祇用右手姆指，輕輕提着布袋邊緣，問道：「香羅帶就在這隻布袋裏，要我替莊主取出來嗎？」

林元暉沉吟了一下，道：「不必！你把布袋放在桌上，然後退到對面牆角去，未得我允許，不准妄動！」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我身上既無兵刃，也無暗器，難道莊主還怕我出什麼花樣？」

林元暉道：「久聞你有『魔手』之稱，爲免發生誤會，還是謹愼些的好。」

郭長風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依言放下布袋，緩步向牆角走去。

對面牆角在木雕假人的座椅背後，也就是整個鐵屋內，距門口最遠的地方。

林元暉要郭長風退到牆角去，目的防止他趁機奪門脫逃，同時，也是爲自己預留退路，以便取得香羅帶以後，能够從容離去。

因此，當郭長風放下布袋，走向對面牆角時，立卽飛步欺近桌邊，探手向布袋抓去。

就在這時候，燈光突然一閃而滅。

屋裏只有一盞燈，燈光一滅，登時滿目漆黑，四名大漢都着了慌，急忙發箭攢射……

剎那間，弩匣連响，箭如飛蝗，齊向對面牆角射去。

林元暉也感到驚惶失措，好在布袋仍在桌上，連忙緊緊的抓住，轉身向門口奔去。

剛到門口，却跟另一個人迎面撞個滿懷。黑暗中不知閃避，這一下，撞得眞不輕，雖然沒有頭破血流，也弄得鼻青眼腫了。

林元暉只當是那四名大漢也在爭先恐後搶着奔逃，不禁怒喝道：「你們急什麼？還不閃開些，讓我先走！」

門口那人吃吃笑道：「林莊主，他們都不急，是你自己太急了。」

林元暉駭然道：「你是誰？」

那人道：「你猜猜看？讓你猜三次，猜對了有獎。」

林元暉不由倒吸一口涼氣，吶吶道：「你……你是郭長風……」

「林莊主果然聰明，一猜就中了。」

隨着話聲，一枚火摺子，突然幌燃起來。

可不是猜中了，那斜靠在門口，望着他嘻嘻直笑的人，除了郭長風還有誰？

扭回頭，却發現站在對面牆角的，竟是那具木雕假人，混身遍佈箭簇，幾乎變成了刺蝟。

四名大漢兀自擧着空弩匣，呆立原地，動也不動，顯然都被制住穴道。

林元暉直看得目瞪口呆，遍體冷汗，雙手緊緊抱着那隻「布袋」，不知該如何是好？

情勢雖已急轉突變，出路也被堵截，他仍然不肯放棄那隻「布袋」。

郭長風笑道：「不要害怕，東西在你手裏，誰也不會搶你的了，祇是，你要一隻臭襪子有什麼用呢？」

林元暉一低頭，連忙鬆手……

果然，本來是「布袋」，不知何時已經換了一隻臭襪子，襪子上餘温猶存，分明剛才由郭長風脚上脫下來不久。

林元暉又氣又恨，咬牙切齒罵道：「姓郭的，你簡直是個卑鄙無恥的騙子！」

郭長風點點頭，說道：「這句話，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了，不過，我還算差堪自慰，如果別人不先騙我，我也從不騙人。」

林元暉道：「咱們並沒有欺騙你，香羅帶本來是林家的東西，而且你也答應當面交還……」

郭長風微笑道：「不錯，我是答應過要當面交還給寂寞山莊莊主林元暉，可惜你不是他。」

林元暉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是？」

郭長風道：「因爲眞正的林元暉已經不在襄陽，閣下只是一名替身而已，你能扮成他的模樣，却缺少他那份胆氣，眞正的林元暉，決不會像你這麼胆小，時時都在準備奪門逃走……」

接着，又露齒一笑，道：「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破綻，你太過份關切香羅帶，以致連自己的立場也忽畧了，至少，你應該問問仇家是誰吧？結果竟隻字未提，豈非太不合情理？」

這番話，說得那人張口結舌，無詞以對。

郭長風又道：「我也得承認，如果不是你自己提起林元暉擁有許多替身，險些就被你矇混過去了，朋友，這是一個教訓，下次千萬要記住，做替身切忌多說話，須知『言多必失』。」

那人長嘆一口氣，垂下頭，等於默認了郭長風的推斷。

郭長風似乎毫不担心他會出手反抗，含笑將火摺子遞了過去，道：「拜託把燈點起來，咱們好好聊一聊，願意嗎？」

那人也好像自知不是郭長風的對手，默默接過火摺子，重新將燈點亮，又將火摺子吹熄，交還給郭長風。

兩人表現得十分友善，彷彿都沒有存着敵意。

郭長風指指桌邊空椅，道：「朋友，請坐。」

自己却拉過另一張椅子，當門坐下，說道：「朋友，你別多心，這不是防你逃走，是怕外面有人闖進來，打擾了咱們的談話。」

那人緩緩道：「郭大俠是明白人，在下只是受命行事，什麼都不知道。」

郭長風道：「這個我很瞭解，決不會強人所難，我先請教朋友怎樣稱呼，總可以吧？」

那人道：「我姓劉，名凱。」

郭長風拱手道：「原來是劉兄，失敬！失敬！」

劉凱道：「不敢當。郭大俠究竟想知道什麼？」

郭長風笑道：「我想知道的事，劉兄可能也不知道，卽或知道，也不會告訴我，咱們只好不談正事，閑話家常了。」

劉凱沒有接腔，似乎在等待郭長風發問，以防「言多必失」。

郭長風想了想，突然問道：「劉兄今年貴庚多少？」

劉凱道：「四十六。」

郭長風道：「那一定已經成家了？」

劉凱道：「還沒有。」

郭長風道：「爲什麼呢？是眼光太高，沒有中意的對象？」

劉凱道：「浪跡江湖，一無所成，談不上成家。」

郭長風道：「這麼說，劉兄到寂寞山莊任職並不太久？」

劉凱道：「不錯。」

郭長風道：「有兩年吧？」

劉凱道：「差不多。」

郭長風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劉兄想必是和楊總管同時到襄陽來的，對麼？」

劉凱沉吟片刻，才點點頭道：「楊總管比我早來半月左右。」

郭長風道：「以前在哪兒得意？」

劉凱道：「四海飄盪，並無定所。」

郭長風道：「那怎麼會『飄』到寂寞山莊來的呢？」

劉凱又沉吟了一下，道：「祇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爲我面貌和莊主有些相似，才被收留充作替身。」

郭長風道：「是誰發現劉兄的面貌和林莊主相似？」

劉凱道：「這……」

郭長風截口道：「一定是紅石堡秦堡主，據我所知，林元暉已經多年不過問莊中事務，一切都是秦堡主在替他作主，楊總管也是由他推荐入寂寞山莊，劉兄想必也不會例外，是嗎？」

劉凱無法否認，只好點頭，說道：「是的。」

郭長風道：「那麼，今天這些安排，也是秦堡主的主意啦？」

劉凱道：「莊主不在，自然由秦老爺子作主。」

郭長風道：「秦堡主是林元暉的岳父，替女婿當家，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可是，他對那條香羅帶却關心得有些過份。」

劉凱道：「香羅帶是林家傳家之寶，他急欲替林家收回，也是情理中的事。」

郭長風笑了笑道：「劉兄想必還沒有見過香羅帶的式樣吧？」

劉凱道：「沒有見過。」

郭長風道：「其實，那祇是有錢人家使用的一條腰帶，並非特別珍貴，也看不出是什麼寶物，以林家的家世財富，居然將一條女人腰帶當作傳家之寶，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劉凱道：「傳家之寶不一定是珍貴值錢的東西，或許那羅帶對林家有特別意義，是件紀念品。」

郭長風道：「如果有紀念性質，怎會輕易失落？而且，連林百合也不知道？」

劉凱搖頭道：「這就很難說了，但秦老爺身爲林家至親尊長，如果香羅帶不是林家故物，決不會無中生有信口開河。」

郭長風道：「或許是他自己想得到香羅帶，故意拿林元暉做幌子也有可能？」

劉凱道：「絕對不可能，秦老爺子是何等身份，豈會貪圖區區一條羅帶。」

郭長風道：「那他爲什麼不肯讓林元暉親身與我見面，却用這種巧取豪奪的手段？」

劉凱沉吟了一下，道：「我想，這是一個誤會。因爲林莊主已經離開襄陽，一時無法跟郭大俠晤面，郭大俠又是受敵方聘僱而來，秦老爺子對你還不敢信任，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郭長風默然片刻，頷首道：「唔！這話也很有道理，說不定是我太多疑了。」

劉凱說道：「也難怪郭大俠多疑，彼此立場不同，你對秦老爺子的爲人行事，想必還不够瞭解，秦老爺子就是這樣一位熱心的長者，這件事雖然稍嫌性急了些，他對郭大俠却並無惡意。」

郭長風道：「眞的嗎？」

劉凱道：「當然是眞的，否則，紅石堡怎會如此受人尊敬。」

郭長風道：「這麼看來，劉兄對他的瞭解一定很深刻了？」

劉凱道：「不錯，我在紅石堡中已經住——」

說到「住」字，突然發覺說漏了嘴，連忙「住」口。

郭長風微笑道：「已經住了多久？怎麼不往下說？」

劉凱臉上變色，吶吶道：「不……不太久……」

郭長風接道：「大約總不會少于兩年

吧？」

劉凱手心已滲出冷汗，期期艾艾，無法回答。

郭長風又微微一笑，道：「記得你剛才告訴過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還沒有成家，對嗎？」

劉凱惶然道：「是……是的……」

郭長風道：「那麼，我也告訴你，如果你還想活到四十六歲，還有意思想成家，最好就說實話。」

劉凱顫聲道：「郭大俠，你……你要我說什麼？我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郭長風說道：「有一件事，你一定知道。」

劉凱道：「什麼事？」

郭長風一探手，將一名大漢腰際的長刀拔了出來，用姆指輕輕試着刀鋒，笑問道：「刀能殺人，你總該知道吧？」

劉凱面色慘變，混身都戰抖起來。

郭長風冷哼了兩聲，喃喃自語道：「反正我是以殺人爲業，也不在乎多殺個把人，何況又是跟林元暉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誰管他是眞身還是替身……」

他話還沒有說完，劉凱已經「噗通」一聲，跪倒地上，哀呼道：「郭大俠刀下留情，我說！我說……」

郭長風反而勸慰道：「別害怕，你既然什麼都不知道，那就犯不着拿些假話來搪塞了，我一向出刀很快，決不會讓你多受痛苦的。」

口裏說着，已走到劉凱身前，却把冷冰冰的刀身，擱在劉凱的脖子上，輕輕抽動了兩下，擺出一副「切西瓜」的姿態。

劉凱頓時全身都軟了，沒口地叫：「我一定說實話，決不敢隱瞞半個字，只求郭大俠饒命……」

郭長風道：「何必勉強呢？你若說了實話，秦堡主一樣不會饒你，倒不如慷慨一死，還落得個忠貞名聲。」

劉凱連連磕頭道：「求郭大俠可憐我，我不能死，我還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娘留在紅石堡裏！」

郭長風笑道：「這種話我聽得太多了，許多人臨死的時候，都會說家中有七八十歲的老娘。」

劉凱道：「我說的是千眞萬確，凡由紅石堡派出來的人，都有家屬留在紅石堡中充當人質。」

郭長風笑道：「現在你承認是紅石堡派來的麼？」

劉凱道：「是的，我承認了。」

郭長風道：「派你來幹什麼？來了多久？」

劉凱道：「不瞞郭大俠說，我是十多年前就投効了紅石堡，一直在堡中接受訓練，專模仿寂寞山莊林莊主的舉止習慣和說話聲調，到最近兩年，才奉派來寂寞山莊。」

郭長風道：「這麼說，秦老爺子在十年前已經開始訓練你做林元暉的替身？」

劉凱道：「是的。」

郭長風道：「這件事，林元暉本人知不知道？」

劉凱道：「訓練時很秘密，林莊主可能並不知道，不過，後來寂寞山莊發生變故，咱們奉派來充當替身，林莊主是知道的。」

郭長風道：「當時他有什麼表示？」

劉凱道：「他祗是感到驚奇，想不到世上竟有跟他如此相似的人。」

郭長風說道：「你們一共來了幾名替身？」

劉凱道：「在紅石堡接受訓練的替身共有三名，奉派來寂寞山莊兩人，另一人留在堡中。」

郭長風道：「爲什麼要留下一人在紅石堡？」

劉凱道：「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或許是準備必要時作補充之用吧！」

郭長風想了想，道：「跟你同時奉派來的另一名替身，叫什麼名字？」

劉凱道：「他姓陳，名叫陳杰，就是郭大俠在七賢酒樓遇見的人。」

郭長風道：「那麼，我在寂寞山莊後院見到的也是他？」

劉凱道：「不！後院那一位，才是眞正的林莊主。」

郭長風惑然道：「你們兩名替身，一個本人，都住在莊中，難道自己不會弄錯嗎？」

劉凱道：「不會的，林莊主，獨居後院，足不出戶，咱們兩人却從不踏進後院，我和陳杰之間，也儘量避免碰面，平時在街頭出現的是陳杰，比較正式的場合，就由我出面應付。」

郭長風道：「難道莊中丫鬟僕婦也看不出破綻？」

劉凱道：「除了少數貼身侍女，其餘的人，都不知道內情。」

郭長風道：「你們兩人已然已經完全替代了林元暉，爲什麼讓他住在莊中？」

劉凱道：「若依秦老爺子的意思，早想將林莊主遷往紅石堡居住了，無奈林百合不願意父親離開家，所以拖延下來，直到最近，才說服了林百合，將林莊主送往紅石堡了。」

郭長風道：「由誰護送？走幾天？」

劉凱道：「三天前，由郝寨主和應長老護送啓程的。」

郭長風道：「秦老爺子，居然沒有同去？」

劉凱道：「秦老爺子要留在襄陽主持大局，無法分身，所以重托了郝寨主和應長老。」

郭長風笑了笑，道：「眞不愧是位熱心的長者，劉兄將來打算娶妻成家的時候，最好也能找到這樣一位難得的丈人！」

信手一擲，將長刀插在桌上，接着道：「謝謝劉兄陪我聊了這麼久，時間不早，我要先走一步了，希望咱們下次見面還是好朋友。」

說完，「蓬」地一聲帶上鐵門，揚長而去。

劉凱恍如從閻羅殿檢回了一條命，抹抹額上冷汗，站起身來。

四名穴道被制的大漢也同時呼了一口氣，紛紛道：「劉爺，快替咱們解開穴道吧！」

劉凱一驚，道：「你們都還活着，剛才一直沒聽你們出聲，我還以爲你們已經遭了毒手？」

四名大漢道：「我們只是穴道被制住

，幸虧沒出聲，才未遭郭長風的毒手。」

劉凱點點頭，道：「那是你們僥倖，如果現在也不出聲，我只當你們已經死了，豈不就保住性命了麼？」

一面說着，一面拔出桌上長刀，緩步向四人走去。

四名大漢見他臉色不對，急道：「劉爺，你要幹什麼？」

劉凱獰笑道：「別担心，我會替你們解開穴道，佈置成奮戰而死的樣子，然後，再呈請堡主，頒給你們每人一面『忠貞殉職』的榮譽獎牌。」

四名大漢驚呼道：「劉爺——」

呼聲未落，刀光已像匹練般，飛捲而到……

他出刀之快，下手之狠，誰又相信不久前，他還是個跪地求饒的儒夫？

英雄也有忍辱偷生的時候，儒夫一樣會揮刀殺人，所不同的，只是時機互異而已。

× ×

郭長風回到客棧，時已近午，小強正心急如焚，在後院上房內團團亂轉。

一見郭長風，連忙迎着問道：「六哥，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可把人急死了，客棧夥計來敲過兩次門，我祗好裝睡不理，又不敢出去找你……」

郭長風笑道：「遇到一件意外，畧爲躭誤了一下，現在不是回來了麼？」

小強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

郭長風道：「說來話長，折騰了整整一夜，肚子實在餓了，我已經告訴夥計送吃的來，咱們先塡飽肚子再談吧。」

小強道：「等一會夥計看見我在這裏，是否不太方便？」

郭長風道：「沒有什麼不方便，這兒的夥計，不是受了黑衣少女的賄賂，就是寂寞山莊的眼綫，咱們的關係，反正已經算不得秘密了。」

正說着，一名夥計提着食盒走進來。

夥計將酒菜擺好，望着兩人露齒一笑，道：「原來二位早就認識？」

郭長風故意把眼睛一翻，道：「難道剛認識就不能一起吃飯了嗎？這是誰訂的規矩？」

夥計連忙道：「不，小的只是隨便問問……」

郭長風冷哼道：「多此一問！客人的事，用不着你多打聽。」

夥計喏喏連聲道：「是！是！是！」急忙收拾食盒，倉皇退去。

郭長風低笑道：「對付這種通風報信的小脚色，最好的辦法，就是別跟他嚕囌，趁早轟出去了事。」

接着，親自去關上院門，又用銀針將酒菜一一試過，証明無毒，才招呼小強道：「來吃吧！咱們邊吃邊談。」

小強詫道：「客棧酒菜也會有毒？」

郭長風道：「以前是不會，從現在開始，咱們必須處處小心，時時提防。」

小強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從前我是左右逢源，雙方都想爭取我，現在却變成猪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黑衣少女和寂寞山莊都恨我入骨，都希望早些除掉我。」

小強道：「黑衣少女是恨你不肯替她報仇，寂寞山莊又恨你什麼？」

郭長風道：「他們恨我不肯交出香羅帶。」

小強困惑地搖搖頭，道：「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郭長風微笑道：「讓我把昨夜的經過告訴你，你就懂了。」

於是一面吃喝，一面將夜間中計被困，以及脫身的經過，詳細述了一遍。

小強聽了，駭然道：「劉凱的話是眞的可靠嗎？」

郭長風道：「我相信他不會說假。」

小強道：「可是，十年前，黑衣少女還沒有向林元暉尋仇，秦天祥怎會未卜先知，預先在紅石堡秘密訓練三名替身？」

郭長風道：「這正是可疑之處，以我推測，不外兩種可能，一是秦天祥早已知道林元暉有這樣一個仇家，料定遲早必來尋仇，所以未雨綢繆，先作了準備；否則，就是秦天祥根本不知道結仇的事，他在堡中秘密訓練替身，並非爲了幇助林元暉，而是另有其他目的。」

小強道：「其他什麼目的呢？」

郭長風道：「這就很難說，譬如他想利用替身控制寂寞山莊？或者企圖假冒林元暉的名義，去做一件不光明的事？甚至像昨夜一樣，用替身詐取香羅帶……都可能是早有預謀安排。」

小強道：「他是林元暉的岳父，如果想叫林元暉爲他做什麼事，儘可直接吩咐，又何必用替身？」

郭長風道：「別忘了，林元暉已經神志失常，整天只知道躲在後院雕刻石像，未必能聽從他的吩咐辦事。」

小強沉吟道：「我總覺得，以秦天祥在武林中的聲譽地位，應該不會是那種陰險奸詐的小人。」

郭長風笑道：「那可說不定，有很多人聲譽和地位，就是用陰險奸詐的手段才得到的。」

小強道：「六哥認爲秦天祥是那種人嗎？」

郭長風道：「我還不能斷言他一定是，不是，除非讓我先瞭解香羅帶究竟有什麼珍貴的地方……」

說到這裏，又微微一笑，道：「不過，我對那些聲譽卓著的人物，始終不敢過于信任，因爲這世上僞君子實在太多。」

小強道：「那麼，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郭長風聳聳肩，道：「現在先喝酒，等酒足飯飽以後再想辦法。」

說完，舉杯猛灌，果然不再說話。

小強知道他正在籌思善策，也就沒有打擾他，自顧默默喝着悶酒。不多久，整罎酒已經涓滴無存，菜也一掃而空。

郭長風摸摸肚子，站起身來，說道：「一夜沒睡，眞有些困啦。」

小強道：「六哥是否想休息一會？」

郭長風道：「你也回房去睡一覺吧，趁現在養足精神，以後恐怕連睡覺的時間也不多了。」

小強忍不住問道：「六哥，你究竟想到應付的方法沒有？」

郭長風道：「別性急，船到橋頭自然直，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奇緣巧合，獲傳絕世神功，並得五位恩師把本身功力傳予給他，三月後，麥亮宇功成下山，首試功力，掌斃刦掠羣寇，結識歐陽映雪，又在誅除勾漏四惡之後，與南海長生島少島主梅仙結交，並獲知五位恩師中有三位原是長生島上代弟子。三人相見恨晚，遂義結金蘭，聽袂同闖江湖，探尋尹育純下落，一日，三人來至武昌，適值鐵筆秀士黎靖欽爲愛女飛鸞黎玉眉設擂擇婿，三人往觀熱鬧，見一粗漢躍上擂台，台上少女撤出倒勾軟帶，梅仙認出她是紅蝎女阮小珠——

含嗔施辣手 仗勢報私仇

梅仙猜的一點不錯，那紅衣少女正是南海「七星婆婆」的弟子「紅蝎女」阮小珠，平素縱橫南海一帶，是個有名的心狠手辣的女魔。

「紅蝎女」這外號，聽起來雖然頗爲惡毒刺耳，也很容易令人誤會她不是什麼正經女人，其實，她除了心狠手辣之外，尚稱頗能潔身自愛，并不爲非作歹，也沒什麼蕩踰不檢的惡行。

「紅蝎女」阮小珠芳齡雖已雙十有一，但迄尚是「小姑獨處」。

這次「鐵筆秀士」黎靖欽爲掌珠設擂擇婿，阮小珠聞聽消息之後，心念便不禁忽然一動，立刻將她自己的心意稟告「七星婆婆」獲得允許，從南海趕到「萬盛莊」來面見黎靖欽，請求黎靖欽特許她上台，借機選擇一位如意檀郎。

黎靖欽和「七星婆婆」雖然并無深交，却也是有過數面之緣的熟人。

碍於「七星婆婆」情面，黎靖欽答應了阮小珠的請求，不過，却有條件，也就是阮小珠必須拜在他膝下作爲義女才能上台。

因爲黎靖欽曾向武林同道宣佈過，擂台乃是爲愛女選擇佳婿而設，除他愛女以外，不准任何女子上台，以他「鐵筆秀士」威震江湖武林的聲望地位，他怎能出爾反爾，沒有名義的任由阮小珠上台，授人口實，落人話柄，如果拜在他的膝下，有着義女的名義，他再當衆宣佈說明一下，就沒有人能說什麼閒話了。

於是，阮小珠接受了這條件，拜在黎靖欽的膝下作了義女。

那身軀魁梧的黑衣大漢剛一躍落台上，一見「紅蝎女」阮小珠立自腰間抖出那麼一條滿是倒鈎芒刺，寒光閃閃的軟帶來，心中不禁一楞！

他本是個傻楞的渾漢，因爲從未見過這種外門兵刄，心中一楞之後，便即翻着一雙環眼，傻兮兮地望着阮小珠問道：「大妞兒，妳手裏拿的是個什麼玩意兒呀？我大小子眞還從沒見過呢。」

這渾漢的話，說來實在太已難聽，阮小珠心裏雖然氣得恨不得立刻伸手刮他兩個大嘴巴消消氣，但因見他一副傻楞楞的樣子，知道是個大渾人，心裏的氣便就不由地消去了一半。

她心裏的氣雖是消去了一半，但却仍然想給這個渾大漢一點苦頭吃吃。

於是，渾大漢的話聲一落，她立即杏目一瞪，粉臉兒沉寒地說道：「它名叫扯狗帶，傻小子你且嚐嚐它的滋味看看！」

話未落，玉手一抖，「蝎鈎奪命帶」帶起一股勁風，快如閃電地猛朝渾大漢的兩隻小腿上掃去。

渾大漢楞楞傻傻，想不到阮小珠出手這等快捷，待要騰足閃躲，如何來得及？那「蝎鈎奪命帶」已實實地掃在腿脛骨上，魁梧的身軀一幌，「砰！」地一聲，頓如倒塌下一座小山般地摔扒在台上。

渾大漢雙掌一按台板，跳起身子，翻着兩隻環眼，傻傻地問道：「大妞兒，妳的這是什麼招數呵？怎麼我大小子一個不

留神，就被你摔倒了？」

渾大漢這說話的雖是事實，但他話聲一落，台下四處却立刻暴起一片轟然大笑聲。

與敵動手，關乎生死榮辱，那有這樣向敵人問招的，這渾大漢眞可說是渾傻得出了色。

在阮小珠以爲這一招，她手底雖已留了情，但渾大漢多少必然得受點兒皮肉之傷，吃點兒苦頭。

可是，事情却出了她意外地，渾大漢雖然被她的「蝎鉤奪命帶」掃中腿脛骨，摔趴在台上，但却隨卽躍身站了起來，未受絲毫損傷。

阮小珠心中不禁頗爲詫異地暗忖道：「我這根『奪命帶』帶身滿是倒鉤芒刺，專破金鐘罩，鐵布衫，乃是橫練功夫的尅星，這渾大漢怎地竟能挨我一帶，絲毫無傷，這眞是怪事……」

她暗忖中，倏又杏眼一瞪，嬌喝道：「那一招名叫『黑狗吃屎』，傻小子，你再嚐嚐現在這一招『烏龜朝天』的滋味看看。」

話落勢動，玉手一抖，「蝎鉤奪命帶」猛向渾大漢的腿彎纏去！

渾大漢這次雖已留神提防，但是阮小珠出手如電，其勢太已快疾，他竟仍然未能閃躲得及，腿彎被纏，雙腿不由一軟，立又摔倒在台上。

這回是仰面摔倒，果眞是個「烏龜朝天」的姿式。

阮小珠這一帶出手回扯之間，手底雖然已加上了二成勁力，但是帶身鉤刺只扯破了渾大漢雙腿腿彎處的褲管，露出了兩隻粗黑的大毛腿，皮肉仍是夷然無碍，未受絲毫損傷。

此際，渾大漢只要使用一招「鯉魚打挺」，便可一躍而起，可是，他似乎不想站起來，摔倒後，竟然躺在台上不動了。

阮小珠這一帶已用上了八成勁力，見渾大漢摔倒後，皮肉仍是夷然無損，她心中已不止是詫異，而有些兒暗驚了。

心中暗驚歸暗驚，渾大漢躺在擂台上不起來，她自是不能任由他這麼躺下去，遂又嬌聲沉喝道：「傻小子，姑娘要不是看在你是個傻頭傻腦的渾人，今天要不叫你吃足苦頭絕不饒你，現在你快爬起來滾下台去吧，別躺在台上裝死了，否則惱得姑娘生了氣，可就別怪姑娘狠辣，一帶子要了你的命！」

渾大漢躺在台上，環眼一瞪，大聲說道：「大妞兒，妳臭美的什麼，大小子怎會怕妳，大小子只不過是不想站起來，又讓妳拿那個勞什子的帶子絆倒，太麻煩，不如甘脆躺着舒服舒服，讓妳好好的打一陣，等我大小子舒服好了，再起來教訓教訓妳，討妳做媳婦兒。」

說到這裏，兩隻蒲扇般大黑毛叢叢的巨掌，忽地往下襠地方一按，朝小珠傻兮兮地一笑又道：「大妞兒，大小弟可要先告訴妳，打是儘管由妳打，可不准妳使壞心眼兒，打我大小子下襠的致命地方。」

這話，何異是告訴阮小珠，打他全身任何地方他都不在乎，唯有下襠，乃是他一身橫練功夫的氣門致命所在，打不得。

普天之下，那有這樣渾傻的人，眞實是渾傻得離了譜兒了。

阮小珠是個姑娘家，這等渾言渾語，只聽得粉臉兒通紅，口中一聲嬌叱，蓮足猛地一跺，柳眉兒上挑，杏眼中倏現殺機，玉手一抖，「蝎鉤奪命帶」陡地揚起，寒光耀眼，勢疾凌厲的直朝渾大漢的下襠致命所在打落。

梅仙本是天生俠骨義腸之人，他一見阮小珠對一個渾楞漢子竟然驟施辣手，心中不由大爲不滿，立時揚聲朗喝道：「紅蝎女，休要妄下辣手，傷人性命！」

朗喝聲中，身形已經電射騰起，有如行空天馬般地一掠六丈開外，直朝擂台上射落。

身形未落，半空裏儒袖疾揮，拂出一股內家勁力直朝阮小珠手中那下擊的「蝎鉤奪命帶」拂擊過去。

「蝎鉤奪命帶」被梅仙拂出的內家勁力一擊，立時便向一旁蕩開，「叭！」的一聲暴響，實實的打落堅厚的擂台板上。

也就在這一聲暴響中，渾大漢似乎已經看出了阮小珠的那一帶在使壞心眼兒，想要他的命，立卽一式「鯉魚打挺」，已自躍身站了起來。

適時，梅仙的身形也已瀉落擂台上，神情瀟洒地岸然岳立。

阮小珠心中已起殺機，本想一帶要了這渾大漢的性命，不料竟然有人伸手多管閒事，以內家勁力，將她打下的「蝎鉤奪命帶」擊得向旁邊蕩開，救了渾大漢的一條命。

她芳心不由頓時大怒，振腕一抖，「蝎鉤奪命帶」再度揚起，正待猛朝來人砸去之時，那知她目光所及，玉手竟然情不自禁地疾地一收，撤回了「奪命帶」，瞪着一雙杏眼，望着梅仙發了怔！呆住了。

豈只是發了怔，呆住了，一顆芳心兒隨之起了激盪，「卜卜」地直跳個不停。

這時，任憑是誰，要是叫她和梅仙動手，用她手裏的「蝎鉤奪命帶」砸梅仙的話，就是殺了她，只怕她也不會肯的。

不！她不是不肯，而是狠不下那個心，也捨不得！

這是爲什麼？……

無他，因爲她一眼見到梅仙，便卽心跳神馳，芳心兒忽地起了從未有過的激盪與失措的感覺，顯然，她對梅仙已經是「一見鍾情」了。

這也難怪，她已經是芳齡雙十有一的少女，何況她這次又是爲找如意檀郞而來，見到梅仙這麼個俊逸瀟洒的少年郞，她芳心裏怎得不立刻「一見鍾情」？

那渾大漢站起身子，睜着一雙環眼，傻楞楞望着梅仙問道：「嗨，俊小子，你是來帮大小子的忙的麼？」

梅仙知他是個天生傻楞的渾漢，聞言遂朝他微笑地點點頭說道：「大小子，你這一場我替你接下了，你下去吧。」

渾大漢翻翻環眼道：「俊小子，你行嗎？」

梅仙笑笑道：「大小子，我要是不行，你再上來好了。」

渾大漢傻楞地點頭一笑道：「俊小子，你的心眼兒不壞，我大小子就聽你的話，把大妞兒讓給你了。」

說罷，轉身躍下了擂台。

梅仙乃是個聰明絕頂之人，他目睹阮小珠望着他發呆發怔的那副神情，已知她是爲了什麼，於是便朝她微微一笑，道：「阮姑娘……」

他這裏一聲「阮姑娘」才出口，西客台上突然有人揚聲說道：「紫衫小子，道爺們正在找你，想不到竟在這裏遇上了，眞巧！」

話聲中，立見西客台上騰起七條人影，掠空飛射，縱落擂台上。

這七人全是清一色的青布道袍，背後斜揹長劍，劍靶上飄盪着杏黃色的劍穗，年約五旬開外的道士。

梅仙雖然沒有見過這七個道人，但從七人的形象上已知是名震當今武林的「青城七子」。

阮小珠一見「青城七子」一齊縱上擂台來，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七位道長上台何事？」

「青城七子」之首，玄智子雙目如電地掃視了梅仙一眼，轉向阮小珠問道：「阮姑娘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阮小珠詫異地微一搖頭，說道：「不知道。」

玄智子臉色神情倏然一肅，說道：「他就是最近年來名震兩廣武林的『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

阮小珠口中方自發出一聲驚「呵」，梅仙已朗聲一笑，笑道：「不錯，小生正是紫衫客，道長尋找小生有何見教？」

玄智子哈哈一笑道：「見教這兩個字不敢當，不過貧道等七人，此次奉本派掌門令諭，下山尋找施主索討一筆債務。」

「索討債務？」梅仙淡淡地道：「索討債務，乃商人之事，小生既非生意買賣之人，而道長等又都是三清門中之士，都非商人，我們之間，何來什麼債務？小生實在不解得很。」

他語聲清朗，說時神定氣閒，儀態悠然，神情瀟洒從容至極。

「紅蝎女」阮小珠耳聞他這等既風趣而又意含譏諷之語，心中不禁暗暗直發笑，幾乎忍不住要失笑出聲。

玄智子臉色忽地一寒，道：「紫衫客，你休要賣弄口舌之利，大丈夫應該敢作敢當，今天既被貧道遇上了，你想裝糊塗，也不能了事。」

梅仙神情瀟洒地淡然一笑，道：「道長要怎樣才能了事？」

玄智子沉聲道：「要你替本門弟子償命。」

梅仙道：「必須償命麼？」

玄智子口中一聲冷哼，道：「不錯，你非得償命不可！」

梅仙星目一眨，問道：「道長可知貴門下那位弟子他是因何而死的麼？」

玄智子搖頭道：「貧道不知。」

梅仙語音冷凝地道：「他犯了出家人的首戒，萬惡之首的那一個字，道長明白了麼？」

出家人首戒是「色」，萬惡之首的那一個字是個「淫」字。

梅仙這麼一說，玄智子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那個死於梅仙手下的弟子，他是犯了「淫色」之戒。

青城派名列當今武林七大門派之一，門下弟子出了「淫色」不屑之徒，可是件有辱門派聲譽之事。

因此，玄智子臉色微微一變！冷笑道：「紫衫客，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休想含血噴人，藉此理由不替本門弟子償命，解脫你自已辣手殺人的罪行！」

梅仙道：「這麼說，道長是不相信小生之言了？」

玄智子道：「本派規戒素嚴，門下弟子也都是遵守清規極知自愛之人，貧道爲何要相信你所言，相信你這片面之詞？」

梅仙冷聲道：「道長是要小生提出證據麼？」

玄智子搖頭道：「不必，你提不提出證據，結果都將是一樣。」

梅仙眨眨星目問道：「道長這話怎麼解？」

玄智子道：「本派有本派的規戒，本派弟子在江湖上果眞有不屑的行爲，該由本派尊長按照門規處置，無須外人越俎代庖。」

梅仙冷冷地道：「道長可知江湖淫徒，人人皆可遇而誅之殺之。」

玄智子道：「那只是你的說法，但是本派弟子却絕不容許外人擅自殺害！」

梅仙道：「如此說來，不論貴派門下那位弟子是不是犯了淫色之戒，該不該殺，也不論事實如何，小生都必須替他償命了？」

玄智子冷然一點頭，說道：「凡擅自殺害本派弟子者，如不是有意輕視本派，便是存心與本派爲敵，本派就一定要其償命！」

梅仙神色淡漠地道：「小生不願償命，道長又將奈何？」

玄智子倏地冷聲一笑，道：「你聽說過『青城七子』之名麼？」

梅仙目光一瞥七人，冷凝地一笑道：「就是你們七位？」

「哼！」玄智子口中剛自輕哼了一聲，忽然覺得對方的語氣中似乎含着輕視的意味，雙目立時倏然一瞪，道：「你敢是瞧不起貧道等『七子』？」

梅仙道：「不敢，不敢，青城七子，名震江湖，無一不是當今一流高手，小生何人，焉敢那麼狂妄瞧不起七位，道長太言重了。」

他嘴裏說着「不敢」，但是話音一落，臉色神情却是不屑的揚聲哈哈一笑。

就在此際，驀見一白一青兩條人影，身法奇快如電般地掠上了擂台。

白影是氣宇英挺的少年，青影是長髮披肩，肩後斜揹着一柄古劍，黛眉美目的絕色少女。

不用說，他二人正是麥亮宇和歐陽映雪。

青城七子一見他二人突於此際掠上擂台來，全都不由眉頭微微一皺。

玄智子目光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眼，望着麥亮宇，問道：「二位少施主，上台何事？」

麥亮宇隨口答道：「打擂呀，你們七位呢？」

玄智子道：「貧道等是……」

不待玄智子的話說完，麥亮宇立卽輕聲一笑，飛快地接口道：「在下明白了，

你們七位是面清心不清，耐不住做道士的清苦生活，想脫去道袍，跳出三清教門，還俗討老婆，是不是？」

這幾句話，實在够損，够挖苦人的。

青城七子臉色不禁勃然齊變，玄智子倏然瞪目沉聲叱道：「大胆孺子，竟敢出口傷人，實在無禮放肆，本該予以嚴懲，念你年輕無知，饒恕你這一回，現在你趕快滾下擂台，走吧！」

麥亮宇淡淡地道：「老道士，不是就不是，你那麼兇幹嗎？」

玄智子臉色一寒，喝道：「小鬼，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人門下？」

麥亮宇反問道：「你呢？」

玄智子道：「青城七子。」

麥亮宇臉容神色，突然一正，朗聲說道：「我們是『寰宇三英』，你聽說過沒有？」

玄智子搖頭道：「沒有。」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現在你不是已經聽說了。」

玄智子雙目一瞪，精芒電射地道：「小鬼，你究竟想幹什麼？」

麥亮宇道：「在下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打擂。」

玄智子冷冷地，說道：「你暫時先下去吧。」

麥亮宇搖了搖頭，道：「在下還沒有打擂呢。」

玄智子怒聲說道：「你再不下去，可就別怪貧道要出手攆你下去了。」

麥亮宇淡然輕嘿一哂，說道：「你成嗎？」

玄智子雙眉微微一軒，道：「成不成，貧道出手時你就知道了。」

麥亮宇淡然點頭道：「你這話倒也是實情。」

話音一落，驀地揚聲哈哈大笑地朗聲說道：「想不到名震江漢武林的『鐵筆秀士』黎靖欽擺設的擂台，竟也有人敢上台搗亂，霸着擂台，不讓人打擂，而主人居然也裝作視而未見，不聞不問，不知道是震懾於青城七子的威名，怕事？還是只是浪得虛名？」

這番話，說得極盡譏諷、挖苦、挑撥之能事，只聽得東客枱上的「鐵筆秀士」黎靖欽父女等人，全都不禁臉色勃變！

青城七子的臉上，也都是個個變貌變色。

的確，以「鐵筆秀士」黎靖欽在江漢武林道上的聲譽威名，青城七子於此際一齊縱上擂台向紫衫客尋仇之舉，何異是瞧不起他「鐵筆秀士」，有存心搗亂擂台秩序規章之嫌。

這種事，關係着「鐵筆秀士」的面子聲威，「鐵筆秀士」他爲何不出面阻止？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原因也就是就在「鐵筆秀士」想要出面阻止時，心中意念恰巧忽然一動，遂乃沒有阻止。

那意念也就是他一見梅仙那俊秀出塵的儀容，心裏便立刻認爲這個紫衫少年美書生，正是他理想的東床人選，與愛女相配，正是一雙璧人，天生的一對佳偶。

雖然，當時黎靖欽已經看出梅仙神清氣爽，精華內蘊，是個身懷極高功力的內家高手，但並不知道就是最近年來轟傳兩廣江湖的「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

及至青城七子掠上擂台，說出梅仙的名號後，黎靖欽心中雖也微微吃了一驚，但却更加的不想出面阻止了。

因爲他想藉此機會，看看這位名震兩廣江湖，少年俊彥的一身所學功力，順便看看他的招式家數出自何門何派？然後再行出面調處，化解他和青城派的仇怨，將他招爲坦腹東床。

在黎靖欽心裏認爲，以他在武林中的聲譽面子，以他和青城派的交情，只要他適時出面調處，諒來青城七子決不好意思不賣他的情面。

是以他才沒有立刻出面阻止青城七子的尋仇，坐在東客台上未動。

那料，想不到半途裏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白衣少年的人品氣宇雖也頗爲英挺不俗，但是那副嬉笑的神態，不但沒有把青城七子放在眼內，並且出言無狀，話鋒尖刻損人，竟連他「鐵筆秀士」也挖苦上了。

黎靖欽爲人素性雖然沉着，修養頗深，但是當着武林黑白兩道，各方江湖豪雄之前，麥亮宇這種挖苦，譏諷的話，他如何能忍受得了。

麥亮宇話未說完，黎靖欽他已經氣得鬚眉怒張，雙目暴瞪，精光電射，猛地站起身子，一聲大喝道：「孺子住口！」

喝聲中，身形已騰空電射地掠落擂台上，緊隨其後，「女飛衞」黎玉眉也跟着掠空射落。

麥亮宇抬眼注目，冷聲問道：「閣下是誰？」

顯然，他這是明知故問。

他雖然從未見過「鐵筆秀士」黎靖欽和「女飛衞」黎玉眉，其實他心中已知是黎靖欽父女無疑。

黎靖欽寒聲說道：「老夫就是此地主人。」

「哦。」麥亮宇神色淡漠地道：「閣下原來就是黎靖欽。」

黎靖欽瞪目喝道：「孺子胆子不小，你是何人門下？」

麥亮宇道：「我師父門下。」

這是什麼話？與沒說沒答，有什麼兩樣。

黎靖欽雙眉一軒又垂，道：「你師父是什麼人？」

麥亮宇道：「武林人。」

這話，答得和前一句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和沒答沒說還是一樣。

黎靖欽怒聲道：「小子，你這算是人話麼？」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道：「閣下，我這不但是人話，而且全是實話。」

黎靖欽對麥亮宇的這種答話，他心中雖是氣怒至極，恨不得立刻出手一掌將麥亮宇打得吐血扒在枱上爬不起來，以消心中的氣怒，但是以他在武林中的聲譽身份，當着各方江湖豪雄之前，他又實在有些兒不便冒然出手。

因此，他只好忍着氣怒地，怒聲說道：「小子，你答說的這是什麼實話？有道理麼？」

「當然有。」麥亮宇淡淡地道：「我

請問閣下，你問什麼我便應該答什麼，對不對？」

黎靖欽點頭道：「不錯，事實也理該如此。」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那麼我根據閣下所問，答說我是我師父門下，我師父是武林人，這有何不對？」

黎靖欽眉鋒微微一皺，道：「你爲何不答說出令師的名號？」

麥亮宇道：「閣下問了麼？」

這話不錯，有道理，黎靖欽他並沒有問。

於是，黎靖欽不禁有點兒語窒地暗吸了口氣，道：「好，老夫請問令師尊姓大名，號諱？」

麥亮宇搖頭道：「抱歉，對閣下此問，目前我是不便也不願奉告。」

黎靖欽臉色倏地一寒，道：「小子，你是上擂台來找麻煩，搗亂的麼？」

麥亮宇道：「閣下認爲是麼？」

黎靖欽冷冷地道：「不是，你立刻下擂台去吧。」

麥亮宇道：「我不下去便如何？」

黎靖欽沉聲說道：「老夫無可奈何，只好動手用强，迫你下去了。」

話落，突然抬手一掌猛朝麥亮宇胸窩拍出，叱喝道：「下去！」

他這一掌已經用上了八成功力，麥亮宇如被拍中，雖然內功深厚，也必承受不起，被掌力震傷內腑，落個吐血當場。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挑，正要挺掌迎上，却是心念倏然一動，閃身避開了黎靖欽的掌力，朗聲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黎靖欽臉色沉寒地喝道：「小子你有什麼話說？」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黎靖欽，你好意思麼？」

黎靖欽不由愕然一怔！道：「什麼好意思？」

麥亮宇道：「你爲何用重手法打我的心胸要害？」

黎靖欽冷聲說道：「你小子搗亂擂台，出言無狀，詬罵老夫，老夫要看看你有多大的道行，竟敢這樣目中無人，要好好的代你師父教訓教訓你！」

麥亮宇突然朗聲哈哈一笑，道：「黎靖欽，當着各方武林豪雄，你說這話不嫌强詞奪理？不覺害臊麼？」

黎靖欽喝道：「小子，老夫怎樣强詞奪理？如何奪理？今天你若說不個理由來，就休怪老夫手下狠辣絕情，廢了你！」

麥亮宇淡淡地，一哂道：「我說出理由呢？」

黎靖欽畧一沉吟道：「只要你說的眞有理由，老夫便自認理屈向你道歉。」

麥亮宇星目一凝，說道：「你這話算數？」

黎靖欽雙眉微微一軒，說道：「老夫名滿江漢，望重武林，豈是那言而無信之人。」

麥亮宇接道：「這麼說，你是『言出如山不移』了！」

黎靖欽道：「不錯。」

「好！」

麥亮宇口中說了一聲「好」字後，臉色神情忽地一肅，抱拳拱手朝東西兩邊客台和台下作了一個環揖，朗聲說道：「各位武林前輩同道，黎大俠的話，各位想必都已經聽清楚了，請恕在下斗胆，煩請各位爲在下和黎大俠雙方做個見證。」

麥亮宇這一手，實在够高明，够厲害的。

黎靖欽怎樣也意料不到，他聞言之下，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暗忖道：「這小子好厲害，看來不僅一身所學不俗，而且機智絕倫，如果……」

他成名江湖數十年，經閱兩皆深廣，爲人做事也向極穩練持重，他心中雖是陡然一驚，在暗忖間，但面上神色是絲毫不變，沉聲喝道：「小子，說你的理由吧，只要你說得眞有理由，衆目昭然，老夫無話可說，定當向你道歉。」

麥亮宇微微一笑，隨卽臉容神情一正，朗聲說道：「黎靖欽，你請聽清楚了，第一，所謂『搗亂擂台』，那應該是『青城七子』，第二，『青城七子』搗亂擋台，你身爲主人竟而視若未見，不聞不問，在下實在看不過去，乃才上台，依情據理直言，詞意雖然有點不大中聽，但那決無侮罵之意，用意無非是在激使你出面阻止『青城七子』的尋仇，並維持你在武林中的聲譽、威名，免得擂台就此中止，掃却各位武林朋友，遠道跋踄趕來此間的目的興趣！」

這時，東西兩邊客台上以及台下的一衆江湖豪雄，全都鴉雀無聲的靜靜地聽着麥亮宇的「理由」，聽完之後，幾乎沒有一人心中不在暗讚麥亮宇的心智高明，會說話，衷心佩服非常。

當然，麥亮宇的這番「理由」，說來雖然頭頭是道，實情實理，但也決非無詞可駁。

黎靖欽微一沉思，說道：「青城派與老夫素有交往，他們七位均係老夫的嘉賓，他們此刻上台尋仇雖有不對，但是老夫可並不認爲他們有輕視老夫與『搗亂』擂台之意。」

麥亮宇神色淡漠地，一哂道：「你既然這麼認爲，在下自是不便和你多費唇舌，枉作爭執，不過，在下却有個問題，向你請敎。」

黎靖欽道：「什麼問題？」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在下請問這『擂台』是爲何而設？」

黎靖欽冷冷地道：「老夫早已公諸天下武林，這何須問得。」

麥亮宇道：「閣下爲令媛設擂選擇乘龍快婿，這『擂台』乃是一場大喜的『喜擂』，對不對？」

黎靖欽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如此我再請敎，在這『喜擂』擂台上，閣下容許人尋仇拚鬥麼？」

黎靖欽道：「這雖然不容許，但是老夫事前因未想到這一點，對此並未作何宣佈規定。」

麥亮宇星目眨動地說道：「事前未想到，未能作何規定宣佈於前，這當然不能够怪你，可是，事情既已發生，按理，你應該立刻出面阻止彌補於後，才是道理，你爲何……」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新・圖

龍潭劍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闖出黑龍會所設十劍陣後，爲山腹石道中的機關所困，與公孫相、丁嶠失去連絡，凌君毅在山腹地道中左奔右突，遇傷重垂死的百花帮護法蔡良，說主人由此甬道出去，凌君毅循甬道追出，遇一老者，把他引領至一石室，那老者自稱是黑龍會主凌長風手下，名榮敬宗，他由凌君毅腰懸驪龍辟毒珠及凌君毅施出飛龍三劍招式上，認出凌君毅的身世，乃向凌君毅說出黑龍會的秘密，原爲反清復明砥柱，因老會主逝世，新會主凌長風爲現在會主韓占魁出賣的經過詳情——

****

夜探黑龍潭　參悟玄功劍

凌君毅道：「當時先父如何呢？」

榮敬宗道：「當時大家只當他酒後狂言，發的牢騷，但這是大逆不道，觸犯會中禁律，會主自然不容他再發謬論，立即起身叱道：『韓堂主，你大概喝醉了，你知道你說了什麼？還不快快住口？』

「韓占魁仰天大笑道：『凌長風，你少在韓爺面前擺會主的威風，你不妨睜眼瞧瞧，你們這些叛逆，一個也休想逃得出去。』

「會主聽的勃然大怒，喝道：『韓占魁，你瘋了，你說這些大逆不道的話，按本會律條，你該八刀分屍！』

「韓占魁神色不變，也大聲道：『凌長風，按大清皇律，你們這些叛逆，都得凌遲處死，罪滅九族。』他說到這裏，突然把手中酒杯，往地上摔去。

「這是『擲杯爲號』，這一刹那，日月廳四面八道暗門中，同時湧出十數名清廷派來的鷹爪。」

凌君毅道：「黑龍會精英，全在廳上，除非他們使用霸道暗器，這十數名鷹爪，何難一擧殲滅？」

榮敬宗牙齒咬的格格作响，沉痛的道：「鷹爪們並未使用暗器，日月廳上，也沒有搏鬥，連一絲抵抗也沒有，就讓他們反剪雙手，一個個縛上了繩子。」

凌君毅凜然道：「大家都中了毒！」

榮敬宗黯然一嘆，道：「韓占魁在黃雄酒中，下了『軟骨丹』，每個人都失去了抵抗之力……」

凌君毅急着問道：「先父呢？」

榮敬宗目含淚水，說道：「老朽那時就担任黑龍潭總管，並未在場，這是事後聽人

說的，會主眼看大勢已去，嚼舌自盡，壯烈成仁。」

凌君毅熱淚奪眶而出，撲的跪倒地下，嗆聲道：「爹，孩兒一定要手誅姓韓的惡賊，替你老人家報仇。」

榮敬宗拭着老淚，說道：「公子不必傷心，等你黑龍潭回來，自可手刄親仇，諒那姓韓的惡賊，也逃不到那裏去。」

凌君毅站起身子，忽然關切的道：「老伯，家母如何逃出去的呢？」

榮敬宗道：「這也是天意，令堂那時已經有了身孕，終日嘔吐，並未與會，那些鷹爪又忙着接管本會三堂，而且各處都有零星的抵抗，令堂得到事變的消息，從一處祕道逃出，等到他們發覺，已經不見令堂的蹤影了。」

凌君毅道：「姓韓的老賊既然出賣了黑龍會，怎會又當起黑龍會的會主來了呢？」

榮敬宗道：「他出賣黑龍會，對清廷立了一件大功，如今已是四品頂戴的侍衞營領班，仍令他兼黑龍會會主，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

凌君毅奇道：「這會是什麼陰謀呢？」

榮敬宗端起茶碗，輕輕喝了一口，說道：「這和老朽，和公子，都有關連。」

凌君毅聽的奇怪，口中不覺「噢」了一聲。

榮敬宗續道：「二十年前，大江南北，所有接受長公主節制，反清復明的組織，不是遭清廷破獲，便是消聲匿迹，再無動靜，只有黑龍會佔地理上的優勢，仍然屹立江湖，當時可以說已是最後的一個組織了。清廷要他繼續主持黑龍會，目的就在藉此可以陸續發現還有些什麼人，仍在反抗，他們要把大明朝的孤臣孽子，一個個找出來，不能放過一粒反抗他們的種子，留在土裏……」

他越說越激動，緊握着拳頭，朝自己左手掌心，狠狠的擊了一下。

凌君毅心中暗道：「這和他和我，有什麼關連呢？」

榮敬宗續道：「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和黑龍潭有關……」

凌君毅聽他一再提起黑龍潭，而且方才還說清廷派姓韓的老賊主持黑龍會，和他及自己有着關連，現在又說和黑龍潭有關，由此推想，莫非黑龍潭有什麼事，和自己有關了。

榮敬宗不待他追問，接着說道：「老朽當日被擒之時，因老朽和令尊平日私交極深之故，一直被囚禁達一年之久，後來老朽得知令堂帶了『驪龍珠』逃出，他們始終沒有找到下落，因此，老朽覺得必須繼續活下去，而且必須仍然弄到黑龍潭總管，才能有等到公子重來的一天，老朽不得不恬顏投降，而且透露了一個極大的機密給他們，作爲進身之階……」

凌君毅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不知老怕透露給他們的是什麼機密？」

榮敬宗笑了笑道：「這機密除了令堂，只有老朽一個人知道，那就是黑龍潭底下，

原是老會主在開鑿山腹甬道時，無意中發現的一座洞府，留有重陽眞人武功壁畫，後來長公主巡視本會，認爲這座洞府十分隱秘，因此就把各門各派參與太陽教的教友名册，移藏到這裏來，老會主深感責任重大，商請神算子設計，在洞府之上，引來毒泉，開鑿了一個深潭，就是現在黑龍潭。」

凌君毅怫然道：「老伯把這個機密，洩漏給淸廷，豈不等於出賣了長公主手創的太陽教全數教友？」

榮敬宗微微一笑道：「公子責備的極是，但老朽若不說出這個機密，就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也得不到黑龍潭總管這個差事，焉能够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等到公子？」

凌君毅依然憤然地道：「老伯犧牲了無數太陽教友，就是等到了小姪，又有何用？」

榮敬宗含笑道：「老朽也是在太陽神前，立下重誓的教友，豈會出賣全體教友？而且，此事關係數萬人的性命，眞要讓他們得去，老朽就成爲了萬死莫贖的罪人了。」

凌君毅道：「老伯不是已經告訴了他們麼？」

榮敬宗笑道：「老朽方才說過，老會主請神算子設計，引入毒泉，已把這座洞府，沉入潭底，潭水深達二十丈，一滴毒汁，立可置人於死地，二十丈深的潭水，就是天上神仙，也下不去。」

凌君毅聽到這裏，口中不覺「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他明白什麼呢？

那就是黑龍會，百花幫，爲什麼一直都在千方百計的尋求「毒汁」解藥？

不用說，黑龍會的目的，是要取到「太陽教教友名册」。

至於百花幫的太上，自然不是爲了這份名册，那是志在重陽眞人遺留下來的武功。

由此看來，百花幫的太上，果然就是昔年出走的如花——老會主的親生女兒。

榮敬宗手捋蒼髯，問道：「公子明白了什麼？」

凌君毅道：「黑龍會刼持四川唐門唐老莊主，嶺南溫家溫老莊主，少林藥王殿主持樂山大師和龍眠山莊祝莊主四人，脅迫他們研究『毒汁』解藥，就是爲了潛入潭底，去取名册了。」

榮敬宗點頭道：「不錯，但他們却忽畧了一點，那就是令堂爲什麼要帶走『驪龍珠』。」

凌君毅道：「驪龍珠，能够解潭水之毒。」

榮敬宗笑道：「令堂沒把全部經過，告訴公子，無怪公子也不知道了。」

凌君毅瞠目說道：「難道還另有秘密麼？」

榮敬宗道：「驪龍珠果然能解天下奇毒，但它另一功能，就是入水不濡，俗稱分水珠的是也。」

說到這裏，目注凌君毅，又道：「公子現在總該知道老朽忍辱偸生，在這裏等候公子是爲了什麼了？」

凌君毅道：「老伯是要小姪潛下黑龍潭洞府中去麼？」

榮敬宗神情忽然變的十分嚴肅，說道：「不錯，公子此行，有兩件重大任務，第一，你要報殺父之仇，非把重陽眞人遺留的一套劍法學全不可，因爲韓占魁自小由老會主扶養長大，老會主傾囊傳授，令堂會的，他自然也會，『飛龍三劍』，在功力上，他比你深厚得多，只有學會全套劍法，方可尅制。」

凌君毅應了聲「是」。

榮敬宗接着又說道：「第二，你必須把收藏石室中的『太陽教名册』，予以毀去。」

凌君毅抬目說道：「老伯要我毀去名册？」

榮敬宗道：「不錯，這份名册，已是數十年以前之物，當時長公主連絡各門各派，準備舉事，但時至今日，不但韃虜氣勢正盛，而且各地太陽教友的組織，多半瓦解，這份名册，本已失去價值，但若被淸廷鷹爪得去，大江南北許多義民，均將受到株連，留着實是禍根，只有把它毀去，才能消敉一場殺刼。」

凌君毅起身道：「小姪謹遵吩咐，只不知黑龍潭如何走法？」

榮敬宗道：」公子請坐，黑龍潭經神算子精心設計，就是有了『驪龍珠』，不知啓閉之法，如何進得去？離開此室，咱們就不能再說話了，因此老朽還得把此中機括，詳加說明才行。」

隨着話聲，探手從大袖中取出一張陳舊的羊皮紙來，在矮几上攤開，一手指着圖上，說道：「此潭週圍二十四丈，北首峭壁上，有一龍頭，毒泉就是從龍口流出，晝夜不息，你須以『壁虎功』從龍頭下面垂直下去直達潭底，好在有『驪龍珠』照明，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精鋼鐵環，就以雙手握環，再以少林『大力金剛手法』，盡力拉起，此時龍頭流泉，自會停止，潭水即由八處洞穴，流入潭底另一蓄水池中，水位立即由二十丈降至五丈左右，潭心石礁，露出水面，你就可放開鐵環，躍登石礁之上，仍以『大力金剛手』捧起礁上一塊圓形巨石，下面就是通向洞府的秘徑……」

凌君毅道：「龍頭流水停止，潭水水位往下降，賊黨不會發覺麼？」

榮敬宗撚鬚笑道：「問得好，黑龍潭深處斷峽之間，每夜子時一過，就起濃霧，四更到五更這段時間，對面不見人影，要直到天色大亮，才漸漸消散，雖有輪値的人，也都在峽谷之外，不虞被人發現，老朽所以要讓你看淸這張地形圖，你必須緊記黑龍潭的位置。」

凌君毅點頭道：「小侄記下了。」

榮敬宗道：「那很好。」

取過羊皮紙，雙手連搓幾搓，立時碎成粉末，洒落一地。

凌君毅吃驚道：「老伯，怎麼把它毀了？」

榮敬宗歎了口氣，說道：「公子已經來了，此圖已無存留的必要，還是毀去的好。」

一面又從懷中取出一條寸許長雕刻精細的金色鯉魚，鄭重遞交給凌君毅手中，說道：「這是黑龍會兩件最機密的東西之

一，『驪龍珠』由會主掌管，這條金魚，則由黑龍潭總管保管，魚腹之內，藏的就是潭底洞府啓閉之鑰，所幸此事只有會主和黑龍潭總管兩人知道，老朽保管了二十年，從未看過，至於如何開啓，那就只有會主一人知道，老朽也不得而知，公子只有進入秘道之後，到時看情形而定，老朽就無法預測了。」

凌君毅接到手中，但覺這條金色鯉魚份量極輕，魚身魚尾，都能活動，金鱗閃爍，極似一尾活魚，手工精巧之極。

榮敬宗站起身道：「好，現在已快近四更，咱們可以走了。」

凌君毅跟着站起。

榮敬宗一揮手，熄去了几上燈火，走到石榻右側，身形半俯，雙掌搭在石榻上，徐徐向左推去。

只要看他推的姿勢，這石榻一定相當沉重，同時也聽到地底傳來了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

榮敬宗回頭道：「這是老朽模倣神算子在各處安裝的機括，自倣的一道暗門，雖然笨重一點，但却絕不會被人瞧出破綻來……」

說話之時，石榻已經推開了四五尺光景，但他還在繼續推去。

地上已經有一方石板，隨着他繼續推動之勢，緩緩豎起，露出了一個方形的地穴。

凌君毅說道：「這是老伯自己一個人做的？」

榮敬宗已經停住，笑了笑道：「當然，老朽手下，雖有十二名劍手，但除了那丫頭小桃，沒有一個是老朽的心腹，光是這條秘道，足足化了老朽十年睡眠時間，才完成的。」

十年，每天晚上不眠不休，才完成了這條秘道，此老的毅力，就足以感人。

榮敬宗從身邊取出一個精巧的火筒，當先朝地穴中跨了下去，口中說道：「老朽替公子引路。」

「察」的一聲，打亮了火筒，拾級而下。

凌君毅跟着他跨進地穴，走了十來級，地勢稍寬。

榮敬宗把手中火筒交給了凌君毅，才轉過身去，原來石壁上裝着一個鐵輪，他雙手緊握鐵輪，緩緩轉動。

看去依然十分吃力。

鐵輪轉動，壁間隨着响起沉重的軋軋之聲，頭頂石板，已經緩緩闔下。

榮敬宗還是沒有停手，繼續轉動，凌君毅知道他正在把石榻恢復原狀。

榮敬宗少說也轉了二三十轉，才行停手。一面笑道：「這機括做的十分笨重，比起神算子來，眞是相去天壤，但老朽還相當滿意，一個對機括埋伏，一竅不通的我，居然能憑着雙手，也做成了一道暗門了。」

凌君毅點頭道：「有志者事竟成，老伯一個人完成這條秘道，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榮敬宗目中隱含淚光，說道：「老朽等的就是今天，等的就是你，老朽二十年前，就堅信你一定會來的，才着手開闢這條秘道的。」

凌君毅感動的道：「老伯苦心孤詣，這份厚誼，使小侄沒齒難忘。」

榮敬宗道：「老朽日夜所盼望的，就是公子進入潭底，毀去太陽教名册，使江湖各門各派，能够保住基業，散居大江南北的孤臣孽子，能够保住身家性命，只要太陽教的種子，埋在他們心裏，終有一天，會掀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還我大好河山的日子，這是老朽最大的心願。再就是幫助公子，除去姓韓的惡賊，替會主報雪血仇，老朽忍辱偸生了二十年，這兩大心願一了，就是死也瞑目了。」

這到這裏，口中低喝道：「公子小心，前面有塊巨石，當心碰頭。」

這條路，是他雙手開闢出來的，當然沒有其他通道那樣平整。

不但脚下高低不平，就是頭頂，也時常有巨石突出，必須彎腰低頭，才能通行，但這些不用榮敬宗囑咐，凌君毅也可看得清楚。

兩人一前一後，足足走了一盞熱茶工夫，已經到了盡頭處，一道石壁，擋住去路。

榮敬宗脚下一停，又把火筒交到凌君毅手中，火光照處，前面石壁上又有一個海碗大的鐵輪。

榮敬宗雙手緊握鐵輪，緩緩朝外推去，口中說道：「從這裏下去，約有四五丈高，落到實地，就是黑龍潭的左首，方才老朽說的，你都記住了？」

凌君毅道：「小侄記住了。」

榮敬宗用力一推，一塊圓形大石，應手朝外推出，石壁間登時開了一個圓形洞穴，好像窗戶一般。

原來那鐵輪上繫着一條鐵鍊，石塊推出，有鐵鍊繫住，不致下落。

榮敬宗道：「好，你可以下去了，但務必在天亮之前上來，就是說，你在潭底洞府中，只有一個更次的時間，可以停留，老朽自會在潭邊接應。」

凌君毅道：「小侄記住了。」

說完，身形一縮，匍匐着鑽出洞穴，果見洞外一片黑濛濛的濃霧，什麼也看不見。

當下緩緩吸了口氣，躍身朝下飄落。

只聽上面傳來榮敬宗極細的聲音，說：「公子小心行事，老朽祝你成功。」

凌君毅已在石室中，看過黑龍潭的地形位置圖，不然，落到這樣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保管你寸步難行。

因爲落身之處，已在潭邊石梗之上，只要往前跨出一步，就會一個蹈空，跌進黑龍潭去。

本來他腰間佩着「驪龍珠」，就是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照到一丈左右，但濃霧就像黑雲一樣，它可以遮住淸光千里的皓月。

「驪龍珠」到了這裏，就像螢火一樣，最多只能照到一二尺遠近。

凌君毅其實用不着多看，他心中早已有了黑龍潭位置的概念，因此畧一定神，就沿着石壁，朝右首行去。

黑霧雖濃，但只能遮住你的視綫，從石壁龍頭口中流出來的毒泉，水聲淙淙，霧最濃最黑，還是遮不斷的。

凌君毅細聽水聲，已經只有七八丈距

離，自然倍加小心。

正行之間，突覺脚下凌空，已經踏不到石梗。

他早有準備，以背貼壁，這一脚蹈空，身形並未下落，立卽施展「壁虎功」，繼續沿着石壁向右遊行過去。

不大工夫，便已遊到龍頭下面，他自然看不到龍頭，只聽滔滔水聲，從頭頂倒瀉而下，落入潭中。

「就是這地方了！」

念轉頭，人已隨着朝下疾落。

轉眼之間，已經下降了七八丈左右，但覺水聲盈耳。

敢情已快到水面，凝目瞧去，黑霧迷濛，根本看不清眼前景物！

好在身上沾不到水漬，索性施展「千斤墜」，身子往下直沉。

這一下身形疾降，差不多又下落了十來丈深，說也奇怪，身上依然沒有沾到潭水。

但聽淙淙水聲，已從上面傳來，分明自己已經鑽入水中！

心中暗暗讚道：「驪龍珠果然是人間奇珍，入水不濡！」

時間寶貴，一時那還躭擱，微微吸了口氣，繼續往下疾降，他身法何等快速，不過是轉過念頭的時間，已覺脚底踏到了實地。

站定身子，再凝目瞧去，這回，這裏已經沒有濛濛濃霧，但見四外一片漆黑，人在水中，衣衫雖沒浸濕，但水勢蕩漾，支不住身軀微微晃動。

「驪龍珠」到了這漆黑如墨的水底，珠光反而在霧中明亮的多，幾乎可以照澈一丈左右。

這大概是物有生尅，「驪龍珠」正好是毒泉的尅星吧！

凌君毅無暇多想，急忙低下頭去，仔細審視四周，果見離自己七八尺遠近，有一個黑沉沉的圓形東西，敢情那就是鐵環無疑！

心頭一喜，急忙舉步走去，他目光凝視，依稀看到自己走過之處，比墨還黑的潭水，隨着自己行動，緩緩分開，身子也有輕微的晃動之感。

到得近前，再一細看，那圓形東西，果然是海碗大小的一個鐵環。

當下毫不猶豫的俯下身去，默運「大力金剛心法」，雙手握住鐵環，緩緩朝上拉起。

你別小看了小小一個鐵環，居然重逾千斤，要是你沒練過「金剛心法」，休想拉的動它。

凌君毅突然心頭一動，暗自忖道：「師傅教自己練『金剛心法』之時，曾經說過：你別以爲這三年枯坐練禪，是一件苦事，日後你非它不可，莫非師傅早就知道自己會有黑龍潭之行？」

「不錯，自己父親也是少林寺出身，還是掌門方丈開諦大師推薦給外祖父的，那麼在派到黑龍會來的時候，也許早已就內定自己父親繼承會主的了，因爲不是少林弟子，不會練過『金剛心法』的人，就無法拉動這個鐵環……」

他在思忖之際，但聽潭底四處响起一陣「嘩」「嘩」流水之聲，四週水勢，也起了一陣急劇的旋動。

從水聲估計，至少也有七八處地方，像開了水閘一般，急劇往下注去。

四外壓力，也在逐漸加重，證明潭中水位，正在急劇下降。

凌君毅施展「金剛心法」，雙手緊握鐵環，潭水雖起了巨大的漩渦，但他依然淵停嶽峙，有如中流砥柱一般，屹立原地不動。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嘩」「嘩」水聲，漸漸小了下來，四外漩渦，也逐漸停止，壓力也自行消失，潭中又恢復平靜。

凌君毅心知已是時候，立卽緩緩放下鐵環，直起身來，舉步筆直走去。

他記得圖中所畫的那座石礁，是在黑龍潭的正中央。

黑龍潭週圍二十四丈，那麼不論從那一個方向，距離石礁，都是十二丈，自己只要走到十二丈處，就是石礁了。

人在水底，走的自然不快，但他默默計算着步數，還不到十丈左右，就已看到潭底亂石崢嶸，一座小山，矗立潭心。

凌君毅不加思索，脚尖在亂石上點動，轉眼之間，便已登上礁石。

人一離開水面，四外又是一片濃重的霧氣，看不清景物。

這座礁石，愈到上面愈小，立足之處，不過一丈方圓，凌君毅很快就找到那塊圓形巨石。

那好像半個石球，覆在礁石中央，大約有兩尺見方。

凌君毅走近圓石，依然默運「金剛心法」，雙手捧住石球，緩緩朝上提起。

這半圓形的石球，本已無處着手，加上長年浸在水中，包了一層泥漿，更是滑的無處着力。

凌君毅功運十指，緊緊捧着石球，盡力上提，才算把石球提了起來。

原來這是一個滾圓的石球，有一半嵌在礁石之上，好像生了根一般，底下有着極大拉力，緊緊拉着不放。

但等他提到離地一尺左右，拉力忽然消失，石球自動的朝上升起。

凌君毅凝目看去，原來石球底下，連着一根兒臂粗鐵桿，此時已不需自己用力，鐵桿自動把石球頂了起來。

石球底下，露出一個圓形的石穴，望去黑越越的，深不見底。

凌君毅舉足跨入石穴，才看清下面有一道狹窄的石級，循壁而下。

這洞穴僅容一個人的身子進去，你無法低下頭去看下面的情形，只好任由雙脚循着石級走去。

這樣垂直走了四五十級之多，忽然斜斜轉起圈來，凌君毅只覺這道石級，已經由垂直而下，變成盤着石壁而行！

而且這圈子似乎轉的相當大。

他暗自估計，自己像是環着一個圓形的巨大石室而下，這圓形石室，少說也有十數丈方圓。

不大工夫，石級已到盡頭，舉目望去，自己站在一條寬敞的走廊之上。

這走廊果然也是圓的。

自己推測的一點沒錯，圓形的走廊，果然環繞着一座圓形石室！

圓形的石室，壁間有着一道漆了朱紅的石門。

石門自然緊緊閉着。

他走了幾步，發覺圓形石室，不止一道門戶，而且同樣漆着朱紅。

石室既是圓形，相距不過三丈，就發現了兩道朱門，由此推想，這條圓形的走廊上，就應該不止只有兩道朱門了。

自己該從那一道朱門進去呢？

他不禁想去榮敬宗說過：黑龍潭總管掌管的是一條金魚，會主保管的是「驪龍珠」，除了會主，沒有人知道洞府如何開啓。

他沒有到裏面來過，自然不知道這裏會有許多門戶，也更不知道該從何門而入了。

再看附近一道朱門，關閉的甚是嚴密，並無鑰匙孔，那麼榮老伯交給自己的金魚，如何開啓呢？

心念轉動，立卽探手入懷，摸出金魚，仔細察看了一陣。

覺得這條金色鯉魚，非金非銀，非銅非鐵，拿在手上，頭尾活動，簡直和活的一般，但除了製作精巧之外，實在看不出有何異處？榮敬宗說它腹中藏有開啓石門之鑰，但不知如何才能把石門之鑰取出？他反覆諦視，實在想不出從那裏可以把魚腹弄開？

他雙手捉住活動的頭尾，正在忠索這閃閃金光的魚鱗，那一片上裝着開啓的機括？但就在此時，他捉住魚頭的右手，手指無意之間，觸到魚目，耳中但聽「嗒」的一聲。

這聲音自然十分輕微，但凌君毅已然聽到，不，他目光一瞥，已然看到金色鯉魚口中，吐出一小截金色細管。

心不心禁一喜，急忙伸出兩個指頭，小心翼翼的捏住金色細管，緩緩的抽了出來。

這金色細管，只有半寸來長，入手甚輕，還沒細看，金色細管管身忽然自動裂開，中間藏着一個極細的紙捲。

凌君毅緩緩攤開紙捲，也不過半寸見方，薄得似絹非絹，上面畫着一個八卦。

每個卦的底下，均有一行細字注解，字細有如髮絲，但寫的十分工整，一筆不苟。

凌君毅凝足目力，才看清楚每一個卦，原來是一道門，共分「天」、「地」、「風」、「雲」、「飛龍」、「武翼」、「鳥翔」、「蜿盤」八門。

這八道門戶，又有「休」、「生」、「傷」、「杜」、「死」、「驚」、「景」、「開」之別，只有「休」、「開」、「生」三門爲吉，其餘皆屬凶門。

出入也有一定的路綫，須由「開」門入，「生」門出，如果走錯門戶，只要不是凶門，雖無驚險，也一樣要被困在裏面，走不出來，須得熟諳門戶陣勢的人，才能把你引出。

凌君毅心中暗道：「自己差幸沒有魯莽行事，方才如果看到門戶，就推門進去，就非失陷在裏面不可了。」

再看圖上注釋，「開」門在西北方向，「生」門在東北方向，他把這兩道門戶，緊記在心，依然將絲絹重新捲好，放入金管之中，然後用手指撳住魚目，魚口自開，把金色細管從口中放入，手指一鬆，但聽「嗒」的一聲輕响，魚口果然重又闔起。

凌君毅心中暗暗讚歎：「這尾金色鯉魚，當眞精巧的巧奪天工，敢情也是出於神算子之手。」

他收好金魚，就按照圖上的記載，舉步朝走廊上行去。

這圓形石室的八道朱門，雖是一個模樣，門上也沒有任何記號，使人分不清那是「生」門？那是「死」門，尤其在地底石窟之中，也分不清東西南北的方向。

他是根據圖上所畫的那道石級盡頭，是南方「景」門，順着次序，從南往東，再由東往北，自然就是西北「開」門。

他心中默默數到第六道門戶（經過的五道門戶，是離、巽、震、艮、坎五卦，卽南方景門、東南杜門、東方傷門、東北生門、北方休門）。

現在他已經走到西北「開」門的門前，毫不猶豫的伸手推去。

兩扇朱紅石門，居然應手而啓。

凌君毅舉步走入，本來他目能夜視，黑暗之中，也可辨物，此時藉着珠光，舉目打量這石門之內，只是一條丈許寬的夾道，兩邊是清水磚牆，連地下也鋪着水磨方磚。

除此以外，別無一物。

這甬道只有四五丈遠近，盡頭處是一道清水磚牆，牆上又是一扇青色的門戶，自己還未行近，青門已經呀然開啓。

凌君毅脚下未停，門戶已然自行開啓，他就走了進去。

等他跨進門戶，青門又自行闔起。

凌君毅當然不在乎青門闔起，因爲自己進來之後，原本就是不從這道門戶出去了。

但當他進入門內之後，不由得一楞！

因爲在他想來，這道門內，必是老會主發現的，重陽眞人遺留武功壁畫的石室無疑。

那知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間兩丈方圓的圓形石室，除了四週同樣有八扇門戶，中間放着一人來高的一隻古色銅鼎，就再也沒有旁的東西。

凌君毅心頭暗暗嘀咕，忖道：「這裏根本不是榮敬宗說的洞府，莫非自己走錯了門戶？」

他心中疑念一生，脚下自然也停了下來。

就在此時，他忽然發現放在中央的古銅鼎，竟然自行在緩緩轉動。

凌君毅已知道這裏是神算子所建造，八道門戶，各有不同的機關，不然，自己進入「開」門之後，那道青門就不會自動啓閉。

由此推想，自從自己踏進「開」門之後，就已經觸發了機關，那麼這座古銅鼎的自動旋轉，也並不稀奇。

他經過冷靜的思考，索性站着不動，靜觀其變。

只見古銅鼎轉動了一回，忽然緩緩朝地下沉去，露出了一個圓形的洞窟。

凌君毅心中一動，忖道：「莫非那座洞府，就在洞窟之下？」

一念及此，正待舉步走去，忽然暗道：「不對，自己下去之後，如果再回上來，這間圓形石室，一共有八個門戶，四壁連同門上畫的都是雲彩，如何分辨得出那一扇是『生』門？萬一走錯了門戶，再也休想出得去了。」

想到這裏，立時暗暗計算，自己站立之處，背後這道是「開」門，出去該走「生」門，那是自己左首第二個門戶。

當下摸摸身上，還有三個從鐵網上摘下來的倒刺，這就取了一個，放到地上，作爲標記，然後舉步朝中央洞窟行去。

走近洞穴，探首往下望去，窟窿中空洞洞的沒有石級，而且黝黑如墨，任你凝足目力，也看不見洞內的景物。

凌君毅不敢魯莽從事，先摘下懸掛腰際的「驪龍珠」，伸手探入，珠光照處，已可看清那是一間不過兩丈許見方的石室，地方不大。

本來在窟窿上的那座古銅鼎，如今已經端端正正放在石室中央，從窟窿到地面，不過二丈高下。

這就雙脚先下，穿洞而入，他爲謹愼計，身子落下之際，快到古銅鼎上面，立即朝旁側飄飛開去。

他手托「驪龍珠」，站定身子，舉目打量，這間石室，畧呈長方，上首和左右兩堵石壁上，果然都有雕刻的壁畫，上首壁下，有一個青石蒲團，和一張青石的長案，案上放着一隻檀木小箱，敢情就是「太陽教名册」，另外還有一個白銅燭台，和點剩的半枝蠟燭。

案前不遠，就是那座古銅鼎，此外別無他物，對面一堵石壁上，本來是一道門戶，現在已用青石封死。

凌君毅畧一盤算，因時光有限，自己第一件事，應該先毀去名册爲主，剩下的時間，再去揣摩壁上的武功劍法，能學多少，就算多少。

主意打定，就舉步走近石案，取出火種，點燃起蠟燭。

然後移過檀木箱，擰開銅鎖，打開箱蓋，原來這一尺來高的木箱，共有二層，上層只是淺淺的一個木格，放着一卷手抄本，上書「太陽庵心法」五個楷書。

凌君毅心中一動，暗道：「這大概是長公主手錄的秘本了。」

心念轉動之際，忍不住伸手去翻，只見第一頁載的是「太陽神功」，接下去是「太陽指」，「太陽護法八式」，一共只有薄薄的十來頁，字跡娟秀，還有許多圖形和硃批。

凌君毅心中暗想：「這是長公主研創的武功，自然不能毀去了。」

這就把它摺好，收入懷中。

端起木格，下面一共是三本厚厚的名册，上書「大明中興太陽教教友名册」字樣。

凌君毅隨手翻了幾頁，發現上面有少林，武當，華山，六合，八卦等門派，和天理教，大刀會，洞庭帮等帮會，以及黃山萬家，四川唐門等江湖世家。

凌君毅看的暗暗嘆息，從這名册上看來，長公主爲了復國，奔走江湖，幾乎已經網羅了武林黑白兩道中人，依然不能成事，那只能說是天數使然了！

榮敬宗說的不錯，這三本名册，如果落入清廷之手，固然這中間已有不少人物故；但他們子孫，仍然會受到株連，一旦事發，牽連之廣，會有多少人因此蒙上叛逆罪名處死。

他不再多看，把三大本名册放在石案上，然後默運功力，雙掌緩緩按了上去。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才仰首吁氣，收回雙掌，隨手一拍，三大本名册，已經變成了一堆碎紙屑，洒落一地。

兩件任務，如今已完成了一件，現在該自己練習壁間重陽眞人遺留的武功了。

心中想着，不覺越過石案，走近上首石壁，凝目看去。

這一座丈許寬的石壁，刻的是一道裝老人垂目靜坐的姿勢，從他泥丸宮中，幻化出三個姿勢各異，足踏雲彩的道人，神態栩栩如生！

在盤膝趺坐的老道人左首，題着四句贊語：

「大道無名，
聚氣成形，
功參造化，
一炁三清。」

這刻的是「老子一炁化三清」。

凌君毅凝立壁前，看着看着，心頭若有所悟，只覺這幅「老子一炁化三清」，似是道家的上乘練氣功夫。

他把這幅圖像，牢牢記在心裏，然後又朝左壁走去。

這堵石壁，畧呈長方，從右到左，一共有六個使劍的圖像，騰躍劈刺，神態生動。

最前面的三個圖像，正是「飛龍三劍」，只是壁上並無圖解文字，也沒有招式的名稱，敢情「神龍出雲」，「龍戰於野」等招名，是外祖父（老會主）取的了。

他從第一圖，一直看到第六圖，每一個圖形，都凝神諦視，仔細的思索着劍路如何發展，一面以指代劍，緩緩的劃着。

凌君毅本是絕頂聰明的人，何況十年練劍，在劍術上已有極深的造詣，對家傳的「飛龍三劍」，更是練得十分純熟，這壁上圖像，是接着前面三式，連續發展下去的，他自能從「飛龍三劍」的劍路，很快的領悟。

看完左壁六幅圖像，再朝右壁上首走去。

右壁同樣刻着六幅使劍的圖像；但這裏和左壁畧有不同的，是第七幅到第九幅，還是劈刺飛躍的圖像；從第十幅到十二幅，却是懷抱長劍，盤膝趺坐的坐像，而且姿態如一，看不出有何出奇之處？

凌君毅大畧的看了一遍，然後從第七式起，逐一仔細揣摩，直到第九式爲止。

因爲前面六式劍路，他心中已經有了概念，這三式劍法，自然很快就能領悟其中訣要。

但從第十式起，後面的三個坐式，看了又看，始終無法看懂，到底有何奧妙？

凌君毅看了一陣，實在參悟不透劍中玄機，只得暫時放棄，先把前面九式，逐一加以連貫，用心揣摩了一陣，就取出身邊短劍，從第一式起，按圖演練了一遍。

當然，最前面的三式，他自小就練得滾瓜爛熟，從第四式到第九式，一式比一

式繁複；但他對劍法原有相當造詣，除了初次練習，猶感生疏，等反覆練過幾遍之後，雖然未能得心應手，大致已可記住。

這六式劍法，至少也化去了大半個時辰，眼看時間不多，要想把它一口氣練熟，自然極不可能。

只是心中對最後三個坐勢，總覺其中必有深意，自己出去之後，不可能再來，平白放過，未免可惜。

這就收起寶劍，重又走近石壁，凝神一志，細心觀看；但任你把前面九式，如何連貫，研求再三，總是無法和這三式串連起來。

好像這三個坐式，和前面的九招，毫不相干，簡直找不出半點端倪。

越是如此，凌君毅覺得這三個坐式，必然另具奇奧，只可惜自己學識太淺，一時無法領悟玄機。

心中暗道：「自己縱無法參悟，何不把這個坐式，一一記下，他日遇上師傅之時，再向他老人家請教。」

一念及此，就不再去思索劍路變化，强行索解，只是凝注目力，把三個完全一模一樣的坐式看了再看，默默記在心裏。

這一仔細比較，才畧微看出第一個坐式，衣摺皺紋畧淺，第二個坐式，衣摺皺紋較深，而第三坐式，雙目微睁，似是凝注着豎立的劍尖之上。

三個坐式，只有這麼一個點不同，若非仔細比較，自然極易忽畧過去。

如今業已全部記下，不用再停留了。

他整了整衣衫，恭恭敬敬的朝石案跪下，拜了幾拜，心中默默地向重陽眞人通誠禱告了一番，叩謝自己學了壁間遺留的劍法。

然後站起身來，吹熄燭火，雙足輕輕一點，縱身從洞窟中穿出。

回到上面圓形石室，俯身從地上拾起那個倒刺，收入懷中，舉步朝左首第二扇門戶走去。

就在他走到石門還有三步光景，石門已經自動開啓，耳中同時聽到地底傳來一陣軋軋之聲。

凌君毅心中忖道：「自己方才還在奇怪，那座古銅鼎何以並未復原？原來要等自己走近『生』門，等到此門開啓，那就表示進入洞府之人，已經離開，這陣軋軋之聲，自然是古銅鼎開始往上升起，恢復原狀了，這位神算子，設計之巧，當眞鬼斧神工，奪天地造化之妙！」

心中想着，無暇回頭去看，就舉步跨出石門，行不幾步，但聽「砰」然一聲，那道石門，已經自行闔起。

門外自然也是一條水磨青磚的夾道，和自己進去的「開」門裏面，完全相同。

他由「開」門入，「生」門出，這是最安全的路綫，當然不會觸動埋伏，有什麼驚險。

走完夾道，推門而出，便已踏上走廊，他仍循來時的原路，回到南方「景」門，廊外就是石級。

兩件任務，均已圓滿完成，心頭自然十分輕鬆，隨着石級，盤旋而上，走的極快，不消多時，就已到了石級盡頭。

但見出口處，一根鐵棍，上面連着十個石球，下面連接在一方巨石之上，似半支撑着石球，使外面的人無法開啓一般。

凌君毅進來之時，是用力捧起石球，由鐵棍頂着石球朝上升起，才露出入口的，此時出去，自然也得把石球托起，才能出去。

心念轉動，立即功運雙臂，雙掌托着石球，朝上舉起。

那知用盡力氣，半個石球，嵌在出口的石窟上，就像生了根一般，一動不動。

心中不由暗暗奇怪，他自從進入黃龍洞，經歷了許多門戶，也增長了不少經驗，心知凡是裝置了機括的門戶，決非人力所能開啓。

既然石球無法托起，想來必有開啓的樞鈕。

心念轉動，目光也跟着朝左右石壁上打量。

這一瞧，果見右首壁上，有一個海碗大的鐵環，心頭不禁大喜，暗道：「大概就是這個了。」

雙手握住鐵環，用力一拉，但聽水聲「嘩」「嘩」，隱約傳了進來。

凌君毅心中暗道：「是了，自己進來之時，潭水已經退到只有五丈來深，大概石球恢復原狀之後，水位也已恢復了原狀，這時，自己要從這裏出去，自然也得先讓潭水降低，礁石露出水面，才能打開石球，否則潭水豈不要灌進石窟裏來了。」

心中想着，也就耐心等候。

「嘩」「嘩」水聲，盈耳不絕，約莫過了頓飯時光，水聲方停，頂着石球的鐵棍，果然自動朝上頂起，石球緩緩上升，露出一個洞穴。

凌君毅那敢怠慢，雙足一點，一個人疾快的穿洞而出。

× ×

黑龍潭週圍二十四丈，是處於四面峭壁夾峙的一道絕壑。

此刻四更已過，五更不到，天色在黎明之前，是一段最黑暗的時候。

黑龍潭上，籠罩着一片迷濛的黑霧，當眞伸手不見五指，對面看不清人影。

潭的西南首，有一條彎彎曲曲的鳥道，蜿蜒而上，通向兩山之間的一個缺口。那就是黑龍潭的唯一出口。

這時正有一道人影，起落如飛，朝黑龍潭入口疾掠而來。

此人身法之快，幾乎像是鷹隼掠空，流星穿雲，尤其正當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更是令人難以發覺！

但就當這人奔行而來，快要掠到山口之際，還是被人發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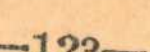
但聽一聲沉喝：「什麼人？」

谷口同時閃出兩條人影，一左一右，攔住了那人去路。

天色暗得對面方分不清人面，所能看到的只是兩個黑幢幢的人影。

不用說，這兩人身上，準是穿了一身黑衣，甚至連他們手上的兩支長劍，也同樣烏黑無光。可是來人，也同樣穿着一身黑衣，而且連臉上都蒙黑紗，看去也只是黑幢幢的一個人影。兩個黑衣人喝聲出口，面蒙黑紗的人影已經到了他們面前，口中一言不發，揮手之間，陡然疾飛起一支長劍，寒芒一閃，洒出一片森森劍光，分向兩人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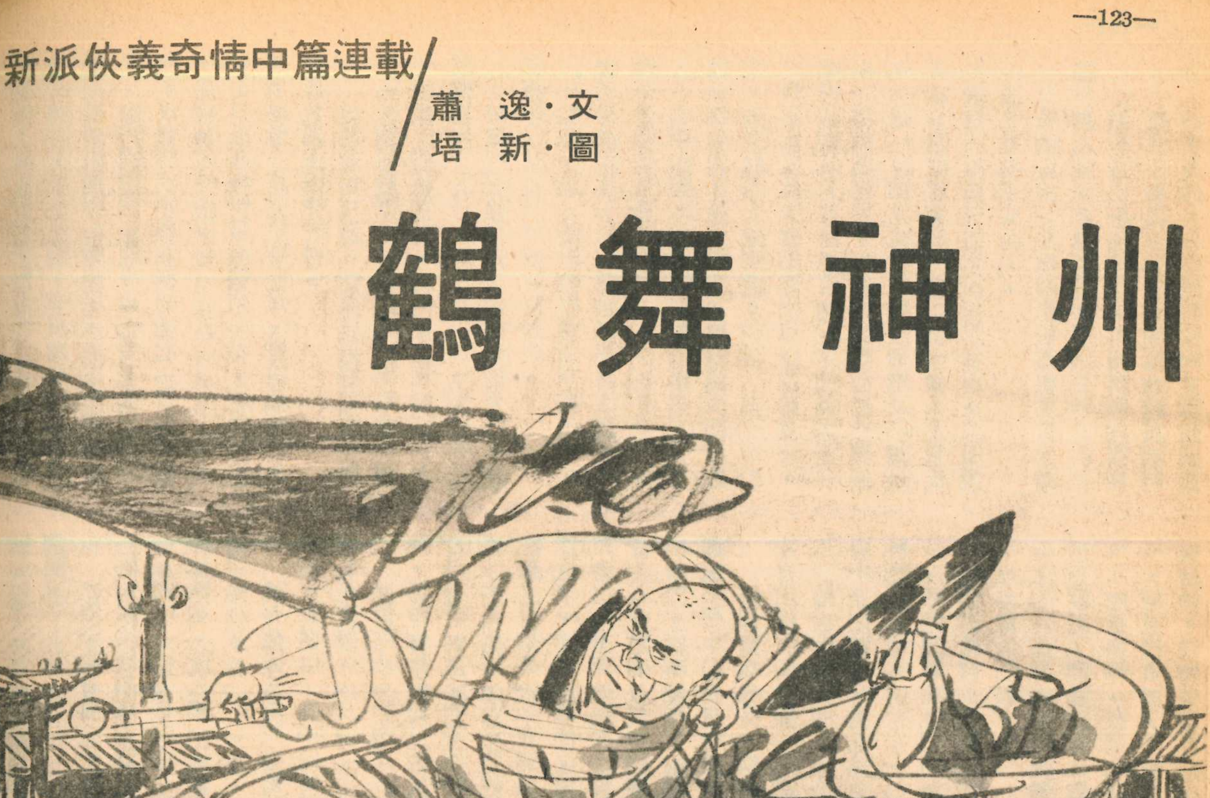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鶴舞神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笠原一鶴與老狸祝三立，夜探皇宮，驚動宮中衞士，兩人分散，祝三立不知去向，笠原一鶴爲宮中錦衣衞所圍，迫得說出此行目的及身份，終獲機朝拜皇帝，呈上貢物。笠原一鶴完成使命返回朝陽寺，涵一和尚外出，留下一信，說明笠原一鶴身世，笠原一鶴閱後遵囑，留居寺中。老狸祝三立受涵一和尚之托，往皇宮盜竊翡翠梨，數次潛進皇宮，均無功而退，最後一次，被衞士發覺，祝三立欲逃無路，終爲西方野佛所擒，西方野佛用羅漢籤射進祝三立之前身十三處穴道，令祝三立痛得全身毛孔大張——

神僧無名動　野佛終生殘

金銀喇嘛各自走前祝三立兩邊，二人每人伸出了一隻手，按在祝三立一隻耳上，二掌向當中一湊，猛地向外一拔。

老狸祝三立在昏迷中，就如同耳上响了一聲焦雷也似，頓時大吼了一聲，醒了過來。當他驚慌的坐起來，認清了眼前的一切之後，不由長嘆了一聲，頓時閉上了眸子。西方野佛嘿嘿一笑道：「老頭兒，你已被本教擒在手中，還是聽話一點的好，我看你一身功夫不錯，死了不値得！」

說着狂笑了一聲，又道：「本教體上天好生之德，只要你說出了實話，我就饒你不死！」

祝三立嘻嘻一笑道：「老喇嘛，你少放屁，祝三爺平日大陣大排塲見得多了，你這一套玩藝兒又能嚇唬誰呀？」

上元吉太冷笑道：「你要敢無禮，就要你命！」

祝三立由不住狂笑了一聲，道：「閻王叫人三更死，誰能留人到五更？請吧！」

說着把頸子一伸，嘻嘻笑道：「快，乾脆一點！」

西方野佛見狀不由氣得臉色一陣發青，他身邊，那個高大的金喇嘛，不由「嗆！」一聲，撤出了一口厚背紫金刀，道：「殺了他——」

西方野佛搖了搖手，以目制止他，冷冷一笑，道：「老頭兒，你來此是想行刺皇上麼？你的胆子可眞是不小哇！」

祝三立嘻嘻一笑道：「皇帝老兒與我無寃無仇，我又刺他作甚？」

上元吉太不由暗暗一驚，因爲對方竟然以這種口吻來談論聖上，只此一樁，可就構成是殺人的罪。

當時他微微一笑道：「老小子，算你有胆子！」

說着他站了起來，道：「我知道你們中原武林中人，嘴皮子硬，看樣子不給你一點厲害，你是不會說實話了！」

說着，他回頭對銀喇嘛怒聲道：「你去把爲師的『羅漢籤』拿來！」

銀喇嘛答應了一聲：「是！」轉身就走。

上元吉太獰笑了一聲道：「祝老頭，我看你還是說實話的好，是誰叫你來的？來此做什麼？」

祝三立閉目不言，可是內心却是叫不迭的苦，暗忖道：「老和尚呀，老和尚，你可把我給害苦了！」

這時那銀喇嘛已回來，他手上捧着一個木匣子，西方野佛接過了這個木匣，冷冷一笑道：「老賊，你先來看！」

說着把木匣打了開來，只見匣內裝着一束竹籤，每一支都有尺許長短。

這種竹籤，削磨得極爲尖銳，一頭有寸許長的白色鳥羽，另一頭却是尖細成鈎狀。這還不說，在這竹籤身上，還有着許多凸出的倒刺每一根也都差不多有寸許長短。

祝三立一眼望去，肚裏也明白了多半，不由暗暗嘆息了一聲，自語道：「好毒的東西，我老頭子這一把骨頭，可是經不住他這麼擺制我！」

當下忍不住冷冷一笑道：「老喇嘛，你要怎麼樣，你給我一刀，我謝謝你，可是你要是零着這麼制我，我祝三立可要罵你祖宗八代了！」

西方野佛方自冷笑，聞言不由怔了一下，桀桀有聲的笑道：「原來你就是老狸祝三立呀，哈哈！」

祝三立瞪目說道：「祝三立有什麼好笑。」

西方野佛步下位來，道：「莫怪你有一身好功夫——」

說着，冷冷一笑，目視着祝三立道：「祝三立，不管你是天大的英雄，在本教羅漢籤下，你也得討饒，我看你還是實話實說吧！」

他說着，順手拿出了一根，在祝三立眼前弄着，一面冷冷的道：「你可看清楚了，這是一十三根竹籤，本教要挿在你正面十三處穴道之內。」

祝三立不由咬了一下牙，道：「除非你要了我的命，否則，我豈能與你干休？」

西方野佛玩着手上的竹籤道：「這還不說，這籤上的倒刺，我都餵過了藥，中在人身上麻癢不堪，非大笑不能解癢……」

說到此，他又獰笑道：「可是一笑觸動了竹上的倒尖，又痛澈心肺，那味兒可不好受……」

他說着，一支竹籤輕輕的放在祝三立肩上，哼了一聲道：「怎麼樣？老狐狸，要嚐一嚐麼？」

祝三立聽到此，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他目光一轉，冷笑道：「老喇嘛，你不要這

麼嚇唬我，我老頭子並不是怕你，不過也犯不着受這個罪就是了！」

西方野佛不由嘻嘻一笑，道：「這就好了，老頭兒，你總算想明白了！」

說着，他把手上的「羅漢籤」放入匣中，回身走到椅子旁邊坐了下來，冷冷的道：「你來此是做什麼？有幾個人？」

祝三立冷冷道：「實在告訴你吧，我們聽說有個日本人住在宮裏，那日本人與我祝三立有不解的深仇，我是想暗中結果了他，不想你這老喇嘛多事……」

才說到此，西方野佛冷冷一笑道：「你不要騙……」

祝三立冷笑道：「那一個騙你，信不信由你！」

西方野佛冷笑道：「不錯，是有這麼一件事情，我問你那日本武士叫什麼名字，你知不知道？」

祝三立抬了一下眼皮道：「叫笠原一鶴！」

西方野佛鼻中哼了一聲，道：「你是想搶他的寶物是不是？」

祝三立冷冷一笑，道：「我要他的命，而不是要他的寶貝！」

西方野佛嘿嘿一笑道：「祝三立你說漏嘴了，現在江湖上，那一個不在談這件事，你還想瞞我不成？」

祝三立陰森森的一笑，道：「老喇嘛，你說這話，就太令人好笑了，我要是想要他的東西，什麼時候下不了手？却要等他來到了宮內，這不是太可笑了？」

西方野佛怔了一下，怒道：「你到底是什麼打算？」

祝三立冷笑道：「就是這個打算！」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森森的一笑道：「很好，我也不怕你不說實話，這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說到此打開了匣子，祝三立不由咬了一下牙，道：「老喇嘛你要是這麼折磨我，只怕你的命活不了太久了，自有人會來取你的性命！」

西方野佛不由哈哈大笑道：「這就對了，我是知道你有朋友的，祝老頭，看看你的造化吧，你朋友要是把你救走了，算你的命好，要不然，你也就認了命吧！」

說到此，他忽地對金銀喇嘛沉聲道：「你二人去把這老兒兩隻手上的鐵鍊拉緊，爲師我這就給他上籤！」

金銀二喇嘛答了一聲：「是！」

他二人雙雙縱身過去，分站在了祝三立左右，祝三立冷笑了一聲，雙手霍地向回一收，說道：「老喇嘛，你何不自己來呢？」

金銀喇嘛大吼了一聲，雙雙伸手向着他雙手上的鐵鍊之上拉去！

可是祝三立早已有備在先，要使這兩個喇嘛吃點苦頭，容得兩個喇嘛雙手伸進未着的當兒。

祝三立霍地一聲大吼，道：「你們也配！」

他那雙事先縮回的手，驀地向外一翻，帶着他手腕上的一雙鐵鍊子，嘩啦！的一聲大響。

兩股鐵鍊，就像是兩條怪蛇也似的，驀地向外一分，正正的擦在了金銀二喇嘛的前胸之上。

以祝三立這種超人的內力，雖是在傷難之中，却也是可觀。

就聽得兩個喇嘛，各自發出了一聲大吼。

二人幾乎是同樣的勢子，全都向後跟蹌而退，各自「哇！」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

西方野佛見狀大驚，大吼了一聲：「你二人退下！」

他忽地撲向二人身後，各自向他們背後擊了一掌。

這是一種力道的反作用，果然甚爲有效。

只見金銀二喇嘛，面色一紅，俱都倒了下去。

幾個宮娥都嚇得尖叫了起來，上元吉太眼見二愛徒，受了如此重傷，不禁痛穿心肺，當時重重的跺了一下腳，對身邊的幾個宮娥道：「你們輕輕的把他二人抬到床上，不可翻過身子，更不要驚動了他們，待我一會去治療！」

幾個宮娥答應着，把金銀兩個喇嘛抬了進去。

容他們走後，西方野佛不由慘笑道：「祝老頭，算你厲害，居然在你家佛爺眼皮子底下，尚敢傷人？」

說到此，他獰笑道：「不過，你這麼作，只有給你自己招來更大的痛苦！」

祝三立此時也豁出去了，閱言狂笑道：「你祝三爺，就這麼一身骨頭，你看着辦吧！」

西方野佛倏地身形一掠，到了他近前，猛地一把操住了他左手的鐵鍊子。

這位大喇嘛，雙手之上施出了千斤的大力量，霍地向後一帶。

祝三立瘦小疲乏的身子，兩日夜未曾進食，自是難以担當對方如此巨力。

當時不由得整個身子，被他拉得向前一栽。

可是他不愧是老狐狸，雖在絕處，却也沒有忘記借機傷人。

就在他身子爲西方野佛一衝的當兒，這位老狐狸左手向外一翻，隨在他左腕上的鍊子「嘩啦！」的一聲，直向着西方野佛的面門上打來。

西方野佛一聲狂笑，只見他用右手所拉的鍊子，向外一翻。

兩股鐵鍊交擊之下，發出了「啷噹！」的一聲。

祝三立就覺得右臂一陣酸痛，整個的一隻右臂，在西方野佛的一拉之下，似乎都要脫臼而下。

同時之間，西方野佛右手翻動之間，已點中了他的「肩井穴」道。

祝三立只覺得全身一麻，頓時就不動了。

西方野佛哈哈一笑，道：「祝老頭，現在，你可得由着你家佛爺擺制了！」

說到此，猛地轉身一縱，已至座前，拿起了那個匣子，信手自內中拿出了一支竹籤，只見他陰森森的一笑道：「你現在是沒有痛苦的，不過我爲你解開了穴道之後，這個滋味，你就可體會了！」

說到此信手一拋，手上的竹籤就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正中祝三立前胸骨節。

遂見他連聲狂笑着，又發出了兩支，

分中祝三立兩處肩頭，最後雙手齊發，飛出了最後十支。

這十支竹箭，各自射中在他正面的十個穴道之內。

至此一十三支羅漢籤，沒有一支是落了空的全數刺在了祝三立正面的穴道內。

這位手黑心辣的喇嘛，目見及此，發出了一陣得意的笑聲。

他看着對方那像刺蝟也似的身子，似乎還不知足。

當時飛身過去，虛幌了一掌，用內功「無形眞力」，把先前點中的穴門解了開來。祝三立知覺一復，雙目怒凸，黃豆大小的汗珠，從他的臉上滾了下來。

他張開嘴，顫抖着道：「你……」

可是一陣攻心的奇癢，頓使他再也忍耐不住，忽地宏聲大笑了起來。

這陣笑聲，眞足以驚人，整個神殿，都似乎爲之震動了。

上元吉太在他聲盡力竭的時候，冷然道：「怎麼樣？祝老頭？」

可憐老狸祝三立，本是多麼厲害，自負的一個人物。

可是在這種酷刑之下，就是一個鐵打的漢子，也是挺受不住。

這種「羅漢籤」，所以名爲「羅漢」，暗中即說明了，那怕是眞身的羅漢也是受不了，所以才命名爲「羅漢籤」。

祝三立這樣瘋狂的笑着，不一會也就聲盡力竭，可是那種蝕骨攻心的奇癢，使他無論如何也受不住。

他由大笑，變爲抽搐，可是每抽動一下，那十三支羅漢籤上的倒刺，就刺入傷處一些，那種痛楚，令他全身所有的毛孔，全都張了開來。

西方野佛嘿嘿笑道：「祝老頭，你支持不了多久！」

他注視着他的表情又道：「你來這裏做什麼？有多少黨羽？還不從實的對你家佛爺說個清楚！」

祝三立這時怒目凸睛，一雙眸子幾乎都要滾出了眶子，全身汗下如雨。

這時候，他見對方仍然以這種口氣來向自己說笑，不由顫聲的笑了起來。

這種笑聲，混合在他原本的笑聲裏，聽來更覺刺耳，他見西方野佛一張醜臉，就在自己面前。

當時再也忍不住，一口便咬碎舌尖。

只聽他一聲巨吼，「噗！」地一口，直向着西方野佛面上噴出。

這一着，在武林中確是不多見，名爲「血箭」，本身非有幾十年以上的純內力不足爲力。

只可惜祝三立現在的情形之下，已大大削減了這種「血箭」的功力。

西方野佛也是一時得意忘形，竟然沒有想到對方會有此一着。

當時再想閃避，那裏還來得及？

眼前血光一現，這一口鮮血，其實是百點血珠，形成了百點血箭，正正的射在了西方野佛的一張大臉之上。

西方野佛總算本能的閉上了雙目，未使雙目射瞎。

可是那百點血珠，竟比利針還要銳利，全數都深深的陷進到西方野佛的臉肉之中。

一陣刺骨的奇痛，使得這個大喇嘛，大吼了一聲，猛的倒了下去。

他臉上的鮮血，就像泉水也似的狂湧了出來。

西方野佛痛得在地上一陣翻滾，猛然跳了起來，一臉血紅。

只見他目射兇光的撲到了祝三立身前，猛然舉起了右掌，想用內功掌力，一掌把他結果了。

可是他目光一掃，對方那種痛苦的樣子。

祝三立就像是被懸在空中的一隻兔子一樣，只見他四肢那麼無力的顫抖着。

他張大了嘴，露出了淌着鮮血的舌齒，那種笑已無聲的動作，整個的骨架都似要散了。

西方野佛看到這裏，忽然收回手勢。

他以爲，以其一掌結果了他，還不如讓他就這樣慢慢的死去，這樣死才足以消解自己內心的憤恨。

他獰笑一聲，轉身而去。

事實上，他不得不爲自己這一張臉來善後一番了。

祝三立這一口血箭，雖未能制他於死命，却給對方留下了一個終身的紀念，因爲這加附在他面上的血斑，是至死也不會除掉的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夜了。

亭子裏的祝三立，已不再發出聲音。

甚至於，他已不再抖動了，他只能運用他那一雙無力的眸子，向附近瞟着。

他對於自己的生命，已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

今夜——

他似乎覺得，很可能也就是自己生命結束的一夜了。

他試了試，自己的四肢已不再抽動了，呼吸也逐漸的微弱，微弱得就連自己也覺不出來。

那些中在身上的羅漢籤，似乎再也發不出什麼威力了。

因爲他已喪失了知覺。

可是再當夜風向自己身上侵襲的時候，他却能感覺到陣陣的寒冷。

那種滋味，好像令他覺出來，全身的精血，都爲之凝固了。

他腦子反覆的想着：「我要死了……完了……，老和尚也不來救我，他把我害慘了，我死後豈能饒了他？」

夜風陣陣的浸過來，令他冷得幾乎要僵斃了。

他耳中聽到神殿裏的作樂之聲，心中不由得佩服這三個喇嘛眞是好雅與……

他眞希望，這時有個人就手一刀，不，只要隨便一巴掌就够了，只要一巴掌就足以把自己送回老家去了。

那麼，自己眞要感激他，因爲那麼做，就可以使自己解脫了眼前這種不死不活的滋味了。

小啓

「天殺星」作者慕容美君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忽然——

他覺得也許是自己眼花了。

在模糊的目光裏，他看見一個灰色的影子，就像是一片雪也似的，猛然升起牆頭之上。

他的目光，甚至於連一個什麼東西也分不清。

他腦子裏，不禁想道：「會是一個人吧？」

就在他的意念尚未想完，那個影子已來到了他的身邊，站在了他的眼前。

祝三立奮起全身的精力，努力的抽動了一下。

那個人一隻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忍不住傷心的道：「阿彌陀佛……三立，你要原諒我……我來晚了……」

祝三立無力的目光，再次向這個人飛去。

他才看清了，那是一個光頭皓眉大和尚——涵一和尚。

他張開嘴，想說一句話，可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涵一僧目光中閃着淚光，他不停的唸着：「吾佛慈悲——罪過！罪過！」

說着他右掌平飛向外一收，老狸祝三立身上那一十三根竹籤，全數脫身而出。

遂見他右手，伸向祝三立兩腕上的鐵鍊，用手一捏，鐵鍊就像是麵條作的一般，應手而落。

祝三立整個身子，全都軟了下來。

涵一僧長嘆了一聲道：「三立，你要支持住這口氣，此處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帶你出去！」

說着把祝三立抬在肩上，這老和尚，一身功夫，眞是令人莫測高深。

就見他足下微一移動，就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落在神殿正中的金頂之上。

然後他微微向前一打量，大袖揮處，就像是一股飄過的青烟也似，一刹那間，已飄到了宮牆盡頭。

隨着他那高大的身子，向上一翻，已踏在了高有六七丈的宮牆之上，緊跟着足下一點，足足拔起了有十丈高下，已落在了宮牆外的一座刁斗之上。

天空中是一輪皓月，幾顆明滅不定的天星。

老和尚這時的臉色，看來是甚爲沉痛了。

只見他白眉深鎖，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道：「想不到堂堂正正的宮庭之內，竟容得如此惡人胡鬧，老衲說不得要爲民除此一害了！」

說到此，他以右手輕輕抵在祝三立的前胸之上，貫入了一股眞力。

祝三立覺得全身一陣發熱，可是那冷酸麻痺的軀體，陡然爲這股內力一接觸，却不禁有着一種難以忍受的痛楚。

他猛然張開了眸子，顫抖道：「痛，……好痛！你！」

說着身子一陣顫抖，竟自昏死過去。

涵一僧看到此，不由呆了一呆，他想不到祝三立竟會傷重至此，由此看來分明眞元已傷。

就是以自己醫術治療，再如上他本身的功力，也怕非一二月不足見功了。

想到了對方，本來與此事毫無關係，全爲自己情託，連番數次，受盡了苦難傷折，竟而落得如此下場，怎不令人內疚心慚？

當下默默的抱起了這位老友，禁不住滴下了兩行老淚。

一個得道的高僧，是不輕易落淚的，由此也可知道他悲憤的程度了。

他把祝三立平平地放在刁斗頂上，然後伸出兩隻手來分按在祝三立左右雙肩。

他此刻心情，異常激動，當時冷冷的說道：「你要忍受一下痛苦，老衲自會救你的！」

說完，他掌力向外一撤，祝三立睡着的身子，驀地坐了起來，雙目也霍地睜了開來。

涵一和尚忙道：「你要忍一忍！」

說着兩隻手，微微抖動着，在每一個的抖動裏，他都發出了兩股內力，祝三立這時已明白了過來。

他牙關緊咬，不令自己發出一點聲音，如此數十下後，他身子汗下如雨，只覺得眼耳鼻喉內傳出如同火焰一般的熱氣。

老狸內心明白，老和尚是用他本身的內力，來助自己體力復元。

可是他此刻體力虛弱已極，這種內心眞元的奇熱，他實是承受不住，忍到最後已軟了下來。

老和尚見狀，微微一呆。

他緩緩撤回雙掌，嘆了一聲道：「你體力太弱，現在還不宜多說，只管閉目養神，我去去就來。」

說着慈眉一挑，却也泛出無限殺機。

祝三立忽然拉住了他一隻手，道：「老和尚，去不得，那喇嘛的銅鈸厲害！」

涵一和尚沉笑了一聲道：「三立，這多年以來你何嘗看我怕過誰來，那喇嘛爲惡宮庭，魚肉蒼生，老衲如何尚能容他？我如不剪除此人，才是佛門的罪過！」

祝三立吶吶的道：「還有那……翡翠梨……」

涵一和尚冷然一笑道：「這個你不用愁，我已然來此，自不會空手而回的！」

才說到此，忽然側邊一個人叱道：「什麼人？」

緊接着匹練也似的一道亮光，閃射了過來，一人飛縱上了刁斗，掌中一根亮銀稜子軟鞭，兜直了，直向涵一和尚當頭打了下來！

這老和尚爲了祝三立之事，已在憤怒的頭上，見狀嘿嘿一笑道：「施主，你講打還差一點！」

說着右臂向空一舉，已操在來人的鞭梢之上。

只見他向下輕輕一帶，那人已連人帶鞭，整個的栽了過來。

這人乃是一名外牆的護衞人員，武功雖有一點，可是在涵一和尚這種人的手下，他就顯得太不自量力了。

當時只見他身子一翻，竟然飛起右腿，直向着涵一和尚心窩上踹去！

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聲，只見他右腕上那肥大的袖子向外一翻，「呼！」地一聲，袖沿過處，已掃在了他的足踝之上。

這名護衞只覺得足踝上一陣麻痛，頓時就人事不省的昏死了過去！

他手上那盞馬燈，也摔在地上，閃閃的放着亮光。

老和尚大袖一揮，燈光就熄滅了。

他對祝三立道：「你只管在此閉目養神，不會再有人來干擾，我去去就來！」

老狸正想勸阻他，可是却也知道，一經他決定了的事情，是無法改變的，當下點了點頭道：「老和尚你要小心！」

涵一僧點了一下頭，道：「不足掛心，我去了！」

只見他雙袖一分，就像一隻燕子也似的，驀地騰了出去，足足竄出有七八丈以外，然後輕如一片落葉也似的，落在了屋瓦之上。

這時西宮寂然，雖然後宮傳出一些伶人的歌聲，和弄弦之聲，只是那些聲音聽起來，更令人感到黯然神傷。

涵一和尚左右度量了一下，他身子毫不遲疑的騰空而起，却向一棵楊柳樹上落去。

他身材高大，那襲僧衣在冷月之下，看起來，就像一雙白翼一般。

就在樹梢微微彈動之間，他身子第二次又騰了起來，如此，又向正面一座宮殿的樓角上落去！

一個小太監方自由走廊上過來，正巧被他看見了這種情形，不由嚇得臉色一白，口中「唷！」了一聲，頓時就站住脚不動了。

他口中自語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傢伙！」

這時涵一和尚第四次騰起身子，直撲斜面宮室，這個小太監看清了是一個人，他不由大聲嚷道：「不好了……有賊了，快來人呀！」

這座宮殿名喚「侍勤殿」，素日乃是聖上讀書的地方，由兩名錦衣衞張惶奔出，見狀問道：「賊往何處？」

小太監手指着對面殿上，道：「在那……往那邊去了，我的媽，可眞快！」

兩名錦衣衞士，一名謝釗，一名侯鏡波，都有很好的輕功絕技，連日來宮庭內屢次出事，他二人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弄得整日神不守舍。

這時一聽又鬧了賊，俱是又怒又怕。

當下二人順着小太監所指之處，雙雙騰身縱起。

謝釗是向左，侯鏡波往右，二人就像一雙剪空的燕子，直向着側面的「演武殿」上撲去。

顧名思義，這座演武殿正是天子及各王爺素日習武的地方，殿內佔有極大的地勢。

那位身手空空的涵一和尚，早已在此等着他二位了。

他對付敵人的方法很怪，絕不廻避，二人一上殿牆，已看見了他那高大的影子正自立在演武場內，似乎正在等着二人。

謝釗向殿下一落，喝叱道：「賊子大膽！」

陡地打出了一隻瓦面透風鏢，可是這隻鏢離着對方甚遠，却見和尚用手一指，「噹！」一聲，鏢身已落了下來。

這時侯侯鏡波也落身而下，見狀不由大吃一驚，他厲聲叱道：「什麼人？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二位要是知趣些，還是快快回去睡覺的好，否則老衲手下却是無情！」

二人聞言不由怔了一下，互相望望。

他們走近了一步，才看清了，對方果然是一個光頭，而且身着僧衣，謝釗不由冷冷一笑道：「出家人也如此不守法規，午夜入宮，你意欲何爲？」

涵一和尚朗聲一笑，道：「你二人不必多管，快快回去的好！」

謝釗尚未出言，那侯鏡波已一聲冷笑，猛地撲了過來，只見他右腕向外一翻，掌中一口長劍，直向着涵一和尚面門之上點去。

老和尚咧嘴一笑，只見他一顆頭向後一縮，侯鏡波的寶劍點出去尚未及縮回。

涵一和尚倏一張嘴，只聽得「叮！」的一聲，那口劍已被他啣在口中。

侯鏡波外號人稱「三才劍」，寶劍上是有過人功夫的，却未曾想到，一出手竟自落得如此。

那個老和尚竟然以口中的牙齒，咬住了他的利刃，不由使得他打了一個冷戰，手頓時就鬆了。

涵一僧「波！」地向外一吐，那口劍狂噴了出去，足足飛出了五六丈，篤！地一聲，戮在一截樹幹之上。

侯鏡波嚇得一呆，口中叫了聲：「不好！」

他猛然轉身就跑，可是就在他身子將轉，還未轉過來的瞬息間，涵一和尚已帶起了一陣冷風猛撲到了他的身邊。

侯鏡波一聲冷笑，他雙手向當中一合，霍地用「觀音拜偶」式，雙掌直劈出去，直取老和尚前胸。

涵一和尚口中輕噢了一聲：「阿彌陀佛，——」

只見他雙腕向外一分，正雙雙拿住了對方的穴脈之上，遂見他輕輕向外一送，道：「躺下休息一會吧！」

侯鏡波「匡噹！」的一聲四脚朝天就倒了下來，頓時不省人事。

另一邊的謝釗，見狀大吃一驚。

他二話不說，轉身就縱。

可是他身子方騰起一半，只覺得頭頂上「呼！」地括過了一股疾風。

謝釗身子向下一落，才看清那個高大的老和尚正自滿面怒容的站在自己面前。

謝釗不由嚇得面色一白，此人外號人稱「展翅鵬」，是因爲他雙腕臂上有極深的功力。

這時老和尚和他站的距離較近，謝釗情急之下，右腕霍地向外一翻，使出了「鐵臂弓胎」的硬功夫，直向着老和尚右面肋骨之上崩去。

涵一和尚見狀嘿嘿一笑，只見他大袖向外一翻，「呼！」地括來了一股絕大的風力！

謝釗在此風力之下，竟自站身不住，身子一幌，向後就倒，老和尚中指向外一挑。

只聽得「嘶！」一聲，正點在了謝釗心窩之上。

謝釗就和他那個同伴一樣，「通！」地一聲，就倒了下去。

涵一和尚舉手之間，制伏了這兩個大內衞士，他身子却不少停，如同一陣狂風

似的，已捲上了樑殿。

就在他身子方自伏下，却有三四條疾勁的影子，由「演武殿」外翻了進來，匆匆由眼前馳了進去。

涵一僧看到此，不由低低唸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看來今夜，老衲不開殺戒是不行了！」

他本意直撲「神殿」去結果那西方野佛上元吉太的，可是眼前風聲已緊，他却必需先辦事要緊！

所謂「辦事」，乃是去盜取那個翡翠梨，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他由演武殿樑上輕輕飄身而下，却見由西邊牆上竄過了一條人影，老和尚有意要他看見自己的影子。

他輕輕的一晃身子，轉身就跑。

果然來人被他吸引住了，只聽得那人低叱了聲：「什麼人？打！」

「哧——」一聲，飛來了一股尖風。

老和尚身子向前一伏，右手順勢向後一操，已把打來的暗器接在了手中，乃是一枚足有一尺長短的喪門釘！

可是他這種動作，做得極爲巧妙，絕不使對方看出一些破綻，緊接着他口中「啊唷！」了一聲，「噗！」地一聲，倒在地上。

他身後那名錦衣衞士，見狀不由大喜，一聲朗笑道：「如此膿包，也敢來此胡鬧？」

說着足下加勁，「嗖！嗖！」一連兩個起落，已撲到了涵一和尚的身後。

當時正要伸手向着背上抓去，那睡着的和尚，忽然一個轉身，右手向外一探，已抓在了那錦衣衞士的手腕子上。

那錦衣衞士大吃了一驚，不容他開口出聲，和尚右肘向前一曲，已把這人的一隻手彎了過來。

他冷冷一笑，說道：「想活，就不許出聲！」

這衞士不禁打了一個冷戰，抖聲道：「你是誰？」

涵一僧哼了一聲，道：「你不要管，我問你，有一個日本人進貢的東西，放在何處？快說。」

說着右肘微微上彎，那衞士不禁痛得牙關緊咬道：「哎唷……和尚你不要胡來，我……說就是！」

他一面哎唷着，一面伸手向着外面指道：「藏……在……翠……微宮，唷，可是要斷了，和尚你不要作孽！」

涵一和尚忖思着他大概不會說謊，袖角一拂，也把這人給點了穴了。

他此刻絲毫也不敢遲疑，身形有如兔起鶻落一般，剎時之間，已撲到了翠微宮前。

立在門前的幾個衞士，什麼也沒看清，只好像看見一個影子一閃，當他們定神看時，什麼風驚草動都沒有！

可是這時候，涵一和尚，却已悄悄來到了翠微宮的宮牆之內，只見走廊道上，懸有一串爲數約在百盞以上的宮燈。

在每一個廊門前面，都站着一個青衣小太監，手持拂塵，在那裏守着夜。

涵一和尚在一頭玉獅子後面站住身子，向外打量了一下，只見翠微宮外，宮燈輝煌，大概他們已知道有人進宮，此刻抽調了不少的人。

這些人，在一羣錦衣衞的指揮下，各佔要角，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

只是，他們都不知道，敵人早已進了翠微宮。

涵一和尚把眼前形勢畧一打量，足下一彈，已上了殿瓦之上，在綠琉璃瓦上，他就像是一個飄浮的鬼影子一般，接連幾個縱身，已撲出了這一條廊苑，來到了第二進院落中。

這是皇帝的御花園，在淡淡的月光下，和幾盞琉璃宮燈映襯之下，看起來有如瓊瑤世界一般，撲鼻的花香，更不禁令人神清智爽。

在一個月亮洞門前，有兩個白衣太監，各自坐在一張籐椅子上打着盹。

涵一僧運用巧妙的身法，一陣風也似的飄了過去。

可是，當他身子方自站定，却見一名黃袍衞士，正由走廊疾行過來，二人正好照了個面。

這時候，老和尚再想藏身已來不及。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右掌向外一推，送出了絕大的一股風力，直向這衞士面上打去。

這名黃衣衞士，姓楚名少陽，號稱「金剛指」，乃是錦衣衞統領，有實授的二品頂戴。

此人武功極高是宮內七大高手之一。

因爲翠微宮，是天子常下榻的地方，所以他差不多每夜都要來親自巡視一番。

迎面而來的這個和尚，不禁嚇了他一跳。

涵一僧掌風向外一推，楚少陽身形霍地向後一斜，那股勁風掃面而過。

金剛指楚少陽口中一聲不哼，只見他二脚在地面上猛然一彈，竟以一雙宮靴的靴尖，向老和尚雙瞳上點去。

涵一僧不由吃了一驚，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這位大內衞士楚少陽一動上手，老和尚已知他武功得有眞傳，不敢對他十分大意。

楚少陽雙足方到，涵一僧袖邊忽然掄起，反向他雙足之上削了過去。

金剛指就空一折，改用雙手，向着涵一和尚雙肩之上按了下去，可是涵一和尚早已防他有此一手。

此時此刻，他也不敢戀戰！

當下右手一打問訊，容得楚少陽雙手臨近，這老和尚右掌平着向外一伸一翻。

金剛指楚少陽，就覺眼前一陣發黑，當胸就好像中了一記千斤石碑也似。

當時「噢！」了一聲，身子彈起了足有七八尺高下，「噗通！」地一聲又摔了下來，頓時就岔了氣。

涵一和尚把他向一旁花樹叢中拉過去，抬頭向前一望，隱隱見百十丈外，也就是花園的另一頭，聳立着一所玉磚矮樓。

樓前懸有一方白玉匾，其上寫着「荷珠樓」，正有兩個婆娑的宮女，手捧着一樣玉器向樓前行去。

涵一僧不由暗中點了點頭，心忖道：這大概不會錯了。

當下在暗影中，一路追隨着這兩個宮女，直行樓前。

「荷珠樓」前，立着兩個青衣小太監

，其中之一，高聲道：「什麼事情？那一宮的？」

二宮女立定脚步，前行那個宮女嬌聲道：「娘娘賞玩過了，叫把這一對玉爐歸樓！」

小太監看了二人一眼道：「候着！」

說着轉身入內，須臾出來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太監，這老太監咳了一聲，道：「掌燈！」

小太監把燈籠挑得高高的，這老太監由二女手中接過了玉器，在燈下細看了半天，點了點頭道：「不錯，娘娘還有別的吩咐麼？」

宮女點了點頭：「娘娘要那看日本人送來的翡翠梨，請公公借上一觀。」

老太監怔了一下道：「唷，這可是聖上喜愛的東西……只怕……」

二女一笑道：「我們知道，這裏有皇上的親筆，公公你拿去看看就知道了！」

老太監接過了聖批，跪下一條腿來，掌燈的小太監也跪了下來，在燈下，那位老太監拆視了皇帝的手諭，磕了個頭才站起來，道：「不錯，你二人來一個跟我進去！」

爲首那個宮女就跟着老太監進內，涵一和尚不由心中大喜，想不到天下竟會有這麼湊巧的事，幸虧自己來得是時候，否則容那宮女拿去，自己就是翻遍了荷珠樓，也是找不到翡翠梨。

他在樹下，等了約半盞茶，才見荷珠樓內燈光重現，老太監同着那個宮女又行了出來。

涵一僧本想容那兩個宮女別後再下手，可是轉念一想，如此一來，可就要害苦了這一雙宮女了，不如就此下手，有意叫那老太監看見的好！

想到此，就見那老太監捧着一個緞盒，對宮女含笑說道：「小心哪，可別給摔了！」

說着正要把手上的盒子遞過去，就在此時，涵一和尚忽地騰身而出。

只見他雙袖驀地同外一展，巨大的風力，使得兩個小太監一齊栽倒在地，手中的燈籠也滅了。

老太監哎呀道：「不好快來人……」

說着正要轉身回樓，涵一和尚已閃身來到了他面前，只見他右手向外一探，已把老太監手上的錦盒搶到了手中。

緊跟着他雙袖一分，有如一隻凌霄大雁也似的，騰空而起，只一閃，已不見踪影。

可笑這個老太監，和兩個宮女，竟連來人是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東西就糊裏糊塗的丢了。

涵一和尚手持着翡翠梨，一路兔起鶻落出了翠微宮，這時宮內已得了消息，亂七八糟的叫嚷成一片。

老和尚撲出了後宮，將那個翡翠梨藏在身上，耳聞得身後亂囂成一片。

他身子方自拔上了一堵空花的圍牆，突聽得破竹也似的一聲狂笑道：「好個禿驢，殺了我的人，你還想跑麼？」

涵一僧循聲望去，就見一個高大的紅衣喇嘛，迎面奔來，他身後跟着幾個衞士，也都是持有兵刄。

涵一僧立刻就知道，這個大喇嘛，必定是西方野佛上元吉太了，自已正要尋他，却不想他竟然送上門來，當下狂笑了一聲，道：「那邊來的可是西方野僧麼？你家佛爺正是來超度你這個野佛來的，來！來。」說着轉身就逃。

西方野僧暴怒的吼了一聲：「禿驢，看看我們誰度誰？」

他足下連點，偌大的身子，就像是狂風裏的一片絳雲，起落間，已追到了涵一和尚身後。

涵一和尚足下有意放得很慢，容他追近，二人已來到了荒僻的宮院，眼前是廣大的一片花圃。

西方野佛已追到了涵一僧身後，這個老喇嘛，獰笑了一聲道：「禿驢，我送你上西天吧！」

說着雙掌向當中一合，倏地向外一推，「哧！」地劈出一股掌力，直向着涵一和尚背心上擊去。

西方野佛這式雙撞掌，暗含着「混元一氣劈空掌」的內力在其中，掌發出之後，內力益然。

可是前行的那個老和尚，口中呵呵一笑，道：「來得好！」

只見他身子霍地一個回身，雙掌向外一抖，「拍！」的一聲，西方野佛肥大的身子，竟自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六步，才拿樁站穩。

他不由嚇得一怔，面色一沉，道：「禿驢，你報上名來，你家法王好送你上西天！」

涵一和尚呵呵一笑，道：「西方野佛，你身爲出家人，居然多行不義，荼毒善良，更是罪加一等，老衲今夜是放不過你了！」

上元吉太後退了一步，冷笑道：「和尚你是何人？」

老和尚雙手合十，口唸佛號道：「阿彌陀佛，你要問老衲的法號，自是不便隱瞞，只是老衲說出來，你也就活不成！」

西方野佛狂笑一聲！道：「笑話，禿驢，你是自尋死路！」

說着雙手向後衣內一探，已摸出了一對銅鈸來。

涵一和尚看了一眼，不由冷冷的笑道：「番僧小術，能奈我何？老喇嘛，你不信試試，看看能奈我何？」

西方野佛滿臉殺機，他獰笑道：「本法王奪命三鈸，鬼神不當，你這禿驢，又能有多大道行？竟敢口發狂言？」

說着足下向側一邁，於旋動之間，「噹！」地敲了一聲。

涵一僧雙手合十，呵呵一笑。

西方野佛不由微微一呆，他身子向旁一閃，第二次又敲了一聲。

這一聲銅鈸，迴盪起極爲悠長的音波，似乎能把一個人的幽魂都要盪出軀殼。

可是涵一和尚仍然不爲所動，他仍是雙手合十，微微發笑，上元吉太怒嘯了一聲，道：「賊和尚，你倒下吧！」

說着右手銅鈸「噹啷啷！」第三次敲動，四週的花樹，在音浪裏，都爲之微微顫抖。

可是涵一僧儼然如老僧入定，絲毫不爲所動，他口中長長的唸道：「無量佛——善哉！善哉！野喇嘛，你還有什麼看家

的本領，儘量施展出來，看看行不行？」

上元吉太見自已奪命三鈸，居然不能取勝，不禁面色一變，銳氣大減！

他緊咬鋼牙手中銅鈸連連一陣敲動。

那種悠長的鳴韻，震耳欲聾，盪人心魄！

涵一僧不由連連唸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仍是面帶笑容，似乎這鈸聲，非但沒有陷他於困境，却給了他無窮快感。

西方野佛見狀忽然怒叱了聲，罵道：「赤木里西！」

猛地撲上來，手中的鈸棒，權作兵器，照着涵一和尚當頭猛打了下來。

涵一僧一聲冷笑道：「無恥之徒！」

大袖倏地一翻，肥大的袖面，捲起了一股莫大的勁風，西方野佛的金鈸棒竟被它一捲而入袖內。

隨着和尚的捲式向外一翻，「呼！」一聲，這枚鈸棒，忽悠悠的飛上了半天，落得不知踪影。

上元吉太大驚之下，左手金鈸，施出了一招「回身反打」，直向和尚禿頂上打去。

可是涵一和尚，輕叱了聲：「去！」

只見他那瘦長的五指，向空中一抓一送，只聽得「嗡！」地一聲，那面金鈸，竟自飛上了半天，西方野佛持鈸的那隻手，因爲持鈸太緊，竟自皮開肉綻，淌出了鮮血。

他這才知道厲害，那雙大環眼驀地一翻，狂笑道：「禿驢，暫容你猖狂些時，法王去也！」

說着雙袖一拂，猛然縱起身子，往後就跑。

他身子方自縱出了數丈，向下一落，涵一和尚，却已先到了他的面前。

西方野佛右掌一沉「嘿！」一聲，用「一掌蓬」的內家掌力，直劈了出去。

涵一和尚知道他是情急拚命，這一掌自是可觀。

他呵呵一笑，右手大袖向外一捲。

西方野佛就覺得掌勢忽地一歪，他本是對着和尚前胸打的，不知怎麼，這一掌却歪向了一旁，打中了一棵大梨樹。

只聽得「克察」一聲，那棵梨樹，竟自一折爲二，西方野佛大吼了一聲，他猛地轉過了身子，第二次發出掌力。

這一掌，形同是一根風柱也似的，只聽得「呼！」地一聲，老和尚身軀一轉，這一掌又打了個空。

西方野佛第三次向下一殺腰，雙掌齊出，不過是一上一下，掌風疾勁，有如排山倒海也似。

可是涵一和尚身子微微跳起來，正處于上下的掌力之中，依然是絲毫也沒有傷着。

西方野佛收回雙掌，吶吶的道：「老和尚，你法號怎麼稱呼？佛爺算是服了你了！」

老和尚口喧佛號道：「老衲法號涵一，今夜是慈悲你這個老喇嘛來了！」

西方野佛口中「哦——」了一聲，道：「你就是朝陽寺的涵一和尚？」

涵一僧微笑道：「老衲對于你這個喇嘛也是久仰了！」

西方野佛退後一步，道：「我今天已是皇帝的護法大師，和尚你莫非不知道麼？我勸你還是快快離去的好！」

涵一僧呵呵大笑道：「老衲來時，已發下宏願，不超度了你這個喇嘛，誓不離宮。」

西方野佛赫赫一笑，說道：「你是作夢？」

說着左右看了一眼，忽地騰身就退！

可是涵一和尚，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當時右手平出向外一伸，上元吉太彷彿覺得眼前一黑。

他忙自縮肘回身，却正迎了老和尚一個滿懷。

這位當今第一奇僧，一身內外功夫，眞個是出神入化，只見他雙手向外一分。

西方野佛自知不妙，他猛的向後一倒，雙足用力一踹，平竄而去。

可是涵一和尚的兩隻手，已搭在了他的兩處肋骨之上，他畧微用了幾分勁，向當中一擠。

這位夙有「金身羅漢」之稱的老喇嘛在這個時候，身子竟好像豆腐也似的軟。

只見他臉色一陣發白，足下踉蹌出五六步以外，一隻手向胸前一抿，「嗨！」地噴出了一股濃血。

他那裏再能在此多留，當時忍着重傷，用力的向外一縱。

西方野佛的身子，這時已不聽他使喚了。

他勉强的蹌出幾步，差點摔倒在地。

當時正要奮起，涵一和尚的雙手，已搭在了他的兩肩之上，西方野佛面色灰白的道：「和尚，你……要……怎麼樣？」

涵一和尚微微一笑道：「你所以胆敢爲惡，主要是仗着你有些功夫，今日我就先把你這一身功夫廢了再說！」

西方野佛身子戰抖了一下，說道：「你……」

他身子用力一挺，可是無論如何，竟是站不起來，老和尚力道透指，冷笑了一聲，只見他雙手一抖，內力陡然貫入。

西方野佛就覺得兩處腰胆上一陣發冷，不由「啊呀！」叫了一聲。

涵一和尚却已風也似的，閃在一邊。微微冷笑道：「你功力已失，老衲看你還是回去吧！」

西方野佛聽言呆了呆，道：「老和尚……你說的是……眞的？」

涵一和尚呵呵笑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喇嘛你自已試試看吧！」

說着雙袖一分，已竄上了一塊假山石，緊接着再一殺腰，已自無影無踪！

不言西方野佛在此傷心，悔嘆，却道這涵一僧展開身法，兎起鶻落，一刹時，已遁出宮院。

這時整個的內院，已全部驚動了。

不過他們因爲怕驚了聖安，所以只是在私底下忙亂，却不能發出很大的聲音。一隊御林軍，已調進了宮院，西錸也似的燈光，漫竄的搜索着。

只是涵一和尚這種敏捷的身法，却令他們神龍見首不見尾，根本是無從捉起。

因此他也就很方便的闖出了宮院，已到了牆邊的刁斗之上。

他以「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上

了那刁斗上，老狸祝三立，這時正自靠壁而坐。

他睜開了眼睛道：「和尚來了？」

涵一和尚一伏身子把他挾了起來，他忙道：「不行，我只怕還不能大動……」

老和尚微微嘆道：「我知道你是受了苦，可是此時不走，過後就越發難走。」

才說到此，就聽得足下有人高叱道：「上面是什麼人？」

三四道孔明燈一齊照了上來，老和尚哈哈一笑，只見他雲履微點，已如同一股青烟也似的拔了起來，直向着宮牆之上落去！

這時牆內外，已調了軍隊，只聞得一聲令下，箭矢就像是雨點也似的射了過來！

涵一和尚這時一手挾人，另一隻手，向外用力的一揮動，來犯的箭矢，全被打落在地。

箭雨之下，兩個杏黃色箭襖的錦衣衞士，雙雙撲了過來。

兩個人，每人手上拿着一支虎頭鈎，在牆上一落，各人向上一舉鈎，亮開了架勢。

左面那人喝了聲：「切！」

雙鈎一壓，直向涵一和尚腹下猛切了過來。

涵一僧單足一邁，已由二人頭上掠了過去，直向牆外飄去，可是早已被衆多的官兵站滿了。

老和尚向下一落，那些官兵本能的讓開了一塊地方，緊隨着又擁了上來。

涵一和尚哈哈一笑道：「你們還不讓開？」

他雖不願無故傷人，但手下却也是不停。

大袖拂處，前排的官兵首當其衝，一個個翻身栽倒，摔了個鼻青眼腫。

這時牆上那一對黃衣錦衞，又跟踪而到。

左面那人，一領虎頭鈎，道了聲：「捲！」

雙鈎一碰，發出了「嗆！」地一聲，然後倏地向外一翻，直向着涵一和尚雙肩上削去！

涵一和尚不由皺了一下眉，他自傷了西方野佛後，深感自已出家人，不應多造殺孽，所以儘量避免再去傷人，此時看來，這一對黃衣人，竟是死纏着自已不放。

兩個人，動手的家數，有異於一般，也不知師承何派！

他們動手時叱出的一字訣，甚多微妙，不由怒目向二人望去。

這時，隨着這一聲「捲」，兩隻虎頭鈎同時向外一翻，交叉着向老和尚胸前捲來！

涵一僧掌力向外一「登」，「哧！」的一聲，劈出一股內力，可是黃衣錦衞中又有一人叱道：「剁！」

雙鈎一翻，趁風破勢，直向着涵一僧頭頂之上剁了下來，原來二人身手一致，家數一襲，動手過招，全閑命一人口發「一字訣」！倒也別緻。

涵一和尚認清了二人路數，當時腰身向下一塌，二人雙鈎襲到，他霍地向外一翻，掌向外撤出，向外猛地一翻，叱了一聲：「開！」

果然二人隨之又叱了一聲：「分！」

于是正着了涵一的這種道兒，雙掌向外左右一分，正中在二黃衣人背心之上。

涵一僧不忍下手殺害二人，掌心上只用了一成內力，儘管如此，這兩個人已受不了啦！

只見二人各自狂叫了一聲，蹌出數步之外，倒在地上，手上的虎頭鈎，雙雙出手。

四個官兵，忙自把二人扶起，二人俱已昏死了過去，人事不省。

涵一和尚不願在此多所停留，當下長嘯一聲，只見他足尖一點，單手一揮，驀地拔了起來，于亂箭中，已消逝無踪！

× ×

杭川虎跑寺，開光大典。

這時，正是燈火輝煌，銘經頌典的時候。

掌敎老方丈風火禪師，于禮畢之後，正在爲一俗家弟子，行皈依法典。

只見火燭高燃，香烟飄渺，大殿內鴉雀無聲。

白髮白眉的風火禪師，步上主壇，雙手合十，低唸了一聲佛號，道：「善士匡飛何在？」

一名弟子打了一個稽首，轉回身去，不久，卽帶上了一名長身黃衣的漢子。

這漢子面色莊肅，唇上留着兩撇小小的黑鬚子，十分矯健。

他行走到殿內，對着風火禪師合十一拜道：「弟子心如古井，此心已定，尚請老禪師開恩，爲我剃度從佛！」

風火禪師白眉微皺，道：「匡施主，家有家法，佛有佛規，你居心誠厚，多日以來老衲已有所見……」

說着翻開緣簿看了看，道：「匡檀樾，你佈施五千金以從心願，爲數是太多了……本座只能領受千兩，其餘四千兩代你保管，日後你離寺之時，自當發還！」

匡飛欠身合十道：「弟子既捨身從佛，要錢何用？老禪師還是收下，以作善用吧！」

風火禪師面色冷冰的搖頭苦笑道：「不行，不行，老衲怎能受你這多銀子？」

匡飛只得嘆道：「已如此，弟子不敢勉强，日後弟子再捐贈別的寺院，也是一樣，只懇方丈允我剃度從佛！」

風火禪師一雙細目慢慢睜開來，在匡飛身上，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道：「本寺自開寺以來，一向是愼於收徒，並非是說本寺佛法較他寺高奧，實在這其中有個道理！」

匡飛雙手合十道：「願聽其詳！」

老方丈點了點頭，道：「施主，你先坐下吧！」

匡飛拜了一下，轉坐一邊，風火禪師嘆了一聲，于是道：「施主，你可知道有一個佛門不肖，號稱曉月禪師的人麼？」

匡飛點了點頭，驚訝道：「人是不是在華山？被五僧火焚的那位曉月和尚？」

風火禪師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正是此人，說起來，這曉月正是本座的大師兄！」

匡飛不由得愣了一下，說道：「原來如此！」

風火禪師哂然道：「這曉月禪師，昔日也是半路出家，因先師愛他一身功力，爲人誠懇，才破格爲他剃度，收爲門下，不意日後，竟成佛門敗類！」

說到此，雙手合十唸道：「阿彌陀佛！這話從何說起啊！」

匡飛不由立起身來，合十道：「方丈此語，莫非對弟子向佛之心，不能信任不成？」

風火禪師呵呵笑道：「施主不必多心，本座不過是把本門規矩說與你聞，要是施主心有不誠，老衲也就不必與你費這一番口舌了！」

匡飛點了點頭喜道：「弟子請求即刻剃去頭上三千煩惱絲，以從素願，尚請方丈慈悲！」

風火禪師微微一笑，搖頭道：「不可以，剃度乃是最後一步，落髮之後，就無從反悔了，老衲見你多日來，向佛雖專，但眉心常結，必有未了心願！」

說到此，正色說道：「匡施主，你知道，一入佛門，落髮後就反悔不得的！」

匡飛點頭道：「這是自然，方丈請放寬心，……」

才說到此，風火禪師搖了一下手，微笑道：「這是寺裏的規矩，匡施主雖佈施巨銀，却也不便壞了規矩！」

匡飛只得嘆了一聲，點了點頭道：「弟子心似古井，早已無波，眞恨不能登淨土，方丈你忍心拒弟子于千里之外麼？」

風火禪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匡施主此言就錯了，夫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施主雖是萬分誠坦，却也不能在數日內了却心願，因此……」

他點了點頭又道：「施主如願屈就，可暫時寄身在本寺達摩院，以一年時間帶髮修行，以觀心意如何，匡施主，老衲所以如此，是經過深思的，你意如何？」

匡飛思忖了一刻，滿面戚容的道：「方丈法論，弟子焉能不遵？只是……」

風火禪師唸了一聲佛號道：「修行主誠，何在頭上青絲，短短一年，轉瞬即過，至時你如眞是心無二念，那時老衲定必親自佛前上香，爲你落髮便了！」

說着顧視前面僧列道：「法本，你帶這位師兄，入居達摩院去吧！」

說着雙手合十一拜，自位上站起，衆僧各自禮拜了一下，紛紛散開！

那位法本和尚，歲數不大，生得眉清目秀，一看聰顯端慧，匡飛見他一雙太陽穴微微隆起，便知道他必精于武功。

這時這位法本和尚，走到他面前，雙手合十道：「匡師兄請隨小僧入居達摩院吧！」

匡飛點了點頭，道：「好吧，小師兄請多關照！」

法本微微一笑，道：「師兄不必客氣，請！」

說着轉身前行，匡飛隨後跟上，二人一前一後，踱出了大殿，穿過了經堂和寺院，步入一古樸的偏殿。

還未到達殿前，匡飛遠遠的就看見在白的牆土上，懸有一方大匾，寫有「達摩院」三個大字！

白粉牆上，更用彩筆畫着十八羅漢的神像，氣勢雄偉，栩栩如生。

這時別處寺院，多已歸于沉靜，唯獨達摩院內，燈火仍然通明。

二人再走過些，便可聞得牆內一片棍棒相擊之聲。

匡飛不由止步，驚道：「小師兄，裏面是在習武麼？」

法本小僧點頭笑道：「達摩院乃是本寺傳武健身之處，少林已有三百年武功傳流，匡師兄少時一見就知了！」

匡飛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

說着，繼續前行，匡飛內心不禁甚爲奇怪，暗忖道：方丈何故把我安置在這麼一個地方呢？

想着，心中一動，又忖道：「莫非他已看出來，我會武功，是一個江湖人物不成？」

想到此，內心不禁深爲担憂。

因爲那時的佛門善地，是最忌諱收容身懷武功的人，因爲身懷武技，而思出家之人，多是攀扯着恩仇因素，日後自不免有些麻煩！

所以匡飛進寺之後，始終不敢透露出自己會武功，也就是怕這位風火大師不敢收容！

這時，他想不到，風火禪師意會把自己送到這地方，心中自不免忐忑不安。

法本小和尚引導着他走進了達摩院，却見院內懸有十數盞明燈！

這時正有八九個和尚，光着上身緊紮着椿，正在院裏演習梅花椿的功夫。

法本小和尚笑指着道：「師兄請看，這就是本門的功技之一！」

匡飛點了點頭，順其手指處望去，見是有十根短椿，深埋土內，按梅花式樣作成數朵圖樣。

正有三個和尚，在椿上處打撲縱躍。

匡飛注意他們的下盤，都頗有功夫。

小和尚帶領着他，又轉了一下，來到了一個沙塲，見一個黑壯的頭陀，正自敎授「柏木椿」的功夫。

這種功夫，和梅花椿又不同了，前者是一種純粹的內家硬功，後者却是紮下盤的功夫。

匡飛見那個頭陀，一隻右腿之上，滿紮牛筋，看起來像是粗大了許多。

這時幾個小和尚把兩根杯口粗細的柏木椿，揷在地架之內，然後退開一邊。

那個黑壯的頭陀，沉聲道：「你們各位要注意洒家的腰，不要看洒家的腿，這就是這種功夫的訣竅！」

說着只見他腰身向下一坐，右腿抄着地面「刷！」的一腿掃出去。

耳聞得「克嗑！」的一聲，那兩根柏木椿，竟自齊腰而斷，一旁的小僧，皆都鼓掌稱妙！

法本小和尚望着匡飛笑道：「師兄看這位師父的功夫如何？」

匡飛一挑拇指，道：「好！」

法本微笑道：「比師兄如何？」

匡飛怔了一下，道：「小師父眞會取笑，我那裏會什麼武功？」

法本含笑點了點頭道：「小僧不過是隨便問問罷了！」

經此一問，匡飛也不敢再看下去。

他微微笑道：「我有些累了，小師兄你還是帶我到禪房內去休息一下吧！」

法本小僧點頭道：「好！」

他於是前行導路，穿過了一道長廊，來至一棟平瓦的禪房前，小和尚推開了一扇房門，跨步入內！

匡飛見內中漆黑，就把廊上的燈籠摘下，照着進房！

誰知他脚步方自跨入一半，陡然見風門一開，那個法本小和尚，驀地疾速轉過身來。

這小和尚身法極快的已襲到匡飛身邊，雙手分左右直向着匡飛兩肋上揷來。

匡飛立刻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了，他不由大叫了一聲：「啊呀！」

只見他手中的燈籠向外一拋，身子向後霍地一仰，「噗通！」的一聲，摔倒在地。

那法本小和尚雙手，本已快按在他的肋上，見狀反倒不好下手了，他怔了一下，雙手合十，說道：「師兄受驚了，快快請起！」

匡飛摸着額頭，道：「小師弟，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可把我嚇煞了！」

法本和尚面色微紅道：「小僧是試一試看師兄是不是眞的不會武功，誰知道師兄眞的是一竅不通！」

匡飛不由暗道：「小小年紀，你的花樣還不少呢！」

當下忙堆笑，道：「我說呢，哎呀小師弟呀，這種玩笑，以後還是少開的好，嚇壞我了！」

法本小和尚一面扶起了他，道：「師兄，以後不會了，快請入內休息吧！」

匡飛進入禪房，見是一間十分簡陋的房間，四牆的顏色，已成了半黑狀，一張竹床之上，僅有草蓆一床，一邊有一個蒲團。

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簡陋得不像個樣子。

小和尚點亮了油燈，從一張四方的櫈子上，拿起一個瓦罐道：「我去與師兄掐水去！」

說着轉身而出，匡飛坐在床上，不由得長長吁了一口氣，心中暗想道：「眞正的出家，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我心已死，志在必成！」

想到此，不由暗笑風火方丈對自己這種試驗，實在多餘，他所以叫自己住在這爛房中，不過是想試試自己是否能吃得了苦頭。

他不由冷冷一笑，暗中忖道：「這又算什麼呢？」

想着反倒十分心安的倒身在床，竹床發出吱吱喳喳之聲，幾乎都要倒了，嚇得他忙又坐起來，當下彎身去弄好這張床。

這時小和尚端水進來，見狀笑道：「師兄不會睡過這種床吧？來，我來修！」

說着由牆角找了半塊磚頭，在竹床架上用力的砸幾下，搖了搖還是克克作响。

放下了磚頭，他笑道：「不行，再砸可就要斷了，師兄你先湊合着將就幾天，我再去叫他們作新的！」

匡飛笑道：「無妨，小師兄你休息去吧！」

法本小和尚又說了些別的，交待清楚後才離開。

匡飛待他去後，一個人想了一陣覺得眼前雖是帶髮修行，可是自己心意至誠，一年後也就可以從了心願，也不必憂愁。

他又想到了涵一和尚，此刻他不知是如何的發急，也許在到處找我，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知道自己跑到杭州虎跑寺來了。

想到此，不禁十分得意。

他此刻思潮起伏不定，繼而又想到了翠娘白姍，長青及芷苓，心中不禁有些難安。

如此思索了半夜，還不能入睡。

畢竟出家是人生一件太大的事情，不能不愼重從事，他那能夠不思前想後一番呢？

那床上還有臭虫，不一會，被咬了一身的疱，只得坐起身來，點上燈火來捉臭虫。

如此一來，這張床，他是不敢再睡。

所幸一旁，有一張蒲團，匡飛不由大喜。

他本是內家好手，吐納功夫早已登堂奧，只要靜坐，終夜不眠算不得一回事。

當下，就移上蒲團，靜靜的調息入定了過去。

几上的燈已被他撥得很小很小，發出豆大的一點光芒，匡飛起先調息，漸漸也就入定了過去。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忽然一條高大的影子，來到了他的窗前。

現出一個高大清癯的老和尚的身形，他望着窗前，微微一笑，自語道：「你這是何苦？老衲就不信，你眞的能當得了和尚？」

說着右掌輕輕往外一推，兩扇虛掩的窗戶已被打開，老和尚輕輕點足躍進來。

他身着一身鵝黃色的肥大僧衣，身法之巧妙，眞令人嘆爲觀止，甚至連那盞油燈都不曾動一下。

昏暗的燈光之下，看起來，這個老和尚——涵一和尚，是那麼精神抖擻，不過實在說起來，這一連幾件事情，確實也忙了個不亦樂乎。

望着匡飛入定的樣子，涵一和尚不由搖頭一笑。

他走上一步，隔空用二指，在他肩頭上微微一點，倏地後退至門邊。

匡飛不禁驀地睜開了眸子，說道：「誰？」

當他目光發現了門前這個人，不由呆了呆，道：「啊……是你……」

涵一和尚微微一笑，道：「我找得你好苦！」

匡飛忙下了蒲團，打開門，左右看了一眼，轉回頭道：「你找我作甚？我已出家了！」

涵一僧搖了搖頭道：「還不會出家，你還沒有落髮！」

匡飛冷冷一笑道：「早晚會落髮！」

涵一僧一笑道：「吾佛只度有緣人，你根本不是佛門中人，勉强一時又有何益，快快隨我去吧！」

匡飛嘆了一聲道：「老和尚，你這是何苦？我出家與否，又關你何事？爲何苦苦逼我？」

涵一和尚冷笑道：「人家逼我，我自然逼你！」

（下期續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往泰山千丈淵找尋鶴涎草，遇十三邪勾結獨臂神魔查坤尋仇，謝雲岳自恃功力蓋世，一不當心，爲獨臂神魔擊落千丈淵，幸摔至半途，藉彌勒神功，終化險爲夷，未幾，查坤追至淵底，謊言知悔，騙得謝雲岳隨他往其居住洞府，查坤設酒待客，飲宴間，鐵爪黑鷹邢天生突闖至，查坤藉詞有外敵來犯，獨自走去，邢天生知有異，急偕謝雲岳離開石室，果然查坤已將出路堵死，並燃放毒香，邢天生領着謝雲岳由秘徑出走，至一盡頭處，邢天生施展壁虎功朝石壁上游去——

難測人心險　喜知殺父仇

此刻，邢天生一仰，手脚四掌猛向石壁一貼，身形一動，晃眼已像升了五六丈，十分靈活，敏捷無比。

要知「壁虎遊牆」這類輕身功夫，雖是武林司空見慣，但要練到絕頂却極難，最難的就是全身重力及眞氣，全都凝聚手脚四肢，用吸字訣彼此互替直升而上，普通武林中所見者，爬至七八丈高眞力卽已用竭，而又十分緩慢，似邢天生這樣矯捷者，並不多見。

謝雲岳也不怠慢，反身一貼，沿壁直上，一口眞氣不絕，刹那間已在二十丈高處，猛聽得邢天生在頭頂道：「謝兄留意，要轉彎了。」音甫落，謝雲岳驀覺右掌倏然貼空，迅快地旋身一撲，只覺這條裂隙突變平着山腹裂開，成弓字形。

果然貼在裂隙爬行，不一刻又突變直上，這樣廻環九折，已見天光由上照射而來，依稀天光由一小洞射入，離置身處還要相距五六十丈高。

兩人雖是內功精湛，至此也覺有點疲累，謝雲岳還不太顯，邢天生可額角淌汗，微喘頻頻，可見謝雲岳內功造詣，較邢天生高出很多。

只見邢天生用手抹了抹額角汗珠，笑道：「我們快出困了，先休息一會，再用壁虎功游上吧！」

謝雲岳點首笑道：「甚好，小弟也有點疲乏了。」

鐵爪黑鷹邢天生留心看出謝雲岳臉上，並無半點汗珠，也未喘氣，面色依然原狀，心中大爲凜駭，暗道：「此人內功已經練到寒暑不侵地步，眞氣也不虞潰乏，究竟他是何人門下，我平素自負內功已臻上乘，看來，自己不如他太多。」心內頓起嫉妬之念。

他不知道謝雲岳本來面目已隱藏在人皮面具之下。

繼發覺謝雲岳晶澈如水的雙目也投在自己面上，四道神光相接，邢天生不覺心神一凜，只覺謝雲岳兩道眼神似利箭般，直要看穿自己心思，不禁面色一紅。

只見謝雲岳微笑道：「小弟眞猜不透邢兄爲何知有這一秘徑，郛獨臂神魔查坤難道不知嗎？」

邢天生略一沉吟道：「此事說來話長，且容脫困之後，容兄弟細叙，還要請謝兄相助咧，現在只說此洞原是兄弟童年故居，這樣謝兄該不難想出吧！」

謝雲岳一時若有所悟，遂點點頭，只是其中疑慮重重，甚難解透，心想：「別人的事，與我何干，但不知他有何事要我相助。」

但聽邢天生說道：「休息已夠，我們且出洞吧。」說着，毫無聲息地四肢一貼，身形游動，因爲他穿黑衣，宛然一隻壁虎模樣，轉眼，已滑上了八九丈。

謝雲岳這才看出邢天生武功造詣上面，的確不同凡响，却又看出邢天生故意賣弄壁虎身法，盡力施爲，心笑武林中人，不恃藝稱强的人，絕少得見。

謝雲岳略一展動，一溜輕烟緣上，這段五六十丈距離非同小可，只靠一口眞氣不輟，中途絕不能更換，否則直墜下落，又不能變換身形，必致粉骨碎身，好在兩人都有一身上乘功夫，故不畏其難。

兩條身軀，極見靈巧迅捷，上升爬行，謝雲岳突見邢天生僅距洞口十餘丈處，身形略見滯緩，瞧出他已眞力不繼，心中大驚，又不便出口相問，令他心神微分，全身下墜，必連累自己跟着墜落，這樣一來，兩人便死無葬身之地，不由把一顆心懸在口內。

驀然，只見邢天生身形霍然停頓，顯然眞力已絕，謝雲岳差點驚叫出口，突見邢天生迅快地旋身，一隻右掌緊撐着另一面洞壁，接着一條右腿也撐着壁上，人宛然一個大字形。

謝雲岳這才把一顆即將躍出的心，又復回原位，心說：「幸得這洞徑狹窄小，可容四肢撐着，不然，豈堪設想。」

仰面遙見邢天生好似換了一口氣，又四肢飛快的貼上，轉眼已出得洞口，謝雲岳緊接着而出。

只見存身處，已在一峭壁之中凸出懸崖之處，下臨千丈，上望則還有數十尋高，切平似鏡的峭壁，不禁心駭神搖。

游眼一顧，只見雲籠山野，一片晶瑩，往昔之喬幹密枝，漫空蘢翠，盡都在茫茫冰雪之下，天風過處，凄厲長嘯，震盪衣袂，遍體生寒，與在酒甌峯所見，別有異處。

這時鐵爪黑鷹邢天生已閉目盤膝靜坐，入起定來，那蒼白的臉色，代表眞力用之過度。

謝雲岳也不吵他，只負手眺望泰山雪景。

移時，鐵爪黑鷹邢天生面色轉趨紅潤如初，睜開眼來一躍而起，笑道：「方才兄弟運岔了一口氣，險遭喪身，幾累及謝兄，現在想起好不驚駭。」臉上泛出赧然之色。

謝雲岳笑道：「練武人總有百密一疏處，小弟何嘗不是常常遭遇如此，只是邢兄未見到罷了。」說此一頓，又道：「現在我們又從何而去呢？」

邢天生微作沉吟道：「兄弟童年費盡力氣，才到達此洞下面，因無此功力遊上遂而作罷，目前所見，兄弟還是頭一遭，不過以方向忖度，前洞大約在峭壁之上，再跨過一座峯頭就是，現在峭壁既無可攀越，只有向懸崖緣下，繞過數座峯脊，不難找到前洞所在，只要一找到，我們便可逕下泰山了。」

謝雲岳點點頭，回眼望見洞底尚有濃烟骨骨冒出，一遇冷空氣便凝聚如雲，飄浮於空，冉冉隨風而去。

謝雲岳搖頭嘆息道：「這獨臂神魔查坤眞心狠意毒，居然用出這般毒辣手段，其心可誅，現在遇上，小弟必不饒他。」

邢天生朗聲大笑道：「兄弟還不是一樣，這等惡人不誅，還等那個。」語氣豪邁，大有氣吞河嶽之勢。

謝雲岳看出這座懸崖之下，略無籐蔓可攀，只在數十丈下，有多株虬柯古松揷生危壁之中，橫枝射出，可以停身，遂抬目望着邢天生道：「現在只有飛墜古松之上，別無出路了。」

謝雲岳不便問他是否有此功力，只好略轉話意。

邢天生用眼向下望了望，微微一笑道：「既別無途徑可循，只好勉强一試，兄弟在黃山每日縱越樹間，藉增輕身之功，大約還可無險。」說着又道：「獻醜了。」只見他身形倏地一拔，騰起五六丈高下，又突電輪疾轉，頭下足上，疾如殞星似地下墜，才近得松柯之上三四丈處，兩臂猛然一振，身形倏變平飛，盤旋三匝，輕輕飄落松幹之上。

謝雲岳看出他是用出黃山獨門絕藝「翠鳥墜枝」身法，精奇玄妙，心生讚佩。只見邢天生仰面高叫道：「謝兄何不下來，讓兄弟瞻仰謝兄神奇身法。」言下大有自負得意之態。

謝雲岳微微一笑，雙臂倏地一振，穿空斜飛，身形慢慢盤旋下落，十數個盤旋身形飄絮般落在樹幹之上。

鐵爪黑鷹邢天生心中大驚，表面上謝雲岳身法毫不出奇，其實骨子裏暗含「天龍八式」身法，只此十數個盤旋就可看出眞氣已運到毫巓絕倫地步，頓生慚愧之念，而且嫉妬之心隨之大增。

兩人以同一身法，連續縱落，一抵谷下卽振身疾馳，踏雪飛奔。

正馳在一座山脊轉角處，突迎面轉出十數人，赫然便是獨臂神魔查坤等人。

雙方都是一怔。

驀然，邢天生如同瘋狂一般，飛快出手，查坤身旁一名大漢首當其衝，拍地聲响，頓時胸骨全折，只聽得慘叫一聲便向山崖之下落去。

這一聲嗥叫，震得山谷盪應，雪崩轟雷……

雪崩聲勢，煞是驚人，慘嗥之聲一落，又陡起滿空嘶嘯，轉眼四山鬆冰積雪，勢如萬條玉龍飛瀑，千尋怒濤，排山倒海地傾瀉而下，轟隆聲震耳欲聾，激起廻空狂飈，逼得衆人幾乎立足不住。饒是謝岳雲胆大，也感覺心駭神搖。

鐵爪黑鷹邢天生對此渾如不見，一掌打下那漢子後，身形略略稍緩，只一微沉，復已激揚，右臂一旋，左手已迅如電光石火向獨臂神魔查坤打去。

獨臂神魔查坤目睹邢天生近似瘋狂，掌勢凌厲，心中微凜，獨掌平胸推出，人已借勢閃退九尺。

查坤這一掌，何啻萬鈞，雙方掌力一

接，只見鐵爪黑鷹邢天生被震退兩步，面紅氣浮。

邢天生略一運氣，人又急矢般射出，十指如喙，電似地向查坤胸前「璇璣」穴抓去，黃山始信老人「五禽爪」法，玄詭無比，邢天生出手之神化，顯然已居爐火純青階段。

獨臂神魔查坤爲當今魔道有數高人之一，內功修爲已達超絕的成就，何怯於鐵爪黑鷹邢天生，但對怪手書生謝雲岳有所畏忌，忙中偸眼，只見謝雲岳立在丈外，一心注意四外雪崩形勢，自己同來諸人亦遠避開去，只因拳大冰塊濺飛如雨。他知這一引起雪崩，整個山勢均將變更，弄得不巧，自己也要葬身在萬斛冰雪之中，已打定脫身的主意，趁謝雲岳不注意時，手中已抓着一把「毒芒飛針」，目睹鐵爪黑鷹邢天生人如飛電撲來，低哼了一聲，旋身激起，一掌甩出，「少陽眞力」已用到十成，凌厲無儔的勁風中挾着千數百根毒芒，逕望邢天生胸前打到。

邢天生十指遞出，堪一近得查坤身前，突見查坤旋身激起，讓開自己「五禽鐵指」招式，便情知不妙，尙未來得及動念時，驀覺一股從未經歷的一種罡風，挾帶着千百枚「毒芒飛針」電射壓來。距離又近，無論如何也閃避不了，咬牙一橫心，眞氣佈滿全身，雙手護住頭面，身形疾望下挫，欲避過查坤這致命的一擊，只要毒針不打中主穴，以自己精湛的功力，尙無大碍。

要知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那查坤功力何等精湛快速，邢天生身形微動時，胸肩已中了飛針多枚，驟覺胸口氣逆麻竄，眼中一黑，身形已被獨臂神魔「少陽眞力」震飛得激射出去，疾如離弦弩。

邢天生雖被震飛，神智被飛針劇毒已呈半昏迷狀態，但雙耳並未失聾，依稀中聽見謝雲岳口中發出一聲大喝，感覺後胸爲五隻鋼鈎抓住倒飛了返去，接着又聽見一陣綿續雪崩響聲，最後已是知覺全失。

原來謝雲岳一心注意着雪崩形勢，他知道積雪堅冰一開始崩落，震波所及，一定引及綿密不斷的雪崩，方圓數十里地形均爲之變更，就像一塊巨石擊入止水內，生起圓形波幅漸漸擴大。

謝雲岳首次瞧見這種深山雪崩的威勢，深感個人的武功，無論造詣怎麼高深，或力能移山塡海，但與這種自然威力相形之下，遂覺渺小已極。他發現存身之處，一座雪峯已呈裂隙，自己也微覺一陣極輕微之動搖，心知不好，一個念頭在腦中閃電掠過，眼光落處，不由大驚失色，只見邢天生身形已被查坤震飛了出去。

這時，足下一陣亂晃，耳際聞得緩緩的轟轟之聲，卽是雪峯開始崩落的先兆。謝雲岳已知是間不容髮之勢，兩足一踹，飛矢一般向邢天生身形那邊掠去，堪近身側，右臂向外迅快地一探，抓住邢天生後背，身形一側往回掠過去，飛越了二十餘丈，足尖一點地，又凌空飛起。

謝雲岳這一次是發揮了人類至高無上的友愛，自己身存危境中尙未曾忘懷解救朋友凶危，同時亦展出了一身震古爍今的武學。

要知一人輕功不論造詣達到何種高深地步，絕不能抓住另一人同時掠空飛越，下墜的體重往往抵消了飛竄之力，何況飛越的距離又是如此之遠，可說是當今武林高手，甚少有人敢輕於嘗試，其間眞是驚險萬分。當謝雲岳抓住邢天生時，卽爲其體重將身形墜下兩尺，待等他身形急飛時，又被雪崩下落逼起的颶風急壓上身。

如果謝雲岳可以就勢落下，也就好了，只因下臨無底雪谷，若不趁着雪崩壓體之前，飛出險境，就是有十個謝雲岳，也是白送。

但謝雲岳展出的是絕藝「凌空虛渡」身法，神速無與倫比，兩個起落，就存身一處平坦的雪嶺上，耳聞得驚天動地的雪崩聲，不絕於耳。眼見適才存身之處，飛雪瀑瀉挾着無數巨大的冰塊，向那絕谷中落去，不禁心駭神搖。

獨臂神魔查坤在打出飛針後，卽率着衆人逸去無踪。

謝雲岳目注着邢天生色如金紙的面上，不由黯然失神，自己心注在雪崩，可未料及邢天生如此之快便中了獨臂神魔暗算。事已至此，追悔也無用，眼前急務便需脫出雪崩震幅之外。

但又談何容易，四外雪崩之勢並未稍止，猶自聞歘倒塌下崩，震聲如密雷轟耳，廻旋不絕，譬如銅山東倒，洛鐘西應並不爲過。

謝雲岳極目四顧，並未尋出一條可資安然通過的途徑，只好暫時停下離開念頭，等到雪崩靜止之時再說。

謝雲岳用手按了按邢天生肌膚，驀覺炙熱如火，燙手異常，暗驚獨臂神魔查坤的「少陽眞力」厲害，回憶自己被他一掌震下千丈淵時，被自己護身游潛抵消了「少陽熱罡」，不然那還有命在。於是他又縱目一瞧當前雪崩情勢，雖然依舊石破天驚的崩倒，但自己存身之處尙可無虞，遂澄心凝神，將邢天生脈象一扶。

只瞧謝雲岳眉頭緊皺，便知邢天生傷勢不輕。

獨臂神魔查坤出手惡絕，顯然對鐵爪黑鷹邢天生有深仇大恨，要知查坤「淬毒飛針」與「少陽神掌」號稱絕雙，惟生平出手僅用其一，如今同施在邢天生身上，仇恨之深可想而知。

謝雲岳細察脈象，知其「少陽熱毒」已侵入骨髓，如過了十二時辰以後，骨髓定爲如火炙熱蒸眼，尤以飛針淬毒滲入血液，流向不循正道，四散飛竄，逆流亂向，脈搏跳得很急，病在血髓，眞亘古之絕症，謝雲岳醫道通神，也深感棘手爲難。

當然鶴涎草對飛針淬毒具有奇效，但是否更加重「少陽掌熱」，若反助骨髓速枯而死，這豈不是有愧於心麼？但醫乃仁術，死馬權充活馬醫的實例，每每可見，謝雲岳深感爲難的，就是時間急迫的問題不得解決。濟南鏢局內的周高二老等自己鶴涎草解救已是刻不容緩，自己所掘得的百年上品鶴涎草才得兩株，尙不知是否够周高二老之用，卽使分出半株鶴涎草救治，但他的「少陽掌毒」非自己金針灸穴，再用菩提禪功在「脊中」穴運進，將熱毒驅出體外，方可行動如常，但需時兩晝夜不可，所以爲難至極。

謝雲岳細察邢天生面像，只覺他並非

一個正人君子之像，潛於內，必形於外，相法之樞機，顴勢骨低，手足亦如蛇鼠，鼻準鷹尖，老耄而至奸佞，總不是終生益友。

他權衡輕重，只有捨棄邢天生一途，但他仍不能見死不救，何況又有相助出險之德，於是取出半支鶴涎草，卸開邢天生顎骨，將鶴涎草合於雙掌內，指尖對準邢天生舌頭，默運彌勒神功「化字」訣聚於掌心，移時，只見一縷暗紅的漿液，順着指尖流入邢天生喉中。

一俟餘瀋滴完，將顎骨合上，又將邢天生身形翻轉伏在地下，疾起一掌，按在他的「脊中」穴，用絕世功力「菩提貝葉禪功眞氣」，運行一週天後才予住手。

只見邢天生已自醒轉過來，睜眼一瞧，見是謝雲岳將自己救醒，發出微弱的笑聲，道：「多謝謝兄救治之德，小弟終生當有以報。」強力掙起，身形搖搖欲墜，面色仍是一樣蒼白，顯然受損太過。

這時，雪崩漸止，方圓數十里內的山形已面目全非，謝雲岳聞言微笑道：「濟危扶困，本是我輩俠義份內事，何況邢兄於小弟有德，區區何足掛齒，只是邢兄受了少陽掌傷過重，最好邢兄逕赴黃山令師處，求令師以先天眞氣對準『脊中』穴運行二晝夜，尚能全愈。」

邢天生聞說，劍眉微微一皺，問道：「以謝兄的絕世功力，尚不能助小弟全愈麼？」

謝雲岳心中一震，便知引起邢天生疑心，遂慨然道：「這種骨髓傷毒，小弟勉強可以助邢兄快愈，只是小弟火候尚淺，一個運用不當，必將使邢兄含恨終生，再則家岳危在旦夕，需小弟兼程趕返，是以爲免致兩誤計，故奉勸邢兄不如逕返令師處。」

邢天生一聽，垂首望着地上，目光含着無限怨毒，心想「原來你是居心惡毒，不願助我恢復功力，哼，我邢天生有生之日，誓報此仇。」這一惡念陡生，遂註下了他日死於謝雲岳「七日搜陰斷魂」手法之下，這是後話不提。

謝雲岳見他垂首不語，只道他是黯然傷離，才要啓齒說話，突見邢天生抬頭笑道：「謝兄說得一點不錯，小弟勢必趕返家師處，傷癒後尚須習一種絕藝，報這獨臂神魔查坤一掌飛針之仇………」言猶未了，軀體一陣顫瑟，直嚷好冷。

山中凜冽特甚，寒風襲人，尤其是邢天生重傷未癒，那能禁受得住。

謝雲岳見狀忙道：「邢兄此時不宜多話，我們且出了山外再說吧！」說着，右手挾緊邢天生手臂，掠步飛越。身形如飛，邢天生只覺快如星丸飛射，兩耳風生，心中大駭謝雲岳輕功竟有如此崇高，不由妬恨更加深了幾分。

謝雲岳經那邢天生指點途徑，不到一個時辰，便自到了萬德村。

他倆在村中投宿了一家簡陋的小客棧，匆匆用了一些飲食後，謝雲岳道：「邢兄，方才我們進得村中，見這村首有家藥肆，小弟去配幾味藥，對邢兄傷勢不無裨益，請邢兄暫在房內小睡一會，小弟去去就來。」

邢天生頷首笑道：「謝兄此種盛德，小弟銘感不忘。」

謝雲岳謙遜了幾句，便邁步出店，望街首走去。

邢天生見他走後，目光陰毒微微冷笑兩聲，喚來店主借了一副文房四寶，端坐椅上振筆疾書，從身旁取出一包白藥粉洒在紙上後吹掉，他那蒼白的面上浮起一絲獰笑，又取出兩顆紅藥丸，和水吞服，逕自離店走去。

謝雲岳買了傷藥回來，一見邢天生身形杳然，不由微微一怔，眼角掠處，桌上端端正正擺了一張信箋，毫不思索地揑在手中目誦，上寫：「謝兄：自吾兄走後，小弟憶起身旁尚有家師贈用兩粒靈丹，吞服後自覺功力漸復，如今已恍然悟出獨臂神魔查坤實乃殺父仇人，先父與查坤總角之交，惜以小弟稚幼無知，當年殺父情景未曾目睹，小弟先三月爲家師携去習藝，不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查坤每三年去黃山探望小弟，堅說殺父仇人係寰宇三絕之一的雪山人魔，如今再三思維之下，可能雪山人魔與獨臂神魔查坤聯手制先父死命，小弟心切父仇，不耐等兄返轉，逕自趕赴黃山，請兄見諒。前謂需兄相助者，是爲其因，若兄不棄小弟，允於助拳，小弟六月月圓之時，當在成都武侯祠候駕，語不盡意，執筆匆匆……小弟邢天生拜啓。」

謝雲岳於此恍然明白邢天生爲何熟悉洞中途徑，原來是他童年故居，但爲父報仇，焉有邀萍水相交之友助拳的，心中無不疑惑，不過趁機蜀中一遊，掃箕母親廬墓，雪山人魔自己傷了他弟子李如淵，黑穴雙怪臨去時自己承諾必去雪山，不如結伴同去，重九又有版泉之約，好歹作一次解決，以免旅途寂寞。

他厭倦這種江湖上爲了細故，而致殺孽屢屢相尋，倘若目前能双盡仇人，這些都是無緊要之事，什麼雪山，他也不會再去應約了。

想至此處，微微嘆了一口氣，用手撕碎信箋於地，算了店飯錢，揚長出店。

他心急濟南周高二老等候自己鶴涎草，恨不得插翼電飛，策步如飛，黃土大道上，只見一縷滾滾黃煙在他的身後，引人矚目。

這時，謝雲岳套上了第一副面具，一臉病容。

未正時份，已自趕到辛莊，距濟南才不過二十里，發現自己在辛莊途中，不時遇上勁裝捷服的江湖人物，一撥撥地快馬來往飛馳，形跡可疑，

他知如不是什麼大事，他們面色不會如此凝重，不過他只是如此想法，根本沒有尋究他們這種不平常的舉動，是爲了什麼？

謝雲岳一踏進辛莊，立時把脚步放緩下來，突然他感覺手指有微麻現象，這種微麻異常不好受，軟綿綿，懶洋洋，直如有力無處使般。一有此麻軟現象，謝雲岳立即封住自己臂肘穴道，因爲麻軟感覺竄行甚速，剎那間，已走至手肘關節，心中大驚，他始終不知邢天生在信箋上洒有劇毒，這種毒粉使神經中樞麻痺，失去知覺在昏迷中死去。端的厲害已極。

謝雲岳只道在泰山運功治療邢天生時，將毒性吸於掌上所致，一閃身，步法加緊，逕向莊外一處枯幹密林中掠去。

他找了一個隱蔽的所在，盤膝運功逼毒，「菩提貝葉禪功」，果然奇妙無比，不到一盞茶時分。雙肘以下毛孔內冒出一縷縷黑氣，隨風散失，麻軟現象盡除，立起正要啓步走去，驀聞林中人聲隱隱傳來，好似一男一女，只聽得那女的娓娓說道：「亮哥！你別這麼傻，死有輕重之分，仗着匹夫之勇非但濟不了什麼事，而且令師更不能保全性命，休說莊主武學驚人，不是你能對敵，還有蒯化子最是心辣手毒，撞上他手死活不能，萬一你再有失閃，豈不是抱憾終天嗎？」

謝雲岳心中一動，蒯化子不是混元指蒯浚嗎，於是傾身凝聽下去。

那男的微嘆一口氣，道：「蕙妹！愚兄知妳說的是一番好意，但家師無端被囚，爲人徒者豈能坐視不救。」

女的冷哼了一聲，道：「你這人怎麼如此糊塗，令師被囚是在一個極秘密情況下爲之，除了有限數人得知，別人一概懞在鼓裏，小妹還是從我爹口中得知，命你即速去師門好友援救，以免不及。」

謝雲岳毫不帶點聲息走去，隱在一顆白楊樹後，覷眼過去，仔細看出一男一女形貌，都是二十上下年歲。

那男的生像英俊，滿臉憂愁之色，女的長得嬌小可人，杏眼瑤鼻，異常嫵媚，說起話來，一雙星目睜得又圓又大，焦急心上人犯險輕身，在她目光中已是表露無遺。

只見那少年說道：「蕙妹，我眞猜不透，家師與莊主頗稱莫逆，怎麼莊主會對他如此，你可知道其中原因麼？」

少女搖頭表示不知，又輕啓檀口道：「只怕是爲了乾坤手雷嘯天而起吧……」

謝雲岳聽得心中大震，正欲現身追問，驀聞喋喋怪笑聲起，一男一女面目頓起惶恐之色，倏然一條身形在林中穿出。

只見那人身長鳶立，面色灰白，一對三角小眼，一瞬不瞬地凝視在那少女臉上，冷冰冰的神色，活像一具死人，半晌，陰惻惻地笑道：「賀姑娘，你也有落在我小喪門柯錦星手中之時麼？」

少女驚得粉面沁汗，嬌軀微顫，星目中露出畏怯光芒。

那少年強自鎭定，冷笑一聲道：「柯錦星，你別以爲是莊主義子，就敢肆行無忌？」

小喪門眼角也不瞧那少年一眼，只冷冷道：「我不耐煩與死的人講話，賀姑娘，你的事要不要我柯錦星代你隱瞞？」語氣之間，竟似有所要挾。

賀姑娘尚未答話，突然，那少年振腕亮出一劍，一股寒光劍氣猛向小喪門柯錦星肩頭削來。

小喪門柯錦星竟頭也不回，劍堪近身，陡地冲霄而起，雙足倏忽地往劍身上一落，使出千斤墜身法，「克折」一聲竟將那少年手中劍一踩而斷。

這一手眞令人叫絕，單是河錦星一升一沉之勢，快速絕倫，而且踩在劍上時間十分奇準，這一雙男女顯然不及他太遠。

在少年斷劍時，賀姑娘呼地一掌向柯錦星胸後劈去，柯錦星聽覺極聰，一聽就知姑娘出手，左掌望後一甩，打出一股陰柔掌力，一接之下，姑娘竟被震得飄後丈餘，柯錦星右手疾如電光石火地望外一探，將那少年夾頸抓住。

其間的變化，提足出手探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完成，快得逾如電閃，簡直使那少年無還手之機，可見小喪門柯錦星武功驚人，落在怪手書生謝雲岳眼內，不由稱奇不已。

只見柯錦星一扣住少年頸骨時，那少年立時攤瘓得全身無力，柯錦星左掌微舉，面對着賀姑娘泛出一絲詭笑道：「賀姑娘妳要否留着這小子的性命？」目光閃爍，手掌顫了幾顫。

賀姑娘駭得花容失色，驀然間，她星目中露出驚喜交織的光輝……

小喪門柯錦星看出姑娘神色有異，心中一動，突覺自己後脊第五根脊骨「三陽」重穴上，着了一記萬斤銅鎚般，腦中嗡的一聲，眼前金花亂湧，右手一鬆，將扣住的少年墜落在地上。

姑娘一見心上人脫出柯錦星手中，喜極驚呼了一聲，身形一動，矯若遊魂，捷如電閃地掠起，掠在一旁。

那少年本是穴道受小喪門所制，一經脫手，便如好人般靈活自如。

小喪門突遇重襲，便知碰上強敵，不禁股慄膚粟，好半晌，眼內金花漸定，尚未見背後有半點動靜，心內驚而且疑，眼見賀姑娘兩人目注自己身後，面露喜容，知得那人尚未離去，默運眞氣，只覺周身並無半點不適，不由胆氣漸壯，忖道：「我只旋身雙掌一掃，兩丈以內敵人必筋斷骨裂，當場身死，哼哼，叫你知道我小喪門的厲害。」於是雙掌潛運眞力，蓄意一擊。

小喪門柯錦星眞氣引滿，突然吐氣開聲，兩臂一掄廻旋望身後掃去，掌力山嘯潮湧，狂飈頓起，面前十數棵海碗徑粗的老樹，應掌斷折震飛，威勢驚人。

柯錦星滿以爲這種變生倉卒，身後那人雖然功力蓋世，也當不起自己疾如電閃致命一擊。

那知面隨掌轉，擧目一瞧，不由目瞪口呆，面前那有半點人影，頓覺頭頸一涼，被人摸了一把，不由胆戰心驚，矮身一竄，突又掉首「犀牛望月」甩出一掌，依然打空，只見姑娘立在十數丈遠處吃吃竊笑。這一來，可把小喪門嚇得魂飛天外，面上強作鎭定，冷笑道：「何方鼠輩，有種的何不現身出來見個眞章，效那鼠竊之輩，見不得人做什麼？……」

話猶未落，風送入耳，一聲冷笑，異常陰森，跟着只覺左腿「飛揚」穴，似被虫螫了一口，小喪門不由自主地躍起八九尺高，倏又平摔下地，碰的聲響，震得砂土飛揚，人也萎頓不起。

小喪門躺在地下，四肢無力，抬頭只見是一面色薑黃，帶着病容的中年人，微笑凝視着自己，但覺那人目光如利剪般，饒是小喪門平時心毒手辣，至此也不禁脊骨直冒寒氣。

這時，林中又是喝叱聲起，嗖嗖嗖飛撲三條人影，身法都是快逾電閃，矯捷無比。

三人足一沾地，三般兵刄平伸着，暗

踩三才方位，目光炯炯地盯住怪手書生謝雲岳。那三人從謝雲岳眼中已瞧出是隴西三鳥。蓄着兩撇山羊鬍鬚的畢鶩大喝一聲道：「朋友，……」

謝雲岳微笑揮手阻住畢鶩說話。

畢鶩登時打住了話頭，驚疑地望着謝雲岳，只見謝雲岳身形一動，右足已踹着小喪門「喉結」上，但聽得半聲淒厲慘嗥，七孔噴出鮮血而死。

隴西三鳥登時面目變色，身形倏然而動，兵刃舞起三團光幕湧攻謝雲岳。

謝雲岳右掌輕輕一揮，隴西三鳥登時感覺一片勁氣悠悠撞來，只覺立足不住，踉蹌退出三步。三鳥大驚失色，只見謝雲岳微笑道：「隴西三友，龍門小別，相隔匪遙，竟何致不識在下！」

三鳥聞言而相覷，畢鶩聽得口音好熟，恍然憶起那是什麼人，不禁大喜望外，叫道：「閣下竟是嚴少俠麼？怎麼形像已改，不是畢某聽出口音，險些要冒犯恩人了。」

原來隴西三鳥在雲霧山莊險被七姑娘一掌「橫掃千軍」擊斃，若不是謝雲岳解救，難逃死厄，故此心德謝雲岳，後來任七姑及龍門四怪一意追趕謝雲岳，棄他們不顧，三鳥竄至雲霧山莊藏寶庫，取出一箱珠寶，逕回隴西而去。

此時謝雲岳笑道：「嚴某為便於行事，故而易容，三位為何不在隴西，落在此處，為了何故？」

畢鶩面色一紅，道：「此事說來話長，非一言可了，此間辛家莊莊主金鉤無敵辛蒙是家師好友，我們係應邀前來，如今武林多事之秋，辛莊主意圖在江北地面爭一席之位，與南派丐帮掌門混元指蒯浚共圖大事，現在不少人前來加盟。」

謝雲岳眉頭一皺，問道：「畢老師可曾聽見乾坤手雷嘯天麼？」

畢鶩聞言一愣，搖頭表示不知。

這時，只見賀姑娘同着那少年盈盈走來，向謝雲岳一禮，低聲道：「多謝大俠援手之德，雷大俠前日被混元指蒯浚所擒，因在水牢。」說着一頓，飛紅上頰，手指着身旁少年道：「這位是王式耀，是矮伽藍崔戩崔大俠弟子，雷大俠被擒，崔大俠勸說莊主不可與雷大俠為敵，一言不合，竟自反臉相向，崔大俠亦被蒯浚掌傷，同雷嘯天囚在一處。」

謝雲岳聞言點點頭，沉吟一刻，又向三鳥問道：「請問辛蒙為人如何？」

羅鴻道：「辛蒙為人計智深沉，謀定後動，行事多藉人手，故惡名不彰，嚴少俠想必是辛莊之敵非友，羅某三人即行轉隴西，免遭禍及。」

謝雲岳大笑道：「三位明智抉擇，可敬可佩，在下他日若至隴西，必來拜謁三位。」

羅鴻忙道：「好說，我等恭候大駕光臨。」說完，三鳥同時抱拳一揖，身形頓處，捷如飛鳥，瞬即穿林杳然。

謝雲岳正待向賀姑娘王式耀兩人問話，忽然微風掠起，面前倏然落下兩人。

只見是一元居士胡剛及其愛女胡谷蘭翩然降落。

一元居士胡剛撫髯微笑，胡谷蘭凝眸滿含幽怨。

謝雲岳抱拳笑道：「胡老前輩為何知得晚輩在此？」

一元居士胡剛呵呵笑道：「老弟一離燕京，老朽父女兩人即躡踪於後，武清縣郊小廟之事，得以親眼目睹老弟功力震世絕俗。」

謝雲岳不由驚哦了一聲道：「原來廟內紅旗帮匪，均是老前輩及姑娘相助除去，晚輩這裏相謝了。」說着一揖到地。

引得胡谷蘭抿着嘴格格嬌笑不住，神情嫵媚之至。

一元居士胡剛點首微笑道：「老朽輕易不造殺孽，這都是丫頭所為，想你們兩人都是出手狠辣，雙手滿染血腥，以後恐怕你們難以收拾，孽重難回了！」繼覺語氣顯得過重，繼轉口道：「老朽父女兩人途中見得秦中雙怪，戲耍作弄他們多次，不覺捱延費時，追至濟南源盛鏢局，聽說老弟已去泰山尋取鶴涎草，所以老朽父女兩人這才趕來，不意湊巧相逢。」

謝雲岳不禁忙問道：「老前輩定必見得家岳，不知病情怎樣，可否乞知？」

一元居士胡剛道：「令岳周維城及高老師毒勢尚未惡化，趙康九大俠亦自泰山歸來，兩手空空，滿面愁容，老朽父女一抵鏢局，稍時蒼鬚怪叟等人即將刦去鏢貨送回，並言老弟在泰山身亡，當時趙大俠大怒，飛劍將蒼鬚等人戮死，當時就要趕赴泰山，經老朽一再相勸，老弟並非夭折之相，老朽父女可代去泰山一行，在辛莊瞥及老弟易容望林中閃去，故而探知老弟在此，只不知鶴涎草到手了未？」

謝雲岳不禁動容，笑道：「那麼晚輩要兼程趕返濟南了，晚輩好友乾坤手雷嘯天及矮伽藍崔戩被禁在辛家莊，還望老前輩代勞施救，晚輩最遲明晚趕返此地。」

繼將王式耀賀姑娘介紹給胡剛。

胡剛笑道：「這些老朽均都知道，只是一時未易解救，老弟你可知道金鉤無敵辛蒙就是高黎貢山四魔嫡傳弟子麼？目前不但高黎貢山四魔及秦中雙怪落在辛莊，還有甚多魔道高手亦在莊內，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老朽父女一定盡力而為，老弟你速去濟南吧，明日一準在此候你見面。」

胡谷蘭姑娘一聽謝雲岳要走，不禁小嘴一撇，嬌嗔道：「怎麼說不到三句話，就要走了，這可不行！」

謝雲岳不禁又生惕念，原是避開他們，為的情孽不可再種，但命中魔星註定，不可避免，他本是極聰明的人，已猜透了一元居士胡剛兩人為何一路上窮追不捨的原因來，不禁暗嘆了一口氣，抬目望了胡谷蘭一眼，只見她一雙星眼，滿含幽怨惜別之色，眼是靈魂的窗子，可由此窺出一個人思想感情，善與美的所在，不由神情一凜，微笑道：「姑娘，在下雖是武夫，但知君子一言九鼎，明晚在下決可趕到不失言就是！」繼又向賀姑娘王式耀兩人道：「二位既暫不可回轉辛莊，不如跟着胡老輩在一處，遇事多有關照，一俟雷老師救出，你們再定行止吧。」說着，身形一動，捷如電射，瞬眼便已無踪。

一元居士胡剛這邊暫且按下不提，且說謝雲岳一路如飛的奔馳，心內交織着迷惘，焦急，二十里路程不消半個時辰便自

趕到。

日色煦麗向西時，踏入濟南城南關，千佛山中千佛寺鐘悠亮徹耳傳來，大明湖湖光山色頓呈眼簾，只見碧波千頃，水光接天，崗巒葱秀，迤邐生姿。

這時謝雲岳那有心思欣賞景緻，一勁往源盛鏢局飛走，途人多驚奇目光投在他的身上。

他也不以為意，一踏入源盛鏢局大門，迎面就看見趙康九鬱鬱不歡緩步走來。

謝雲岳立時止步，垂手喚了一聲：「岳父！」趙康九登時一怔，倏又眼內神光逼射，面轉笑容，道：「是賢婿麼？鶴涎草尋到了沒有？」

謝雲岳笑道：「僥倖到手。」說着兩翁婿飛步入內。

周維城及高子龍人又消瘦許多，精神萎靡，見着謝雲岳，只軟弱無力地睜眼點了點頭。

謝雲岳取出鶴涎草，着手診治，周高二老時日過久，毒性雖解，眞元則虧耗甚鉅，謝雲岳不惜本身眞元，以「菩提貝葉禪功」貫輸。

夕陽沉西，暮靄昏茫，周維城高子龍兩人霍然全愈，謝雲岳面色蒼白，轉至廂房盤膝調息歸元。

在謝雲岳治療周高二人時，室外鏢局同仁及朋友等人影紛紛，均欲瞻仰謝雲岳丰采，經趙康九一一勸散，說是晚宴時，自會與他們見面。

他們均不知謝雲岳就是名噪一時，震盪武林之怪手書生岳雲，但知謝雲岳有一身驚人武學，不然，更是喧嘩鼎沸，爭睹為榮。

源盛鏢局大廳上華宴盛開，燈燭輝煌，六張大桌面人頭晃動，嘩聲談笑。

須臾，廳後屏風內轉出一個容光煥發，劍眉朗目，美如子都的少年出來，面帶微笑，頷首為禮，益顯得公瑾醇醪，倜儻不羣。

剎那間，大廳內鴉雀無聲，中州劍客趙康九立起，大聲介紹與衆見面。

席間羣雄紛紛敬酒，謝雲岳應付從容，羣雄只覺得謝雲岳和藹可親，畧無半點倨傲神色，人當之如沐春風，不由大為欽佩。

這酒宴一直到三更漏盡，月華中天之際才盡歡而散。

謝雲岳隨着趙康九等人轉至內室，才談起乾坤手雷嘯天之事，明日將去辛莊制住混元指蒯浚，以免丐帮自相殘殺。

又勸趙周二老明晨離開濟南，逕去塞北牧場，一俟自己辛莊事了當趕赴牧場。

趙周二老想想也對，他們偌大一把年紀，何苦在武林中爭名好勝，乘着餘年，在田園納福，或嘯傲烟霞豈不甚好，於是慨然應允。

源盛鏢局總鏢頭高子龍笑道：「金鉤無敵辛蒙一向深居簡出，地面上人緣相處得甚好，前數年老朽也曾見過一次面，殷勤得很，不過總覺得他虛偽得有點可厭，誰知道他是高黎貢山四魔嫡傳弟子？」

謝雲岳詫問道：「辛蒙打着金鉤無敵的名號，難道無人去辛莊爭名挑戰麼？」

高子龍猛然拍了一下大腿，大聲道：「奇怪也就在此，十年前聽說有些人曾去辛莊挑戰，他却謙遜堅拒不納，如此要打也打不起來，之後，就再也未聽說起過，一個武林能手，既打着這大名號，又有此雍容寬宏的度量根本是難能的，現在老弟說起，則辛蒙平日作為，大有可疑。」

謝雲岳含笑道：「任何人作偽無論做得如何巧妙，總有破綻可尋！」

一向沉默寡言的周維城，突然想起一事，問謝雲岳道：「賢婿，一元居士胡剛之女，對你感情如何？」

謝雲岳頓時滿面通紅，心知一元居士胡剛必是與他們說了甚麼話，心內一着急，喃喃只說不出話來。

趙康九目光凝視在謝雲岳臉上一會，微笑道：「一元居士胡剛有名的難纏，你究竟對胡姑娘感情如何，不妨直說！」

謝雲岳面色更紅，囁嚅着道：「小婿與她並沒有甚麼呀！」

周維城見狀不忍，撫髯笑道：「其實也沒有甚麼關係，這事等我們慢慢解決吧。」我們二字，當然是指趙康九而言。

謝雲岳有心想問究竟一元居士胡剛對他們說了一些甚麼話，但苦於無法出口，有幾次話溜在口邊，又强行忍了回去。話鋒突轉，問及謝雲岳取鶴涎草經過，謝雲岳談及詳情，衆人不勝慨嘆！

趙康九笑道：「若不是一元居士胡剛父女等人相助，蒼鬚羣邪只怕一時難以授首。」繼又神色一莊，道：「我等已是老邁，恐怕從此以後，羣邪均不會與我等為難，只是賢婿萬宜小心，他們將你同怪手書生岳雲認作同出一派，因手法大致無異，其實這也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想法，總之你得謹防暗算！」

謝雲岳唯唯應命。更鼓已敲了四下，與盡各自就寢。

謝雲岳一夜思緒如潮，輾轉反側，不得成寐。

他想到一年來，闖蕩江湖，雖然經驗閱歷倍增，但仍感到心靈上的空虛，無法填補，是天倫的缺憾，抑是愛情上的紛擾，自己也無法確定，不由湧上一片無名的悵惘，轉念到江湖上刦殺，永無寧日，不勝慨嘆。如今世俗沉淪，人慾橫流，世上盡多貪詐搶掠淫戮奸殺，無非是一「欲」字作祟，眞正做得「無欲」二字，是所難能，除非是大智慧，大聖賢不能作到……

他胡思亂想，轉眼鷄聲喔喔，五鼓天明，披衣起床，盥洗已畢，趙康九周維城及鏢局中人亦已起床。

早膳既罷，四匹健騾，套上一具華貴騾車，車後隨定八名趙康九得力助手，精神奕奕，一聲陽關三疊，趙周二老登車如飛馳去。

謝雲岳隨即與源盛鏢局總鏢頭高子龍等人作別，漫步欵欵，出得南關。

這日陰霧彤雲，寒風怒吼，途中風沙蔽天，一反昨日煦日和風景象，路邊枯樹了無春氣，未茁嫩芽，依舊鬼牙高張，搖瑟亂舞。

謝雲岳振衣疾走，不到一盞茶時分，已距南關五七里之遙，忽聞身後起了一種輕微衣袂飄風聲，夾着一絲絲淡淡幽香襲來。

他何等機靈，便知身後躡着有人，當下不動聲色，疾走了數步，霍地旋身，一

掌「彌勒神功」震字訣打出，登時一片無形勁風往掌心吐出。

那知一轉面瞥及來人後，不由駭得大驚失色，慌不迭的將掌力撤回。

雖然如此，掌力還是驚人，只見那人隨着掌力飄後兩丈，倏又電射掠至謝雲岳身前。

但見謝雲岳面紅耳赤，說道：「姑娘，妳怎麼來了！令尊呢？」

原來那人正是一元居士胡剛的愛女，胡谷蘭姑娘，她今日着了淡黃色衣裙，薄施脂粉，益發顯得明眸皓齒，姣美艷麗如花。

此刻她的神情小嘴微翹，薄嗔含愠，一雙明澈秋水的雙眸稍帶怒意，一瞬不瞬盯在謝雲岳臉上。

這種情境尷尬異常，謝雲岳見她不說話，面紅得一塊塊紅布樣，一揖到地道：「姑娘！在下實不知姑娘隨在身後，不然，在下縱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自出手。」

胡谷蘭冷笑道：「假如我是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姐姐，你也不會這麼横。」

謝雲岳腦中「轟」得一聲，不知怎麼答復是好，兩眼只是發怔。不禁想到一元居士胡剛在鏢局中，不知與兩位岳丈說些什麼話，不然，她怎麼知道未婚妻名字。

胡谷蘭忽噗的一聲笑了出來，抿嘴道：「看你成了這副嘴臉，姑娘是逗你玩。」嫵媚之極。

謝雲岳神色一定，又重問了一遍。

胡谷蘭笑道：「昨晚三更時分，我就去了鏢局，哼哼，假如不是姑娘，你們統統魂遊地府了。」

謝雲岳失驚道：「這是為何？」

胡姑娘道：「紅旗帮去了二十餘名匪徒，想用下流迷香迷倒你們，被我一一點死，丟在大明湖中餵魚去了。」

謝雲岳笑笑，道：「那麼在下謝謝姑娘救命之恩了。」

姑娘格格笑道：「且慢謝我，雷大俠被困之處被我爹探出來，只是莊中好手特多，我爹擊斃三人後，深恐打草驚蛇，恐辛蒙對雷大俠不利，才予退出，現在林中等你去哩。」

謝雲岳忙道：「我們現在就趕去，怕令尊等得發急。」

姑娘道了一聲「好」，當先馳去，身法極見輕捷，謝雲岳知道女孩兒好勝，只用出七分功力，與姑娘一肩之差，緊緊跟着。

只見黃萎萎地山丘草坡，路旁一叢叢的枯樹如飛的眼前掠過。

驀然間，遙見三條黑影由道旁山坡，飛瀉落在黃土官道中心，分成一列而立。

謝雲岳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宮門雙傑，及惡師爺沈上九三人。

只見鐵臂金劍何申福微微冷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在此又遇上閣下？」

謝雲岳一聲長笑道：「何大人，你何必自欺欺人，有心追踪，何言偶又逢面，請問三位攔阻在下意欲何為？」

何申福一聲大喝道：「做什麼？緝你歸案，何某早知道你就是太原血案兇犯，宮門雙傑眼內可揉不進沙子，如今你想賴也賴不了。」

謝雲岳一聲冷笑，尚未答話，沈上九陰惻惻接口說道：「前次師爺被你騙了，你眞的姓吳嗎？」

謝雲岳陡然面色一沉，道：「沈上九，你眞恬不知恥，你不過是三貝子府中一名西席，敢在都城禁畿之地，無法無天，私設公堂，魚肉百姓，罪該凌遲萬死，你道姓謝的不敢對你奈何？」說時，兩臂已凝蓄眞氣，動了殺機。

這時，胡谷蘭疾躍上前，兩柄奇形金劍已執在手中笑道：「謝兄，今日的事，非三言兩語可以善了，待小妹替你解決這萬惡滔天姓沈的。」陡地嬌喝一聲，身法絕快，只見兩柄金劍化作十數條金蛇，湧向沈上九全身大穴。

這一手奇詭異常，而且劍尖吐出玄奧武林之一元眞氣，嘶嘶作聲，沈上九整個身形齊都被劍風所籠罩。

沈上九冷哼一聲，雙掌一揮，胡谷蘭登時身形連晃，逼退幾步，沈上九趁機已一鶴冲天而起，身形又倏然而落，只見他手中多出一精鋼閃亮的摺扇，口中哈哈大笑道：「女娃兒，你知道我沈上九是什麼人？豈是妳米粒之光所能抵敵，現在師爺僅用一柄摺扇，十招之內，便要妳金劍出手。」

在姑娘出手之際，謝雲岳不禁大為担心，他知惡師爺沈上九出身北天山，師門有很深淵源，身蘊崇高武學，即是「彌勒神功」一項，就非胡谷蘭可以匹敵的，心懸着姑娘安危，又恐宮門雙傑突然向自己出手。甚是惴惴不安，他自己雖然不怕，但担心姑娘受傷，在一元居士面前，如何交待。

只見宮門雙傑已分閃在兩旁不遠處，目光灼灼監視着他，當下謝雲岳微微一笑，繼見姑娘被沈上九掌力逼退，不由驚喜交加。

他看出沈上九展的是「彌勒神功」震字訣，精湛非凡，原以為姑娘定被震飛，即是不死，也要帶傷，那知姑娘兩柄金劍所吐出一元眞氣，能抵敵這凌厲無倫的「彌勒神功」，可見「一元眞氣」能與「彌勒神功」相抗，互無軒輊，只是姑娘火候稍差而已。

這時胡姑娘粉面凝霜，叱道：「姑奶奶管你是誰？瞧得誰不順眼，姑奶奶就要誰性命！」

惡師爺哈哈狂笑道：「你這女娃兒太也狂妄了！」說着右手一掄，「拍」地一聲，摺扇亮了開來，足有兩尺半圓，扇骨為海心寒鐵所鑄，熠熠生輝，最厲害的，扇骨伸出扇端半寸，稜牙芒刺，可作戳穴之用，專破氣功橫練，扇面純黃，金光閃爍，為天山千年毒蛛絲所編，堅靱蘊毒，一沾人身，立時奇癢紅腫，糜爛蝕骨極其厲害。

沈上九話未落音，摺扇一收，倏地猛沉，從右往左望上作弧形挑出，一抵及姑娘右脅，扇面嗖地展開，撲出一片勁風，直指姑娘胸前。

這一手飛快如電，端的奇詭莫測，威力不凡。

胡谷蘭見沈上九扇逼勁風，令人窒息，情知厲害，右手金劍一圈，盪迎扇招，

人忽晃在沈上九右側，右腕一振，亮出九點金星，向沈上九右肩刺去。

兩人都是身法絕快，出手凌厲，雖只一招，看得幾人眼花繚亂。

姑娘這一招過於刁惡，假如沈上九不棄扇撤招，那條右臂即被金劍斷去，縱使沈上九身法絕快，能避開這招，便失去制敵先機，那時姑娘展出「一元劍法」，圈住沈上九迫他處於挨打地位。

姑娘靈慧無比，她知仗本身眞力對掌，萬萬不能與惡師爺相抗衡，只因沈上九先前口出大言，十招之內，使令金劍出手，只要走出十招之外，即可將言語扣住沈上九。

那知沈上九身負絕藝，確有令人不可企及之處，姑娘劍光堪及右肩，他身軀突然往左一側，扇面倏地望上挑起，迅如電光石火。

說時遲，那時快，姑娘右手金劍已刺上扇面，只覺微微一軟，摺扇驀然拍地一闔一震，姑娘感到有股奇猛力量一擊，虎口酸痲，不由自主的鬆開，那柄金劍登時脫手飛出，似一溜飛蛇般逕望黃土山岡上落去。

沈上九一招得手，捷如星火地摺扇戳向姑娘左手腕脈，這一招兩式逾如閃電，絕不容姑娘有緩手之機，不但姑娘大出意料之外，連謝雲岳也驚駭異常。

謝雲岳初見沈上九一出手，便覺他這一身非凡武學，更令他如虎添翼，助紂為虐，此人如不及時除掉，徒貽師門之羞，此時一見姑娘危機間不容髮，身形電射而出。

沈上九眼看得手之際，忽覺眼前一花，勁風撲面，右手腕眼如中五指鋼鈎一般，奇痛徹骨，摺扇立時被奪出手，尚未看清來人是誰，猛覺右腿膝蓋骨受了一記萬斤鋼鎚，只哎了半聲，身形被踢飛起半空，那嗥叫聲亦帶起半空中，隨風送出，凄厲慘不忍聞。

在怪手書生謝雲岳身形電射之際，宮門二傑亦捷如鷹隼的撲來，若講究身法之快，謝雲岳可算是武林獨步，宮門二傑一沾地，沈上九身形已被踢飛，一分之差，搶救不及，令宮門二傑登時震得一震。

謝雲岳一掌當胸，面對着宮門二傑冷笑道：「在下一時失手竟將令友踢飛，有喪二位大人顏面，還望見諒！」

這時，胡谷蘭姑娘感激地深深望了謝雲岳一眼，嬌軀一側，躍向金劍落下之處而去。

宮門二傑前在京城打磨場客棧前，已目睹謝雲岳蓋世奇學，更遠在太原晉祠之內親眼見到謝雲岳劍劈清風帮五人凌厲劍術，益發證明了面前此人，必是化身岳雲的人，他們先前指認謝雲岳是太原血案兇犯，原是試探之詞。

這一證明不虛，驚駭更多於喜悅，他們自恃大援隱藏一側，不到必要，那大援不會現身。

大援是誰？即是苗嶺雙妖，碩果僅存的黑衣玄女殷玄薇，否則宮門二傑焉敢貿然前來。

這時宮門二傑聞言，面色通紅，羞憤難禁，陰風煞掌展萬雄比較性暴，大喝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閣下殺死朝廷命官，豈是你能諉賴得掉的，依展某奉勸，不如束手受擒，我兩人必有一番人心。」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你們還有人心，背叛師門之徒，有何廉恥仁義可言！」

宮門二傑四目火赤，嘿嘿冷笑不止。

胡谷蘭這時已取回脫手金劍，對謝雲岳微使了一眼色，道：「謝兄！我們還有正事待辦，誰耐煩與他們多費唇舌，早點打發了好上路！」

謝雲岳雖未知她眼色中是何用意，但心知她所說必有原故，毫不猶疑，笑答了聲：「好」，右手奪自沈上九的寒鐵摺扇，驀然向陰風煞掌展萬雄的「鳩尾穴」點去。

左手五指迅如流星地向鐵臂金劍何申福左臂「經渠」穴扣到，這種分襲兩個當今武林高手，令自己空門大露，無所畏忌，錯非謝雲岳，別人無法辦到。

宮門二傑見謝雲岳陡然發動，出手若電，不禁又驚又駭，身形倏然而退，脫出謝雲岳奇襲之外，二傑心知武林中一些快手法不足與他抗衡，反不如以少林本門絕學「達摩十三式」對抗來得妥善。

是以二傑一閃出謝雲岳兩手之外，立即湧身猛攻，但見他們巨靈手掌逼起凌厲勁風，掌影漫天而到，招數招招着實，配合相宜，宛如大河長江，源源不絕。

謝雲岳有千丈淵前轍之凜，絕不能讓他們佔了先機去，身形一動，使他們招招撲空，此時見着宮門二傑用出「達摩十三式」，那勁力遠波至十丈開外，沙飛石走，威勢較之玉泉山琉璃塔下少林四僧，更為精通，自己則身形如飛，穿插在他們漫天掌影中遊走，心中忖道：「這宮門二傑如果不現在除去，必引起一場武林事故。」心意一定，倏朝着何申福右掌撞去。

那何申福不明所以，不由掌勢緩得一緩，那知謝雲岳哈哈一笑，摺扇霍地亮開，斜揮推進。

鐵臂金劍何申福只覺扇逼勁風，直壓面目。登時急湧入五官內，氣血一滯，哼得半聲，便自頹然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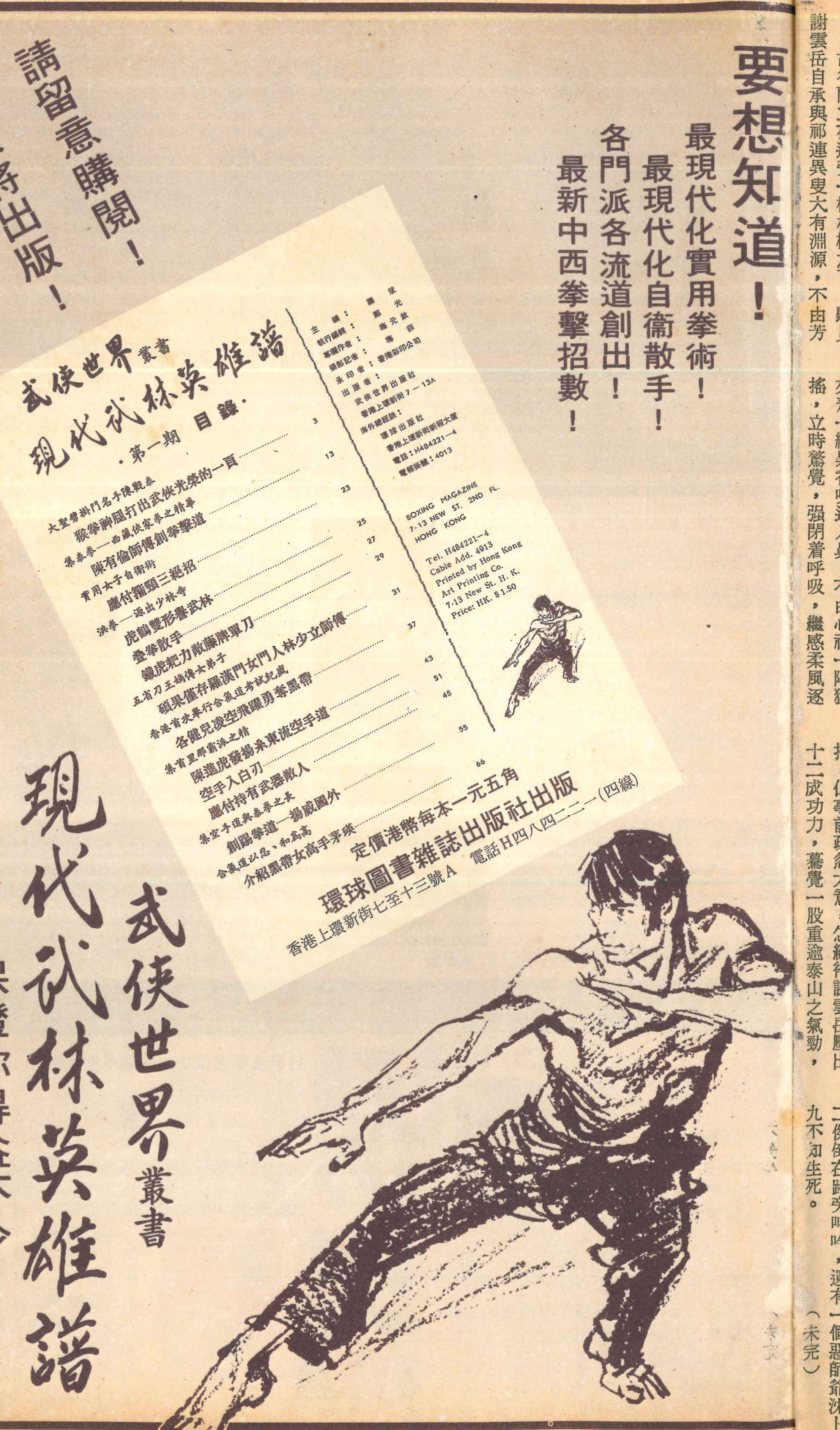
就在此一刹那，展萬雄雙掌狂飈向謝雲岳胸後打到，謝雲岳突然身形一塌，摺扇飛快的疾旋，裂帛一聲大響，扇骨芒光在展萬雄齊腹划過，只見展萬雄腹血迸射如雨，大叫一聲，噗咚坐在地上，雙手捧腹，神色慘厲已極。

二傑這一負傷倒地，謝雲岳忽瞥見胡谷蘭有驚容，心中一動，驀覺有一股陰柔含剛猛的罡氣，逕由頭頂壓來，猛然一震，立時展出「玄天七星步法」晃身脫出，右掌望上疾揮出一掌。

身形電射地飄出兩丈開外，只聞得身後起一聲「噫」，其聲甜脆無比。

掉面一視，只見那是黑衣玄女殷玄薇，剪水雙眸一瞬不瞬盯在謝雲岳臉上，勝雪嬌靨微微愠怒意。

謝雲岳在燕京三元老棧內聞得一元居士胡剛說後，昔年苗嶺雙妖縱橫天下，幸得其師祁連異叟出山，施出蓋古凌今的絕學，依然被她逸去，可見這黑衣玄女殷玄薇武學實有驚人造詣，自己奇緣天援，異稟過人，何不與她試招，若就此除去，豈不是為武林中除了一大害，心意一定，當



卽漫步走前。

黑衣玄女殷玄薇見他傲然不懼走來，面轉笑容道：「你不要自恃功力過人，在我苗嶺雙仙眼中，可微不足道。」

謝雲岳在她面前不足五尺之處停住，朗聲答道：「當年祁連異叟一念之仁，任妳漏網逃生，自贖前愆，永不出山爲是，怎麼妳又想出山荼毒生靈麼？」

黑衣玄女一聽，粉面一寒，雙目中突射出無窮殺機，冷笑道：「你是祁連異叟何人？怎知道我的往事。」

謝雲岳一聲朗笑道：「百年往事，武林傳誦不絕，無不津津樂道祁連異叟此一德擧，可見妳淫兇殘毒，不然，爲何事隔百年衆怨仍存，余生也晚，惜不親眼目睹，但閉目可以想見妳那當時狼狽狀慰，我雖不是祁連異叟什麼人，不過大有淵源，顧你及早悔悟，返歸苗嶺，當可終養天年，不然，禍不旋踵，噬臍莫及！」此番說詞，聲色俱厲，勸嚇兼有。

黑衣玄女殷玄薇聽得既驚且駭，目光閃爍，忖道：「此人必是祁連異叟徒孫輩，否則，正如他說，與祁連異叟大有淵源，江湖上聽見苗嶺雙仙名號，無不胆魂皆落，拔足飛逃，此人竟然傲然不懼，必在武學上有所恃，就拿連傷沈上九及宮門雙傑而論，足可證明。」不禁首鼠兩端，惶惑擧措不安。這在苗嶺雙妖而言，可說是史無前例，卽就是昔年與祁連異叟動手相搏，心內也無一個「懼」字，這正是一朝被蛇咬，終生怕井繩。

胡谷蘭立在道旁一株枯楓之下，聽見謝雲岳自承與祁連異叟大有淵源，不由芳心頓起一片漣漪，直覺謝雲岳此言，是暗示對自己存有愛意，不然何至出此，一雙星目從此不離謝雲岳身上。

只覺他玉樹臨風，豐神俊逸，不禁愈看愈愛。

此時，黑衣玄女殷玄薇轉念道：「他能有多大氣候，敢與祁連異叟相提並論，何況自己數十年來功力精進，已非當年吳下阿蒙，自己再度出山，意圖成爲天下武林盟主，若被他所虛聲恫嚇，則將永不能抬頭，重整聲威。」

當下黑衣玄女粉臉帶煞，冷笑道：「你既與祁連老鬼大有淵源，當得他一身所學，昔年我爲了一時疎忽，竟着了老鬼道兒，囚自守諾言，老鬼不死，永不出生，現老鬼已死了多年，這筆賬就算在你的身上，也是一樣。」

謝雲岳也報之一聲冷笑，道：「妳既執迷不悟，也只好由妳了！」口雖是這麼說，但面對着功高絕世的魔頭，仍有一絲戒凛之意。

黑衣玄女殷玄薇格格一聲嬌笑，羅袖輕飄飄的拂出，宛如千層黑浪從她袖中拂出。

這是一個視力錯覺現象，皆因殷玄薇罡氣練得爐火純青，强弱由心而發，這一拂出罡氣，有百種不同的强度，從袖衣激起波浪形狀，乍一看來，猶如千層黑浪延伸而出。

謝雲岳意隨念動，「彌勒神功」已密護全身，淵停嶽峙而立，只覺柔風撲面，夾着一縷異香吹送入鼻，不由心神一陣猛搖，立時驚覺，强閉着呼吸，繼感柔風逐漸加强，一剎那間，力逾萬斤，氣血一陣浮湧，幾乎立足不住。

這是謝雲岳從未曾經歷之現象，不禁大吃一驚，倏地一翻右掌，迎着迫來罡氣，打出「菩提貝葉禪掌」，只聽「波」的脆響，破氣而出，凌厲無倫。

但見黑衣玄女殷玄薇面色突變，飄葉般急退兩丈，謝雲岳一招得手，身形急射而前，左掌又陡起一掌「彌勒神功」壓字訣，右手迅若電光石火般，五指暴伸，竟起一招「軒轅十八解」中之「八德擒龍」，向黑衣玄女「天府」穴扣去。

這一手「八德擒龍」是奇奧天下，崇古凌今的絕招，據「軒轅十八解」秘笈所載，在軒轅黃帝未乘龍馭天之前，曾去西天訪晤佛祖如來，其時如來佛祖正在八德池畔伏池內十二條孽龍，軒轅默記佛祖制龍手法，才創出這十二招擒龍手。

殷玄薇雖然是不可一世的魔頭，但目睹謝雲岳右手如電芒飛出，凌厲玄詭，生平未見，不由大爲凛駭，竟疎忽了謝雲岳左掌「彌勒神功」壓字訣的一招「五指幻山」。

於是隨起一手「飛絮暴雷」掌法一迎向「彌勒神功」，兩目注定謝雲岳擊來之「擒龍手」，預先封閉滿身穴道，欲待謝雲岳堪到近前，飛起一手「斬鋼截鐵」削斷來掌。

心意打得滿好，可是大爲不然，殷玄薇一招「飛絮暴雷」掌推出，只見掌影柔舞若絮，風聲如雷，這也是奧奇天下的絕招，但事前疎忽大意，怎經得謝雲岳壓出十二成功力，驀覺一股重逾泰山之氣勁，壓得心頭氣血狂翻，自己「飛絮暴雷」罡氣登時卸之無形，竟晃得一晃，謝雲岳右手五指已扣在她的脅下。

黑衣玄女殷玄薇驀感脅間一痲，萬蟲蠕動，左半邊渙軟無力，不要說是「斬鋼截鐵」絕招有心無力使出，連眞氣也無法使之凝聚，四散飛竄，非但如此，謝雲岳五指一沾左脅，只覺他指端射出勁氣，突破自己堅如精鋼所封閉的穴道，當時她那種驚駭，非筆墨所能形容。

說來話長，其間發生的事不過電閃的一剎那，究竟黑衣玄女是不可一世的魔頭，右掌在迎擊「彌勒神功」壓字訣後，望左一穿，以牙還牙，五指飛朝謝雲岳右臂搭去，迅捷無儔。

黑衣玄女此着是竭平生盡力發出，謝雲岳五指一鬆，電射地撤回右臂，左手又出，殷玄薇卻乘着粟米之差的空隙，身形仰射飛出十餘丈外，快如離弦之弩，電漩星飛。謝雲岳出手迅如電光石火，却被殷玄薇逸出手中，這是第一人首次逃出「軒轅十八解」絕招之下，心中着實欽佩苗嶺雙妖果然身手絕倫。

却說殷玄薇足一沾地，試運眞氣一遍，只覺痲酸立止，眞氣又重凝聚運用自如，遂目蘊兇光，喝道：「小輩，你且慢得意，你也中了本仙子『苗嶺百蠱柔香』，三月之後，你準備後事好了！」聲落之際，人已飛射凌空，轉眼便已杳然，只有餘音嬝嬝，震盪耳鼓。

殷玄薇來得快，走得也快，留下宮門二傑倒在路旁呻吟，還有一個惡師爺沈上九不知生死。（未完）

近年依達成功的八部長篇巨型小說：



即將改編電影的依達最新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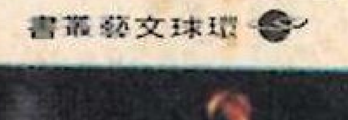
狐

她說自己是一頭狐，
一個狡滑的、貪婪的、
卻又美麗的狐狸，
為什麼她是狐？

「狐」橋段奇詭，情節緊湊，非讀至最後一章，無法猜測故事的眞相。出版後即被製片家所購電影版權，本文即將搬上銀幕，單行本現已出版，請讀者留意。

全書276頁　定價ＨＫ$3.00











窄梯

依達的小說，多數被搬上銀幕，「窄梯」影片目前正在攝製，網羅香港與台灣的一流紅星，是近年來開拍最具規模的文藝片之一。因製片家對本片的重視，可以證明「窄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說。本書情節緊湊，緊張處令人難以喘息，寫情處纏綿細緻，為什麼不在影片上映前，先閱讀原著小說？　全書371頁　定價ＨＫ$4.20

後園，黑罌粟，狐，窄梯，經已搬上銀幕

林中

一個發生在森林裏的哀艷事蹟：
獻給將會愛，正在愛，
或曾經愛過的男女…

「林中」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說，當你閱讀之時，作者的筆能會將你帶進一個清新脫俗的境界去，整個故事發生在濃密的森林中，當你看完本文，猶如親歷其境地在林中渡過那一段值得懷念的時光………………

全書206頁　定價ＨＫ$2.40



近年依達最成功的長篇巨型小說：

星

依達曾對人說，目前最感滿意的小說是「星」，看完「星」，你會同意他的說法，在動筆前，依達構思與搜索資料，足足做了一年的準備功夫，由此可知他本人對此書的重視。看完「星」後，你同時會感到，這部巨型小說，確有感人之力、磅礴之勢，單行本現已出版，請讀者留意。全書298頁定價HK$3.80

